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八五冊目次

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 （元）趙汸撰 元至正二十年至二十四年休寧商山義塾刻明弘治六年高忠重修本 〇〇一

春秋春王正月考一卷辨疑一卷 （明）張以寧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〇四九

春秋億六卷 （明）徐學謨撰 明萬曆五年刻四十年徐元嘏重修徐氏海隅集外编卷一至卷六 〇八九

春秋左傳屬事二十卷 （明）傅遜撰 明萬曆十三年日殖齋自刻十七年重修本 一六〇

左氏釋二卷 （明）馮時可撰 明萬曆刻馮元成雜著九種本 五二一

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

（元）趙汸撰

元至正二十年至二十四年休寧商山義塾刻明弘治六年高忠重修本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汸撰。汸尊黃澤之說春秋、以左氏傳爲主、注則宗杜預。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傳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陳傅良左傳章旨通之。是書即采傅良之說、以補左傳集解所未及。其大旨爲杜偏於左傳、傅良偏於穀梁。若用陳之長以補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傳之非、則兩者兼得筆削義例、觸類貫通。傳注得失、辨釋悉當。不獨有補於杜解、爲功於左傳。即聖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見。蓋亦春秋家持平之論也。至杜預釋例、自孔穎達散入疏文、久無單行之本。永樂大典所採錄、得見者亦稀。陳傅良之章旨、世尤罕睹。汸所采錄、略存梗概。是固考古者所亟取矣。

春秋魯史記事之書也聖人就加筆削以寓其撥亂之志孟
子爲能識其意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
曰竊取之矣此三者述作之源委也自三傳失其旨而春秋之
義不明左氏於二百四十二年事變略具始終而赴告之情策
書之體亦一二有見焉則其事與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
以筆削見義公羊穀梁以書不書發義不可謂無所受者然不
知其文之則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義有不通者有之未有
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義者也故三傳得失雖殊而學
春秋者必自左氏始然自唐啖趙以來說者莫不曰兼取三傳
而於左氏取舍尤詳則宜有所發明矣而春秋之義愈晦何也
凡春秋之作以諸侯無王大夫無君也故上不可論於三代盛

時而下與秦漢以來舉天下制於一人者亦異其權失禁陵陵
及漸靡之故皆不可以後世一切之法繩之而近代說者類皆
緊以後世之事則其取諸左氏者亦疏矣況其說經大旨不出
二途曰褒貶曰實錄而已然尚褒貶者文苛例密出入無準既
非所以論聖人其以爲實錄者僅史氏之事亦豈所以言春秋
哉是以爲說雖多而家異人殊其失視三傳滋甚蓋未有能因
孟子之言而反求之者至資中黃先生之教乃謂春秋有魯史
書法有聖人書法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之法可求若其本原
脉絡則盡在左傳蓋因孟子之言而致其思亦已精矣汸自始
受學則取左氏傳注諸書伏而讀之數年然後知魯史舊章猶
賴左氏存其梗槩既又反覆乎二傳出入乎百家者又十餘年
又知三傳而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爲有據依然杜氏

序所著書自知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脩左氏傳以
釋經乃始以盡一家之言陳氏通二傳於左氏以其所書證其
所不書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不知聖人之法與史法不同則
猶未免於二傳之蔽也嗚呼使非先生精思通微因先哲之言
以悟不傳之秘學者亦將何所實力乎第左氏傳經唐宋諸儒
詆毀之餘幾無一言可信欲人潛心於此而無惑難矣間嘗究
其得失且取陳氏章指附於杜注之下去兩短集兩長而補其
所不及庶幾史文經義互見端緒有志者得由是以窺見聖人
述作之原凡傳所序事多列國簡牘之遺名卿才大夫良史所
記其微辭奧旨注有未備者頗采孔氏疏[illegible]而通之諸牽合傅
會有不逃後儒之議者亦具見其說以極夫是非之公焉若夫
不得於經則致疑於傳務爲一切之說以釋經而無所據依以
持其說則豈杜氏陳氏比乎故三傳之外不可無辨證者惟二
家他說固不暇及也新安趙汸序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一

隱公　杜氏集解隱第一

[illegible]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元年春王周正月 [illegible]

[illegible]

大事之由蓋而日中而日出之皆是遠法所以順天道
世變在當時自不爲辭故孔子以爲百世可知謂此也曰以易人
之微而已故秦人以三代爲不足法觀不足以知之而復往之
義於今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當時而推之者往往
習攻左氏而王周正月爲甚
以其尤害於經特著焉
不書即位攝也
皆以傳言史不書即位
以攝位故不書即位氏
不知禮有攝主之義者以爲隱公攝位將讓桓也孔氏
曰禮有何休以爲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相之乃爲大因
議代攝之義昔周公攝政不即位成王爲主故舉朝以爲周公
得爲攝者周公攝乃以成王爲主周公踐阼公生隱公
爭東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廟以奉不禮立所以
禮位亦攝之以行禮爲太子之所有大事命以行位故在
正而死故生公而攝公羊云宋穆公與周公異也自以其言之
爲寡康成何公攝公羊云宋穆公與周公異亦以言之
得非左氏下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以位之所以
於正君者元年不即位不告廟不於不修不之辭所以
之學者子爲夫人曾子問周公之於諸侯有爲公之子
出攝氏曰諸侯曾子問周公之於世子之所以
生季而公主公西階南面則其相之於立者爲其生未夫人
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其古世子次立者爲世子未生
謂隱主公也黃先生曰先君君得失之事宜非可所
隱公攝位以生後恆長得失之事之非何臣子所言
以爲攝位以生後恆長得失之事非不可臣子之所
命之君初稱名於王命非公命也
旦見春秋之恆初諸侯猶稱是書字非公命也
趙氏曰史有不書之
弟名非卽王命非公命也

非公命不書于策所以爲正史之而別嫌明微以杜其亂
而已左氏世爲國史凡例不書而傳有所以發之
經特所書之義也史例以事而爲言左氏所以傳之
紀事首所發不書之義也其事而爲之言左氏所以
傳者此不書而未得其說者則不亦非史例之
爲者不此其事而不得其說者亦以爲書其事以書其
見者傳此而已由史之正史夫子所以筆削之
凡傳不見其事而經例者不書公命不告外則
告不見其告遂以史例爲經義而不得其書之於例
新書不書先書故書之類以爲非正經者由此內外則以經
子爲不書之類以爲惑者皆非之人罪之是
孔子新書有發而以杜預以爲之惡之史記
以生夫人非衛義也
且嚴先生曰夫有所生之也
讓失教也
陳氏曰傳例書某以說也
書例曰言
以爲嘉也
遂爲母子如初
此言左氏以爲傳經
見左氏以爲夫子之所修
見春秋特書也杜氏以爲
克爲之今按此春秋特書也
魯史之法惟當書鄭伯之弟段出奔共其說是也
舉所當書之法惟當書鄭伯之弟出奔共其說是
段非史出奔共其說皆不盡合傳之
所及也
且子氏未薨故名
皆以宰恆爲家宰周公之比
然書王臣之義左氏見當時有以貴之而書字者
亦無以卑之而降之者若此以名之
是也有以貴之而書字者若子是也因此以爲
此一字褒貶之例所從起也孔氏曰周官宰夫凡邦之
其成今與則禁所以寓褒貶先生曰王制中士
恆稱名宰者其人之爵或大夫士則從其爵列以卿
下大夫後人謂之恆例

回注外國事也且文九年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傳曰諸侯相弔
賀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則不及
遍天子與諸侯非當事也以非
傳而相遇也與公不敬大夫
故不書
豫凶事
弔者多衛
君弔爲賻之
周公書如朱子
不及尸弔不及
天子之大夫
事書有所書
所不書也
告故不書
夫子之筆削
隱十一年傳 有例
莊二十九年傳
告則書之法因而書之
已而得其實 不書
此實不書得其實
親以左氏
不見不書
文亦失傳
竊以爲非
或在此不由經
亦不知作
之故也
亦不書
傳吊
衆父卒
晉趙盾
弗舉不見
史氏所
此亦多
子以衛先生曰夫子不見公亦不書
在黃先生曰夫子公者
時桓公已傳
公孫滑出奔衛
凡寄者
會于大史
鄭人以王師
書命
王師
內師
國
伐衛南鄙
不書
見
五年
用
王師
非
公命
不見
非王命也
傳三見
使
子
不
與
小
斂
故
不
書

其書者事不同非例所施也
亦不能推以例諸於典冊陳氏曰傳經必
不書其政等皆以日月爲例乃知是法
及知識見其君誼大事見左氏
不書司空
大夫鄭
無駭
公族
以傳
二年
司空
大夫
以傳
之故
云諸侯之大夫也
上大夫卿則皆是大夫
云大夫者則紀子帛
三年
以庚戌故書之
說不書多說謂
日傳者書傳
所有考
此書五年
四年四年
隱二十年
不言葬
孔氏曰
以此喻
明相
配之書
同
夫人子氏薨
乃反哭反虞
吾不三者
經以喪事
夫小君
弗稱
不言弗言
別爲文也
三爲文所書之例
同不書葬
子氏薨不書葬

故不反哭則不書葬者孟子是也聲子二條皆不行於
人亦不書葬此於史例必有所考惟祔姑則與書法無與
子仲子皆非適本不當祔非宜祔而不祔也仲子惟夫人不得
祔姑則聲子不薨夫人何關於不祔乎後世閒有妾母而祔者
若適母則無不祔之理定十五年定姒卒傳曰不稱夫人不赴
且不祔也蓋由聲子不祔而遂其或然觀此年傳例三事與書
法發配無序而仲子無傳豈非所者 爲公故曰君氏 君氏者
史例有孝偽者乎疑又見定十五年 女君
也之發見此特筆 王貳于虢 云洪氏曰左傳王貳于虢又云王叛王孫蘇又云王有寵大理者以君
之於臣而言貳與叛言乎哉于王事公如晉拜成劉文公顧公故周
哉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莫弘事劉文公故周
興范氏趙鞅以爲討夫以天子一使出會諸侯而言拜成爲周不周
於言爲賊大國諸侯之命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爲不周
正今按下云交質交惡並稱周鄭又云結二國之信無復君臣
之講周衰大義不明故記事者亦昧於倫理又其事或出於善
小說故語無尊卑等宣子見魯不書子 鄭公子忽爲質於周
春秋曰故周禮盡在魯矣蓋以此
或在春 又取成周之禾 周四月今二月麥可取而見其事然此不書
秋前 其時月之不合下言秋取禾與宣七年赤狄取向陰之禾此乃四月
於後知周鄭交惡者以苗秀乃名禾爲禾夏則無禾可取也於此
秋爲夏五月而取麥取禾皆以見月言之則以下文有八月
遂就其實也傳書時每有不書下月者有重書時以定事者

書月日亦多有不合於經者有自相抵牾者杜氏於宣二年
注則以爲傳無義例襄十二年傳注則以爲傳本不以爲故
不皆齊同況此無經之傳豈無失 周鄭交惡 陳氏曰五
因往文護短近人遂疑傳轉夏正 年王伐鄭爲恒後
又見六年 昭忠信也 凡傳中所引君子曰云者義皆有
十一年 序事之情如出二手蓋其序事者與其
文志不放文而識論則左氏之所見也杜注每曰鬻爲之
義固不足亦而傳後儒併其事實一見杜注則又過矣 王未葬也
言未葬則未聽之由與 命以義夫 陳氏曰當公羊之說爲正
不稱使不名之義皆見 氏曰爲恒二年宋殤公立
起 嬖人之子也 陳氏曰傳見州吁不稱公子公子之未爲大夫者
本 傳 陳氏曰公子而不稱公子按劉向曰諸
也其義已當 君公子而不稱公子之未爲大夫者
知同皆史例也齊無 四年衛人來告亂 陳氏曰傳言所以書也 公子馮出奔
鄭 陳氏曰凡公子奔非其罪不書今按前言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原
宣公之意而言此言出奔又自莊公命然言之兩通其義也
圍其東門 陳氏曰傳言經所以不書圍與成十七年晉國鄭
十年楚圍宋同義今按經言伐鄭傳言圍其東門蓋
不成圍也當於 五日而還 陳氏曰凡還不書見莊八年襄十九
成十七年發例 年特書公及按師還爲史不書以侵伐
戰敗自凡見義也惟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
還爲不成侵故史詳其所至書還善不伐喪非達例若莊八年
書師還乃夫子改公至之 宋公使來乞師 陳氏曰傳見外乞師
文爲國諱爲與史法不同 不書惟晉有書之

鞏師師疾之也 葉氏曰傳不明不氏及帥師之義但見暈弑君
者與其辭若與然故妄意之今按鞏與無駭溺俠稱名皆當
從二傳未辭命大夫正左氏不知此義見暈溺不書屬而事爲皆
曰疾之至桓三年暈始稱公子不得其說則曰備先君 取其禾
之好故曰公子由所者史法未備又不能闕疑故也
而還書伐則敗之不書事書 衛人立晉衆也 公羊傳曰稱人衆立之所發也 五年公
將如棠觀魚者 孔氏曰魚者猶言觀陳魚而觀之 言經言矢魚傳
者今按古字魚通 以陳
訓矢也周官獻人掌以時獻與魚同言陳敵獻人之事也杜
注意未哀故說者皆從二傳經作獻魚朱子曰春秋征只書征
伐只書伐不書陸地下一字惟傳公不射則矢魚是將弓矢去
射之此說與葉氏同古者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出
淮南子時則訓如此則魚爲如字然傳載 翼侯奔隨 陳氏曰
僖伯諫辭甚詳而但曰陳曰獻必有所據 莊十六年爲
王命曲沃伯爲晉侯張本見晉自獻公以前經皆不書今
按獻公來年晉始通前是告命不行於作經時削之也 衛人
以燕師伐鄭 上年書四國再伐鄭衛人叛州吁立晉則
大義已明諸侯罷兵自著故兵衛違兵不悉書而
立哀侯于翼 傳侯見王室猶能廢置諸 公問羽數於衆仲 陳氏曰
侯後入見莊十六年
所以書 大夫四士二 曰衆仲不如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天子八佾遂無稱諸侯六佾其曰士二亦非也特牲少牢皆士
禮也不與舞用舞之處安得二佾而施之周禮舞師之職凡外祭祀
則不興舞小祭祀王者二服玄冕之祭也士服玄冕反舞之事
許之宗無疑其說舊主二傳在仲尚曰祭舞之數自上而下舞
數以兩爵舊說降於諸公則諸侯當降於諸侯而爲二佾矣言之
旁並何用乎禮經所說殺之制伯家猶磨數五等諸侯皆同言
以宗舞而所異其制乎此說與劉氏異主衆仲然劉氏以言
經用舞之處汪氏言五等諸侯倘數不當有異皆據周禮可以
之三矣 宋人取邾田 陳氏曰外取田皆不書 伐宋入其郛 陳氏曰外入郛
書至文十八年五年書不
書特 宋人使來告命 史凡不書者雖據我 六年鄭伯侵陳 陳氏曰陳國
侵未見
於經令按下年起陳鄭交治盟且成昏則此侵或不告凡侵人
者亦未必自告陳鄭無盟好告命或未通皆所當知其事之
自書有重不悉書 公爲之請 羅於宋衛齊鄭 陳氏曰傳言常事書
不得有二盟 內不書今按京師於
列國不可言告羅既實是羅不得言歸衆又不可但言
告饑來者故皆不書于策凡言饑言告羅皆非常事 七年請
之禮經名據經諸侯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不書名九人餘並書
故傳二十三年傳又曰赴以名則書之禁傳者皆不
告其說今推較經傳以求當時事情則未同盟而赴以名者必
同姓諸大國也其相與有素厚則未同盟而赴以名不者爲卑
秋之初小國之君未同盟列不名者寧其後無不名者是也其相宋
淺而傳禮爲則羅小國不爲簡其後無不赴者是以其異與

告之禮焉未同盟而赴以名傳後不名者秦也泰使丙戌始爲例於魯而經宋者又得禮爲例

釋例不同於此殊不於六國亦不爲簡也此時若之乃知左氏不詳但春秋之後周典陸夷左氏采合諸侯傳以己見略示凡例凡

五十傳社氏一切從爲周公所制而不考其不通於經則亦略矣 **結艾之盟也** 傳釋一列國之聘有三結好二

結盟三通好聘君今考結好而聘者則有報若莊二十五年陳女無來聘而冬季子如陳是也結盟與通好皆君而聘者皆不報叔

薄與文聘異也若伯國之聘與列國之聘上國禮又各不同傳皆隨事釋之篤有考也而 **宋及鄭**

平 陳氏曰凡平不書宣十五年始書之 **盟于宿** 凡平而後盟書亦史例也 **陳五父如鄭涖**

盟 外涖盟不告事 **八年不祀泰山也** 劉氏曰此云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乎

之經云入祊者既入之矣又何未肯受而有之乎桓元年傳云與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此自傳誤隱公時鄭人□益

者春秋自從與隱公也桓元年以璧假許田不桓公以許田與鄭易璧也傳乃并隱而言之謂鄭人以祊易許田與隱公八年已有□其

入祊之文今按易地之說三傳如一而穀梁傳尤詳不得不書其同以傳謂經知左氏不詳春秋書外邑未有書者入者□

既書於祊入何也爲蓋祊達於鄭鄭不能有王不易于晉魯來歸祊後不書服故以兵入也亦知魯忽生之田桓王子

能有而後與鄭陽與之田寡王以與晉不服而後圖之公辛曰言入祊也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左氏傳例曰弗地曰入

其說皆是實未能有其地也社氏謂魯未肯受而有之固昧二傳之旨劉氏以入祊爲遂有其地由鄭弗地之說於經書入皆

之義皆失之桓元年傳曰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則魯入祊後事皆書中經桓公即位而脩好于鄭故復許之無可疑者矣

代學者謂祊與許田是二事遂誤祀周公爲左氏附益不是亦過乎 **始作卿士于周** 陳氏曰經之言立

會于溫 春秋諸侯之事一有不以告而史不書者有所重書之者凡一有役再有事理亦無不告者會□以征

屋之盟爲重拼下事書之筆削舉重之義蓋諸侯不告盟遂人最傳妄皆非也陳氏曰不書蓋鄭不成社平事但在

十年公命以字爲展氏 陳氏曰傳初大言夫不有卒族而賜族父者既之大者若族氏□□ 春秋之曰

社氏云無駭公子展之孫也若無駭具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公

宗也賜氏矣何待死而後賜氏乎且禮云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

父爲無駭之子言其死而復氏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羽父請族

者字爲氏非子諸也若公孫之子死然後賜族則無駭在日亦不爲無氏

無氏 **九年平地尺爲大雪** 劉氏曰經有雷無雪傳不解經杜氏□謂經誤傳不有亦書無雪乎三傳

矣

曰之雨豈非常者若雨三日以往以書是二百四十二年三日雨者一而已陳氏曰凡例義淺今不取 **以王命討**

之伐宋 傳所不見王命者討不書鄭下年 **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 伐宋不書王命者王人不

出則經無 **北戎侵鄭** 春秋之初戎狄侵中國不書齊桓既伯始書之 **鄭人大敗戎師** 陳氏

異文也

曰隱桓莊閔春秋凡中國成敗欲不書至僖三十三年始書之 **十年盟于鄧爲師期** 此盟與下老桃之會

不書杜氏皆以爲不告廟公既親其事理亦無不告廟者書既會而盟爲師期與襄二十七年傳趙孟子皆將會而盟以齊

言相類既盟而會師非復期會皆以中丘爲重 **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陳氏曰傳言齊侯鄭伯見

君將殿書人今按一役再有事者稱人春秋初無一字大夫謂之義杜氏謂君臣不當同貶緬人凡貶書人而傳見是君大夫貶謂之

者或以爲將使者者或以爲以譏者告由衆於褒貶故也 **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 陳氏爲下文曰

公敗宋傳事重不書今按此實史例詳見前 **辛巳歸于我** 陳氏曰傳言經蔽罪于魯 **正之體也** 君子

曰之臣之歸己見前後不復辨 **鄭伯入宋** 自宋公以諸侯伐鄭去而遷兵至此其報復之禍烈矣然禍首在宋而

鄭實有王命故春秋誅首惡而怒兵之禍不悉書 **討違王命也** 先儒皆疑此爲鄭入人國敘以經誤經凡外

不日而入書日異經圖有以別之矣曾同法經 **十一年許莊公奔衛** 陳氏曰凡出侯被兵而出諸

者不書奔書 **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陳氏曰傳言入經所以書入宋 **宋不告命故不書** 之謂

魯亦同宋宋宜不告書鄭以告也傳不經有事實不悉書之義惟以史例辨之故不通 **不書于策** 告曰

此書日不書于策簡史例陳氏誤以經書於之故以傳例爲後人依做 **弒公于寪氏** 陳氏曰經不書傳言

不成喪也 傳言不以君禮成喪故史不書葬陳氏謂者不成之爲君□矣定如不書小君王子猛卒

桓公 杜氏集解桓第二

元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陳氏曰凡例義淺今不取 **鄭伯拜盟** 陳氏曰傳言拜盟

觀拜則未嘗拜所以拜盟之社說非是今按若易之猶未與吾君身無不書之理 **華父督** 華父字督名

同公父歛與孔父五世別族者不同曾公孫也無賜族之者家太宰位之大夫下一妻命恒稱名陳氏謂盛稱莊春秋凡賜族皆名

之於小宗 **美而豔** 又見襄三十一年此 **二年遂弒殤公** 宋氏曰其孔大夫

夫穀御殿家居位不去待君怒而始懼不近人情甚矣今下文實殤公立以後事蓋語誤已盡其罪爲微妄解書法矣

此數 **故先書弒其君** 傳不知以君及臣之義 **立華氏也** 未言立以爲死賜族許也

三十二年傳立叔孫氏注云立後說者亦謂賜族然叔牙之子經書公孫茲茲之子得臣乃氏叔孫則非賜族明矣彼非賜族

則此言立華爲立後乎氏豈賜族乎 **召莊公于鄭而立之** 陳氏曰昭二十三年不書特書之 四年 **不忘**

諫之以德 陳氏曰傳言桓公以羽父之討宋伯華不斥言惡已甚 **始懼楚也** 陳氏曰楚僭號張

本今按史記楚世家熊通立三十五年伐隨隨人曰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

令爲之請尊楚王皆不聽三十七年子王之師也早鬬伯比楚子王乃以爲
取而殺王不加我伯自尊乃自立爲王公則代翼在桓六年稱王
九年晉殺王責其非王所以之禮不備策勳焉
晉人責其非王所以之禮不備策勳焉
之辭傳因僖不常時以於中行之業數即書
三年春公至自唐傳曰告于廟也書勞策勳焉禮也
由告至飲至舍爵策勳然後書至不告則不書至
曲沃伐翼也本此書至又不知書事故以爲不告
曲沃伐翼傳陳氏曰此見三年故曰公子
來稱會成事也以此會例求之
成十四年傳生稱族可見傳例如此
人至之文故以書族者不書族
陳氏曰今按諸侯不書公以前
日氏傳申言卒曰月例今按此
周氏疑甲戌下日書法不知所以
相殺不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
書傳見周天子亦以征伐之事
亦能軍書鄭見周子鄭突天子
四年執芮伯以歸
五年再赴也
叔之子弱

也謂宋久留在夏聲在秋也
鄭而來一二三以代在正書
故氏曰若有書法者不告
六年楚武王侵隨
遂不復書聘
使魯爲其班後鄭
有以鄭以上皆不書
年名賤之也
即位事以名
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九年惟王后書
二后皆見於傳
八年王命
故虞公出奔共池
齊人以衛師助之
十年

曰魯以為能從師又經五年天子
方合諸侯以討小國
此齊之所以怨魯也
十一年盟于惡曹
也非諸侯伯者以其班序
晉人此例齊鄭宋衛
仲足名陳氏曰傳見
祭封人仲足有寵於宋莊公
人今按此稱人求賂焉
十二年句瀆之丘
伐宋一事氏曰
後也
十三年不書所戰後也
十四年書不害
也
十五年諸侯不貢車服
弗克而還
書時也
之禮也
十六年以饑
又殺之
立公子
十七年又何誅焉
蔡人嘉之也
官失之也

孔氏曰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然則天子……謂太史也太史下大夫非卿傳言居卿則違之……

弑昭公而立公子亹 [illegible] 十八年齊人殺彭生 陳氏曰殺彭生不書 [illegible]

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 [illegible] 遂與王殺周公黑肩 [illegible]

凡天子大夫不書殺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一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第二

莊公　杜氏集解莊第三

陳氏曰莊公自元年至七年 [illegible]

元年文姜出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為外禮也 [illegible]

三年疾之也 [illegible] 紀於是乎 [illegible]

四年遂 [illegible] 難也 [illegible] 五年未王命也 [illegible] 過信為次 [illegible]

納惠公也 [illegible] 六年王人救衛 [illegible] 衛侯

入 [illegible] 為不度矣 [illegible]

經085 009

[illegible]文姜請之也[illegible]

七年[illegible]不害嘉穀也[illegible]

八年[illegible]治兵于廟禮也[illegible]

君子是以善魯莊公[illegible]

生公孫無知[illegible]

[illegible]因之以作亂[illegible]

[illegible]奉公子小白出奔莒[illegible]

[illegible]公子糾來奔[illegible]

九年[illegible]齊無君也[illegible]

桓公自莒先[illegible]

[illegible]秉[illegible]而歸[illegible]公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

十年[illegible]齊師伐我[illegible]

[illegible]齊師[illegible]敗績[illegible]

[illegible]以蔡侯獻舞歸[illegible]

齊師乃還[illegible]

十一年[illegible]敵未陳曰敗某師[illegible]皆陳曰戰[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長[illegible]宮[illegible]

齊侯來逆共姬[illegible]

吾弗敬子矣病之[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年 蔡澤 [illegible]

又殺之 [illegible] 公子御說 [illegible]

蕭叔大心 [illegible]

十三年 [illegible]

殺子游于宋 [illegible] 以平宋亂 [illegible] 宋人皆醢之 [illegible]

宋人討北杏之會 [illegible]

十四年 [illegible]

諸侯伐宋 [illegible] 齊請師于周 [illegible]

單伯會之 [illegible]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三 四

[illegible]

而納厲公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五年齊始伯也 [illegible]

十六年鄭伯自櫟入 [illegible] 緩告于楚 [illegible] 殺公子閼 [illegible]

公父定叔出奔衛 [illegible] 以一命爲君侯 [illegible]

周公忌父出奔虢 [illegible]

惠王立而復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七年鄭不朝也 [illegible]

十八年實惠后 [illegible] 諱之也 [illegible]

十九年 廢申卒 [illegible]

二十一年晉命于 [illegible]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 [illegible] 及五 [illegible]

鬬西辟樂備 [illegible]

大夫 [illegible] 始惡於王 [illegible] 王巡虢守 [illegible]

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大子御寇 [illegible]

成子得政 [illegible]

二十三年君舉必書 [illegible] 諸當子而去之 [illegible]

二十四年 [illegible]

二十五年 [illegible] 故不名 [illegible]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三 五

[illegible] 非常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伐鼓于朝 [illegible]

二十六年大司空 [illegible]

二十七年出曰來歸 [illegible]

賜齊侯命 [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八年齊侯伐衛[illegible]

令尹子元[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九年新作延廄[illegible]

樂曰侵[illegible]

曰至而畢[illegible]

不為災不書[illegible]

于京師[illegible]

[illegible]三十二年為魯仲也[illegible]

三十一年歸[illegible]

閔公　杜氏集解閔第四

元年亂故也[illegible]

齊人救邢[illegible]

請復季友也[illegible]

公次于郎以待之[illegible]

不嘉之也[illegible]

仲孫湫來省難[illegible]亦嘉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以魯可取乎[illegible]

晉侯作二軍[illegible]

以滅耿滅霍滅魏[illegible]

公復其始[illegible]

二年公不禁[illegible]

成季以僖公適邾[illegible]

乃縊[illegible]

遂以命之[illegible]

以賂求共仲于莒[illegible]

以成費[illegible]

乃事之而屬僖公焉[illegible]

高克奔陳[illegible]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二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第三

僖公 杜氏集解僖上第五盡僖下第七

元年公出故也 [illegible]

禮也 [illegible]

諸侯救邢邢人潰 [illegible]

具邢器用而遷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之也 [illegible] 謀救鄭也 [illegible]

女子從人者也 [illegible]

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 [illegible]

不書所會後也 [illegible]

晉里克荀息帥師 [illegible]

三年蔡人嫁之 [illegible]

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illegible]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illegible]

寡人是問 [illegible]

楚子使屈完如師 [illegible]

五年日南至 [illegible]

必書雲物 [illegible]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 [illegible]

公孫茲如牟娶焉 [illegible]

楚鬭穀於菟滅弦 [illegible]

不聽 [illegible]

虞不臘矣 [illegible]

會王大子于首止 [illegible]

晉侯圍上陽 [illegible]

丙子朔 [illegible]

且言易也 [illegible]

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illegible]

虢公醜奔京師 [illegible]

六年 [illegible] 鄭 [illegible]

楚子圍許以救鄭 [illegible]

從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七年鄭殺申侯以說于齊 [illegible]

微此爲之。鄭必受盟。呂氏曰[illegible]其[illegible]出[illegible]

二年。由是得罪於鄭。[illegible]氏[illegible]不[illegible]于[illegible]

氏曰惠二十四年王出居鄭傳八年則非狄也。曰[illegible]見十一年十二年二十二年[illegible]

王祖周知其所以葬之時[illegible]不以赴告[illegible]

宮出告廟乃葬[illegible]至二年五月始葬[illegible]今從哀姜與殺[illegible]皆書于葬[illegible]

八年不書[illegible]得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晉在八年[illegible]惠王果以年[illegible]七年[illegible]

是以緩。王[illegible]

襄王定位而後發喪[illegible]

又曰定位而後發喪[illegible]

人亦謂相公[illegible]

九年。故曰子。

公侯曰子。[illegible]

王使宰孔賜伯舅胙。[illegible]

下拜登受。[illegible]

言歸于好。[illegible]

晉侯乃還。[illegible]

先君[illegible]

是吾利也。[illegible]

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illegible]

[illegible]

十年。[illegible]子無信也。[illegible]

晉侯殺里克以說。[illegible]

茂不濟矣。[illegible]

夫一大夫主之。[illegible]皆里丕之黨也。[illegible]

十一年。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illegible]

十二年。[illegible]

[illegible]楚滅黃[illegible]

十三年[illegible]于周[illegible]

齊仲孫湫致之[illegible]

[illegible]泛舟之役[illegible]

十四年[illegible]諸侯城緣陵而遷杞[illegible]

[illegible]有闕也[illegible]

[illegible]侯以歸[illegible]穆姬[illegible]

十六年隕星也[illegible]

[illegible]救徐而還[illegible]

[illegible]徵諸侯而戍周[illegible]

[illegible]果城而還[illegible]

[illegible]因晉也[illegible]

十七年以報婁林之役[illegible]

[illegible]鄭殺子華[illegible]

[illegible]宮女為[illegible]

[illegible]齊侯于卞[illegible]

[illegible]五公子皆求立[illegible]

[illegible]孝公奔宋[illegible]

十八年齊人殺無虧[illegible]

鄭伯始朝于楚[illegible]

[illegible]二女[illegible]二十七年[illegible]

十九年宋人執滕宣公[illegible]

[illegible]不祥[illegible]用[illegible]

[illegible]而況[illegible]與[illegible]

[illegible]不服也[illegible]

[illegible]自取之也[illegible]

二十年[illegible]從[illegible]

鄭公子士洩堵寇[illegible]

[illegible]是衛方病邢[illegible]

[illegible]楚鬬穀於菟[illegible]

二十一年[illegible]宋公[illegible]

宋公以伐宋[illegible]

宋公伐鄭[illegible]

二十二年[illegible]也[illegible]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illegible]

[illegible]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師敗績[illegible]

弗可赦也已[illegible]

公及[illegible]

[illegible]鄭[illegible]之師[illegible]

[illegible]門官殲焉[illegible]

[illegible]傷[illegible]于[illegible]

二十三年楚成得臣[illegible]

[illegible]遂取焦夷[illegible]

陳氏曰此不書例[illegible]大災也

[illegible]

辟不敬也七年[illegible]衛文公不禮焉八年[illegible]

公曰[illegible]陳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公子賦河水陳氏曰始於此[illegible]

二十四年不告入也凡[illegible]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illegible]且旌善人[illegible]而執二子[illegible]

[illegible]

王[illegible]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illegible]

不書[illegible]陳氏曰[illegible]出奔宋[illegible]宋及楚平[illegible]

二十五年同姓也故名[illegible]

[illegible]

王入于王城殺之于[illegible]

[illegible]乃出其民[illegible]秦晉伐[illegible]

鄀[illegible]楚令尹子玉陳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出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illegible]東門襄仲

臧文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自竄于夔[illegible]

何時封夔[illegible]

其弟熊摯自棄於夔[illegible]

[illegible]又何祀焉[illegible]

[illegible]楚成得臣鬭宜申陳氏曰[illegible]楚令

尹子玉司馬子西陳氏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楚申公叔侯戍之陳氏曰[illegible]

十七年杞不共也[illegible]楚子及諸侯圍宋陳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晉[illegible]於衛[illegible]於狐毛而佐之[illegible]

[illegible]讓於欒枝先軫[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八年晉侯齊侯盟于斂盂陳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衛侯出居于襄牛[illegible]晉侯宋公

[illegible]天奉小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子人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楚俘于王[illegible]

[illegible]用平禮也[illegible]

[illegible]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illegible]

子虎盟諸侯于王庭[illegible]無有老

幼[illegible]

射而殺之[illegible]且明德也[illegible]

[illegible]先茂將左行[illegible]

年鑄之駕未禮也 [illegible]

秦小子憖 [illegible]

齊國歸父 [illegible]

且謀伐鄭也 [illegible]

會伯子男可也 [illegible]

不書諱之也 [illegible]

三十年晉人侵鄭 [illegible]

書使晉衛侯 [illegible]

晉侯秦伯圍鄭 [illegible]

使鬪為鄭 [illegible]

秦軍汜南 [illegible]

共其乏困 [illegible]

晉人許之 [illegible] 遂

聘于晉 [illegible]

十一年使臧文仲往 [illegible]

牛卜日曰牲 [illegible]

上怠慢也 [illegible]

不郊亦無望可也 [illegible]

趙衰為卿 [illegible]

原缺

杜氏集解文上第八盡文下第九

文公

元年內史叔服 [illegible]

於是閏三月 非禮也 [illegible]

先且居胥臣伐衛 [illegible]

晉師圍戚 [illegible]

衛孔達帥師伐晉 [illegible]

[illegible]

不登於明堂 [illegible]

故書不時也 [illegible]

以厭之也 [illegible]

諱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甚事也

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晉 [illegible]

孔達以說 [illegible]

逆祀也 [illegible]

禮之始也

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秦伯伐晉 子桑有焉

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四年 文凭之…… 五年來會葬禮也

在九人 秦伯任好卒

六年以為常 楚成人心仲

七年 禮也

昭公將去羣公子 傳錄此語不言其故且昭公未即位而先誅戮君者謂之以當時之言書其私而自立之人衆懼而立其少子成公之世羣公子以...

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 [illegible]

...有此二子...又有司馬...

荀林父...盾將中軍 晉人...先蔑將下軍 [illegible]

...先蔑...

[illegible] 故不書 所會 [illegible]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 [illegible]

...以報令狐之役 [illegible] ...

...不敏也 [illegible]

八年 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illegible]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 [illegible]

...書以官 [illegible] ...古文...

九年 使賊殺先克 [illegible]

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illegible]

箕鄭父、士縠、蒯得 [illegible]

...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 [illegible]

...以懲不恪 [illegible]

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 陳人敗之 [illegible]

獲公子茷 [illegible]

...以賂 [illegible] ...宜申 [illegible]

...遂及蔡侯次于厥貉 [illegible]

十年 [illegible] 敗麋師於防渚 [illegible] 子西 [illegible]

...十一年 成大心 [illegible]

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illegible]

敗狄于鹹 獲長狄僑如 [illegible]

...以命宣伯 [illegible]

[illegible] 以十一年尊諸侯也 [illegible] 朝公也 [illegible]

公許之 [illegible]

不言杞絕也 [illegible]

言非女也 [illegible]

遂 [illegible]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illegible]

[illegible] 取 [illegible]

[illegible] 將中軍 [illegible]

明日請相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交綏 [illegible]

十三年以守桃林之塞 [illegible]

六卿相見於諸浮 [illegible]

其處者為劉氏 [illegible]

二十 [illegible] 邾文公卜遷于繹 [illegible]

[illegible] 十四年故不赴 [illegible] 及公 [illegible] 諸于 [illegible]

貴之也 [illegible]

十五年宋華耦來盟 [illegible]

[illegible] 亞旅 [illegible]

古之制也 [illegible]

卞人以告 [illegible]

[illegible] 親之道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貴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獲大城焉曰入之 [illegible] 能為故 [illegible]

[illegible] 與而不書後也 [illegible] 十六 [illegible]

[illegible] 疾也 [illegible]

年及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所以服 [illegible]

陸隔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夫人使 [illegible]

[illegible] 去公 [illegible] 田攻 [illegible]

而殺[illegible]

君無道也[illegible]

蕩意諸死之[illegible]

以蕩虺為司馬[illegible]

十七年[illegible]

其所也[illegible]

穿公婿池為質焉[illegible]

乘其飲酒也[illegible]

八年乃謀弒懿公[illegible]之也[illegible]

因國人以弒紀公[illegible]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illegible]

以靖國人[illegible]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之四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五

宣公　杜氏集傳宣上第十盡宣十第十一

元年尊夫人也[illegible]

以定公位[illegible]

皆取賂而還[illegible]

陳靈公受盟于晉[illegible]

宋[illegible]

楚蔿賈救鄭[illegible]

獲樂呂[illegible]

既合而來奔[illegible]

晉[illegible]敗焉[illegible]

二年[illegible]

乃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illegible]

桃園[illegible]

越竟乃免[illegible]

趙盾弒其君[illegible]

非子而誰[illegible]

于周而立之[illegible]

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illegible]

[illegible] 三年[illegible]非禮也 [illegible] 趙盾為旄車之族 [illegible]

晉侯伐鄭及鄭[illegible] 未可間也 [illegible] 四年[illegible]稱臣之 [illegible] 不朝于楚 [illegible] 不足也 [illegible] 罪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五年[illegible]書過也 [illegible] 鄭自逆也 [illegible] 鄭未服也 [illegible] 反馬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六年[illegible]可殖也 [illegible] 七年[illegible]不與謀曰會[illegible]取成而還 [illegible] 八年[illegible]白狄[illegible]以謀 [illegible] 不[illegible]王臣之也 [illegible] 晉平[illegible] [illegible] 楚子[illegible]盟吳[illegible]而還 [illegible]

[illegible] 始用[illegible] [illegible] 不[illegible]也 [illegible] 九年王使來徵聘 [illegible] 厲有之言[illegible] 易也 [illegible] 以諸侯之 [illegible] 伐陳者 [illegible]

畢師衆故[illegible]此[illegible]全[illegible]以[illegible]入晉[illegible]父

公弗禁[illegible]其淫治之謂乎[illegible]

鄭伯[illegible]師子[illegible]

十年 非其罪也[illegible]

且告以族不以名[illegible]

不然則否[illegible]

子[illegible]奔楚[illegible]晉士會救鄭[illegible]謚之曰靈[illegible]不令[illegible]

十一年 陳[illegible]服也[illegible]

[illegible]徵[illegible]城沂[illegible]

以諸侯討而戮之[illegible]討於少西氏[illegible]

況寡德乎[illegible]

鄭伯逃歸[illegible]

十二年 不泯其社稷[illegible]

夷於九縣[illegible]

何必楚[illegible]以啓山林[illegible]

不可從[illegible]上軍未動[illegible]

楚重至於邲[illegible]唐惠侯[illegible]

殺僕叔及子服[illegible]桓子請死[illegible]

河魚腹疾奈何[illegible]

衛孔達[illegible]同盟于清丘[illegible]

實其言也[illegible]不[illegible]

十三年 唯宋可以免焉[illegible]

十四年 敢言[illegible]後室其子[illegible]乃殺之[illegible]無假道[illegible]

于宋[illegible]屨及於窒皇[illegible]

十五年 又何求[illegible]

宋及楚平[illegible]爾無我虞[illegible]

荀林父[illegible]及毛伯衛[illegible]秦桓公[illegible]
殺出不過[illegible]
[illegible]卒之也[illegible]十
六年晉士會[illegible]晉侯請于王[illegible]且為大
傅[illegible]
天火曰災[illegible]
以備晉國之法[illegible]
十七年郤獻子為政[illegible]
皆母弟也[illegible]

[illegible]
年盟于繒[illegible]
二踊而出[illegible]
十八[illegible]
之也[illegible]

成公　杜氏集解成上第十二盡成下第十三

元年劉康公徼戎[illegible]
二年取龍[illegible]

[illegible]
皆主郤獻子[illegible]
書將下軍[illegible]
未絕鼓音[illegible]

右援枹而鼓[illegible]
秦穆加璧以進[illegible]
五伯之霸也[illegible]
而復於寡君[illegible]
敢不唯命是聽[illegible]
自師逆公[illegible]
皆受一命之服[illegible]

[illegible]大夫何勞翊焉[illegible]

故楚令尹子重[illegible]許靈公爲右[illegible]

[illegible]故曰隨盟[illegible]

三年討鄭之役也[illegible]

其位在三上失民也[illegible]

[illegible]

四年欲求成于楚而叛晉[illegible]以救許伐鄭[illegible]

五年遂以告而從之[illegible]及子國[illegible]盟于垂棘[illegible]

[illegible]宋公殺之[illegible]定王崩[illegible]

六年非由人也[illegible]侵宋[illegible]

[illegible]晉遂侵蔡[illegible]以申息之師救蔡[illegible]晉遂子[illegible]

[illegible]

七年斯不亡矣[illegible]乃通吳于晉[illegible]

[illegible]伐巢伐徐[illegible]是以始大通[illegible]

吳於上國[illegible]晉反[illegible]

[illegible]焉以戒[illegible]入[illegible]獲申驪[illegible]

[illegible]大獲焉[illegible]來納幣禮也[illegible]

[illegible]歸自杞故[illegible]異姓則否[illegible]來[illegible]

[illegible]

九年吳人不至[illegible]兵交使在[illegible]

其間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諸侯貳故也[illegible]

十年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illegible]

[illegible]鄭伯[illegible]

[illegible]且治盟也[illegible]

[illegible]周公楚[illegible]三日復出奔晉[illegible]

[illegible]而歸晉成[illegible]

[illegible]盟于宋西門之外[illegible]十二年周公自出故也[illegible]

且涖盟[illegible]十三年而重賄之[illegible]

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illegible]秦師敗[illegible]

[illegible]及不更女父[illegible]

[illegible]

晉侯于新楚[illegible]殺子叩子羽[illegible]

大子而自立也……十四年 是先君宗卿之嗣也……衛侯見而復之……旨酒思柔……是尊君命也……鄭伯復伐許……非聖人誰能脩之……十五年 不然則否……許之乃反……逃奔宋……言背其族也……遂出奔楚……十六年 滕文公卒……許于葉……敗諸汋陂……

至于鳴鴈……徹七札焉……陳不違……楚皆君也……公出于……以諸侯之師……曹伯歸……使子叔聲伯請……孫于晉……僑如奔齊……刺公子偃……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十七年 侵晉虛滑……其可乎……至于高氏……及自鄢陵……高弱以……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第六

襄公上

杜氏集解襄元第十四盡襄三年第十六

元年 追書也……且不登叛人……彭城降晉……入其郛……齊大子光為質於晉……以待晉師……為之援……取犬丘……侵宋呂留……來聘禮也……大者……二年 君……

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於是子罕當國……官命未改……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三年 吳人伐楚……敢不稽首……吳子不至……使佐新軍……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不服……士富為侯奄……四年 今我易之……

難故[illegible]
無禮故也[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
季孫不御[illegible]
[illegible]
失人故也[illegible]
[illegible]羿收之[illegible]
[illegible]
在帝夷羿[illegible]

三田以時[illegible]
鄭人賞[illegible]
[illegible]敗于狐駘[illegible]魯於是乎始髽[illegible]
[illegible]
言比諸晉大夫也[illegible]五年晉人執之[illegible]
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illegible]
盟于戚[illegible]
[illegible]會于城棣以救之[illegible]
無之而後可[illegible]
公在位[illegible]

[illegible]不謂忠乎[illegible]
[illegible]六年鄫恃賂也[illegible]
[illegible]遷萊于郳[illegible]
[illegible]七年宜其不從也[illegible]
[illegible]公登亦登[illegible]
大夫正[illegible]

[illegible]而以瘧疾赴于諸侯[illegible]
[illegible]八年[illegible]
鄭子國子耳侵蔡[illegible]陳侯[illegible]
乃及楚平[illegible]
[illegible]乃正徒[illegible]
斧火所[illegible]九年司里[illegible]

[illegible]

庀武守

[illegible]

庀府守

[illegible]

儆宮

[illegible]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illegible]

[illegible]

于西門之外

[illegible]

心為大火

[illegible]

故商主大火

[illegible]

遇艮之八

[illegible]

無咎

[illegible]

弗得出矣

[illegible]

秦人侵晉

[illegible]

以諸侯復伐之

[illegible]

晉侯以公宴于河上

[illegible]

一星終也

[illegible]

以先君之祧處之

[illegible]

冠于成公之廟

[illegible]

楚不能與爭陳氏曰傳言諸公復伯十年扶之以出門者孔氏曰編板廣長如門者施轉以縣門下之則發機而下之有以成一隊考工記車人爲車柯長三尺輪是輪爲九尺轂長三尺有四尺車戟常崇於四尺尺曰尋倍尋則戟長一丈六尺也八尺曰尋陳氏曰釋稱謂例言自曾也寡祭用之孔氏曰曾有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是魯得用四代之樂知有禘者禘之大者則作四代之樂明堂位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魯禘祭得用四代之樂故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以其他如祭祀饗射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夏則諸侯相見亦得奏其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illegible]之享賓用樂與事賓用[illegible]天子[illegible]

者享賓用禮樂與事賓用樂宗同仲尼云兩君相見之事下管象舞用之已久無文但[illegible]以爲常禮以爲諸侯燕禮之事也陳氏曰宋以魯禮[illegible]者以十一年[illegible]宋[illegible]高士[illegible]以引[illegible]非正也謂之虞[illegible]氏曰[illegible]見[illegible]不貢[illegible]子責問[illegible]社[illegible]舞之 諸侯人孔氏曰[illegible]之後[illegible]以來世[illegible]不得令[illegible]名之也[illegible]晉荀偃[illegible]氏曰以是[illegible]爲[illegible]諸家[illegible]不[illegible]晉荀罃伐秦

見於書 鄭皇耳帥師侵衛陳氏曰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書楚子鄭子耳伐我內鄙孔氏曰書之於策者不以爲[illegible]故長於勝者[illegible]言之[illegible]非實[illegible]出意伯主言無大夫焉陳氏曰傳例書曰聽政辟以孔氏曰子孔[illegible]之[illegible]爲盟載之書曰自[illegible]一[illegible]以位之次[illegible]言將歸焉孔氏曰[illegible]之一[illegible]其心之[illegible]侵鄭北鄙而歸九年[illegible]不能舉其類夫傳見王使[illegible]之[illegible]大十一年將作三軍孔氏曰五年[illegible]中軍[illegible]知此時作三軍[illegible]其軍知往前二者[illegible]公[illegible]自文公以來[illegible]三軍[illegible]不[illegible]三軍[illegible]季氏世[illegible]云[illegible]魯王[illegible]周公之[illegible]

其士皆貴其人二國共謀而使[illegible]陳氏曰傳言[illegible]遷延之役陳氏曰傳見[illegible]也言[illegible]書於[illegible]以書[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二十六年[illegible]子展子[illegible]陳氏曰傳曰[illegible]無告無罪[illegible]成國不過半天子之[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不[illegible]君[illegible]鄭之[illegible]弗去何爲[illegible]以謀定衛也[illegible]楚公子宜[illegible]齊人始貳[illegible]陳氏曰傳[illegible]於是乎能官人陳氏[illegible]君子謂楚[illegible]周請[illegible]而歸之[illegible]十六年[illegible]逃歸[illegible]陳氏曰大夫逃[illegible]不書[illegible]爲[illegible]故也

[illegible]以主兵大夫先諸侯之[illegible]在魯史[illegible]以主兵大夫[illegible]之法[illegible]可會[illegible]書[illegible]敢使[illegible]與[illegible]乎[illegible]十七年伐許而還[illegible]遂[illegible]十八年[illegible]非大夫之禮也[illegible]士大夫[illegible]大夫之子[illegible]爲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南及沂[illegible]守之廣里[illegible]天道多在西北[illegible]十八年齊侯伐我北鄙[illegible]婦人無刑[illegible]從君於昏也[illegible]二十年孟莊子伐邾以報之[illegible]使以[illegible]言非其罪也[illegible]

[illegible]孫林父寗殖出其君[illegible]二十一年再逃也[illegible]欒氏也[illegible]事實圖之[illegible]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illegible]以少年[illegible]遂縊而死[illegible]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illegible]大夫人自危[illegible]

二十三年[illegible]

杜氏集解[illegible]第十七[illegible]九

[illegible]慶氏以陳叛[illegible]以藩載欒盈及其士[illegible]殺慶[illegible]聽於中行氏[illegible]及七輿大夫與之[illegible]

[illegible]奉公以如固宮[illegible]中鮮虞之傳[illegible]爲右[illegible]況以惡乎[illegible]取朝[illegible]武軍於熒庭[illegible]次于雍榆禮也[illegible]立于戶側[illegible]夫石猶[illegible]生我[illegible]正夫助之[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問盟首焉[illegible]其孟椒[illegible]乎[illegible]言自外也[illegible]下妾不得與郊弔[illegible]

二十四年為陶唐氏[illegible]為豕韋氏[illegible]為唐杜氏[illegible]

齊人城郟[illegible]楚子伐鄭以救齊[illegible]公孫之亟也[illegible]

二十五年將庸何歸[illegible]舍之得民[illegible]四翣[illegible]不蹕[illegible]不以兵甲[illegible]

[illegible]齊人以莊公說[illegible]男女以班[illegible]晉侯許之[illegible]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illegible]司空致地[illegible]知楚令尹[illegible]兵可以弭[illegible]

不如遠戰[illegible]以備三恪[illegible]量入脩賦[illegible]可哀也哉[illegible]成而不結[illegible]

二十六年能與畢乎[illegible]殺子叔及太子角[illegible]子鮮不獲命[illegible]

之子公孫嬰齊爲子叔聲伯[illegible]陳氏曰傳見弑君弑殺人子不宜以弑君爲重言罪之在甯氏也陳氏曰傳衎弑君書主名例以爲[illegible]則無罪將明之專祿以周旋戮也程氏曰此義見衛侯衎而常人則例可[illegible]出君而[illegible]入則誅而放也非國納之也陳氏曰傳[illegible]逆與成十八年例[illegible]

公使止之陳氏曰傳[illegible]衛侯不書[illegible]三命之服言請命于王[illegible]自歸[illegible]

[illegible]自齊侯出[illegible]先八邑孔氏曰周禮以[illegible]

[illegible]

子弱焉[illegible]不失所也[illegible]以討衛也[illegible]

[illegible]使女齊以先歸[illegible]

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illegible]

文子以[illegible]

[illegible]晉侯[illegible]國子賦轡之柔矣[illegible]

[illegible]大子內師而無寵[illegible]

[illegible]復故[illegible]

[illegible]成陳以當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易行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逆之[illegible]不失舊[illegible]

[illegible]以廣丘奔晉[illegible]

公孫免餘請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克而取之[illegible]二十七年[illegible]

[illegible]公孫歸生至[illegible]欲弭諸侯之兵[illegible]

以爲名[illegible]

[illegible]以藩爲軍[illegible]

[illegible]楚人衷甲[illegible]言違命也[illegible]乃盟[illegible]

固又有尸盟[illegible]

[illegible]晉有信也[illegible]

[illegible]盟于[illegible]

[illegible]削而投之[illegible]

[illegible]崔氏堞其宮而守之[illegible]

[illegible]失閭矣[illegible]

[illegible]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傳其實矣[illegible]

年日食之月皆置其閏若不復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是故明年九月[illegible]

春無冰[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八年不饑何為[illegible]

[illegible]宋之盟故也[illegible]

[illegible]周旋之[illegible]

[illegible]含不[illegible]

[illegible]以告而反之[illegible]

[illegible]又為上[illegible]用盟[illegible]

[illegible]至於魚里[illegible]

[illegible]其鄙六十[illegible]於是乎正德以[illegible]

[illegible]與我其拱璧[illegible]

[illegible]以其棺尸於市[illegible]

[illegible]叔孫穆子[illegible]宋公遂反[illegible]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illegible]

[illegible]人葬莊公於北郭[illegible]

[illegible]乃歸如所[illegible]

[illegible]遂使印段如周[illegible]

[illegible]射者三耦[illegible]治杞田[illegible]

[illegible]而為用老臣[illegible]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illegible]

美其舞也見舞韶箾者韶九成孔氏曰…聞鄭也…通…簫也二十五年

年遂為叔孫…之前命孔叔使既遣…

故每事皆吉孔也莒山也

且趣子產為政事三十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劉特制曰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四百四十四全甲子其一…六十日而今日乃…

是其日數也孔氏曰…

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孔氏曰文十一年…至此年七十四年而…七十三年…

…是三十…七十三年以全日計之…

…

者蓋紂…日月以為長…則其屬也…

…是二十二日也…則其屬也孔氏曰…

…大夫也…使為絳縣師…

…

王也天王以…孔氏曰…

…尤之也…

…降婁中而旦…

…三十一年…

是以有平丘之會…

也…

穆子曰…而…其…之言…其…

…在文十四年…言罪之在也…其果立乎…

…

…吾不信也…

…於邑則否…

…

令尹似君矣…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七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第八

昭公上　杜氏集解昭元第二十盡昭四第二十三　新安趙汸學

元年 [illegible] 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illegible] 其敢愛豐氏之祧 [illegible] 諸侯書加于牲上而已 [illegible] 季武子伐莒取鄆 [illegible] 語晉 [illegible] 誰怨 [illegible] 周有徐奄 [illegible] 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 [illegible] 禮終乃宴 [illegible]

[illegible]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illegible] 禹之力也 [illegible] 而蔡蔡叔 [illegible] 此之謂多矣 [illegible] 罪秦伯也 [illegible] 以什共車必克 [illegible] 故偏為前拒 [illegible]

[illegible] 后帝不臧 [illegible] 辰為商星 [illegible] 故參為晉星 [illegible] 宣汾洮 [illegible] 封諸汾川 [illegible] 矣 [illegible] 弗聽也 [illegible] 縊而弑之 [illegible] 不容 [illegible] 葬于溫 [illegible] 甲辰朔 [illegible]

[illegible] 庚戌卒 [illegible] 二年 [illegible] 且宣為政而來見禮也 [illegible] 興周之所以王也 [illegible] 三年 [illegible] 大夫送葬 [illegible] 執諸中都 [illegible] 而數於守適 [illegible] 未有伉儷 [illegible] 讒鼎之銘 [illegible] 羊舌氏在而已 [illegible]

公也杜云向獻為宗子豈有[illegible]出一也公有十[illegible]伯

石拜稽首受策以出[illegible]

叔弓以四月[illegible]之月[illegible]書[illegible]

敬子不入[illegible]

敬子從之[illegible]

吉庶幾焉[illegible]

罪之也[illegible]

四年[illegible]

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illegible]

何辟命焉[illegible]

西陵[illegible]而出之[illegible]

諸侯[illegible]從之[illegible]

以[illegible]宋[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王從[illegible]

與之[illegible]

爾未際見仲而何[illegible]

孟孫為司空以書勳[illegible]

[illegible]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illegible]

而貢于公[illegible]

季氏擇二[illegible]

不可能也[illegible]

晉侯送女于邢丘[illegible]

叔侯於是乎知禮[illegible]

楚子[illegible]

大夫[illegible]師曾[illegible]

六年[illegible]大夫如秦[illegible]

吳人敗諸[illegible]

民之有爭心也[illegible]

吾以救世也[illegible]

不過三獻[illegible]

皆知其將為王也[illegible]

乃逆之[illegible]

楚子[illegible]歸罪於薳洩而殺之[illegible]

且事敗也[illegible]

[illegible]諸侯[illegible]

七年齊求之也 諸家從穀梁以暨齊平爲一穀梁會平爲盟燕氏於左氏齊來以下爲齊燕行成之事以合其說蓋不繫後文有齊燕平之語

盟于濡上 孔氏曰今按高陽與山水也水河皆出於山其出平地皆是山中甲地故楚之界無泉出者知杜言何所據案

不克而還 陳氏曰傳紀十二年罪齊無討戮之實但爲十一年

起本爲王旌以田 孔氏曰凡旗之帛皆用絳于首有羽羽爲九旒名遂以旌爲九旗細書旌微云禮天子旗九旒月史地諸侯七月而葬杜以其非禮而王未必即如天子故以為傳解之言王旌僭於王遂赦之 陳氏曰

芋尹無宇 願與諸侯落之 孔氏曰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杜言祭之爲落者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

公如楚 楚氏以傳言不得已也 則自取謫

于日月之災 以災分之野當日食亦謂晉人爲杞取成 九年傳昭元年見晉

非公令而書者多矣杜說非日傳言季氏專不待公命 陳氏曰

余又將殺段也 劉氏言曰鄭段氏即

寘字 吾爲之歸也 何以書其甸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之道設教而之事也不言今左氏以世令人人仁義而所以異於鬼神者正其大義之本知之者有五行伯有之其死爲鬼爲厲者陰陽之氣相會所以不知其所以爲人魄也曰易也人死曰鬼則陽氣上升而有形者附於地爲鬼之月令所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此也爲厲者因有氣而至

鬼者殺蜀之屬見月令民多厲疾又七祀有大厲之屬天子立七祀有大厲故以爲鬼神有常享也

余敢忘高圉亞圉 陳氏曰傳言多不待命而自立者曰孔丘 孔氏曰其言十四而言五世

而滅於宋 孔氏曰案家語本姓解云宋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氏之祖也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孔子

殺獻公而立成公 宋氏曰王氏曰傳見丁丑不書

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孔氏曰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有二十八星之位

八年罪在招也 陳氏曰陳氏曰傳同衛與陳氏曰傳見陳侯溺陳氏曰以招爲首不書公子招於前乃書弟招於後者以殺世子爲罪故以告之辭告也

將天下實賀 陳氏曰傳見子產觀之行寡君以其從

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孔氏曰傳言招有罪故以歸罪於人而殺之不言招殺者以招未死則陳氏曰所見

不見殺言之

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陳氏曰於傳見有喪有會不書者今按公羊哀公以是告也

使穿封戌爲陳公 陳氏以傳言使穿封戌

而書不書者皆魯史策例其僭侯二者皆魯史舊例也

飲酒於王 楚子傳不見在楚子表不在楚子之卑

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 孔氏曰欲其致死於王也穿封戌臣事靈王而爲此言者以明在君爲君之義此亦是諸王非悖也

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 公羊傳不同

大人食楚熟在寶甲 陳氏曰杜以地名繫之則以當名有改

爲夷實城父 傳言實者則以實爲二名也 所言實者昔王蓋以夷爲城父此時新改爲夷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傳云

城父實白羽 此傳云于夷實城父者鄭于夷于析實白羽 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 十三年齊侯衞侯次于垂葭傳云次于垂葭實郹氏 此四者經書未改之名 上句實其未改之名 下句實其未改之名

吾西土也 孔氏曰例云東陽在河東是見都在京兆長安縣西南百餘里耳又以魏駘芮岐畢爲西

土也 孔氏曰今按其地皆在西也 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此經在河東內魏南在臨汾近河 楚子傳說云魏在此百里故以爲東土 以其從西觀爲周之東也 漢書地理志曰東萊 以今東海郡之地也

吾北土也 孔氏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

江州巴國也 巴濮之地 商國在荊州南郡枝江縣 鄧曹陽之國 漢東有鄧

但以不聞命 蒲姑 爵氏曰商奄魯之 以萬里以是周亦 此傳言萬近而辭不及其遠二十年傳曰又東 世商之因

晉人禮而歸之 孔氏曰 天之道也 五十二年 故曰五十二年

二年有星孛在大辰之歲也 陳氏曰萊人

天之常數 日月星辰五星之行不可不言自有常度

十年陳氏始大 陳氏曰傳言陳之始大 十年傳皆言其大

始用人於亳社 傳史記及孔氏曰晉人伐其社

葬平公也 孔氏曰公羊傳云哀公以宰爲其

是之謂乎 上十一年傳子使助遂氏之達 孔氏曰陳氏曰

大夫陳氏曰傳不見晉大子晉人使狐父請

蔡于楚弗許 陳氏曰傳見晉人不合諸侯而請救蔡其後不能救蔡故

教蔡而力弗加別無君有以不能救於晉吳夾從其節

會有表 孔氏曰立定表

晉有表本謂會表之定天下之表 而言之 會有表則定其表 故言會有表

今之表者 在左右 當其位而立之

位也盟主 亦有會諸侯 亦以會 以文表位

夫衆會 有以表位但以文以表見耳 大夫無守氣矣

必祖不歸也 楚子滅蔡 用隱大子于岡山

氏一之不辭

[illegible]

二年因其衆也 [illegible]

公子慭遂如晉 [illegible]

葬鄭簡公 [illegible]

入昔陽 [illegible]

以肥子緜皋歸 [illegible]

殺甘悼公 [illegible]

以辟命焉 [illegible]

更受三命 [illegible]

以貴兼如 [illegible]

遂齊 [illegible]

國以懼 [illegible]

不爲怨府 [illegible]

而無餍饑之心 [illegible]

十三年越大夫戮 [illegible]

及公子罷敵 [illegible]

城而居之 [illegible]

公子比爲王 [illegible]

王縊于芋尹申亥氏 [illegible]

[illegible]

而使之從公侯之貢 [illegible]

以昭明 [illegible]

使諸侯歲聘以志業 [illegible]

子產以幄幕九張行 [illegible]

十四年尊晉罪己也 [illegible]

司徒老祁慮癸 [illegible]

殺莒公子意恢 [illegible]

鄐田 [illegible]

猶義也夫 [illegible]

可謂直矣 [illegible]

十五年 [illegible]

王大子壽卒 [illegible]

書王穆后崩陳氏曰傳見王穆后崩不書且為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起趙伯納曰王后出子辛以葬不書王室不告諸侯不與也

民知義所孔氏曰十七年晉以然以入晉于陽而沮陽二十二年負甲以息於昔陽 [illegible]

薄而不知者此時苟以自不書 [illegible] 己力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以鼓子戴鞮歸陳氏曰卜其辭石父

晉自晉後晉晉書附郤令陵自晉悼公大夫將皆附傳其年晉荀偃衛甯喜卜十條石買齊高厚十八年

晉士匄二十四年鄭公孫夏 [illegible]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陳氏曰傳

五年鄭公孫夏之事發 [illegible] 晉人者十 [illegible] 籍談為介以文伯宴樽以魯壺 [illegible]

[illegible] 故曰籍氏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年之喪二 [illegible] 三年之喪 [illegible] 焉用之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三年 [illegible] 諱之也 [illegible] 齊侯伐徐 [illegible] 以甲父 [illegible]

使然 [illegible] 戎蠻子嘉殺之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伯也夫 [illegible] 又與之適縣間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七年 [illegible] 伐鼓于社 [illegible] 不君君矣 [illegible] 正月 [illegible] 日食 [illegible]

日食三十六書鼓用牲于社者三其二皆在六月其一在九月左氏啟於太史之言故莊二十五年嚴謹之而火名孔氏曰帝系世本皆為炎帝即神農氏炎帝身號神農代號也而水名孔氏曰共工氏霸有九州祭法文也而龍名孔氏曰月令云其帝大皞易下繫云包犧之王天下也即大皞身號伏犧代號也陸渾子奔楚不書略 [illegible] 公也陳氏義不在奔乘汶而齊不得有二義水火所以合也孔氏曰丙是火日午是火位壬是水日子是水 [illegible] 以壬子為水 [illegible] 卜戰不吉孔氏曰世本楚王生王子揚揚生尹尹生令尹匄獲其乘舟餘皇陳氏曰傳見楚令尹陽匄書人吳公子光迎書國義見十三年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八

經085-040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第九

昭公下　杜氏集解卷第二十四盡昭公第二十六

十八年……而代之［illegible］修故之［illegible］

以［illegible］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illegible］至于大［illegible］吉［illegible］

莒子先君［illegible］鄭人藉稍［illegible］

［illegible］殺於北方［illegible］六為社［illegible］原氏其亡乎［illegible］

而已［illegible］十九年以旃其［illegible］楚夫人嬴氏至自秦［illegible］飲大子［illegible］

之樂而卒［illegible］大子奔晉［illegible］以度而去之［illegible］

主［illegible］非撫之也乃歸［illegible］二十年日南至［illegible］

其父兄立子瑕［illegible］齊師入紀［illegible］憚隊宗［illegible］

大子建奔宋［illegible］執已以至［illegible］公子地以［illegible］使華亥［illegible］故齊［illegible］

公如死鳥［illegible］丁巳晦［illegible］遂伐齊氏之［illegible］齊侯［illegible］

所望守之［illegible］故［illegible］政是以和［illegible］古之遺愛也［illegible］

經085-041

……二十六年天王……[illegible]

……位在卑……[illegible]

為士鞅……[illegible]

……相過也……[illegible]

……為十一年……[illegible]

……為右……不狃……[illegible]

……伐唯宋事其君……故辭公……[illegible]

……而不能送亡……[illegible]

二十二年取……[illegible]

……王子朝……盟……[illegible]

王子王城……[illegible]

二十三年二師圍郊……[illegible]

……于莊宮以歸……[illegible]

人納公……[illegible]

……戰于雞父……吳子從……[illegible]

……未陳也……[illegible]

南宮極震[illegible]其三川
[illegible]書以上相稱[illegible]一年[illegible]
西州二川皆震四王所以[illegible]楚大子之母在[illegible]氏名曰
郹見蔡地在楚之東北諸樊入郹則之孔氏曰吳子[illegible]
故建母在郹得召吳人也東吳[illegible]不能無亡乎[illegible]
乃與伯同名吳人字[illegible]
孫也此久遠之書又[illegible]
子吳第之[illegible]
長吳侯屬不能[illegible]
年以甘桓公見王子朝[illegible]萇弘也[illegible]二十四
周故孔氏曰晉助王子朝[illegible]
[illegible]
之其也[illegible]
也所天下見責[illegible]期以明年[illegible]
[illegible]
明年將納王[illegible]民之行也[illegible]二十五年曰
[illegible]

生之本性自然由天地人之由天地[illegible]
要之[illegible]
以長久[illegible]
[illegible]
將及乎[illegible]
雖[illegible]請終身守此言也[illegible]
[illegible]季氏介[illegible]
其衆萬於季氏[illegible]
氏[illegible]先君之廟[illegible]
[illegible]大夫遂怨平子[illegible]
事以察罪邾許[illegible]
出[illegible]
[illegible]君必悔之[illegible]是無
叔孫氏也[illegible]執冰而踞[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公徒將殺昭子[illegible]
[illegible]戊辰卒[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公徒執之[illegible]
[illegible]所以藉幹者[illegible]
[illegible]齊侯圍鄆[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六年齊侯取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君若待于曲棘[illegible]
[illegible]余數也[illegible]
[illegible]七入者三寸[illegible]
[illegible]師及齊[illegible]
[illegible]戰于炊鼻[illegible]

[illegible]謀納公也[illegible]
[illegible]劉子以王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王次于滑[illegible]
[illegible]
周之典籍以奔楚[illegible]陰忌奔莒以
[illegible]王入于成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王入于[illegible]

[illegible]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

[illegible]

以間王政

[illegible]

而後效官

[illegible]

用遷郟鄏

[illegible]

季子聘于上國

[illegible]

二十七年

[illegible]

吾欲求之

[illegible]

是無若我何

[illegible]

於魚中以進

[illegible]

事君如在國

[illegible]

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illegible]

此必敗也

[illegible]

使宰獻而請安

[illegible]

二十八年

[illegible]

在寡人

[illegible]

長叔姒生男

[illegible]

而後逆之

[illegible]

皆叔也

[illegible]

勤施無私曰類

[illegible]

是以

[illegible]

晉之子

[illegible]

陰不佞敗之

[illegible]

二十九年

[illegible]

此其三祀也

[illegible]

以鑄刑鼎

[illegible]

非公且徵過也

[illegible]

三十年

[illegible]

三十一年

[illegible]

子姑歸祭

[illegible]

不能詰其罪志也

[illegible]

諸在夫夫之後[illegible]不同而同書盜左氏[illegible]以且[illegible]
歎閽戕二人皆士也宜稱盜而稱人杜氏謂不稱盜以罪閽人先[illegible]
齊亦非之二義交互不同皆未有不書名之義公羊曰大夫大[illegible]
君稱氏名者爲殺[illegible]人大夫相殺稱人[illegible]以入[illegible]
夫士皆有上中下三等春秋大夫非卿乃稱人[illegible]
亦一等止於上[illegible]士之賤者亦居官食祿自當生以[illegible]
兩下[illegible]不當稱盜[illegible]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書之即也[illegible]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illegible]不可
之以假人[illegible]
三十二年又不能用其人也[illegible]
何以爲辭[illegible]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九

元年魏子涖政[illegible]以其未復命而田也[illegible]
[illegible]宋仲幾[illegible]會城成周[illegible]
不可奸也[illegible]
未嘗不中吾志也[illegible]
易幾而哭[illegible]

[illegible]入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行也[illegible]
公即位[illegible]
公將禱于煬公[illegible]
楚囊瓦伐吳[illegible]師于豫章[illegible]
二年[illegible]
公子繁[illegible]
三年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illegible]

經085-045

[illegible]諸侯[illegible]

四年謀伐楚也[illegible]

康叔之兄也[illegible]

分之土田陪敦[illegible]

備物典策[illegible]

因商奄之民[illegible]

伯禽[illegible]以周索[illegible]

職官五正[illegible]

以為己卿士[illegible]

周之府[illegible]乃長衛侯[illegible]

不尚年[illegible]

[illegible]諸侯吳子唐侯伐楚[illegible]

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illegible]

王奔鄖[illegible]

以王奔隨[illegible]

周室何罪[illegible]

吳人乃退[illegible]

王人殺子朝于楚[illegible]

以救楚[illegible]

王使段[illegible]

不能如辭[illegible]

六年為晉討[illegible]

鄭之伐胥靡也[illegible]

往報夫人之幣[illegible]

[illegible]夫人之幣[illegible]

賈人燕享之[illegible]

負秦狐人[illegible]

七年入于儀栗以叛[illegible]

陽虎居之[illegible]

乃盟于瓊[illegible]

會于衛[illegible]

八年中[illegible]

乃止諸國[illegible]

齊國夏高張[illegible]

衛人請執牛耳[illegible]

及[illegible]

成桓公〔陳氏曰成桓公不書[illegible]晉[illegible]以宋王人會伐[illegible]〕于信公

〔傳見[illegible]不在〕九年乃遂和門右師〔[illegible]陳氏曰[illegible]同[illegible]止〕用其所刑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云[illegible]可也[illegible]不[illegible]作[illegible]〕得用焉曰將

〔[illegible]失[illegible]言得[illegible]以見失也〕若今其中而[illegible]

齊侯伐晉夷儀〔陳氏曰不書伐[illegible]〕在中年

〔云二家分晉[illegible]之中年[illegible]〕以五家免〔[illegible]〕與直蓋

十年及齊平〔陳氏曰[illegible]〕齊人來歸[illegible]之

〔[illegible]〕不如之

〔[illegible]〕十一年入[illegible]

〔[illegible]〕丹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illegible]〕侯犯以郈

〔[illegible]〕下伐之

〔[illegible]〕弗克

十三年使師伐晉〔陳氏曰[illegible]〕以邯鄲叛〔[illegible]〕趙鞅奔晉陽

〔[illegible]〕

〔[illegible]〕元年赴不告敗也〔[illegible]〕

〔[illegible]〕二年〔[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使大子統〔[illegible]〕

〔[illegible]〕無入于兆〔[illegible]〕

〔[illegible]〕大命不敢請

四年公孫翩〔[illegible]〕射殺之

〔[illegible]〕苟寅于柏人〔[illegible]〕

五年〔[illegible]〕

荀寅士吉射奔齊〔陳氏曰[illegible]〕

公子陽生來奔〔陳氏曰[illegible]〕六年葬諸史冒淳

十四年大〔[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于〔[illegible]〕

〔[illegible]〕且不祔也〔[illegible]〕不成喪也

老丘〔[illegible]〕

哀公

[illegible] 七年不亦可乎 [illegible] 有常數矣 [illegible] 不過十 二 [illegible] 有由然也 [illegible] 康子欲伐邾 [illegible] 夏盟於鄫衍 [illegible] 使為司城 [illegible] 以[illegible] 八年遂滅曹 [illegible] 問於叔孫輒 [illegible] 之可也 [illegible] 若使子率 [illegible] 取讙及闡 [illegible]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十　六

[illegible] 齊人歸讙及闡 [illegible] 大子華以為政 [illegible] 齊閭丘明來盟 [illegible] 九年 [illegible] 十年遇水道 [illegible] 故遂奔 [illegible] 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illegible] 十一年可無殤也 [illegible] 衛 [illegible]

[illegible] 欲以田賦 [illegible] 十二年故不書姓 [illegible] 放絰而拜 [illegible] 宋皇瑗盟 [illegible] 經過也 [illegible] 十三年單平公 [illegible] 季辛而畢 [illegible] 十四年西狩於大野 [illegible]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一　七

春秋春王正月考一卷辨疑一卷

（明）張以寧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春王正月考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張以寧撰。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元泰定丁卯進士，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冊封安南王，還卒於道。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史稱以寧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學尤專春秋，多所自得。撰胡傳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留安南踰半歲始卒業。今胡傳辨疑已佚，惟此書存。考三正遞更，時月並改，經書正月，繫之於王，則爲周正不待辨。正月、正歲二名載於周禮，兩正並用，皆王制也。左氏發傳，特曰王周正月，則正月建子，亦無疑。自漢以來，亦無異議。至唐劉知幾史通始以春秋爲夏正，世無信其說者。自程子泥於行夏之時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衆，胡安國遂實以夏時冠周月之說。程端學作春秋或問，遂堅持門戶，以梅賾僞書爲據，而支離其詞以證之，愈辨而愈滋顚倒。夫左氏失之誣，其閒偶爾失真，或亦間有。至於本朝正朔，則婦人孺子皆知之，不應左氏誤記。即如程子之說，以左氏爲秦人，亦不應距周末僅數十年，即不知前代正朔也。異說紛紛，殆不可解。以寧獨徵引五經，參以史漢，著爲一書。決數百載之疑案，可謂卓識。至於當時帝王之後，許用先代正朔，故宋用商正，見於長葛之傳。諸侯之國，亦或用夏正，故傳載晉事，與經皆有兩月之差。古書所記，時有參互。後儒執爲論端者，蓋由於此。以寧尚未及抉其本原。又伊訓泰誓諸篇，皆出古文，本不足據。以寧尚未及明其僞託。而周禮正歲、正月之兼用，僅載鄭注數語，亦未分析暢言之，以祛疑似。於辨證尚爲未密。然大綱既得，則細目之少疏，亦不足以病矣。

明張翠屏先生著

春王正月考

通志堂藏板

張翠屏春秋春王正月考序

春秋紀事之書也紀事者必有歲時月日此經所以
有春王正月之筆也春者周之春正月者周之子月
此魯史冊書之舊也曰春王正月者吾夫子之特筆
也後世不知冊書之義於是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而
夫子從周之志荒矣翠屏張志道先生始采摭羣書
以考訂之本之以語孟之言而歸宿于紫陽晩年之
定論別引三傳與他經及史傳以證之其說之龐者
則爲辯疑以析其誤凡爲書二卷嗟乎六經之旨未
易窺也學者治經必先明其大者則其餘可得而通
矣易乾之四德詩二南之關雎書之二典春秋之春

王正月皆經旨之大者于此無定論焉則微言精意
將有不能究者矣先生是書剖析精當于開章之大
義井如學者誠有得于此則于全經之旨不有如振
裘而挈領者哉先生舉元泰定丁卯進士累官翰林
侍講學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冊封安南國
王是書安南寓舍所著書成而卒宣德中先生嗣孫
隆始取手澤而梓之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春秋春王正月考序

道學至宋氏而上接孔孟之傳何傳爾其世異其理同也儒先依經而言理有功於經甚大也而獨於春秋之書春王正月未能無疑之也何疑爾曰夏正得天百王所同也是以有冬不可爲春之疑也曰夫子嘗以行夏之時告顏子也是以有夏時冠周月之疑也曰自漢武帝之用夏時首寅月逮于今莫之能改也是以傳書者有改正朔不改月數之疑而又有春秋用夏之時夏之月之疑也疑愈甚則說愈多而莫之能一也以寧蚤學是經以叨一第亦嘗有疑於此而未能決也間讀魯論夫子之言行夏之時若此然而有省也因之歷稽經史傳記及古註疏之說同也乃知春王正月之春爲周之時由漢逮唐諸儒舉無異說也而劉向周春夏冬之說陳寵天以爲正周以爲春之說最其著明者也而猶未敢自信也比觀子朱子語錄晚年之三說亦同也其門人張氏集傳之說又同也於是渙然冰釋而無疑也竊嘗欲筆於書而奪於世故未遑也玆因忝使安南假館俟　命之暇始克會稡而成編也本之於孔孟朱子徵之於經史而下而漢儒之說爲多以其去古未遠有据而足徵朱子之著書多因其說也若易詩書之用夏建寅之月以爲說則朱子於孟子之集註既主改月之說

通志堂

而於此未及更定之也今亦竊取朱子之義求朱子未盡之意以成朱子未竟之說次于春秋經傳之後以尊經也仍辨羣疑悉具于右非以寧之敢爲私言也尚其與我同志之君子恕其狂僭之罪而是正之也洪武三年春三月三日晉安後學張以寧序

通志堂

春秋春王正月考

後學晉安張以寧述　前集

論語

子曰行夏之時

子朱子集註曰三代迭用三正天開於子周以子爲天正地闢於丑商以丑爲地正人生於寅夏以寅爲人正而時以作事則歲月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說者以爲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顔子也

愚按字義春夏秋冬謂之四時月行每遲於日積三十日而與日會謂之一月二者固不同也夫子明言行夏之時有夏之時則有商周之時可知夏以建寅之月爲春爲正則商周以建丑建子之月爲春爲正可知不言月者月繫於時舉時以該月也聖人之言簡而與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如此子朱子謂歲月當以人事爲紀又謂取其時之正曰月曰時已具此意至漢劉向曰周春夏冬也（月引春秋傳）陳寵曰天以子爲正周以爲春（全文見引後漢書陳寵傳）則甚明白矣

孟子

梁惠王上七八月之間旱

子朱子集註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

離婁下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子朱子集註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從趙岐註前亦同

愚按子朱子之說至矣孟子於戰國之世猶用周正朔也

子朱子語錄曰據周禮有正歲正月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故欲改從建寅又曰夫子周之臣子決不改周正朔又荅吳晦叔書曰春秋是魯史合用時王之月

愚按前語明春王正月之春爲周之春也後語明春王正月之正爲周之月也皆朱子晚年之定論也（朱子說見語錄俞氏皐集傳李氏廉會通李氏亞夏時序引之）

張氏集傳曰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爲天統蓋天統以氣爲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爲春而丑寅之氣皆天之所以生劉歆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天施周正也地化商正也人事之紀夏正也

愚按張氏名洽字主一臨江人子朱子之門人高弟子也曰月之建子即以爲春於朱子周元改

作春正月之說必有所授之也
總論曰自古帝王之興受命改正正朔各異時亦不同夫子於魯論言夏時通乎夏時之說則後之冬不可以爲春之疑可釋矣故首之以夫子之言孟子於七篇言周月依乎周月之說則後之改正朔不改月數之疑亦可釋矣故次之以孟子之言朱子孔孟正學也張氏朱子門人也故又次之以朱子而以張氏附焉大聖大賢之說定則春秋之開卷第一義明矣春秋之三傳三傳之註疏皆同故以春秋經傳註疏及漢儒之引春秋爲說者又次之傳記子史亦同而劉向陳寵之說甚瑩足以

發明春秋之旨故引所載子思之言及禮記漢史記前漢書律歷志後漢書陳寵傳備述于其後朱子於孟子集註主周月之說則既有定論而無疑矣然於易之本義兼存夏正周正之二者於詩之集傳猶用夏正而其門人於書之集傳亦然蓋以朱子之平生精力盡在四書於易於詩有未暇於更定而歸一於書則以屬之蔡氏而蔡氏未聞其師晚年之說故今因朱子之說更定而補之以次於春秋經傳之後列於傳記子史之前以尊經也若夫近代衆說之不齊則亦因朱子之說悉辨其疑以次于其最後而自叙其蹤狂踰僭之不韙以終是編云

又曰夏以建寅爲春爲正人紀也百王所同之善政周以建子爲春爲正天施也一王所用之權制故夫子欲用夏時而漢以後行之至今也是編也非敢重周時違聖言也誠不忍聖人作春秋以周臣子用周正朔本無疑而蒙後世之疑故釋其疑以尊聖經也凡虞夏之書用夏時七月之詩言公劉用夏時者皆不録以爲證是編爲考周之春王正月作也孟子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說見七八月之間旱章此無註亦不録

春秋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傳曰王周正月杜預註周正建子正月子月也傳序又曰所用之歷即周正也胡氏傳曰周人以建子為正月則十一月是也張氏說見前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氏傳書時失也

公羊傳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何休注月令二月雷乃發聲）

穀梁傳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

胡氏傳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鍾巫之難萌矣

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以公子翬之禍當之

愚按三傳皆以為不時為變異也漢劉向之說明白故胡氏從之此周正也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氏傳書時禮也（杜註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也）

公羊傳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也

胡氏從公羊傳

愚按周春正月夏冬十一月也冬曰狩不以不時書以譏遠書也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胡氏傳曰周禮中冬教大閱書八月不時

愚按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時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左氏傳曰閉蟄而烝（註閉蟄建亥之月於夏之中月非為過而書為下五月復烝見瀆也）

胡氏曰非以不時為再烝見瀆書也

愚按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故不以不時書（趙匡曰四時之祭皆通夏時）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曰烝冬祭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愚按周五月夏三月也傳夏字衍文也穀梁皆夏時此誤也

八年冬十月雨雪

公羊曰記異也（註今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

愚按漢書五行志劉向曰周冬夏秋周十月今八月也

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公羊曰記異也（註周正月夏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

穀梁曰時燠也
胡氏曰今仲冬之月燠而無氷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
愚按漢五行志劉向以爲周春夏冬也
秋八月御廩災乙亥嘗
公羊曰譏嘗也註嘗處一時祭以奉天災也周八月非孟秋本不時不以不時書者本不當嘗也
胡氏曰春秋用周月以八月嘗不時也
愚按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時周正也
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左氏曰不害嘉穀也註今五月周之秋平地水出而漂殺熟麥及五稼苗秋稼尚可更種故曰不害
愚按周七月也周季秋夏孟秋也孟秋涼風至白露降見月令少陰用事殺氣至也律爲夷則陰氣夷傷物也見律曆志是月登穀而五種皆不殖矣左氏謂不害嘉穀杜註謂黍稷尚可更種皆非也緣麥苗之並書杜氏遂以爲五月水出漂殺熟麥也考於二十八年書冬大無麥禾則於義不通矣蓋麥爲五穀之一續食之最重者故書麥苗麥禾以該五穀也書無麥苗於秋見五稼之皆無志大水爲災也書大無麥禾於冬見五穀之大無志倉廩俱竭也則秋爲周七月明矣
十七年冬多麋
左氏註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愚按周之冬夏之秋也故麋多則稼害
十八年秋有蜮
愚按漢五行志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盛暑夏六月周八月也六月而生七月見異而書
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
公羊傳註書於冬五穀畢入計食不足然後書
愚按冬周十月也豳風十月納禾稼故傳曰五穀畢入計食不足
僖公十年冬大雨雪雪公羊作雹
公羊曰記異也
愚按周十月也孟冬水始氷地始凍書大雨雪寒甚過度也
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左氏傳註書災也周十一月令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所以爲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註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
愚按漢書五行志劉向曰周十二月冬十月君誅不行舒緩之應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氷
左氏傳註前年再失閏故置兩閏以應天正故言此年子月建子以無氷爲災而書
愚按周之春夏之冬也杜氏明以建子爲春矣不書正月疑脫文也

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傳曰記異也 註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也

愚按此周正也殺菽舉重也未可殺而殺故以為異也漢五行志劉向以為周十月今八月也

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左氏傳 註是歲失不置閏十二月即今九月九月初尚溫故有螽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愚按漢五行志劉歆曰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異也

成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左氏疏曰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著樹為氷記寒甚過節度穀梁傳曰志異也註木介甲冑兵之象此說為是左氏疏非也故不引為證附著於後

又按春秋無事必書首時首月以周正月為春則周之夏四月夏之春二月夏者假大而物盛也周之秋七月夏之夏五月秋者一陰生而揫斂也周之冬十月夏之秋八月冬者藏而歲終也義見漢書律歷志固亦可通而終未盡善故夫子欲行夏之時也亦附著于後云

左氏傳

隱公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註四月周之四月今之二月也麥尚未熟言取溫之麥蓋帥師芟踐之也秋今之五六七月也禾亦未熟復帥師芟踐成周洛陽之禾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註周正月今之十一月蓋十一月之一日冬至也

愚按周之春夏之冬也至日在周十一月書日南至不書冬至者周十一月非冬也

僖公五年晉侯圍上陽卜偃曰克之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 尾星也 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 鶉火星 天策焞焞 天策傅說星 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十月朔丙子旦 此周十月一日日在丙子日朔旦也 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 註以星驗推之乃夏之九月十月晦朔交會之時夏之十月周十二月也 晉師滅虢虢公醜奔周

愚按漢書五行志以為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以夏正 詳見後辨

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曰歲云秋矣 註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 我落其實而取其材 註艮為山在外象晉巽為風在內象秦古時曆秋風吹落山木之實

[illegible]

愚按周九月夏七月周正也

襄公三十年三月癸未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與於食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 註所稱正月猶夏一月甲子也 其至於今 註其來至今日 三之一也 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凡二十日故為三分六甲之一也 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士文伯曰二萬六千六

百有六旬也（註凡四百四十五甲子其餘於今一七一也此日始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日以其未八分六甲之一故少四十日實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也）

愚按絳人所歷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旬之數正當是年夏正正月之癸未今傳書在三月則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詳見後篇）

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註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西陸朝覿而出之（註謂夏三月日在昴畢乃四月之中奎星朝見東方[illegible]周之[illegible]月）

愚按夏三月周五月周正也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唯正月朔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太史曰在此月也（註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illegible]）日過分而未至（註[illegible]）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註言此六月當夏四月是謂孟夏之月）

愚按亦周正也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傳曰西及漢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註[illegible]）於商為四月（註[illegible]）於周為五月（註[illegible]）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月五月之交其宋衛陳鄭乎（註[illegible]）

愚按傳稱八月而經書冬周之冬夏之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而梓慎之言改月明矣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傳曰夏五月火始昏見（註大火心星建辰之月始昏見）丙子風（註[illegible]）戊寅風甚壬午火甚

愚按大火昏見夏之三月也今經書五月周五月夏三月也周正也

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註[illegible]）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註五月建辰故曰已過春分之節）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註陽氣[illegible]不勝陰[illegible]）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註[illegible]）

愚按亦周正也

昭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史墨曰吳其入郢乎日月在辰尾（註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

愚按亦周正也

桓公五年秋大雩

左氏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

愚按春秋凡書秋者周九月夏七月也七月雩不時大雩於上帝用盛樂又僭禮故書無庸言也然其言啓蟄而郊何也蓋左氏所言者郊以祈農事雩以祈雨嘗烝以秋冬報皆農事也而孟春以祈穀于上帝故亦謂之郊考於禮記一歲有數郊惟冬至禮天神于圜丘乃正為天子之郊禮記明言成王賜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

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則是冬至圜丘之郊也
況春秋書魯郊繼以猶三望三望者祀山川也則
是魯郊非祈穀之郊明矣

襄公九年春宋災

左氏傳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
出內火咮爲鶉火南方鶉火星也心爲大火東方蒼龍星也陶唐氏之火
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
商主大火商人門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

愚按春秋凡書春周三月夏正月也左傳曰龍見
而雩謂夏九月蒼龍角亢之星晨見東方火見而
致用謂心星次角亢而晨見也月令曰季冬之月

旦氏中氐亦大火之次故昭三年晉張趯曰火中
而寒暑退杜氏註曰心星以季冬旦中而寒退宋
商後也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士弱特言其理如
此耳初未嘗言此爲火出建辰之月也夫大火有
春冬晨見旦見之不同此乃大火旦見於去年夏
之十二月旣一月而災應之也以天道言之則昭
十年三月鄭鑄刑書晉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災乎
六月而鄭果災旣三月而後應也昭十七年冬有
星孛于大辰火之次至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
災旣七月而災始應天道遠也以人事言之則宋
樂喜爲火備如微小屋塗大屋備水器表火道具

正徒納郊保庀官司庀刑器出車馬庀武守儆宮
儆享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外之類非一朝
夕倉卒可爲也則此春爲周之十二月夏之正月
明矣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

左氏傳裨竈曰陳水之屬也火水妃也今火出而
火陳五年陳將復封

愚按周四月夏二月也裨竈言火出而火陳者乃
大火旦見於去年夏十二月至是更二月而災應
也經傳言火出而災者四鄭災者火出建辰之月
宋陳災者火見於建丑之月宋衛陳鄭災者冬孛

丁大火之次非專言火出建辰之月也

總論曰秋大雩之傳曰啓蟄而郊宋災陳災之傳
不言火見於其月恐有疑其爲夏正者故詳說而
附著于後

臨卦彖曰至于八月有凶
孔穎達正義曰八月有凶者以物盛必衰陰長陽退臨爲建丑之月從建丑至八月建申之時三陰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
愚按本義之說以八月爲自復卦一陽之月至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又謂此爲建酉之八月爲觀亦臨之反對而存其說而不決前說從何氏周正也後說從褚氏夏正也復之彖曰七日來復是自夏正五月一陰長數至夏正十一月一陽

來復日屬陽故陽稱七日扶之欲其亟長也於七月詩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即此義也今臨之彖曰八月有凶是自夏正十二月二陽長數至夏正七月三陰長月屬陰故陰稱八月抑之欲其難長也蓋復彖自復數起爲七日矣則臨卦當自臨數起不當又自復數起當自夏十二月數起不當自夏十一月數起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遯爲夏之六月僅得七月不可言八月有凶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觀爲夏正之八月又九閏月尤不可言八月有凶今自夏十二月數起至夏正之建申七月恰是八月於時爲商正之八月也於卦爲否三陰長而陽消故其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天地不交萬物不通其凶甚矣非若遯猶有厲而觀絕無凶也而況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臨於八月有凶之傳曰消不久也正指否卦而言至爲明白今若以爲遯是文王而用周正也以爲觀是文王而用夏正也文王作爻辭時爲商西伯爲商之臣用商之正復何疑乎若爲商之臣而用周正是僭號稱王而改商正朔大不可也爲商之臣而用夏正是不奉時王正朔而用異代正朔亦不可也孔氏從漢諸儒之說是矣近時儒者（齊山李氏舜臣）亦有謂文王演易時

猶爲西伯安有未代商已用周正此固不攻而自破是矣而又謂臨於月爲丑乃商人之正文王逆知盛衰消長之數寄之於易謂今雖盛大臨人之勢後且有終凶必然之理爲萬世戒其意微矣則愚恐聖人正大寬厚之心不如是也且宋代諸儒極辨文王未嘗稱王而猶爲此論故愚極辨文王奉殷正朔以服事殷之爲至德者焉
兌卦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
愚按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後天之學也曰兌正秋夏時也夏時百王所同著之於十翼言其理也不曰兌正秋而曰兌孟冬於理不可也若周

之時則一王之所用魯史春周正朔而書之以紀其事也以爲改從夏時是改周之正朔矣二者固不同也臨之彖乃文王脫羑里爲西伯之時其時位與夫子亦不同也

詩

唐風蟋蟀篇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毛傳曰蟋蟀蛬也九月在堂聿遂也

孔疏正義曰戶內戶外總名爲堂七月篇言蟋蟀九月在戶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歲未爲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爲遂者從始鄉末之言也

愚按周以十一月爲歲首故此言十月以後爲歲暮九月爲歲聿其暮周正也

采薇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晚也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月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愚按此詩曰雨雪霏霏曰歲亦陽止則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故其首章曰歲亦莫止周以夏十一月爲正月爲歲首也

六月篇六月棲棲戎車既飭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

愚按周六月夏四月也盛暑非玁狁入寇時也

豳一

十月之交篇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

鄭箋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
會而日食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
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
孔疏一食而有二象故爲亦甚惡也
愚按詩下文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又曰彼月而
微則維其常此日而微于何不臧反覆言之以釋
上文亦孔之醜謂彼月陰也宜有時而食此日純
陽君象也不宜食而食此其所以爲醜惡之甚也
其義至明不必他爲之說史記天官書亦曰月食
常也日食爲不臧詩下文曰爗爗震電蓋八月雷
乃收聲之時而震電見焉亦爲變異此詩亦周正
也

四月篇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冬
日烈烈飄風發發
毛傳徂往也鄭箋曰徂猶始也
愚按周之四月夏二月也春秋王正月朱子以爲
周改正月爲春則此二月爲夏矣周之六月夏四
月也徂暑者言自此而往以至於盛暑也詩曰我
徂淮求定曰我徂東山曰自我徂矣三歲食貧曰
我征徂西書曰收徂之民室家相慶皆自此往彼
之辭今若以徂暑爲暑往則豳風夏正之七月大
火始西流而暑猶未退不可以爲夏六月而暑已

往也以爲暑自此而往則夏六月爲季夏非暑自
此而往於盛也進退兩無所當故知此詩周月也
朱子集傳曰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也禮記月令
曰孟秋涼風至天地始肅漢律歷志曰陰氣夷當
傷之物夷則位於申在七月則秋日淒淒百卉具
腓指夏周七月也孟子曰秋陽以暴之集註曰秋
日燥烈也月令仲秋之月盲風至註盲風疾風也
朱子集傳亦曰發發疾貌則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指夏八月也然則此詩之秋冬亦周時也
小明篇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云云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
我事孔庶云云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
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鄭箋曰征行徂往也除除陳生新也載則也離歷
冬寒夏暑
愚按周二月夏十二月也首章言自我之徂西至
于艽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也今則旣已離歷
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
徂曰往者始發而往於彼也曰至者已往而至於
彼也二義不同今以二月初吉書於至于艽野之
下則二月爲至彼之月也二章乃本其始往之月
而言言其昔我之往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

之謂周以十一月爲歲首而除舊布新也我之始
往自謂其時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歲將暮而尚未
得歸故心憂而念我之獨也上言日月其除故下
言歲聿云莫首尾相應也三章亦本其始往之月
而言言昔者我之往也日月方奥奥與厥民隩之
義同言十一月氣寒而民聚居於室内室内西南隅
爲與古字通用也我之始往亦自謂其時即歸何
言其還乃至歲將暮而尚未得歸采蕭穫菽以爲
卒歲之用也上言田畢入居之事故下言助蓄農
夫之具亦首尾相應也此兩章皆言歲聿云莫義
見唐風蟋蟀篇孔疏謂十月以後爲歲暮而歲遂

將暮爲九月既引豳風七月又引此詩以證之是
也今若以夏正二月爲說則首章二月初吉當書
於至于艽野之上文而不書其辭失序不得以爲
二月而始往也當言昔我往矣如下兩章而不言
不得以二月初吉爲下兩章方除方奥之月也仲
春非歲首亦不得以除舊而新爲二月也自二月
至九月則肅霜之月氣肅而肇寒不得以爲雖歷
冬寒夏暑也以是觀之小明大夫以夏十一月始
往徂西以十二月至于艽野至于明年之九月尚未
得歸踰年之久能無憂乎此詩之旨次序甚明與
周正合然則二月初吉爲夏十二月周二月信矣

臣工篇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
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
乃錢鎛奄觀銍艾

毛傳曰周之暮春於夏爲孟春田二歲曰新三歲
曰畬

愚按蔡氏書傳引此以爲牟麥將熟其爲季春可
知今考之於全篇則其曰如何新畬命我衆人庤
乃錢鎛即七月之詩曰一之日于耜二之日舉趾
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謂耒耜鎡基之屬修稼
政謂修封疆相丘陵原隰皆孟春之事嗟嗟保介
即月令孟春之月天子祈穀于上帝載耒耜措之

于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
之事也若待建辰之三月始治新畬始庤錢鎛不
亦晚乎非夏之季春明矣若但以來牟將受厥明
爲三月則詩曰將受厥明不曰將熟夫麥種於今
之八月長於三春月至四月而始登五月而盡刈
周都關右地尤高寒而將之云者見於經傳甚多
皆未爲而預言或未至而預期之辭詩人之言緩
而不迫似難以一句蓋全篇而定其爲夏之三月
也朱子以此篇爲戒農官之詩引月令呂覽皆爲
籍田而言竊因是說以爲此詩乃孟春祈穀上帝
躬耕籍田而戒農官也麥爲五穀之中續食之最

重者孟春之時三陽發動麥已生長是以祈穀之辭先言將受來牟之明賜繼之以迄用康年而終之以奄觀銍艾訢之明神欲五穀之皆熟故並言之猶春秋書麥禾於冬以該五穀之義也若以來牟將熟爲春三月則冬十月非麥熟之時不得言無麥矣蓋春秋並書麥禾於終而著五穀之大無此詩並言來牟銍艾於始而期五穀之大有然則將受厥明乃期之之辭非即時賦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辭也而此詩爲周季春夏之孟春也明矣

書

甘誓怠棄三正

蔡氏曰子丑寅之三正也怠棄者不用夏之正朔此見三正迭建其來久矣子丑之正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愚按蔡氏之說是也既改正矣而又曰不改月數何也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

漢孔氏傳曰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奉嗣王祗見厥祖居位主喪侯甸羣后咸在位次

唐孔氏正義曰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周法以踰年即位商謂年爲祀伊尹祠于先王祭湯也奉嗣王祗見厥祖見湯也

愚按蔡氏集傳曰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以元年爲踰年即位改元之元年（辨見踰年即位改元）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以商爲不改月數此十二月即夏之十二月也（辨見改正朔不改月數下）考之於書虞夏受禪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至於商周革命皆改正朔以歲首之一月爲正

月者人君重居正也月必書正猶年之必書元也
春秋於定公元年不書正定無正也商既以十二
月爲正今但書十二月而不書正則是商無正矣
不可也漢書律歷志曰成湯即世崩没之時商十
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没太甲元
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
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誕咨有牧方　是朔旦冬
至之義也蓋漢初古曆猶存此其全文也故孔氏
從之非臆説也蔡氏又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
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
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謂改正朔不改

月數也今攷之春秋胡氏傳所引周書曰夏正得
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襲至
於敬授人時巡守烝享猶自夏焉自夏者仍以夏
時也今謂朝覲會同班曆授時三代皆以正朔行
事與周書不合矣今若果如其説以之班曆授時
則虞周之時冬行春令四時失序信不可也蓋蔡
氏未及考於周官之有正月正歲亦未及聞朱子
晚年之定論故亦疑於冬不可爲春而爲是説也
律歷志又曰太甲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
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
義也與書序同故孔氏從之亦非臆説也然孟子

之言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既與漢書略
有不同而趙氏程子兩説亦異固莫知其孰是但
古者重於君臣之禮不以叔姪躬昆逆其祀故有
祖廟有考廟今言祇見厥祖則是湯爲之祖矣有
祖則必有考爲人後者爲之子也雖衆説有略不同
而太甲有所繼之父之服則同也雖有所繼之父
之服而重在於湯故既祀于先王而又見于湯也
古人之言簡質但言祇見厥祖則有父之服可知
漢書言成湯崩没之時書序言成湯既没皆是槩
指前後之事而言古文則然也蔡氏又引詩四月
維夏六月徂暑爲寅月起數之證愚已辨於引詩

之四月矣又引史記書秦元年冬十月以爲證則
子丑寅三陽之月三代皆以爲春則可若建亥六
陰之月無陽氣蠢動之義信不可以爲春秦廢先
王之正自爲一代之制史氏書秦之制亦自爲一
代之文不得引以爲例也蔡氏又引惟三祀十有
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以謂祠告復
政皆重事故皆正朔行事以爲證則祠告之説康
王之誥固有受册即位之明文（詳見後辨踰年即位改元）而復政
之説則伊尹因太甲有三年之喪乃營桐宮使之
居憂於此密邇成湯之墓以絶其昵比之私興起
其自怨自艾之心而歸於善也及其克終厥德則

因其終喪之月以冕服奉迎以歸非前廢主而今復辟也且愚固嘗合二篇之年月日而考之自崩年即位之元祀十有二月至于終喪歸亳三祀之十有二月正在禮所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之月也若以爲踰年而即位改元也則方其即位改元之月既已踰年矣而又加以自元祀至三祀之二十五月則爲四年而非三祀矣夫孟子明言三年復歸于亳太甲中篇亦明言三祀非四年也而況營桐之舉乃人臣之大變不得已之事伊尹之心固幸其君之終喪而亟迎以歸也今乃既踰終喪猶未復政而因循以至于四年以伊尹之聖決不爲是萬萬無疑也由是而言伊訓之元祀非踰年即位改元之元年又無疑也且愚又嘗考於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之文矣夫自元祀之十有二月至于三祀十有二月之朔且以畢喪之月數計之其時爲二十有四月之方畢猶有一月之虧也伊尹之聖決不以一月之有虧而亂喪紀之常亦無疑也竊意太甲即位之月與康王即位之月同則自元祀十有二月以至三祀十有二月之朔只恰爲二十有五月而無虧踰月即位之云恐亦未得爲至當之論也噫孔傳與序朱子固嘗疑之矣蔡氏又非孔傳引蘇氏之說以崩年改元爲亂世

事則康王之誥自乙丑至癸酉方及九日明爲崩年即位固與此篇同矣詳見辨踰年即位改元但古人之禮與後之亂世即位於柩前者事雖同而心則異也以是觀之則十有二月爲商之十二月夏之十一月也信矣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孔氏正義曰周之孟春建子之月也按三統厯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愚按孔氏之說是也漢唐諸儒無異論也蔡氏以爲孟春建寅之月引鄭氏以詩維莫之春爲夏之孟春乃承襲漢儒之誤詳見前引詩臣工篇又以爲四時改易皆不得其正正愚所謂未及聞朱子晚年之定論也周有正月正歳安有四時改易之不得其正者乎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

愚按蔡氏謂孔氏因一月戊午遂以泰誓篇十一月爲春非是今以漢書律歷志考之則孔氏爲有据律歷志文見下武成

牧誓　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孔氏正義曰周之二月四日

武成篇（從更定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孔氏正義曰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伐紂三日癸巳發鎬京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度孟津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甲子昧爽乃誓是也

愚按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引傳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亥月）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子月）明日壬辰又明日癸巳始發戊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二十八戊午）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此與今泰誓武成日月時皆合但其文與今之古文武成不同孔穎達謂漢書所引爲僞書其後又亡其篇漢世謂之逸書引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矣又按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與漢書同託於孔壁後出之書乃疑其僞姑未暇辨但二篇皆以一月壬辰爲周之正月周之正月是建子

之月商十二月也蓋武王初伐商猶未革命未改正朔故但書一月序亦言一月戊午與洪範惟十有三祀同義蓋以武王初克商即下車訪箕子其時猶未改正朔故稱年曰祀也武王克商之初猶未遑改正朔可見文王未嘗稱王矣

金縢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則盡偃（一云歲則大熟）

孔傳曰二年秋也

愚按豳風夏正云八月其穫則此云秋者周正七月也八月雷收聲雷電以風爲七月也後言歲則大熟指十月也何以知其爲十月豳風七月之詩曰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朱子集傳以爲自田而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禾稼總五穀而言也五穀皆熟爲有年故書之曰歲則大熟猶春秋並書麥禾也麥禾該五穀而言也五穀咸不熟爲饑歲故書之曰冬大無麥禾蓋周以十一月爲歲首十月爲歲終會計歲事皆於十月以是知其爲十月也此篇書秋不書月以七月於夏周皆秋無俟乎書月春秋書冬不書月以十月於夏商皆冬亦無俟乎書月也然則此篇之秋大熟亦周時也

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

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
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
成若翼日乙卯云云越三日丁巳云云越七日甲子云云
孔氏正義曰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至而栽日
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遷都事大不
可拘以常制也
愚按此言周之三月爲農時是夏之正月也則二
月既望爲夏之十二月也與小明詩二月初吉同
也二月不繫之時者二月於周非春也
洛誥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
洛舊說皆係康誥首先儒定爲洛誥文今從之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戊辰王在

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周公後
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
孔氏傳曰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
月戊辰晦到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
烝祭歲
孔氏正義曰成王東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
日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爲冬節烝祭其月是
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武王騂牛各一也此
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筭法計
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
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

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
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
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十
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
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
言月也自作新邑以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
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
愚按律歷志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
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册惟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周以
十一月改正月爲歲首故曰烝祭歲孔說是也冬

祭曰烝此月烝祭者趙匡曰四時之祭皆夏時也
篇首惟三月夏之正月也不繫之時
多士篇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
多方篇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愚按二篇皆周月也多方五月不繫之夏者五月
於周非夏也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云云越翼日乙丑云云
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云云
孔氏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
愚按漢律歷志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
甲子哉生霸引顧命云云與書同四月夏二月也不

繫之時

總論六篇之義金縢書時不言月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書月日不書時蓋周以子月爲正於夏正有兩月之不同夏正自前代行於民閒已久而正月正歲又自有參差之不齊故於時月日之書皆不相繫以一臣民之耳目視聽使之不惑此周一代書法也厥後魯公費誓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猶周之書法見魯用周正朔也

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愚按漢律歴志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

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註曰逸書篇名漢儒未曾見今畢命也今畢命篇首年月日皆備與周史官書法見於伏生口受者異非特文章體製氣象之不同此所以爲孔壁後出之書也

論語

曾點言志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愚按此章程子朱子發明曾點已見大意之旨論語第一義孰敢少寘其疑矣近觀平庵項氏安世家說引漢志漢初祈穀之祭舞以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魯沂上有盈泉故曰浴乎沂有舞雩壇故曰風乎舞雩也祭而歌舞有詠歎淫泆之辭故曰詠而歸也上巳祓禊起秦昭王周時未有也蓋夫子問諸弟子以如有用我則將何以用世故諸弟子皆

言其用世之事點以此對欲以農事爲國故指孟春祈穀之事言之亦用世之事也夫子言三年有成亦指農事言之猶孟子勸齊梁之君行王道而先農桑也其說雖出於漢初之鄙俚而去周未遠似亦有據項氏朱子同時人說諸經皆平正而非爲新奇之論者姑錄之以備周時之一說未敢以爲必然也

明堂位篇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

鄭註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季夏建巳之月白牡殷牲也

愚按魯郊用周禮禘用商禮先儒曰正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魯備之建子十一月謂之孟春建巳四月謂之季夏六月則春秋建子之爲春明矣詩二月之爲四月維夏亦明矣後篇正月日至尤其明證

雜記篇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鄭註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日至夏至日也獻子言建子冬至既祭上帝則建午夏至亦可禘祖非也魯之祭祀宗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孟月於夏是四月於周爲六月獻子捨此義欲以兩至相對以天對祖垂失禮意矣

愚按建子之月冬至而曰正月日至不曰冬至以周十一月不爲冬也建午之月夏正而曰七月日至不曰夏正以周五月不爲夏也然則春秋建子之月不以爲冬而以爲春亦明矣

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註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

鄭註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

孔正義曰知是周十二月者下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收謂收斂則詩所謂十月納禾稼月令云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知蜡周建亥之月三代皆然此經文據周故爲十二月

愚按漢蔡邕曰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曰臘送而不迎皆歲終之祭也夫三代及秦正朔不同則其爲歲終各異故月令於孟冬十月曰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則秦建亥爲歲首之月也既與歲終之說不同而秦以十月爲臘遂改臘月爲嘉平今曰夏曰嘉平則又誤矣其說亦難盡信也鄭氏三代皆蜡以亥月之說愚亦未敢盡信也

周禮

大司徒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

鄭註正歲夏正月朔日

愚按正歲朱子所謂周禮有正歲正月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是已而春秋胡氏傳引周書猶自夏焉者亦此意也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夏頒冰秋刷

鄭註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也杜子春讀掌冰為主冰正為夏正三其凌三倍其冰

愚按周書謂授時巡守烝享猶自夏焉杜氏亦謂田狩皆用夏時則藏冰之用在於賓食喪祭亦皆用夏時也故此以夏正十二月言之下文亦然然與豳風左傳亦不同矣詳見後

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脩稼政註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令所云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也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註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作曆也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註四時於新物出則觀之以知民志所好惡志

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正歲則行事註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正月而行安宅之事以貞民歲終則弊其事弊猶斷也謂計其吉凶然否多少

小司寇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定此簿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愚按凌人正歲十有二月夏季冬也遂大夫訓方氏正歲夏正月也大司徒小司寇士師先歲終而後正歲眡祲先正歲而後歲終考之皆夏正月也所謂自夏所謂正歲用夏時也

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註正月周之正月凡言有故言和者皆改之云爾

地官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都國都鄙註正月之吉正月朔日也

夏官大司馬正月之吉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註正月朔日

秋官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註正月朔日

愚按鄭註云正月謂周之正月則夏十一月也正歲則夏之正月也所謂自夏用夏時也

史記

曆書昔自在古曆建正作於孟春云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

索隱曰案古歷者謂黄帝調歷以前有上元太初歷等皆以建寅為正謂之孟春顓頊夏禹亦以建寅為正惟黄帝及殷周魯並建子為正而秦正建亥漢初因之至武帝元封七年始改用太初歷仍以周正建子為十一月朔旦冬至改元太初歷為今按此文至於十二月節出大戴禮虞史伯夷之辭也

愚按此則黄帝以前已有三正與夏書甘誓合非始於三代也又按建寅為正謂之孟春則在天之月止有建子建丑建寅至於建戌與亥而春夏秋冬孟仲季之名出於人之所命隨時而改以為一代之正朔者也商正建丑而此云並建子者猶易繫曰潤之以風雨風不得為潤也伯夷虞史也古人簡質言多類此非誤也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政若循環

愚按三代改正子丑寅迭為正月伊訓書十二月不書正非夏正十二月也商周既改正矣而此云十二月十一月者漢武用夏正司馬遷漢時人言今夏時見二者為商周之時後世之辭也

十一月朔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閼逢攝提格月名畢聚得夜半朔旦冬至

愚按三正始於天施而治天下立人極必當用人紀故夫子言行夏之時自漢迄今用之而不能改人事之當然也然作歷必用天正以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為元又自黄帝命大撓造甲子以來數干支必首甲子以子月為明年久矣而以子半為明日者不能改天數之本然也至於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亦猶周之授時用夏時也

漢書律歷志
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
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故黄鍾爲天統正
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棣音替）族出於寅人奉而行之令
事物各得其理故太簇爲人統其於三正也黄鍾子
爲天正（師古曰正音之成反）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
愚按在律歷爲三統在正朔爲三正
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
物終藏乃可稱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
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少陰者西方西遷也
陰氣遷落物於時爲秋秋䪥也（䪥也即揫）物揫斂乃成熟少
陽者東方東動也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
愚按四時之名皆人所命春蠢也言陽氣蠢動也
子一陽之月丑二陽之月寅三陽之月故夏商周
皆以爲春亥六陰之月不可爲春矣故行之不久也
夫曆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
愚按此可證僭論行夏之時爲在天之運四時之
時
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
改制不相復（師古曰復重也因也）今三代之統絶而不序矣
愚按漢初尚因秦制以建亥爲歲首故云二代之
統絶而不序見帝王必改正朔以爲不改月者非

也
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元（孟康曰謂三統之微氣也當施育萬物故謂之德師古曰共讀曰供）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
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
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孟康曰辰有十二其二爲天地人之統老子曰三生萬物是以餘九辰得三氣乃能施化故每辰者以三統之數乘之是謂九三之法得積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十一三之
以爲實（孟康曰以子數一乘丑三餘次辰亦每三乘之周十一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實如法得一
黄鍾
愚按公羊傳何休註春秋二月三月皆書王者周
二月殷之正月周三月夏之正月也與此同陳寵
傳亦同子丑寅之三月皆書王而此曰春三月亦
後世之辭也
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
四月周爲五月（師古曰此左氏之辭）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
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
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
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黄至
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成而黑至
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孟康曰地以十二月生萬物以四月乃畢）
人生自寅成於申（如淳曰人功自正月至七月乃畢）故歷數
三統天以甲子（孟康曰夏正月朔旦）地以甲辰（韋昭曰殷正月朔日）人以甲申（孟康曰周正月朔日）
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

愚按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謂夏以建寅爲孟春而建卯建辰爲仲季商以建丑爲孟春而建寅建卯爲仲季周以建子爲孟春而建丑建寅爲仲季迭用事爲統首則四時之孟仲季皆三代命之名特夏時爲時之正令之善也

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

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 詳見引書伊訓下

愚按冬至在十二月則以爲夏正十二月不可也蓋商正十二月也

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午 詳見引書泰誓中下

武成篇曰文多不載 詳見引書武成下

召誥曰 云云 詳見引書召誥

洛誥曰 云云 詳見引書洛誥

顧命曰 云云 詳見引書顧命

魯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

魯微公二十六年正月乙亥朔旦冬至

魯獻公十五年正月甲寅朔旦冬至

魯懿公九年正月癸巳朔旦冬至

魯惠公三十八年正月壬申朔旦冬至

魯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 見引春秋左傳

愚按漢初魯歷與黃帝顓頊夏商周之歷俱存劉歆用之爲三統歷班固取之爲律歷志所引冬至見於魯六公之時者皆在周正月非夏之正月左傳曰日至而此曰冬至者則亦後世之辭也

後漢書

陳寵傳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 [illegible] 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 [illegible] 天以為正周以為春 [illegible] 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 [illegible] 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 [illegible] 三微成著以通三統 [illegible] 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之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 [illegible] 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承平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 [illegible] 稽春秋之月當月令之意 春秋 [illegible] 聖功美業不亦宜乎

帝納之

春秋春王正月考

前集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春王正月考辨疑

冬不可以為春辨 附改正朔不改月數

後集

或曰前代諸儒曰冬不可以為春曰建子非春亦明矣今以周正建子之月為春何邪曰此非愚之臆說子朱子晚年之定說也非子朱子之創說吾夫子告顏子為邦之明說也是何也春夏秋冬四時之名也正至十二一年十二月之數也時與月固二者也然而月繫於時言時可以該月言月不能以該時也使夫子之告顏子而曰行夏之正則於商周之時猶有疑也今吾夫子明曰行夏之時則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為春為正吾夫子之已言也有夏之時則有商周之時夏以建寅之月為春為正則商以建丑之月為春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春為正夫子之未言也而言固已在其中矣聖人之言簡與固無疑也前代諸儒曰以夏時冠周月則既亦以時與月為二矣顧猶於此未之深察何也蓋嘗論之自子丑以至戌亥月行之所會其在天者有恒度斗杓之所建其在地以應乎天者有定分此其千萬古而不可易者也若其始於春而終於冬始於正而終於十二者在天固未嘗先有如是之名與數也亦在乎古者帝王受命改物之廷用三統者從而命之從而數之耳攷之前史則

黄帝始造甲子而建子至顓頊始建寅而唐虞夏因之逮於商復建丑周復建子月既爲正而時亦隨之以爲春姑論春之爲義則春者蠢也言陽氣之蠢而動也子丑寅三陽之月也故三代迭用之以爲春非若建亥純陰之月之不可以爲春也然而商周之春天施而地化之義也若夫人事之紀則當以夏時之春爲正農事之耕耘收藏田攻之蒐苗獮狩祭典之祠禴烝嘗皆不能不以夏時何也麥稻之薦魚鮪之獻與夫羔豚之行膏香之膳四時不同必以時物故也於是商周之時以之而發號施令於天下以之而紀年書事於國史雖皆

用當代之正而其於此數者則立正歲以用夏時所謂猶自夏爲者也商制雖無可徵而周制之見於周書周官者班班可考也第以正月正歲既有二者參差不齊之未便而夏正之用於前代者既久則夫閭閻田野之間已習之話言猶有因循而不能改者亦不能以歸一不若夏時之盡善而夫子所以欲從之也故謂建子建丑之爲春雖可而有未順如朱子之說則可而直以謂建子建丑之爲冬而不可以爲春得無過於已甚者乎竊嘗思之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春秋不修之前魯史於此當若何而書之也不書爲春則書爲冬二者必

居一於此矣若如冬不可爲春之說則是魯史舊文本書冬於正月之上至夫子修春秋欲寓行夏時之意始改爲春而以夏時冠周月也且夫春者始也（律曆志正春皆始也 何休曰春者時之始）書以首時令猶疑其不可而冬者終也顧可以爲首時乎而況隱公元年一經之首二百四十二年之月日皆由此而起而乃書冬於正月之上曰冬正月於義既不可矣而人之謂斯辭也何居是則魯史舊文之不如是也決矣以爲至夫子而改之也則春秋爲尊王而作夫子生周之世而改周之時於義尤不可也以是言之帝王之世是惟不改正朔則已如其改正朔也則月之數

既已改矣而時之名獨能不與之而俱改乎是則周固以子爲春爲正魯史奉正朔而書之夫子修春秋亦因魯史舊文而書之又何疑乎曰然則冬不可以爲春何爲而有是疑也曰人之常情信於其所習見者而疑於其所未嘗習見者蓋曰吾夫子言夏時於前而漢武帝用夏時於後以寅卯辰之三月爲春不以子丑之月爲春者不翅千有餘年於茲矣今而一旦復推原其始之迭用三統以子丑之爲春者以說經則夫人人之習見於天氣和煦之爲春者已久而疑觱發栗烈之非春則亦事理之常無足異者雖賢者猶不能無疑也曰先

儒皆曰春秋爲周月但疑時之非春耳而後之傳
書者以爲改正朔不改月數又併與月而疑之何
邪曰三代之改正朔欲人君之居正故於一月不
書一而書正正者年之始月改正即改月也自正
而數至於十二非月數而何也既改月矣則周以
子爲正而夜半爲朔商以丑爲正而雞鳴爲朔夏
以寅爲正而平明爲朔朔者月之始日既改朔則
已改月矣二者固相因而爲一也今曰改正朔矣
而又曰不改月數何也蓋其意以爲但改正月不
改餘月而自寅以起數寅常爲正月卯常爲二月
至於子丑常爲十一十二月而三代常若是也若

如其說則是以爲三代皆不改正朔而載籍皆不
可信也載籍皆不可信也則夫子當周之世而何
爲曰行夏之時春秋於子丑寅月獨何爲而書王
也其說不可通矣況乎改月明見於孟子而朱子
已主其說以爲集註矣何蔡氏之於師說而忘之
也至其曰四時改易尤爲無藝則又甚矣設使當
周之時但有正月而無正歲以兼用夏時則誠如
蔡氏之言矣今既有正歲以立人事之紀則又奚
有改易時令以僭擾天紀之事者乎疑其未聞朱
子晚年之說而然也且如其說則與先儒又有甚
不同者是周之正月乃夏之正月春秋而皆用夏

時與月又有甚不可者矣又曰子安知春秋之不
爲夏時夏月也曰春秋因魯史而作若如其說則
是春秋於惠公薨沒之年必截去其十一十二之
兩月以入於隱公之元年移去年所書十一十二
月之事以爲元年正二月之事於即位改元之大
者舉失其實自此而後每年之間皆差兩月而二
百四十二年之事一一舉失其實聖人因魯史以
作經據事直書其不如是也決矣此大節也而既
定矣則於其大雨震電大雨雪以及春無冰之類
而強爲之說者皆不足辨也已曰然則先儒之未
嘗詳攷而深究於此何也曰史氏專於紀事漢儒

雜於讖緯先儒學接孔孟重明經而貴窮理是以
有疑於彼未及詳攷而深究之耳昔成都程楠者
言未濟男之窮爲三陽失位程子亟稱之朱子謂
此出火珠林伊川不讀雜書故爲所動亦猶是也
或又曰朱子語錄嘗以春王正月爲千古不決之疑
今乃以爲無疑何也曰朱子之於語孟先有精義
有或問其後始專用功於集註論語爲改以德章
晚始改定而大學誠意章直改至於絕筆故朱子
每教學者專看集註且休看或問而語錄之書乃
其平日與朋友問答講明而門人裒集而爲編者
多早歲中年未定之論蓋喪欲速貧葬欲速朽猶

聖人有爲之言而程子語錄朱子亦辨之於中庸
或問而愚所引三條乃朱子晚年之定論此愚所
以不敢從前說而從其後說非愚之說亦朱子之
說也建安熊氏 禾 記考亭書院曰朱子晚年涵養
深厚有莫能窺其涯涘者此善言朱子也惟深於
四書之學者知之或又曰夫子旣告顔子以行夏
之時故春秋以夏時冠周月而於此假之以立義
其說不亦善乎曰是說誠有理矣然以經文考之
而竊不能無疑焉蓋若如是說則是夫子未修春
秋之前魯史所書之舊文於元年之下正月之上
已書爲冬而不爲春矣至夫子修春秋見周十二

月之不可爲春也乃始改冬字以爲春而以之冠
於周月之上也則夫冬之一字不可書於經以首
年而夫子周人必不改周之正朔愚旣辨之於前
矣又況攷之周官則周之正歲猶用夏時者特以
授時田狩祭享數者之不能不用夏時故但以夏
時行事而其時與其月皆仍用周制而未之改也
今若謂以夏時冠周月則是夫子旣已改周之制
又明知十一月之本非春而但虛立春之一字加
於其上名實相戾愚恐聖人作經以垂百王之定
法又決不如是也由是言之則夫子之告顔子者
俟其得時得位則行夏之時以立百王之大法蓋

祖述堯舜之意而中庸引夫子之言曰非天子不
制度旣不得時得位則用周之時以遵一王之時
制又吾從周之意也二者固不得比而同之也曰
然則先儒何爲而有是說也曰漢唐以來未有是
說也先儒見夫夏時之合於人事之紀而商周以
子丑爲春之有未善也是以有冬不可爲春之疑
又見夫子有行夏之時之一語也是以有夏時冠
周月之說而傳春秋者率從其說然而終不能以
釋然而無疑是以朱子最爲尊信程子者而亦不
能無疑焉蓋至於晚年而論始定也詳味其所謂
故欲改用夏時之一語則欲之云者志於爲而不

遂於爲之辭明夫子未曾改周制也此愚所以不
敢從朱子之前說而從其後說非愚之臆見亦朱
子之意也雖然又有說焉夫書春於王正月之上
者固魯史之舊文非夫子之所改而書王於正月
之上者則非魯史之舊文乃夫子之所加也夫子
曷爲而加之也左氏之傳曰王周正月夫子之加
之也以尊周也見周之正朔猶行於天下也見春
正月者周一代之春正月而非百王所同之春正
月也著之於經而垂之於後世也使後之世苟有
作者之覽於斯也必將舉百王所同之春正月而
行之也此朱子所謂春秋亦據事直書而善惡自

見者也則亦無俟於改魯史之舊文而其欲行夏之時之意而隱然自見於是言者甚明也是一言也而數義具焉聖人之言簡而與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夫子書之於前漢武行之於後至於今而莫之能改也聖人之所以爲萬世帝王之師也此固亦其一也予曰然則孟子嘗曰春秋天子之事矣夫子之改周制或未可知也曰東遷而後時王之賞罰不行於天下故夫子因魯史作春秋褒善貶惡垂戒後世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但言其褒貶之大權以之爲天子之事非謂改正朔也春秋爲尊王而作文公四不視朔則譏之閏月

不告月則譏之夫子周人也而乃自犯不韙乎且孟子之書明著改月當戰國之時猶用時王之制豈有當春秋之世而改周之正朔乎且黜周王魯之說杜預固已非之矣

或又曰春秋傳言人君踰年即位改元故蔡氏於伊訓之元祀以爲太甲踰年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改元之年十二月也胡氏傳引之以爲月不易之證其果然歟曰愚於書引伊訓已言其略矣今攷杜氏左傳註曰嗣子定位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不忍有變於中年故說春秋者謂元年公即位爲踰年即位改元也然攷於書顧命

康王之誥則有不同乙丑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翼室者路寢旁左右翼之室也恤宅宗者爲居憂之主也王崩在於路寢而殯焉則嗣王居憂之所亦在焉延入翼室者將定嗣子之位以主喪然後即嗣君之位以繼統故延入於此而俟之也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鄭玄曰癸酉大斂之明日也天子七日而殯伯相命士須材伯狄設黼扆綴衣以至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陳設既備王乃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即位者君臣各就其

位於下文總言之也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則太史陳成王顧命康王受之而即位也曰嗣訓曰臨君周邦即嗣君之位明矣其始也迎入以爲居憂之主則稱子釗明其定嗣子之位也及其由賓階升以即位則稱王而自此以下皆稱王明其即嗣君之位也不言王即位者蒙上入即位之文也古者君既即位之後則史官紀事即書此爲嗣君之始年以計其歷年之久近此不言元年者周官諸篇或書時或書月日皆不書年也又當居喪不言之時未有事可書故不

表年以首事也自乙丑至于癸酉方及九日謂之
踰年即位改元可乎周制猶爾商人尚質不若周
之彌文必不待踰年而後即位改元也可知矣曰
然則踰年即位改元見於春秋而孔氏正義於書
以爲周制果然乎曰元年公即位書於春秋此固
周制也第以康王之誥觀之則非周家盛時之制
也何也傳春秋者曰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又曰
百官聽於冢宰告廟臨羣臣皆攝也若據康王之
誥則王崩而嗣子就位以爲喪主至受顧命乃更
吉服而受冊以即位然後受同以祭而其禮皆殺
於祭焉其曰三宿者進爵也三祭者祭酒也三咤

者奠爵也上宗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曰酢者
報祭也曰嚌者以酒至齒也不立尸不飲福以在
喪也曰廟門者路寢之門以殯在焉謂之廟非在
國之左之宗廟也曰卿士邦君者與於廟中之祭
者非朝覲會同之羣臣諸侯也與傳所謂告廟臨
羣臣者異矣及其禮畢乃釋冕而反喪服焉謂之
反喪服若明其初由喪服而更吉服今又自吉服
而還凶服故謂之反也既反喪服而諒陰不言至
於三年之喪畢乃始出而告廟而臨羣臣不復攝
於冢宰矣此其見於書者可知已竊意世德下衰
之後總百官者不皆得伊周召畢之臣而大位姦

之何也其防不可以不密於是乃以昔者三年服
終之事移之於踰年之始以從中制觀隱公之元
年出而盟邾于蔑陵夷至於閔公以喪服未闋而
吉禘於莊公則先王之喪制廢壞已久不復知有
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之義可知已不然子張何以
疑而有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問而夫子荅以何
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言古之人皆然明今之人不
然也若是則踰年即位出於東遷之世非周之盛
時又可知已曰康王君臣之冕服即位蔡氏既引
蘇氏之說以爲失禮而著之傳矣今乃引之以爲
據之以爲說何也曰康王君臣非特冕裳之爲

吉服也在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
東階東南今太保上宗皆由阼階（東階也）盖以盥洗在
東故由便升而不嫌於爲主以吉禮而行吉事矣
是義也見於朱子荅潘子善書以爲正王之尊重
君臣之禮愚已言之於引書之伊訓矣若如朱子
之說則天子之禮異於諸侯而蘇氏所引左傳鄭
子皮之事乃列國交際之常禮不得而例於大君
正始之義矣康王君臣夫豈於周公方薨未久之
際而遽爲失禮之事者哉若又以商制而言之則
伊訓之祗見厥祖猶康王之受顧命於廟也侯甸
羣后咸在猶康王之誥卿士邦君入即位也商周

之禮大祭則同但如漢書所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者文質不同故損益不能無異也故愚嘗因朱子之說而思之以天子之至尊宗社之至重萬邦四海觀望之至衆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可以必待踰年而後即位改元乎若必待踰年而後即位改元也則其未即位改元之前史官之紀年書事當以是年屬之誰乎將屬之前王耶則前王既即世不可屬之前王也將屬之後王耶則後王未即位改元不可屬之後王也使其不幸前王之崩在於歲首則是一年之間天下而無統也可乎不可也是故蔡氏於書之傳有曰人君即位而史官即書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耳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者始以改元爲重其說是矣然觀春秋之所書則自東遷之周固已以是爲重而其來有漸矣由是而言踰年改元出於春秋之世非周盛時之制也明矣古之人君崩年即位史官書之以爲元年非踰年即位改元亦明矣曰然則非盛周之禮夫子何爲而書之於春秋也曰書與春秋皆古史之文也夫子因而定之修之耳朱子於春秋謂聖人亦據其事而書之使後世見其善惡是也永嘉陳氏曰古者君薨既殯嗣子即位

於柩前雖踰年恒稱子必類見然後列於諸侯東遷之始諸侯始踰年而即位改元非周制也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亦惟桓文書錫命不惟類見之禮廢雖請命亦廢成公以後皆書即位亦無錫命矣似亦有見於此也但其以諸侯改元爲僭天子之禮則亦過矣

或又曰周時周月載籍豈無異說豈能會而一之乎曰以朱子晚年之論定之何爲而不可一也其有一二不能一者則亦皆有其說矣攷之諸經皆是周時周月惟易說卦言兌正秋也則言其理非若史紀事也詩七月用夏正則以七月陳王業公劉治豳之事公劉夏之諸侯故用夏正也易之臨用商正則以文王因憂患作文辭文王商之臣子故用商正也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用商時商月則其說具於前之引禮記矣又曰是則然矣詩之采薇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爲夏之二月明矣而謂之春又何也曰諸經皆無異辭獨此一章有不合者蓋周正之改雖其發號施令以新天下之耳目紀年書事著於史官之記述而前之夏正迭用已久故民間之話言猶不能忘而稱道之猶七月之詩前言何以卒歲後又言曰維改歲二者不同呂氏曰見三正之通於民俗

尚矣是皆述民俗之話言非史官之紀事也又曰
左傳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絳縣人曰臣生
之月正月甲子朔皆言夏正之月而不改又何也
曰此則禮記注所謂後世之辭也蓋自漢武而後
人皆習見於夏時之久與人話言不舉夏正以明
之則無以見是月之為周正也不特左傳為然史
記漢律歷志皆舉夏正以明周正辭多不錄至於
後漢律歷志紀作歷之法步以黃道日名天正其
序亦首之以十一月而終之以十月皆舉夏之月
以明周月蓋曉人之辭當如是也至於禮記亦出
漢儒郊特牲曰季春出火為焚也亦舉夏時以明

周時若此者多皆所謂後世之辭也左氏於傳五
年春王正月辛亥日南至不書冬至而曰日南至
周以周十一月非冬也莊二十九年曰凡馬日中
而出日中而入日中若日之長短與夜中分為春
分秋分也不謂之春分秋分而謂之日中桓五年
又曰啓蟄而郊(主夏建寅月) 龍見而雩(夏建巳月) 始殺而嘗(夏建申月) 閉
蟄而烝(夏建亥月) 莊二十九年又曰龍見而畢務(...) 水
昏正而栽(...十月而晉正) 日至而畢(...) 國語單襄公曰角
見而雨畢(...) 天根見而
水涸(...) 本見而木節解(...)

(草木之節皆理解) 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建戌之月霜始降) 火見而清風戒寒
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曰周之
始郊日以至則皆書於傳記之文異於時俗之話
言故皆不書時與月所以一民視聽使之不雜非
特修辭務於不相蹈襲而然也
或又曰禮記月令秦相呂不韋之書也秦以建亥為
正而是書時月皆用夏正豈不可為春秋用夏時
夏正之證乎曰秦不師古不可以三代之道例之
也不韋相秦十餘年其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
大集群儒損益先王之典禮作為月令名曰春秋
將欲以為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多不合於

先王之制如太尉秦官也百縣秦制也季秋夏九
月也而曰為來歲受朔日以建亥之月為歲首也
以其為書皆出當時群儒之手故猶為彷彿古制
而欲行之於天下也至於其後徙死始皇并天下
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不用之
矣然以建亥為正則其論已定於不韋之時特以
十月六陰之月三代同以為冬不可謂之春以其
異於子丑寅三陽蠢動之月故其史官之書曰元
年冬十月而漢初因之此秦之自為制不可以為
三代迭用三正之證也
或又曰子謂自漢而後所引夏時與月皆後世之辭

或民間之話言是矣而周官之書如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中春鼜于北郊中春會男女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季春出火季秋内火仲春逆暑仲秋迎寒上春季秋之類皆夏之時也曰是書有正月正歲月終歲終而時皆用夏時與諸書不合則亦自欲為一代之制者也姑以中冬教大閱言之月令彷彿古制者也於九月曰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五戎謂弓矢殳矛戈戟五兵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同力大強弱也）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六馬并一總主者為七騶）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與周官大司馬教大閱自羣吏戒衆庶修戰法以下其事大同而小異又漢書韓延壽傳亦言春秋都試講武非仲冬之事也月令於仲冬之月曰毋起大事以固而閉又曰事欲静以待陰陽之所定則大閱又非仲冬事也今周官於仲冬言之改周之制明矣漢藝文志周官至劉歆始出故其言如此鄭玄學周官故於詩箋亦間有一二不同者朱子謂周禮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先儒亦謂周公作而未及施行之書且闕冬官其文與易爻辭書大誥諸篇不類疑非周公全書也姑著其說於此曰然則冬狩非大閱歟曰蒐苗獮狩

常禮也左傳莊僖伯曰皆於農隙以講武非大閱也大閱天子之禮也魯大閱僭也故春秋譏之

或又曰春秋謂夏十一月為周春正月矣而詩之正月繁霜則四月亦以為正月何歟曰愚按漢律歷志於襄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季平子以為惟正月朔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陰侵陽為災重非夏之正月也詩正月繁霜傳亦謂夏之四月純陽用事正陽之月也故謂之正月太史曰是謂孟夏猶虞史官伯夷曰謂之孟春見四時之名在於人所命也不特此也十月純陰嫌於無陽而命之曰陽月又曰良月此見月數之名皆人所命也不特此也律歷志曰正春皆始也故何休曰春者四時之始是春之名亦有取於始之義月令夏之五月而曰麥秋至是秋之為義亦有取於收之義故於麥之熟以為秋此又見四時之名亦皆人所命也而泥於三陽之月不可以為春可乎又不特此也時與月固異年與歲亦不同年者因月紀年以計其在位歷年之久近故三代之三正皆可用以首是年在人所命隨時而可改者也歲者堯典所謂四時成歲月令所謂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

天數將幾終歲且復始在天之運終古而不易者也故周官太史正歲時之注曰朔數曰年中數曰歲大小不齊正之以閏是也故周有正月起夏十一月有正歲起夏正月二者並行而不悖自漢武而後三正旣不迭用而曰歲曰年始混淆而無復辨之者今所謂以建子建寅之月爲歲首而不謂之年首者亦皆後世之辭也矣

或又曰孔氏正義引先儒顧氏彪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今乃引漢書漢傳以說經何居曰行夏之時夫子以之荅顏子之問者夏之時也春王正月夫子以之筆於隱公元年者周之時也

愚是以依魯論與春秋之旨本之於孔孟以及朱子稽之於經史傳記而證之以漢劉歆律歷志陳寵傳漢唐諸儒之註䟽非疑大典而信小說也且夫古今之時雖異而理之在人心不可昧者則同昔嬴覇之僞書漢初固嘗治以爲經引以爲說而卒之不可以欺人者則以理之所在不可以名實眩也然而在漢之時去古未遠黃帝顓頊夏商周魯六曆之猶有足徵也劉歆用之以爲三統歷班固取之以爲律歷志非自爲臆說也而歆之父向之說曰周春夏冬曰周冬夏秋者於春秋正月書春之義尤爲明甚與陳寵同劉氏父子向治穀梁歆主左氏所傳自有不同而於此則無異說謂歆不可信也而何獨不可信乎朱子注孟子尚引外國書以爲證而於歆獨可以人廢言乎朱子嘗曰漢儒最善訓詁著書多用其說故愚亦以註䟽之說皆同而信之也然則元朝之科舉於諸經兼用古註䟽者其亦深有見於此也乎

或又曰朱子之說曷爲晚年而始定旣定矣而不筆之以爲書何邪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夫子之敎也朱子學夫子之學者故其著書立言講明義理沉潛反覆毫分縷析必其了然自信於心而無纖芥之疑者然後筆之以爲書故先儒以謂朱子之

學一邊作冊子上工夫一邊作心身上工夫故能上接孔孟也至於天文地理制度名物則多用漢儒之說而不從其悖理害義者若其有疑不能自信於心者則姑闕之如魯論道千乘之國有馬氏包氏二說之不同於集註但曰千乘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illegible]若此類者甚多其他則曰疑有闕文誤字皆不強爲之說也其於伊川程子則盡學其學而尊信其書不敢輕改其說又必反覆自信於心而不敢遽信之也觀於集註章句易本義大全文集可見已是以於春王正月蓋亦有千載不決之疑至於晚年而其說始定

也又嘗考於朱子之說以謂論孟既明則權度在我而六經可不治而明故其著書多用功於四書自謂平生精力盡在四書改之又改至於絕筆而後已於諸經則書僅訂正其首四篇而謂其他有不必解者有不可解者詩亦猶書去其小序易則明其本義此皆先正乎其大者至於春秋既疑三傳以一字為褒貶非聖人本意又疑胡氏猶以理而穿鑿又謂直是夫子親與某說方敢盡信是以未及為傳而於春王正月之說雖晚定而未及筆之於書也古人謂校書如掃塵然隨掃隨有而況著書立言於千載遼邈之後衆言混殽之中而詳

考深究以求眞是之歸者其工力為尤難伊川程子平生惟易傳為成書自謂只說得七分而藏之不以示人猶冀晚年之有進亦猶朱子之意也曰朱子之意固如是也魯齋許先生學朱子者亦謂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以身體之日積月累庶可有益至於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此等疑問姑闕之可也今子於此而深辨之無乃涉於躁狂非敦厚含蓄氣象也乎曰闕其疑者謂疑之不可釋者今子朱子既有定說而門人據之以為集傳則春王正月之疑可以釋然矣使無朱子之說則呂寧何人也而敢自為臆說乎且朱

子於諸經雖有未暇及者亦未嘗不深致其意也於書屬之九峯蔡氏沈於易成之於節齋蔡氏淵於儀禮成之於信齋楊氏復而春秋則成之於臨江張氏是皆有意於更定而其門人繼其未卒之志也今既有其定說譬如荊榛塞路前之人既已薙而開之以任其甚難者矣而後之人乃不廓而廣之而辭其所若易者焉以一己之嫌疑而廢前人之功力非君子忠厚之心也是故呂寧生朱子之鄉讀朱子之書表用朱子之意而辨衆說之疑也非愚之說也亦子思子辨之弗明弗措之說也雖然夫子於春秋猶曰知我罪我朱子亦以說經

而往往罔謗呂寧雖至愚而慮不及此乎姑輯成編藏之於家不敢示人以俟於後也噫朱子樂善無我九京可作呂寧當下拜函丈之前而請是正焉

愚既為是考畢讀廬陵李氏廉春秋會通引新安陳氏櫟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之說而從之以為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書為春是則商未嘗書為春至周武王始改之也若以為商未嘗改也則商時於正月上文亦將若何而書之其書為春耶抑書為冬耶愚已辨於前矣二氏之說足破學者之疑惜其猶有未盡釋然者蓋亦嫌

於質疑事而然也且又云據胡氏說則周時與月
皆未嘗改四字乃聖人新意如是則又以爲周時
周月皆依夏時而三代未嘗改正朔也愚亦辨於
前矣茲不復贅而附著於後云
愚旣述是編而安南大夫來見言近世巴州以齋陽
氏名有春秋夏時考正一編三十四條亟取觀之
其說謂自堯典定時成歲之後四時十二月之序
一定不移虞夏商周皆因之春秋時皆夏正之時
月皆夏正之月謂夏時冠周月之說非是謂加周
一字皆左氏之罪又謂朱子嘗曰改正朔者改歲
首耳月不可改也愚請摘其理不通而强爲之說

之大者言之陽氏於孟子七八月之閒旱章說曰
按豳詩五穀之中惟禾稻最晚十月納禾稼十月
穫稻是也七八月早申酉之月也秋旱則苗槁指
禾稻而言也攷之朱子詩集傳曰禾者自田納於
場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者曰稼
禾麻菽粟麥是爲五穀而禾特居其一秫稻菰粱
之屬皆禾而稻亦特居其一自古踰淮以北中土
之地皆種五穀以備凶荒而粟穀最多稻特其閒
有者耳惟南方水多寒少則純種稻故史記以羹
魚飯稻爲吳楚之俗陽氏蜀人也理宗三十九年
爲蜀舉首蜀居西南一隅宋南渡後不通中原理

時蜀已喪亂士皆流寓江南故其所見皆江南風
土也孟子生鄒縣所告者齊梁之君不可專以苗
槁爲指禾稻之最晚者而言也且若以爲穀邪則
豳風言八月其穫月令言孟秋登穀今中原八月
皆收禾而種麥無所謂苗也彼固不敢謂之穀也
若以爲稻邪則中原稻旣絕少而江南之稻自白
露之降苗不復長亦無所謂浡然興之之氣象矣
此其理不通而强爲之說之一也陽氏於歲十一
月徒杠成章說曰以時令考之戌亥之月寒未至
於酷烈猶可褰裳以涉子丑之月水壯水澌寒凍
極矣當此之時而以乘輿濟人則民必有病涉者

故孟子就凍極之時言之夫旣自以爲子月凍極
則此時僅成徒杠而民有不病涉者乎則其自相
牴牾有不可從不若朱子從趙岐之說合於周語
十月成梁之爲善此又理不通而强爲之說之二
者也陽氏又於此條引其父存齋之說得之於朱
子高弟涪陵晏氏淵亞夫者以爲朱子孟子集註
成於淳熙四年其時年四十有八後知周改歲首
不改月爲確論嘗欲改註孟子而其書已行於天
下矣是又不然朱子嘗自謂平生精力盡在四書
中庸第一章言一篇之體要論語爲政以德章得
於心而不失者皆晚年始改定而大學誠意一章

直改至於絶筆而後已其時朱子四書非不行於天下也故謂朱子於諸經有未及改定者則可謂朱子於四書有未及於改定決不可也以是觀之則朱子於集註知改月之爲是不可改而不改彼謂欲改註而以其書已行於天下而不改之者非深知朱子之學者也夫改月之說爲是則其所謂改正朔只改歲首而謂於月不可改者意其必非朱子之言也蓋改正即改月改朔已改月愚已詳辨於前矣而時始於春終於冬數始於一終於十國之大政事大號令大朝會皆於改正朔之歲首行之以新天下之耳目安有書爲冬十一月而可

以爲一歲之首者乎以愚所述朱子之三說於是編之首者而揆之故竟其必非朱子之言也若又隨其所條而辨之則大雨震電大雨雪者一月兩大異也今獨以大雨雪爲異則大雨震電不必書矣春秋謹嚴書法不如是也冬十月雨雪以爲一月雪猶可也冬大雨雪以爲亥子丑三月皆大雪則書春宋災者爲寅卯辰三月皆火災乎不如是之甚也其書無冰不於鑿冰收冰冰方壯盛之時而謂於開冰啟冰之日書法失本末重輕矣春秋亦不如是也其論啓蟄而郊知有祈穀上帝之郊而不考於圜丘祀天之郊也其論宋災陳災者知

有大火昏見於建辰之月而不察大火有旦見於建丑之月也其論冬孛於大辰以爲火已伏而不知火雖伏而火之次故在也四者之說愚已詳陳於前引左傳矣至於其以秋無麥苗爲八月種麥之時無麥之苗則冬無麥禾亦以爲無麥之禾可乎以日南至爲北冬至之日至則朱子於孟子集註何以言千歲之日至乎以隕霜殺菽爲菽之晚熟而在田豈有禾稼皆收而八月可烹之物獨至十月而猶在田者乎以取麥取禾爲非芟蹂則後世隋人困陳亦用此策蓋臨期不能盡得故先時芟蹂之也其引一日之子時則說亦未當只可以

明日比明年以旦比朔也其引汲冢之書則汲冢明爲僞書誘誣聖賢壞傷名教其引秦漢之史則自秦而後不同三代不可以爲證也其引董仲舒之策則董子治公羊學但言春者天之所爲未嘗言春秋之春爲夏正之春又其引屈宋之辭則屈宋楚人也楚不難於僭周之王號而難於改周之正朔乎皆未足以爲證其餘則大抵皆强爲之說以求其通而卒不通也愚亦不悉辨也矣又況朱子於七月之詩明言周公述后稷公劉之事則后稷公劉夏之臣子用夏之正朔昭然可知今其所引以爲朱子之言者乃如此故愚意其必非朱子

之言不然則其中年以前方疑未定之時之說也且其所引晏氏之言則亦祖於蔡氏改正朔不改月數之說耳且蔡氏身爲朱子門人其父西山先生爲朱子之老友同居建陽一邑也猶且未及聞朱子之定說而有不改月數之說況於晏氏亦蜀人寓江南於朱子必非朝夕親炙者宜其亦未及聞而遽執未定之說以爲確論也昔當宋氏之世朱子之學大行固有一登其門即稱朱氏弟子者朱子於來者不拒也而於黨禁方興之際荅吳伯豐書有曰且得朝廷與某大開爐鞴鼓扇一番則亦有深意矣噫固矣哉陽氏之說經也若如其說

則書冬十一月於一歲之首以冬而先於春以十一月先於正月天道節而四時成一年十二月先後之序果如是乎彼自以爲以天道籤聖經其果然乎愚見世之人多恱於名而不察其實也非惟不足以考夏時之正而愈以滋學者之疑是以不得已辨其非以附於後若近代諸儒衆說之不同者愚固不暇辨且不敢云

後世唐武后天授元年十一月朔日南至改用周正以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不改時月亦未嘗書十一月爲歲首至肅宗又以子月爲歲首以斗建紀月行之僅一年而止耳併

附於此

春秋春王正月考辨疑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億六卷

（明）徐學謨撰

明萬曆五年刻四十年徐元嘏重修徐氏海隅集外编卷一至卷六

春秋億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學謨撰。學謨字叔明、嘉定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是編序題春秋億、而卷首題曰徐氏海隅集目錄、又題曰外編、蓋其全集之一種。十二公各為一篇、不載經文、而一一排比年月、隨經詮義。蓋漢代經傳別行、原不相屬。似乎創例、實古法也。大旨以春秋所書皆據舊史、舊史所闕、聖人不能增益、如隱莊閔僖不書即位、桓三年以後不書王、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不稱天、以及日月之或有或無、皆非聖人所筆削。一掃公羊穀梁無字非例之說、與孫復胡安國無事非譏之論。夫春秋之作既稱筆削、則必非全錄舊文、漫無褒貶。學謨持論雖未免矯枉過直、然平心靜氣、不事囂爭、言簡理明、多得經意、實勝宋元諸儒之穿鑿。其駁夏時周月之說曰、為下而先倍、烏在其為春秋也。可謂要言不煩者矣。

春秋億序

說經者宜莫難於春秋匪說之難能明聖人之意之難也蓋自秦人滅學之後六經之闕佚者十六七矣獨春秋我而春秋為甚漢儒喜以其意補經即於他經悖理亂眞者不少茍以理絀之其誣可立辨也春秋事詞也事詞在千載之前有無疑似即有增損無從質之矣故曰說經者宜莫難於春秋也今之說春秋者類以左氏為之證而參以公穀二家彼其因事以為詞緣詞以命例事同則詞同詞同則命例宜無不同

然而正變相錯權衡互異若繼弒一也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紀元一也或書王正月或不書王正月或單書春王而不書正月伐國一也或名或不名或爵或不爵尊將帥師一也或去其公子或不去其公子弒君一也或明其為弒或不明其為弒乃三家各就其詞而為之說求之春秋之本文其說皆無有也即以春秋之本文獨行於世千載之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指其詞之所之也故學者不得不據傳以求經夫經之為言常也簡易明達之謂也聖人作之將以垂志于無窮而乃故為微褻難明之詞若置覆焉而須傳以為之射則何異于日月之借光於燭火乎必不然矣按班固藝文志云仲尼傷杞宋之亡徵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與左丘明共觀史記而脩春秋當其時祇以口授弟子左氏懼其異言失眞乃因本事以作傳指斯言也則經與傳有輔車之倚焉不當獨推尊孔氏矣即令附春秋而作其事詞已無不可信而又何有于公穀二家乃漢初鼎列於學官而尹氏君氏盟蔑盟眜菜郤筴微厥慭屈銀之文又輒與左

氏相齟齬者不可勝紀夫經文一也然且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況其有無疑似微曖難明者乎故知三家各受師承以口說流行即左氏亦孔子以後之書自漢以來經從傳出焉端臨以意增損之疑不為無謂而南宋大儒頓復取其以意增損之詞為之懸想臆度斷以聖人之特筆在是以其可解者謂之正例而以其不可解者強名之曰變例至謂仲尼見諸行事之實以天自處剝天于王奪位于國去氏族于卿大夫略無顧忌雖一時進御之言意在納約然潤

之說傳則可謂之說經則不可亦何推乎求之
愈深而失之愈遠也聖人之意其尚可得而見
耶聖人之意簡易明達要以仍人道正王法善
善惡惡是是非非剛繁舉要據事直書如斯而
已者也故繫王于天則文武之威靈猶在化筆
於史則周公之衮鉞具存即有所褒諱貶損皆
天子之事史官之職也而舉不以己與焉夫是
以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卿大夫之功罪不必脅
胥焉衡較于爵氏名族之予奪而其情固莫之
能遁矣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

則丘竊取之於乎孟之為說春秋者孰有深切
著明於孟氏者哉故以易起家少不自揆間
嘗旁窺是經輒苦其難通迄今三十餘年殆參
髮短矣茲以墳郎之隙因感杜征南在襄陽時
嘗釋左氏乃重撮三氏併范楊何孔諸家疏解
與胡氏之傳擬加裒輯稍畧其正變之例勦其
有無疑似之文祇采其說之不謬于理者以符
合孔氏竊取之義而彙爲一書名之曰春秋億
凡如干卷亦知其不可以幸中第無敢徇傳蔑
經隨人射覆以坐失聖人之意云爾

萬曆丁丑夏五之吉吳郡後學徐學謨識

徐氏海隅集目錄

經說　外編

第一卷
春秋億一　隱公
春秋億二　桓公

第二卷
春秋億三　莊公
春秋億四　閔公

第三卷
春秋億五　僖公

第四卷
春秋億六　文公
春秋億七　宣公

第五卷
春秋億八　成公
春秋億九　襄公

第六卷
春秋億十　昭公
春秋億十一　定公
春秋億十二　哀公

外編目錄畢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總說

春秋億一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紀魯之元也何以紀魯之元也春秋魯史也紀元當先魯焉書春王正月王謂周之共主也而穀梁以爲始受命之文王非也魯史而冠以春王正月公羊之所謂大一統也正月者周以建子之月爲春也胡氏曰以夏時冠周月其說不可解也如以建子之月非春則後書大

無麥禾書大雨震電之類何以皆周之時周之月也又曰行夏之時孔子於見諸行事之實益才可解也爲丁而先倍烏在其爲春秋也不書隱公即位者何也左氏以爲攝也曰桓貴而隱卑也桓幼隱立而奉之故曰攝也隱固卑也而桓亦非貴也夫人仲子之子也諸侯不再娶惠公之元妃孟子也娶仲子以爲夫人也仲子不並妃桓何以稱貴也公羊穀梁曰成公志也以惠公志欲立桓而成之也隱將友國於桓也此皆意之也隱長而賢其立宜也隱立而改元矣稱公矣天子之使臨之矣則

諸侯會盟戰伐矣何諱其即位也不書即位非直隱也而莊而閔而僖也而桓之弑隱而立賊也何以不諱即位也而隱莊閔僖之不書即位也疑皆史之闕也非孔子削之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此書盟之始也儀父邾之字也三傳曰書字褒之也何以褒之也謂其與公盟也名與字皆史之文也非孔子別之也盟誓非古也詛詐之漸也義係於盟何以褒也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公羊曰克之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立之而巳殺之也段以弟

而弒兄將不利於其國鄭伯所宜討也何以大鄭伯之惡也討不告于王是鄭伯之罪也故書克若以力勝之不以義勝之也不書公弟不弟之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公羊曰仲子桓公之母也穀梁曰惠公之母而孝公之妾也其說何以互異也三傳皆貶之也仲子不稱妃不稱夫人諸侯之妾也母論惠公桓公之母皆非天子之所宜賵也而以爲不及事譏之譏其已葬而賵無所施于春秋之義何常也九月及宋人盟於宿春秋以人義二一衆詞也一略詞也此略

訓也穀梁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
者之盟不日不日者史闕之也疑非以卑者之盟
也胡氏曰凡言盟者惡之從也而不係於日不日
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不言天王使祭伯自來也
穀梁曰不正其外交也春秋王國之使多不書使
或史略之也而以爲不正其外交疑意之也公子
益師卒穀梁曰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益師
事無可據何以知惡也公子彄卒書日公子季友
卒書日以爲善之也而公子牙季孫意如宜惡之
久而又何以日書乎益師不書日史略之也而孔

子不以日不日爲褒貶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左氏曰脩惠公之好也書會不當會也戎不可長
也書之以杜猾夏之漸也夏五月莒人入向穀梁
曰入者內弗受也我無罪而入之也春秋凡書入
國無王也無駭帥師入極無駭與極同姓也書入
貶也秋八月庚寅公及戎盟于唐與戎盟貶也九
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公羊曰譏
不親迎也諸侯越國而親迎禮也而大夫代之逆
非禮也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曰紀子帛也而
杜氏曰莒魯有怨而紀侯以昏故解之也十有二

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氏曰子氏仲子也桓之母
也以左氏豫凶事之語疑之也穀梁曰隱之妻也
卒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疑是也鄭人伐衛
鄭共叔之亂也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
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無王命而伐之
而又以脩怨焉將也凡書伐貶也所謂春秋無義
戰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曰紀
異也不言日史闕之也而公羊曰或日或不日
不日非今正朔也或失之前或失之後也穀梁曰
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疑皆鑿也所晦而日食之

尤異也孔子何以不書晦也三月庚戌天王崩凡
天王崩葬皆書天一統也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公
羊曰貶也譏世卿也何以知其譏世卿而胡氏從
而爲之詞也左氏以爲君氏也隱公之母也或婦
人或男子傳疑也凡此類者無係于褒貶也秋武
子來求賻公羊曰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天王崩
而魯不歸賻故書求也君弱臣强示交貶也八月
庚辰宋公和卒以訃書也日不日名不名無係於
春秋之義也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外
盟書以來告也癸未葬宋穆公內會書也凡葬以

會則書不會則不書也而胡氏求書不葬之說謂
有怠于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
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
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疑皆意之鑿也非春秋
指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穀梁曰
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
志之也外取邑不書有告則書也戊申衛州吁弑
其君完書弑君之始也其不書公子者州吁弑君
之賊衛不以公子告也義係弑君也胡氏以莊公
不待以公子之道故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者後世

為人君父者之戒也州吁有寵而好兵而公弗禁
石碏諫而公弗從此左氏之傳也孔子焉知後有
傳之者豫置覆而使人射之也此儒者信傳之過
也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春秋書遇之始也公羊曰
遇者何不期也穀梁曰內為志焉耳元年宿之盟
而今復尋之也謂私相遇可也而胡氏以為惡其
無人君相見之禮簡易之也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書諸侯會伐之始也書公書侯其君自往也
書人衆詞也或非其君自往也左傳曰衛州吁脩
納公子之怨于鄭也諸侯不當私相會伐也而州

吁弑君之賊不能討而從以伐國尤非也秋翬帥
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公羊曰翬者何公
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弑公也夫弑
公事在鍾巫之祭請以與弑公而豫貶之非也伐
鄭之役宋人來乞師公弗許之矣翬強之而行冀
州吁以脩怨是無君也書翬帥師著非君命也貶
不係于不書公子也亦有書公子帥師而貶者慶
父餘丘之役是也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穀梁曰
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公羊同討罪之辭也均善之
也衛之賊衛人既殺之矣而胡氏又以為罪四國

諸侯之不討賊者詞也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公
羊曰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
衆立之之辭也夫晉得衆矣得衆宜立矣而乃責
其不宜立何也衆人立之而不請於王也此春秋
之指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觀魚而略地於棠
咈僖伯之諫焉書之譏逸遊也夏四月葬衛桓公
以會葬也公被弑也而謚桓焉胡氏何以知其為
臣子之私謚之也曰衛本侯爵而稱公也夫稱公
者魯人來告之詞也疑無所嫌也秋衛師入郕衛
亂初定而以師入人之國不貶而自貶也九月考

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禮諸侯不再娶寘公之元妃
孟子也而仲子夫人也夫人不得祔于廟而隱別
宮以享之啓亂也又初獻六羽焉耦子妃矣尤非
禮也邾人鄭人伐宋宋人取邾田而邾人告于鄭
以伐之也邾小而序于鄭之上伐謀也不貶而自
貶也螟穀梁曰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公羊曰
記災也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彄卒彄臧僖伯也
稱公子以同姓之大夫也其不稱大夫者穀梁曰
先君之大夫也隱不成爲君故不爵命大夫也此
附會詞也宋人伐鄭圍長葛左氏曰報入郛之役

也夫伐國而凡言圍者甚宋也　六年春鄭人來
輸平穀梁曰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
平者不果成也非也胡氏曰輸者納也納成于魯
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
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脩舊怨也五年
而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而使者失辭公怒
而止至是鄭伯來納成焉善之也至曰以利相結
而貶之于經義爲微之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
盟于艾此齊魯交好之始故書之也秋七月公羊
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也

似也冬宋人取長葛先是圍長葛矣圍逾年而取
之書取不當取也土地受之天王非諸侯可得而
私取之也宋務之罪益又甚矣　七年春王正月
叔姬歸于紀叔姬伯姬之媵也非夫人也則何以
書以待年而遲歸婚于國爲大事故書之也蘇氏
曰以其賢而書之非經義也滕侯卒以赴書也而
胡氏以滕計纔及而魯不弔也於經義爲微之也
夏城中丘此書城之始也公羊曰中丘者何内之
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是也凡書城之例也
而左氏曰書不時也穀梁曰凡城之志皆譏也二

傳疑皆鑿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此齊聘之始也
禮小聘曰問使大夫大聘使卿年不稱卿稱大夫
而稱弟明不當使也齊僖公之愛弟靡禮也秋公
伐邾左氏曰公伐邾爲宋討也諸侯不得自相伐
而隱爲宋伐邾尤非也昧之盟何在也冬天王使
凡伯來聘此周聘之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楚丘衛地也天子之使經之衛人不爲之具徒詰
奸而令戎得而伐之又執之以歸而衛終弗救也
無王矣書楚丘甚衛罪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
于垂垂衛地他國相遇而書者以來告也三月鄭

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鄭以祊易魯許田也祊近魯宣王賜鄭泐沐地以助太山之祀也許近鄭成王賜魯朝宿地以與周公之勲也賜地而書歸書入交示貶也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考父蔡侯名也辛亥宿男卒不名也名不名從其國之赴也胡氏曰諸侯薨訃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也以為作春秋之驗也孔子而變周制則春秋可以無作也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齊爵尊而先宋宋主盟也以來告書也八月葬蔡宣公以會書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

于浮來胡氏曰莒人微也而魯與之盟譏謙而失體也非也譏在盟而不在微也螟紀災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不書氏不書爵者略之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胡謂非正也天子有聘而魯未嘗朝周書之徵陵夷之漸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之三月今建寅之月也雨雪宜也而震電不宜也既震電而又雨雪徵舛也挾卒不書大夫者略之也夏城郎書重也非不時也秋七月無事而存時也冬公會齊侯于防胡氏以

為非王事而私相會皆譏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謀伐宋也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翬帥師者翬自帥師也不俟公命而先期往也伐鄭伐宋兩書翬帥師徵無將也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書取不宜取也諸侯各有分土也秋宋人衞人入鄭書入乘鄭之虛也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上書宋人衞人入鄭矣又書宋人蔡人衞人伐戴而鄭伯伐取之疑三國入鄭而又圍戴戴小國也鄭伯素強乘三國而襲取戴焉左傳所謂取三師是也

交示貶也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左傳云郕公以王命討宋而郕人不會故伐而入之也程氏曰討違王命不書入書入非王命可知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諸侯相朝正也滕薛小而魯大書來朝滕薛自來朝而魯不報也貶自見也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謀許也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書入許許無刑而伐之侮弱也冬十有一月公薨不書地不正終也左氏云羽父譖于桓公而使賊弒之也何以不書弒也隱之也為宗國諱也非宗國不諱也以正亂賊也

經085-098

春秋億二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言如其弑君欲即位意以著其惡也此以莊公繼弑不書即位而曲爲之說也桓誠惡矣國人已奉之爲君未有不書其即位者也其有不書即位者史之闕也非仲尼削之也三月公會鄭伯於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先是鄭歸防矣至是加璧以易許田爲稱假遜辭也公羊曰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許田魯朝宿邑也胡可假也書之譏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

越書及者內爲志也秋大水紀災也冬十月無事闕也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殺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宋來告也督先殺孔父而後弑殤公書及其大夫孔父者與國之難不敢先君賢之也滕子來朝滕故侯爵也今書子何也漢儒以爲時王黜之也胡氏以爲桓弑君之惡也而滕先朝同朝之仲尼斥而子之也仲尼烏得而子之也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仲尼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也夫仲尼雖聖臣也微也烏得借天子之權以奪人之爵也隱公被弑而書

薨諱之也桓公弑君而書即位不敢斥君也天子之事不用於魯而獨用於滕而奪之爵是以臆見窺聖人也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何也如春秋紀年必冠以春王正月係王於天以見天下之共主猶在也天下之共主猶在而列國之功罪即書而自著也此竊取之義也其不書滕侯而書滕子者烏知非時王斥之也仍史之舊也終春秋之世而滕稱子豈皆以弑君而斥之也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漢儒曰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也春秋

故爲尊親諱也而胡氏以爲桓受賂以主華氏桓之惡不能諱而直書成宋亂似解成之誤也仲尼書法類不若是之淺也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不書宋賂而書取之而納之廟桓之所以成宋亂者如此也不貶而貶自見也秋七月杞侯來朝杞與滕皆來朝桓而滕書子杞仍書侯何也胡氏以爲齊欲代杞杞求魯爲之主非桓立而朝之也夫惡不嫌同辭也此以左氏爲據也仲尼之經炳如日星何俟于左氏之翼而爲臆昧不明之詞也亦曰桓弑而立書二國來朝明不當來

朝也蔡侯鄭伯會于鄧左氏曰始懼楚也九月入杞左氏曰討不敬也杞來朝魯而魯入于杞不貶而自貶也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桓與戎盟非也七月盟而冬始至自唐譏久也公穀皆言危之也似意之也凡君之出入必書春秋例也　三年春正月不書王胡氏以為桓無王而不書王也不書王而桓盡無王矣非春秋指也非仲尼待宗國之禮也元年書王矣二年書王矣何獨三年以後不書王乎十二公不書王正月多矣疑皆史之闕也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穀

左皆以為胥之為言相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近正也春秋之義譏私會也即結言而退無取之矣六月公會杞侯于郕左氏曰求成也倏而入之倏而求成之皆非禮也秋七月壬辰日有食之既書災也曰既書災甚也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夫使非正而翬不去公子何也註曰桓公不以翬為罪人也桓公不以為罪人而書公子是春秋為遂過之書也非也書公子不書公子仍史之舊也非仲尼筆削之也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

齊穀梁曰送女踰境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讙胡氏以為譏不親迎也夫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親迎禮也齊與魯近其禮可行也若其遠也可廢國事而行親迎乎逆諸境亦禮也似不必泥古之過也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氏曰致夫人也詞無褒貶也有年紀祥也胡氏曰桓不當有年而書有年為變異也年之豐凶天命焉繫君雖無道民何罪焉而不當有年乎傳之鑿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公羊曰譏遠也周之春夏之冬也冬曰狩禮也而狩于遠地逸也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

聘書仍史之文也胡氏以為糾位六卿之長而聘桓焉仲尼降從中士之例書名貶也糾王使之也非自聘也即有貶焉糾無罪也仲尼亦何所恃而能貶王之卿為中士也亦曰魯未朝周而天王使宰來聘焉不貶而自貶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曰陳亂再赴之也故甲戌己丑兩有之也夏齊侯鄭伯如杞左氏曰齊鄭將襲紀紀人知之也以來告書也書如伐謀也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周逸年來聘魯而魯未朝周故書之也胡氏曰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仲尼

之意似未暇及也叔死子也葬陳桓公以會書也城祝丘書大役也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天子討而不伐書伐弱王也鄭有罪不能命諸侯討罪而以諸侯之師自伐之所以啓敗也書伐而識自者也胡氏以王不能討桓之罪而伐鄭仲尼何敢削天子王也不書天者疑亦史之闕也大雩胡氏曰大雩者雩于上帝諸侯不得祭天地也於三傳無所據也凡宗國之典皆稱大臣子之詞也螽書災也冬州公如曹穀梁曰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　六年春寔來寔周公名也來非來朝也如曹而過我書來也詞無褒貶也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魯地紀侯來會也秋八月壬午大閱不書地者閱于國也書八月者非時而簡車馬也穀梁曰蓋以觀婦人不知何所據也蔡人殺陳佗佗陳君也不書陳君以其篡弒雖即位逾年不成之乎為君也書人衆詞也書殺爭之也穀梁曰陳侯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疑附會也九月丁卯子同生冢嫡始生書大事也後君舉子不書舉一以見例也穀梁曰疑故志之鑿也冬紀

侯來朝自曹來朝也孝子誅之而來託國于魯也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公穀皆云焚用火攻也咸丘邾婁之邑也胡氏以為焚林而田也于傳者無所據闕之可也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公穀曰失國而朝故名之也名仍史之文也非仲尼名之也胡氏曰桓公弒君而穀鄧來朝見諸侯不脩其職而去秋冬二時於察也即秋冬而有事可書仲尼亦將去二時乎不書史闕之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祭名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天王使家父來聘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之大夫也家父來聘胡氏以為不加貶者前此宰渠伯糾矣此大夫不必貶也見春秋任宰和之專察也桓公即位八年而周三聘焉桓未朝周示君弱臣強也夏五月丁丑烝半歲而兩烝焉著數也秋伐邾魯自伐之也冬十月雨雪書不時也冬而雨雪何以不時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非雨雪時也胡氏以為周改年不改月此可證其非也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卿不書舉重略輕也凡言遂因上事生下事之詞也而胡氏以祭公

論道之官不宜使之輕而祭公緣此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是於無過中求有過也天子不親迎而使公逆何不可也祭公既來魯而遂逆王后于紀焉此非當師師之朝也何專之有　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從其女歸之稱也夏四月秋七月事闕也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伯有疾不能朝而世子攝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以赴書也夏五月葬曹桓公以會葬也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衛失信也郎之師所由始也冬十有二月丙午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春秋以魯爲內外伐而書來戰公穀以爲諱其敗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鄭人盟于惡曹書人衆辭也略之也以郎之戰而書也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以赴書秋七月葬鄭莊公以會書也九月宋人執鄭祭仲以祭仲之立忽也忽長而立之是也宋人執祭仲欲以立突也突歸于鄭祭仲之刦于宋而又立突也鄭忽出奔衛突奪其國也書突而歸于鄭也見宋人强援之也書曰忽而加鄭焉本鄭出奔于衛見其當立不當出奔也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與

大夫也書大夫會盟諸侯之始也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屢會而屢書之志私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事闕也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杞莒來會也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會于宋也八月壬辰陳侯躍卒以赴書也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書屢會也丙戌公會鄭伯于武父始公欲平宋鄭故屢會而宋辭平焉乃與鄭會謀伐宋也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先是屢會而宋無信焉故書伐以章

宋罪也公穀云言戰于宋諱敗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杞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此齊人合宋衛燕之師伐紀魯與鄭助紀而四國之師敗也三月葬衛宣公會方與衛戰而猶來告葬春秋之同乍合乍離皆此類也夏大水志災也秋七月冬十月事闕也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脩武父之好也無氷志災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而胡氏亦曰仲冬之月何與春王正月之論自異也夏五無月胡氏以爲傳疑也史闕文之證也夏五之

下必月何疑之可傳也仲尼于夏五之月尚闕之而後世以書名書字書爵書族與不書爵族之類為仲尼筆之也益不可為據也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梁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書使其弟著不當使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御廩以藏粢盛也以災之餘嘗志不敬也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以赴書也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左氏曰報宋十二年之役也書以者罪宋之行其私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求者下不貢而上索之也交譏也三月乙

未天王崩王崩葬必書志一統也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以會書也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穀梁曰譏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穀梁曰反正也許叔入于許杜氏註許叔為鄭莊公弟而胡氏以為許大岳之裔未詳孰是也第以許入許非貶辭也公會齊侯于艾會齊衆之始也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三國來朝圖非也胡氏以為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弒君之賊故狄而人之也春秋魯史也非周史也何以知三國之不奔喪而狄之也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邑也突不正書入明不當受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將納厲公也右篡非正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納厲公也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左氏曰用飲至之禮也伐鄭非正也書飲至譏也冬城向志大役也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惠公朔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左氏曰平齊紀且謀衛故也二月丙午及邾儀父盟于趡左氏曰尋隱元年蔑之盟也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左氏曰邾人侵魯疆也齊魯交兵之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以赴書也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歸順詞也蔡人召季於陳而立之也癸巳葬蔡桓侯以會書也諸侯葬皆稱公今稱侯從其告也及宋人衛人伐邾侮弱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紀變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前此不書王正月此又書王何也疑皆史之闕也胡氏曰桓公之歿年仲尼以王[illegible]示之也[illegible]也桓公弒君不待王不王而[illegible]見也仲尼何所待而誅之也公會齊侯[illegible]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禮父母不在女

不歸歟桓公不能以禮閑其妻與之如齊齊侯通焉已為公子彭生所乘而斃焉患自授也春秋不書所以為内諱也秋七月事闕也冬十有二月葬我君桓公穀梁曰君弑而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齊殺非已所討也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外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經說

春秋億三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何也三傳皆云父弑母出子不忍即位也其說似也子不忍即位則不以即位告諸侯故史闕之也胡氏曰不書即位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是仲尼削之矣他若皆不聞請命而何以又書即位也其說不可解也疑史闕之也五月夫人遜于齊內諱奔為遜奔于齊以與

弑桓也子無絕母之義故猶稱夫人不稱姜氏者皆齊也此史之文而仲尼之義也而胡氏援梁人殺繼母之說以責莊非也夏單伯逆王姬左氏單伯送王姬似也單伯天子之卿也王姬下嫁於齊命魯以同姓主婚而單伯送而如魯也以經文稱逆故胡氏辨公羊以單伯為吾命大夫也魯之大夫無稱伯者也春築王姬之館於外公穀皆以為築之禮也築於外非禮也左氏曰為外禮也公不能逆王之命而主其婚而讐齊之意不可忘也故左氏以為禮也似也而胡氏苛責於莊以為不當

與之主婚周之同姓孰親於魯而可辭於王也冬
十月乙亥陳侯林卒以赴書也王使桓叔來錫公
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似也
書之示周弱也王姬歸於齊公羊曰何以書我主
之也齊師遷紀郱鄑郚公羊曰遷之者何取之也
以稱師知取之也著齊之強也以來告書也　二
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以會書也夏公子慶父帥
師伐於餘丘慶父帥師師卽軍帥師之類也著擅也
此何以不去公子故曰書公子不書公子皆仍史
之文也非仲尼筆削之也秋七月齊王姬卒以魯

主婚來赴也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左傳曰書姦也疑附會之詞也會者不當會也穀
梁曰婦人不逾境逾境非禮也似也乙酉宋公馮
卒以赴書也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侯伐衛衛
同姓也溺會仇讎之齊而伐之又不言使擅也其
惡不待貶而自著也夏四月葬宋莊公以會書也
五月葬桓王志一統也公羊曰不言崩而言葬改
葬也亦意之也秋紀季以酅入於齊紀非齊敵而
紀季以酅入齊俾于齊也書之甚齊之強也冬公
次于滑謀救紀也胡氏責莊以不能救紀抑齊者

強會弱不量力之說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
氏享齊侯于祝丘先是會非也享之又甚矣三月
紀伯姬卒外夫人不卒以內女來赴也夏齊侯陳
侯鄭伯遇于垂以告書也紀侯大去其國穀梁曰
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紀侯賢而齊滅之也不
言滅而曰大去其國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也春秋
閔之也而公羊以為齊襄復九世之讎於紀不言
滅紀為齊襄諱也春秋雖大復讎之義不請於王
而私滅人之國安得善齊襄而為之諱也六月乙
丑齊侯葬紀伯姬紀亡矣而伯姬在殯故齊侯葬

之也胡氏所謂加刃於人而以手摩之是也書之
以重齊罪也秋七月無事關也冬公及齊人狩于
禚公羊曰齊人者齊侯也齊侯則以稱人何諱與
讎狩也非也人衆詞也　五年春王正月無事關
也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如不宜如也杜氏曰書姦
也附會之詞也秋郳黎來來朝公羊曰倪者何小
邾婁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微國能脩
朝禮善之也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三
傳曰納衛侯朔也人者衆詞也穀梁曰人諸侯人
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夫既逆天王之

命不必人之而後爲貶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
突救衛諸侯逆王命而納朔王不能討而寄救弱
之之詞也書王人子突公穀皆善其救衛而字之
也仲何據而知子突之爲字也不詳書法而以名
字相附會者說春秋者之謬也夏六月衛侯朔入
于衛秋公至自伐衛朔書入逆詞也公書至不肯
往而至也至飲至也螟書災也冬齊人來歸衛俘
公穀皆以俘爲寶衛賂之也魯黨逆拒命而受賂不
道之甚也譏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書會不宜會也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

隕如雨志變也秋大水無麥苗志災也冬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穀書會不宜會也　八年春王正月
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穀梁註曰時陳蔡欲伐
魯出師以待之也杜氏以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
駐師以待之也詞無褒貶也甲午治兵承郎之次
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伐國無名書降
甚齊之深也秋師還左氏以爲善魯莊非也師何
名而出何名而還也冬十有一月齊無知弑其君
諸兒莊公淫而被弑無知逆矣而襄公有弑道焉
自書之交戒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杜氏曰無

知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也胡氏曰殺無
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討賊之詞也言衆也似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亂無君公與齊大夫盟謀
納子糾也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於齊公羊
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去公子以爲君前臣
名鑿也齊小白不去國氏也入於齊明小白當立
也胡氏之說是也所謂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
稟命以王法絶之亦鑿也二公子俱以出亡返國
故齊人來告無公子也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國
亂故葬緩也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

績伐齊而納子糾是以書敗也胡氏例以郎之戰
云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爲與讎戰雖敗以榮也
鑿也內何嘗諱敗也郎之師但云來戰而已何以
知其敗而諱之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既書取
又書殺甚齊之詞也仲尼之指不在魯也而公穀
二傳以不能庇子糾責魯非也冬浚洙紀大役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於長勺長勺魯地齊
人來戰而敗之也二月公侵宋侮弱也三月宋人
遷宿魯偪之也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
師于乘丘齊之師次于郎敵加於己也而魯收之

懲兵也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書
荆猾夏之始也以蔡侯獻舞歸荆來告也獻舞蔡
侯名也書名公穀皆言以亡國絶之也它日楚滅
變以變于歸何以不名也胡氏曰蔡無罪也然則
蔡何以知其有罪也名不名俱從其告也不必曲
爲之詞也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甚齊之强
也胡氏曰滅而書奔責不死位繫也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事闕也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左
傳曰宋爲乘丘之役故侵公公禦之宋師未陳而
薄之敗諸鄑也鄑魯地也秋宋大水胡氏曰凡外

災告則書也冬王姬歸于齊穀梁曰其志過我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紀叔姬歸于酅酅紀邑也
紀亡矣而叔姬仍歸于酅以守宗廟禮也公羊曰
隱之也夏四月事闕也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
捷及其大夫仇牧胡氏曰君弑而大夫死于其難
者書之示勸也書仇牧宋告也不書太宰督宋未
告也冬十月宋萬出奔陳不書殺萬者宋不告也
胡氏以爲罪陳之不能正天討惓也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書齊桓主
盟之始也左氏曰以平宋亂也書人衆詞也胡氏

曰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故四國稱人以
誅始亂也夫桓公私伯不列其爵而顯斥四國之
罪是以孔惡之罪加于爵從也春秋魯史也非周
史也安知桓之不請命也而桓知尊周室焉卽孔
子與之矣而胡氏必欲誅之何也夏六月齊人滅
遂左氏曰北杏之盟遂人不至也書滅甚齊之强
也秋七月事闕也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左氏曰始
及齊平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背北
杏之盟也書人衆詞也夏單伯會伐宋單伯周之
卿也會四國之師伐宋者左氏曰齊請師于王也

而胡氏始終以單伯爲魯大夫比于翬帥師之類
不知何所據也秋七月荆入蔡書入罪荆也冬單
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杜氏曰齊平宋亂
歸功于王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疑是也　十
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尋前
會也夏夫人姜氏如齊如者不宜如也秋宋人齊
人邾人伐郳宋序齊上伐郳宋志也郳人侵宋左
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潛師而掩人之不
備書侵以病鄭也冬十月事闕也　十有六年春
王正月事闕也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先齊宋

主兵也以鄭侵宋故也秋荆伐鄭荆患自蔡又鄭荆漸強也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書齊桓始主盟也不書公胡氏引程氏言脅背叛盟諱之也齊伐郳叛盟在十九年而以仲尼逆魯而責之者迂闊也然則蔡何不書公仍史之闕也邾子克卒以赴書也穀梁曰子進之也邾故子也誰進之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左氏曰執鄭詹鄭不朝也書執甚齊之強也夏齊人殲于遂左穀皆云齊人戍遂遂人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書殲甚齊之強

也秋鄭詹自齊逃來詹執而逃追齊之強也胡氏責以不死過也公羊曰甚佞也冬多麋麋非所有也書多麋則害稼災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穀梁曰夜食也夜食又何以書也夏公追戎于濟西戎來而追之也公穀曰大之也秋有蜮穀梁曰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志災也冬十月事闕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皆事闕也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時齊宋謀伐魯公子結媵婦而遂與諸侯盟書擅也公羊曰大夫出竟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非也夫人姜氏如莒如者不當如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書伐我有罪也西鄙志遠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夫人姜氏如莒如莒者再也莒非婦人之所如也況再乎夏齊大災齊火公羊曰痾也以告書也秋七月事闕也冬齊人伐戎師正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事闕也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以赴書也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先是如莒不言入而薨疑薨于莒非正也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以會書也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孫氏曰國有

大患非赦不解此以文姜之葬而赦也胡氏以爲譏何也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祔于廟始書葬也子無絕母之義也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公羊注云役君之子重也稱公子以非陳人之所當殺也夏五月事闕也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不書公諱梁曰高傒伉也諱會之葬也冬公如齊納幣公羊曰親納幣非禮也于是公即位二十二年矣而始謀娶焉書之譏失時也　二十有三年春無王正月史闕也公至自齊不宜如則不宜至也祭叔來聘祭叔天子之內臣也不言使省文也疑非私聘

也夏公如齊觀社公羊曰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註云社社祭也公至自齊不宜如亦不宜至也君出入必書慎之也荆人來聘著始通魯也公及齊侯遇于穀穀梁曰及者內爲志焉耳遇者志相得也蕭叔朝公穀梁曰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者外也朝于廟正也于外非正也秋丹桓宮楹諸侯宜黝堊而丹之書侈也穀梁曰以飾夫人蓋謂娶齊女而誇示之疑無據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以赴書也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莊娶失特疑齊女待年于國也而胡氏以爲制

于文姜此何據也扈之盟傳不載其事姑闕疑可也公羊曰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註云莊有淫泆汙貳之行尤無據也　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刻不當刻也書侈也御孫之諫或可徵也非專飾夫人也葬曹莊公以會書也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公羊註云諱淫故使若以得禮書也不知何所據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書入著始也公羊傳以爲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不知何所據也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大夫與宗婦之見小君禮也而不

書其不服脩而用幣非禮也諸侯之娶恒事也而詳於莊之娶書納幣書遇于穀書盟于扈書逆女書姜氏入書覿用幣著魯莊而事齊之譏也以基內亂也大水書災也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左氏註以羈爲曹世子而公羊以爲曹大夫陳赤歸于曹左氏註云赤曹僖公蓋爲戎所納故曰歸無傳不可考也何以書著戎强而滑夏也以來告書也胡氏曰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爲君正者之戒鑿也郭公史無文闕之可也　二十五年春不書王正月史闕也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氏曰始

結陳好也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以赴書也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日食而用幣于社伐鼓於朝禮也而用牲又鼓於社非禮也胡氏之說是也伯姬歸于杞不書逆史略之也胡氏以爲非卿逆之其姓名不登于史冊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疑求之過也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氏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鼓而用牲非禮也冬公子友如陳報女叔之聘也亦不言使而知其非私聘也　二十有六年春不書王正月史闕也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書伐戎師正也曹

殺其大夫不稱名史略之也而胡氏以為書殺其
曹之櫝也秋公會宋人齊人伐齊宋主兵也冬十
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書災也　二十七年公
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也左氏曰公會于洮
非事也非事譏也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
伯同盟于幽諸侯推齊為盟主也同盟同尊周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舉使之也胡氏曰私行也
書與陳方睦先是公子友如陳報女叔之聘亦未
嘗稱公使之也而胡氏無貶詞此何據而曰私行
也私行何以不去公子也冬杞伯姬來卜歸寧也

疑非貶詞也而胡氏以為不當來者也莒慶來逆
叔姬穀梁曰諸侯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
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予嫁
大夫故稱叔姬而不書逆女耳而曰去其夫婦之
稱者鑿也杞伯來朝杞故侯也而稱伯穀梁註以
為時王所黜是也猶滕子來朝之類也公會齊
侯于城濮謀討衛也　二十八年春王正月甲寅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人以王命
伐衛聲立子頹之罪衛不能受而與齊戰故書及
猶禦之也胡氏之說是也二國稱人衆詞也而穀

梁以為微之也鑿也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以赴
書也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著齊
桓之攘夷也凡書救善詞也冬築郿郿邑也故不
書城書築為紀役也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善齊之能急病也　二十有九年新延廄饑而舉
役非禮也夏鄭人侵許許無罪而侵之譏也秋有
蜚公穀註皆言蜚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何以書
紀異也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叔姬我女也故書
而胡氏以為不卒紀侯而卒叔姬見紀侯去國終
不能自立之鑿也城諸及防紀變役也　三十年春

王正月事略也夏師次于城穀梁曰救鄣也是時
魯與齊睦安得而救鄣也疑助齊師取鄣也秋七
月齊人降鄣降取之也甚齊之強也八月癸亥葬
紀叔姬紀亡而葬之於酅故書也九月庚午朔日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用牲非禮也冬及齊侯遇于
魯濟穀梁曰遇者志相得也左氏曰謀山戎也以
其病燕故也齊人伐山戎公羊曰稱人貶非也人
衆詞也伐山戎攘夷也何云貶也　三十有一年
春不書王正月史闕也築臺于郎臺不當築築于
郎尤厲民也夏四月薛伯卒以赴書也築臺于薛

不半歲而兩築臺於遠焉譏厲民也六月齊侯來
獻戎捷公羊曰過我而獻似也諸侯不相遺俘書
來獻不當獻也秋築臺于秦書屢役也譏厲民也
冬不雨周之冬夏之秋也不雨異也　三十有二
年春城小穀志役繁也左氏曰爲管仲也夏宋公
齊侯遇于梁丘左氏曰齊侯爲楚之伐鄭之故請
會于諸侯宋公求至以來告書也秋七月癸巳公
子牙卒傳曰季友殺之也不言殺諱之也八月癸
亥公薨于路寢路寢者正寢也以正終書也冬十
一月己未子般卒般孟任生莊公太子也先君未

葬故不稱爵慶父使犖殺之不書殺諱之也公子
慶父如齊公子慶父弑般而奔齊不書奔而書如
諱之也狄伐邢著滑夏也

春秋億四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史闕也穀梁曰繼弑君
不言即位也桓公繼弑君何以書即位也胡氏以
爲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春秋之書即
位者豈皆內有所承上有請命者也齊人救邢書
救善攘夷也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左氏曰亂
故是以緩也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左穀皆

曰盟納季友也冬齊仲孫來公穀皆曰仲孫慶父
而繫之齊非也左氏曰齊仲湫來省難似也胡氏
據其傳有齊桓取魯之語而引孔子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之指無故而苛責齊之君臣甚也齊
桓方九合諸侯而取魯之志疑無自而萌也　二
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齊人迫遷之也著其強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氏曰三年喪畢致新
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
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故不告
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也三傳義同譏書

吉譏書莊公也而不譏禘何也惟程氏曰天子曰
禘諸侯曰祫則魯當祫而不當禘也明堂位曰禘
始于魯公而成王賜之以寵周公也然隱桓莊之
際禘何以不見于經也林氏曰惠公請之也則又
非始於魯公也疑其說之有所據也秋八月辛丑
公薨公羊曰慶父弑之也何以書薨諱之也九月
夫人姜氏孫于邾與聞弑也故諱奔爲遜也公子
慶父出奔皆穀梁曰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
矣慶父于是弑二君春秋不得復諱之故書出奔
也冬齊高子來盟穀梁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

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
高子也夫齊以高子來平魯難不援而自援也其
曰高子仍史之文也非仲尼子之也不言使省文
也傳皆意之也十有二月狄人入衛書滑夏也鄭
棄其師公羊曰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
而不納棄師之道也胡氏遂援以罪鄭伯之不能
政也今詳鄭棄其師四字何以知其為高克之將
也此疑有斷簡未可以傳訛妄意聖經也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外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經說

春秋億五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史闕也左氏曰出故也
出則何以不書即位也公穀皆曰繼弒君不言即
位也夫桓公何以言即位也胡氏曰內無所承上
不請命也魯之書即位者豈皆內有所承上有所
請也皆意之也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非
三十二年狄伐邢邢國遂滅而齊率諸侯之師救
之書救善之也書次以觀釁而動也言師亦衆詞
也穀梁曰言次非救也而胡氏本之以譏齊之緩
於急難苟詞也齊桓以前無書救者聖人之情可
得而見也夏邢遷于夷儀避狄難也疑諸侯遷之
也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何以書美齊桓之興滅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三傳皆
以為桓召而殺之也不書殺內諱也書薨于夷非
薨地也書齊人以歸不宜自齊而歸之也楚人伐
鄭荊何以稱楚杜氏曰荊始改號楚也似也伐鄭
[illegible]氏曰即齊故也書人衆詞也而胡氏以為惡其

伐鄭而人之非也義係伐鄭而人不人無與也八
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左氏曰謀
救鄭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之會公與邾會也
[illegible]人伐邾傳不載其故係而會係而伐不貶而自
敗也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
挐按傳莒人殺慶父以求賂魯人不與莒來伐魯
公子友敗之而獲莒挐莒挐莒子之弟也莒而善
之也胡氏以為不宜與之戰而以詞命諭却之
迂詞也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書
姜者史闕也二傳皆以為不曰姜與弒二君也既

以弒二君而去其姓則前此當弒之時何以不去
其姜也故曰史闕也非仲尼削之也　二年春王
正月城楚丘左氏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若諸
侯城之則春王正月之下必有闕文無闕文而書
城楚丘是魯之役也疑非衛地也而胡氏遂以專
封病齊桓焉於經何所據也夏五月辛巳葬我小
君哀姜謚哀疑齊殺之故也虞師晉師滅下陽滅
下陽者傳皆稱晉也而先虞賂故也貪賂之與奪
國執罪也晉滅人之邑而不受罪仲尼無是書也
傳皆襲孟子之說也下陽之滅疑虞主兵而藉晉

之強以滅之也不獨乘壁之故也其後虢又敗戎
于桑田卜偃知其必亡而始并於晉其本末可考
而觀也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齊始
服江黃也冬十月不雨周之冬夏之秋也秋旱紀
異也楚人侵鄭左氏曰伐而經言侵潛師掠竟之
詞也何傳言囚鄭聃伯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正月春之首四月夏之首首月皆書
不雨自春及夏不雨也紀異也徐人取舒公羊曰
其言取之何易也凡書取不當取也六月雨喜雨
也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左氏曰謀伐

楚也穀梁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
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也冬公子季友如齊涖盟
公羊曰涖盟者往盟乎彼也以不與陽穀之會而
使上卿請齊受盟也楚人伐鄭以來告書也　四
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責楚之不貢也次于陘不
遽伐而以詞命諭之也善齊侯也胡氏曰書遂伐
楚惡其專也觀管仲對楚使之語曰昔召康公命
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則齊之伯久矣夫是以仲尼與之也若以為不請

于正而伐楚春秋非周史也胡氏何以知其不請于王也夏許男新臣卒卒于師故書之也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召陵之盟美齊桓之禮服楚也屈完來不書楚使省詞也公羊曰尊屈完也以當桓公也穀梁曰不言使權在完也此皆以傳意之也非春秋指也齊人執陳轅濤塗以濤塗誤軍道而執之也人衆詞也書執甚齊之殭也秋及江人黃人伐陳以濤塗誤軍道之故執其大夫而伐其國益甚齊之强也八月公至自伐楚飲至于廟也葬許穆公以會書也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

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陳以轅濤塗之故既執之矣伐之矣至是又帥諸侯之師侵之齊桓之得于盟楚而失于發陳也書之甚齊也

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來告也申生自縊而書殺何也惡晉侯之以讒殺其子也杞伯姬來朝其子杜氏曰伯姬歸寧成風因見其子於公時子年十歲左右未能行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也夏公孫茲如牟無傳杜氏曰叔孫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爲逆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王世子在首止而諸侯往會之也故不序王世子於諸侯之上也非胡氏所謂天王欲屈遠其子使次乎上示謙德驂也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止王將以愛易世子首止之盟齊桓欲定其位也鄭伯逃歸不盟專已背衆故書逃歸也而胡氏以爲受制於王命既曰王命何以直書逃歸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書滅書奔甚楚之强也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紀災也冬晉人執虞公前書滅下陽先虢寔虢滅之也今書晉人執虞公晉自執之也甚晉之强也

六年春王正月史闕也夏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聲也歸之罪也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師伐鄭之諸侯也合新城之圍而遂救許善齊桓也冬公至自伐鄭穀梁曰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以伐鄭出則以伐鄭至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新城之役未竟至是又伐鄭也夏小邾子來朝邾未寶書子至是以其通公羊注曰齊桓白天子進之也 三傳無所據也疑邾故子爵也從其來告之文也鄭殺其大夫申侯以陳濤塗之譖也罪申侯也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左氏

曰謀鄭故也上書鄭世子華介于大國以弱其國
管仲勸齊侯辭焉而鄭卒來盟于齊也曹伯班卒
以赴書也公子友如齊無傳疑尋盟也冬葬曹昭
公以會書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
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左氏曰惠王
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
齊王是盟于洮謀王室也王人序於諸侯之上尊
王也鄭伯乞盟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也夏狄伐
晉書滑夏也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氏曰
夫人哀姜也公羊以為齊之媵女也而穀梁以為

成風也皆不可考也禘者不宜禘也不宜禘則不
宜用致夫人是春秋之義也冬十有二月丁未天
王崩左氏曰難故也是以緩杜氏以惠王前年閏
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也　九年春王正月
丁丑宋公禦說卒以赴書也夏公會宰周公齊侯
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何以稱子也
左氏曰凡在喪公侯曰子也似也秋七月乙酉伯
姬卒穀梁曰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
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似也九月戊
辰諸侯盟于葵丘胡氏曰會盟同也而再言葵丘

美之也按會以夏盟以九月地同而事殊非書之
重辭之複也甲子晉侯詭諸卒以赴書也冬晉里
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
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
之也非也奚齊固不當立也是先君之罪也若里
克者先君之臣也烏得而殺其子也故稱君之子
也不言弒何也未逾年之君也書弒嫌與弒成君
同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朝齊也狄滅溫溫
子奔衛晉滑夏也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
荀息卓子稱弒者成君也書及其大夫荀息者嘉

死國也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書桓公攘夷也晉殺
其大夫里克惠公殺之也以其弒二君一大夫也
穀梁曰殺生不以罪非也冬大雨雪周之冬夏之
秋也大雨雪紀異也　十有一年春不書王正月
史闕也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鄭父里克之黨也
故并殺之也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
婦胥出而會諸侯非禮也秋八月大雩書旱也冬
楚人伐黃以強僭之也胡氏曰罪桓公之不能救
於經義何取也書救固嘉之也遠不能救者未可
責之備也齊雖伯不能日屢兵於外也　十有二

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不書朔官失之也夏
楚人滅黄書滅甚楚也秋七月事闕也冬十有二
月丁丑陳侯處臼卒以赴書也　十有三年春不
書王正月史闕也狄侵衛書滑夏也夏四月葬陳
宣公以會書也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鹹左氏曰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
室也秋九月大雩紀旱也冬公子友如齊聘也
十有四年春不書王正月史闕也諸侯城緣陵緣
陵杞邑碑淮夷遷都于緣陵諸侯城之以衛杞也
以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魯女也

而鄫之夫人也十五年始歸于鄫今書及鄫子遇
于防使鄫子來朝言使鄫子無朝意也胡氏以為
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
遂以季姬歸之也本公羊之說是意之也魯秉禮
之國而僖公賢君安得為此踰禮也左氏曰鄫季
姬來寧公怒鄫子之不朝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杜
氏曰公絕鄫昏既來朝而還之故下年書歸更嫁
之文似也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邑也何以書
崩猶邑也陷入地也事不在魯而書之公羊曰
為天下紀異也狄侵鄭漸偪王室也冬蔡侯肸卒

以赴書也穀梁疏曰肸父哀侯為楚所執肸不附
中國而常事父仇故惡之而不書日整也　十有
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杜氏曰諸侯五年再相朝
禮也楚人伐徐著楚強也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
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穀梁曰善救徐似也
胡氏曰書盟于牡丘見諸侯之不協也書次于匡
見霸主號令之不嚴也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
見桓德之衰也然乎書盟書次書救不一書而足
者仲尼與桓之意蓋然也胡氏必貶之備何也夏

五月日有食之左氏曰不書日與朔官失之似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左氏曰伐厲救徐也八月
螽紀災也九月公至自會公羊曰桓公之會不致
此何以致久也師出而飲至常也有不書者疑史
有詳略也似不必求之過也季姬歸于鄫中絕而
復歸非始歸之也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
夫展氏之祖父夷諡伯氏也左氏曰震夷伯之廟
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冬宋人伐曹左氏曰
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嘗伐宋也楚人敗徐於婁
林穀梁曰夷狄相敗志也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

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之戰胡氏本左傳之文以
晉侯背施幸災貪愛怒鄰縣爲春秋之指專罪晉
而恕秦春秋無是意也以其來告于魯而書之魯
史也著秦之始强也所謂春秋無義戰是也何據
而與秦以役善于此也不信經而信傳之過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
鷁退飛于宋都左氏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
退飛風也皆宋異也此何以書來告書也謹災也
二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公羊曰其稱季友何賢也
季友于僖公有翼戴之勤誠賢也而不于書季友

賢之也前乎此未嘗不稱季友也胡氏曰大夫卒
而書名此稱氏僖公不勝私情以異賞報之似無
據也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以內女來告書也胡
氏何據而言僖公愛女令自擇配書其卒而牽其
葬也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穀梁曰大夫日卒正
也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邢侯曹伯于淮左氏曰謀鄫且東略也　十有
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左氏曰以報十五年婁林
之役也夏滅項不書何國滅之疑史有闕文也公
穀皆以爲齊滅之也承伐英氏而書之疑是也左

氏以爲魯滅之也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
取項也春秋于魯之取國皆諱其滅如取鄟取邿
取鄫是也此書滅疑非魯也胡氏曰僖公在會季
孫所爲故不與之諱也此尤無稽之甚也秋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卞左氏曰齊以滅鄭之故止公故
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傳疑也九月公至自會
師出而飲至常事也杜氏以左氏傳諱止爲至無
可徵也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以盟主赴
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齊桓嘗屬公子昭于宋即孝公也桓薨而無虧立

宋以故帥諸侯之師伐齊也夏師救齊師魯師也
穀梁曰善救齊也以無虧長當立也五月戊寅宋
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書敗績以齊人之不
能圖而殺無虧也狄救齊凡書救皆與詞也即狄
亦與也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始葬故
緩也冬邢人狄人伐衛伐衛救齊也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從告也告而有名不
得削之也告而無名不得筆之也而胡氏以爲名
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使告而無名仲尼安得盡
悉諸侯之名而書之乎春秋之法皆直書而自見

也與國而書執罪在宋也宋無王也乃云滕不與衣裳之會而執之是時齊桓方伯何以不執之也且周千八百諸侯而與衣裳之會者無幾安得而盡執之也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雖與盟而猶不肯服故不以國地而以曹南也鄫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之盟乃會之于邾也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公穀曰用之者用之社也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爲其會後也理或然也左氏曰殺而用祭淫也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宋襄急于招懷而執滕圍曹知其伯之不終也衛人伐邢左氏曰

報苑圍之役也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宋襄暴虐故思齊桓盟于齊也梁亡左氏曰秦取之也穀梁曰梁亡自亡之也疑無據也亦鄭棄其師之類是也皆史之闕文也　二十年春不書王正月者史闕也新作南門紀役也南門者法門也穀梁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疑詞無譏也左氏曰書不時也周之春夏之冬也正用民力之時以爲不時何也夏郜子來朝郜姬姓如來朝也五月乙巳西宮災紀異也西宮不知何宮而穀梁以爲閔宮意之也鄭人入滑左氏曰滑人叛

鄭而服于衛故鄭師入之也書入貶也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左氏曰爲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也冬楚人伐隨以叛楚也　二十有一年春不書王正月史闕也狄侵衛爲邢故也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襄主盟也夏大旱紀災也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宋小國而圖伯故諸侯背之而楚子遂執宋公于會而伐之甚言之甚楚強也而宋之不能爲盟王自見也冬公伐邾滅須句也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獻宋捷也不言宋諱宋執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

諸侯盟于薄釋宋公楚釋之也不言楚釋之不與楚專釋也穀梁之說是也此戎伐凡之義也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成風家也爲邾所滅僖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左氏曰禮也胡氏以爲不請于天王而書取焉求之過也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怒鄭至楚故伐之也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以須句故也書戰諱其敗也敗故不書公也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宋襄不度德量力而自取其敗也春秋於宋書執書敗書圍不成其爲霸也　二

十有三年春不書王正月史闕也齊侯伐宋圍緡
書伐書圍春秋亦因其事而書之也齊孝乘泓之
敗而伐宋圍邑焉胡氏曰貶也而齊桓公之於新
城亦書伐書圍而不言貶也辭之曰美惡不嫌同
辭也既同辭而美惡異焉是仲尼設覆以俟人之
射恐不然也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以赴書也
不葬史略之也穀梁曰失民也鑿也秋楚人伐陳
以其貳于宋也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杞伯也而稱
子疑亦貶王所絀也左氏曰子杞夷也謂成公始
行夷禮也胡氏從其說以爲仲尼貶之也成公之

始行夷禮不見於經後世安知仲尼之夷杞而貶
之也此信傳不信經之過也　二十四年春不書
王正月史闕也夏狄伐鄭書猾夏也秋七月事闕
也冬天王出居于鄭左氏曰辟母弟之難也書出
紀變也晉侯夷吾卒以赴書也不書葬史略之也
公羊註以爲篡不書葬是意之也　二十五年春
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燬衛侯名也三傳皆以
爲滅同姓而絕之也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而
未嘗書名此何以名之而胡氏遂曲爲之詞以虞
公貪賂自取晉滅荊楚僭王戕夔何誅以解之同

罪而異書仲尼必不然也書名仍史之文也義係
滅邢而不在于名不名者春秋之義也夏四月衛
侯燬卒以赴書也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爲
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逆婦書婦穀梁曰緣
姑言之之辭也婦人既嫁不逾竟來逆婦非正也
宋殺其大夫不名史略之也秋楚人圍陳納頓子
於頓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也
並楚也胡氏曰納頓者不與納也蓋謂中國諸侯
不能納而楚納之也夫諸侯既不能納而楚復不
納則頓將亡疑責之過也葬衛文公以會書也冬

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脩文公之
好也衛侯稱子以在喪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
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穀梁曰公不會
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齊
人伐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胡氏曰前書齊
人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者是伏其衆以邀
擊也鑿也齊人者卿帥師者也書侵罪齊也魯追
之應兵也弗及弗窮追也皆善魯也夏齊人伐我
北鄙罪齊也衛人伐齊以魯故也公子遂如楚乞
師書乞哀辭也著罪于夷也秋楚人滅夔以夔子

歸甚楚强也滅國不名仍史之文也冬楚人伐宋
圍閔楚人出師爲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
兼書以著楚也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乞師於夷而取人之邑不貶而自貶也書至以反
至書常詞也何謂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不書
王正月史闕也杞子來朝莊二十七年杞稱伯此
何以子也左氏曰卑其用夷禮也是貶之也非子
而仲尼安得而子之也疑亦時王黜之也夏六月
庚寅齊侯昭卒左氏曰有齊慈不廢紀禮也秋八
月乙未葬齊孝公以會書也乙巳公子遂帥師入
杞左氏曰責無禮也書入甚暴也冬楚人陳侯蔡
侯鄭伯許男圍宋楚子也而曰人何也楚僭王久
矣必以王號會諸侯故不與而人之也諸侯信楚
狄而伐中國著貶也十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於
宋辭宋圍也　二十八年春不書王正月史闕也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侵曹伐衛不書遂疑兩舉也
兩舉在春而史略其月也胡氏以爲兩稱晉侯甚
之也脩曹衛之怨而伐之已甚晉矣貶不再稱侯
也稱侯固非貶也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左氏
曰買爲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買以

說焉謂楚人不卒戍也是買無罪而殺之也內殺
諱刺也楚人救衛書救善之也三月丙午晉侯入
曹執曹伯畀宋人書入書執畀甚晉之脩怨也夏
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
楚師敗績是時荊楚日强蠶陵諸夏滅黃敗徐執
宋襄又戍穀逼齊晉文一戰而威楚是以伯也書
城濮之戰與晉也楚殺其大夫得臣以敗績殺得
臣書殺大夫罪專也衛侯出奔楚何以出奔楚也
晉偪之也不書名史略之也而胡氏以爲著晉文
之罪甚也然曰文晉負入必誠有罪矣春秋須以不
名衛侯罪之疑不若是之暧昧也五月癸丑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
土之盟陳侯入會據左氏天王下勞晉侯矣此不
書者周史事也而胡氏以爲仲尼削之整也子衛
失國故也公朝于王所王之下勞諸侯非也而諸
侯于其所而朝之禮也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
衛衛元咺出奔晉諸侯副故得稱復也名之者仍
史之文也而胡氏以爲殺叔武也殺叔武衛史也
仲尼不得而與也陳侯款卒以赴書也秋杞伯姬
來莊公女歸寧也公子遂如齊聘也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於溫陳
稱子在喪也天王狩于河陽晉召之也書狩于河
陽臣不可以召君諱之也壬申公朝于王所朝於
河陽也晉人執衛侯歸之于師衛元咺自晉復歸
于衛左氏以元咺與衛侯訟衛侯不勝故以君執
而歸之京師以其臣歸衛罪晉之詞也諸侯遂圍
許諸侯皆朝王而許獨不會故圍之也曹伯襄復
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名曹伯仍史之文也胡氏
以爲曹伯賂晉而歸國故名之郎左氏可徵亦晉
事也仲尼烏得而與之也　二十有九年春不書

王正月史闕也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公羊曰何
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公至自圍許以反至書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於翟泉左氏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
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於翟泉尋踐土之
盟且謀伐鄭也蔡人無名傳失之也天子諸侯之
卿而稱人史略之也胡氏以爲仲尼貶而稱人也
仲尼烏得而貶人也公羊註以晉不能致諸侯而
使微者會惡伯功之廢于是似也秋大雨雹周之
以夏之春二三月也雨雹紀異也而胡氏以爲政

在大夫之徵驗也冬介葛盧來先是公圍許不在
故復來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事闕也夏狄侵齊
左氏曰狄間晉之有鄭虞而侵之也書之著滑夏
也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元咺訟君殺之宜也而仍
書大夫見不當專殺也及公子瑕書及以元咺之
故殺之也瑕無罪而殺之无過也衛侯鄭歸於衛
胡氏曰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則不名今既
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不名者責晉文
之以小忿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之以忮害戕本
支此皆信傳而求之過也名不名者皆仍史之文

也晉人秦人圍鄭晉伐鄭討無禮也而秦助之已
而秦伯私盟于鄭戍鄭而去之秦晉之怨始此也
介人侵蕭蕭宋之附庸也書介人侵蕭罪夷也冬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
傳以爲大夫無遂事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耳言
公子遂矯君命聘晉此意之也焉知非君命也而
胡氏又以天王使上卿來聘而魯不朝京師使公
子遂載二命出也爲履霜堅冰之漸諸侯之朝王
固有時也安得以意而苛責之也　三十一年春
不書王正月史闕也取濟西田濟西田曹田也晉

分賜諸侯不書晉者不與晉也晉安得而擅以與
而分賜諸侯也公子遂如晉復如左氏曰拜曹田
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諸侯不得郊天魯
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卜而不從不與郊也猶
三望望祭山川也諸侯非封內山川不祭書猶三
望非禮也秋七月事闕也冬杞伯姬來求婦婦人
無主婚之禮書求婦貶也狄圍衛衛遷于帝丘避
狄難也書之著狄之猾夏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
正月事闕也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以赴書也衛
人侵狄報前年狄之圍也秋衛人及狄盟書人衆

詞也左氏曰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而與之盟
也衛弱而狄強不盟且亡而胡氏罪衛不當與夷
盟過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以盟主赴
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正月秦人入滑滅而書入
弗能有其地也齊侯使國歸父來聘書有禮也夏
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晉方有喪而伐
人非禮也晉侯墨衰從事而不書侯者略之也胡
氏以爲貶而人之也非也凡國君在喪例稱子不
子不侯而人之故曰略之也癸巳葬晉文公以會
書也狄侵齊左氏曰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左

氏曰報升陘之役也伐公子遂帥師伐邾左氏曰
邾人不設備故襄仲復伐之也書之甚貪也晉人
敗狄于箕以其侵齊也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
公至自齊左氏曰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兩書
月志久也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非路寢也不正
其終也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紀異也晉人陳人鄭
人伐許書罪晉也

徐氏海隅集巻之四　外編

經說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春秋億六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曰繼正即位正也於是僖未葬而即位何也即位必歲首不可以葬緩故而曠年無君也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杜氏曰不書朔官失之也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穀梁曰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杜氏曰七月葬緩也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

曰禮有受命無錫命錫命非正也晉侯伐衛衛來告書也叔孫得臣如京師左氏曰拜錫命也衛人伐晉以不朝晉也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左氏曰晉侯疆衛戚田故公孫敖會之也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來告書也書世子書君示不子不臣也公孫敖如齊即位而卿出聘繼好禮也

二年春王正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伐晉而先晉侯者與應兵也丁丑作僖公主僖公薨十有五月矣始作主慢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不書公諱也諱與大夫盟恥也先是晉嘗不朝而公如晉故出不書及不致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公羊註云盟誅商臣也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記旱也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大祫也躋僖公升主于閔之上也閔即庶兄也而僖嘗臣之何以躋也公羊所謂逆祀也逆祀非禮也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報彭衙之役也書人衆詞也而胡氏以為貶意之也公子遂如齊納幣喪未畢而納幣非禮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左氏曰以

其服楚故伐之也夏五月王子虎卒王子虎即叔服也公羊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葬也尹氏當卒之矣何云外大夫不卒也有赴即書春秋例也秦人伐晉左氏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不書勝敗晉師不出也書人衆詞也胡氏曰貶意之也義係于伐不係書爵書人也秋楚人圍江以江近楚也雨螽于宋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變來告也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以晉改處父之盟須與晉侯盟善晉之悔過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穀梁曰此伐楚

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善之
也而胡氏責晉以不能討尚臣之罪而特書救江
似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
齊未嫁當稱逆女今書婦姜公穀互異公云娶乎
大夫略之也然則天子不娶乎諸侯乎穀云禮成
乎齊也此尤不可曉也齊嫁曰女曾娶曰婦即書
逆婦二詞原不嫌互異也所以貶者文之譚制未
終也狄侵齊以告書也秋楚人滅江甚楚也晉侯
伐秦報王官之役也晉師皆失何以書侯也胡氏
曰不識晉侯深罪秦伯也此曲詞也義係書伐不

係于書人書侯也衛侯使甯俞來聘善脩睦也冬
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也　五年春
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風氏雖成公之妾而
僖公之母也母以子貴王以夫人禮含賵之左氏
以為禮也胡氏曰王不宜厚禮妾母而仲尼不稱
天以譏之也是貶天子矣未稱天史略之也或天
或不天皆史俟也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
召伯來會葬成風之祔廟不祔廟傳無考也胡氏
故以王使召伯來會葬為祔廟之證苛詞也夏公
孫敖如晉尋盟也秦人入鄀左氏曰以貳於楚也秋

楚人滅六左氏曰以六叛楚即東夷楚滅之也書
滅蓼也冬十月許男業卒以赴書也　六年春
葬許僖公以會書也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
父如晉尋盟也八月乙亥晉侯驩卒以赴書也冬
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遂公不會葬也晉
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公羊曰射姑
殺之也然何以書晉殺之也曰君漏言也君漏言
者何君使射姑將而處父止之也故稱國以殺而
下書射姑奔也此殺附會之詞也豈有不殺而罪
上者也其殺與奔皆晉事不可考也凡書殺大夫

春秋秪以專罪不問其何事殺之也閏月不告月
猶朝于廟閏亦宜告朔而止朝廟志失禮也　七
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書取不宜取也遂
城郚因伐邾之師而城之也夏四月宋公壬臣卒
以赴書也宋人殺其大夫書宋人者衆詞也國亂
無主而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係于殺大夫而名
不名不問也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先蔑奔
秦襄公卒而先蔑逆公子雍于秦秦師送之晉已
立靈公矣故有令狐之戰而先蔑奔秦書之貶罪
君之貳也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以

立新君也大夫而與諸侯盟志趙盾之專擅也冬
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莒求援也　八年春王
正月夏四月事闕也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天王者
周襄王也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趙盾盟于衡雍
專盟之盟也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戎無會
盟書會書盟貶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
奔莒如京師不至而復棄命也奔莒志淫也交貶
之也爰志異也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殺司馬罪專也司城來奔著失守也交貶之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王

者無求求金非禮也毛伯大夫不稱王使當喪未
君也夫人姜氏如齊公羊註云奔父母之喪也穀
梁註云歸寧也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
王天子微而諸侯不復往會其葬故書得臣如京師
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杜氏曰先都下軍佐也以
作亂討也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夫人例不致書
至示數也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胡氏曰
稱人以殺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以也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楚伐鄭而諸
侯救之禮也書人衆詞也胡氏以為救而不及楚

師敗鑿也夏狄侵齊志猾夏也秋八月曹伯襄卒
以赴書也九月癸酉地震書異也冬楚子使萩來
聘楚始有大夫也書求聘進之也秦人來歸僖公
成風之襚成風莊公妾也於僖公為母母以子貴
故書僖公成風係之子也葬曹共公以會書也
十年春王正月辛卯臧孫辰卒卒大夫例也夏秦
伐晉志秦之黷也楚殺其大夫宜申書殺志專殺
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紀旱也及蘇子盟于
女栗頃王新立與修盟也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
于厥貉志楚制國動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志楚强也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左氏曰謀
諸侯之從於楚者也秋曹伯來朝以即位朝也公
子遂如宋以有狄難也狄侵齊以及我書之也冬
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志捷也　十有二
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太子朱儒也與以諸侯
之禮逆之故稱伯也杞伯來朝以即位朝也二月
庚子叔姬卒文公女許嫁于杞以絕昏至是卒于
魯書之也夏楚人圍巢志楚强也秋滕子來朝左
氏曰始朝公也秦伯使術來聘與修睦也冬十有
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書人衆詞也於是

秦晉之交兵數矣書之志驟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叛來曰稱帥師言有難而城之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事關也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篨卒以赴當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紀旱也世廟屋壞世室魯公之廟廟壞不脩譏怠事也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尋晉盟也狄侵衛志衛夏也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尋盟而還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以反至書也邾婁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書應兵也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以赴書

也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在同外楚也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紀異也公至自會以反至書也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菑邾文公之次子晉出也故晉人欲立而納之而邾人辭以有元妃之子故弗克納也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魯受其喪也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禁乘聞舍未逾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宋子哀來奔子哀高哀也以辭主祿寵奔義之也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單伯周卿士

爲魯如齊請叔姬叔姬舍之母也舍弒矣故商人執之使拜執叔姬無道之甚書示戒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尋盟也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平亂大夫專盟也夏曹伯來朝以即位朝也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公孫敖以奔死于齊而歸其喪又直醜其事也胡氏引許氏之說以爲文伯惠叔二子之哀族仲尼存之數也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志異也單伯至自齊齊始執之今由魯歸故至之也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其書也秋齊人侵我西鄙鄙遂故其不出也季孫行

父如晉尋盟也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公不與故不以國稱略之也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書來歸子叔姬無罪也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齊始叛夏盟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左氏曰及齊平也公疾以大夫行非弗內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以爲疾也而經不言疾志怠故也胡氏之說似也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左氏曰魯賂齊始盟之也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文公母也毀泉臺左氏曰蛇妖也以夫人薨故毀之也惡人

秦人巴人滅庸左氏曰楚滅之而秦人巴人從之
也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書人略詞也昭
公無道而旬弑之也君無道非臣子所得弑故志
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討
宋賊也書人衆詞也非貶之也夏四月癸亥葬我
小君聲姜文公母也左氏曰有齊難葬緩也齊侯
伐我西鄙前侵而今伐之甚齊也六月癸未公及
齊侯盟于穀及齊平也諸侯會于扈平宋也公不
與故略之也秋公至自穀反至書也冬公子遂如
齊左氏曰拜穀之盟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丁

丑公薨于臺下非正寢也秦伯罃卒以赴書也夏
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商人弑君賊也齊人
以君事之矣又殺之故志弑也六月癸酉葬我君
文公葬以期也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左氏曰
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冬十月子卒子赤也襄仲
弑之而立宣公也諸侯在喪故稱子不書弑諱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赤之母也子被弑而歸哀之也
季孫行父如齊告難也莒弑其君庶其不稱衆弑
之以告喪也

春秋億七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即位
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聲也亦弑而國人奉之為
君矣春秋妥得而削其即位也公子遂如齊逆女
以喪娶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羊曰不
稱姜氏貶夫人也夫人在齊以從父為命妥得以
喪娶貶及夫人也夏季孫行父如齊告即位也晉
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書放薄于殺也公會齊
侯于平州左氏曰齊定公位也公子遂如齊拜成
也六月齊人取濟西田以拜成賂之也秋邾子來
朝以即位朝也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人衆詞也

胡氏以為貶非也侵陳宋楚主之也何以不人而
子之也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救陳也冬趙穿帥師侵崇以秦與國也皆求成于
秦故侵其與國而要其成也晉人宋人伐鄭報棐
林之役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
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之戰書宋師敗績矣而又書獲宋華元恥敗
也秦師伐晉左氏曰以報崇也崇不書使此書伐示
秦為崇興兵也夏晉人宋人衛人侵鄭左氏曰為宋
報大棘之役也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蔱乎弑之也而重孤罪有在正卿亡不越境歸不
討賊以是書有弑也春秋亦從其赴而書之非赴
以趙穿而書以趙盾也而胡氏以夫子推見至隱
意之也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　三年春王
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左
氏曰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
望可也葬匡王四月而葬以微略禮也楚子伐陸
渾之戎以夷相攻不書陸渾近雒疑偪周也夏楚
人侵鄭鄭背楚與晉平楚人侵之也秋赤狄侵齊
志猾夏也宋師圍曹左氏曰報武氏之亂也冬十

月丙戌鄭伯蘭卒以赴書也葬鄭繆公以會書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平之以
莒人不肯公伐莒而取向甚貪也穀梁所謂乘義
而為利也秦伯稻卒以赴書也夏六月乙酉鄭公
子歸生弑其君夷左氏以公子宋倡逆歸生懼譖
而從之宜不當以歸生為首惡而春秋書歸生弑
其君夷亦從宋之告訃也而胡氏罪歸生不能先
事討賊是信傳之過也赤狄侵齊志猾夏也秋公
如齊公至自齊不日反速也冬楚子伐鄭前年楚

伐鄭不獲故又伐之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
自齊志數如也左氏以公如齊齊人止公為高固
請叔姬焉疑以下文逆叔姬為傳於經無可見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親迎也胡氏以諸侯嫁
女于大夫使大夫主之今書來公自主之罪宜公
也此志之也叔孫得臣卒內大夫卒不日史略之
非而胡氏以為見恩數之略疑意之也冬高固及
子叔姬來左氏曰反馬也大夫非有公事越境而
來非禮也楚人伐鄭楚於是連伐鄭矣志黷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左氏曰以陳即楚故

也夏四月事闕也秋八月螽志異也冬十月事闕
也　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左氏曰始通且謀
會晉也夏公會齊侯伐萊左氏曰公不與謀故書
會不書及也秋公致自伐萊上書至而下書大旱
見兵氣之致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于黑壤左氏曰晉以公不朝止公故書會不書盟
諱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以遠至書也夏公子
遂如齊至黃乃復有疾而還也大夫受命而出雖
死猶以尸將事書至黃乃復墮君命也辛巳有事
于太廟仲遂卒于垂有事太廟之日而聞仲遂之

卒故書之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左氏曰仲遂卒而繹非禮也太廟之繹猶不當以卿禮廢也戊子夫人嬴氏薨宣公妾母也書夫人母以子貴也晉師白狄伐秦晉主夏盟乃會狄伐秦書之貶也楚人滅舒蓼甚楚強也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紀異也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國之大事史得備書之也胡氏以敬嬴肯傾殺赤之謀故貶其卒從微爲相當之罪何以無雨也城平陽紀大役也楚師伐陳以楚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以表行非禮也夏仲孫蔑如宋師左氏曰聞來徵聘而應之也晉侯伐萊至是再伐萊矣志黷也秋取根牟不言公取史略之也八月滕子卒以赴書也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晉侯黑臀卒于扈左氏曰討不睦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不書葬公不會也宋人圍滕伐喪貶也人衆詞也義不係人也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伐國書爵書人不係褒貶也楚兵加鄭數矣或稱爵或稱人不始一也至是又書子

胡氏以爲見其陵暴中國以重兵臨鄭故書子疑曲詞也陳殺其大夫洩冶以諫公宣淫而死陳之罪不特在專殺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齊以公事之謹故反其所取田也歸不言來公受之于齊也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紀異也己巳齊侯元卒以赴書也齊崔氏出奔衛左氏曰崔杼有寵于衛公高國畏其偪而逐之奔也書曰崔氏以族奔也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奔齊喪也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以淫故被弒也書弒君者止大夫也六月宋師伐滕宋至是

再伐滕矣志黷也晉人衛人曹人伐鄭以鄭及楚平故諸侯之衆伐之也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報孟獻子之聘也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書伐書取繹其內也大水紀異也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既喪成君故稱君使報聘也饑以水饑也楚子伐鄭志黷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事闕也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陳鄭背晉從楚故有辰陵之盟胡氏以爲中國不能會而進夷狄故書爵而詞也楚于是乎主盟矣義係于盟不係于爵不爵也公孫歸父會齊侯伐

莒偪猶也秋晉侯會狄于攢函穀梁曰不言及外
狄也冬十月楚人殺夏徵舒楚以陳亂討而殺之
義也丁亥楚子入陳楚將縣陳始義而終利納公
孫寧儀行父于陳二子從君于昏以致國亂君弑
楚子不誅而復納之為悖矣故書之志戒也　十
有二年春葬陳靈公以會書也胡氏以楚人討賊
而陳之臣子可以釋憾故得書葬變也楚子圍鄭
胡氏曰楚子入自皇門至於逵道已師其國都矣
而止書圍者以常討陳亂故略其入而書圍也此
信傳而不信經之過也書圍者責圍之也得於陳

而失於鄭功過自不相掩也夏六月乙卯晉荀林
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邲之師晉救鄭
也以義舉也胡氏信左氏而專責先縠以妄動并
晉師恐春秋無是意也書敗績傷之也秋七月事
闕也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書滅甚楚也晉
人宋人衛人同盟于清丘謀楚也宋師伐陳衛人
救陳書救與衛也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左氏
曰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左氏曰以
其救蕭也胡氏以楚有詞于伐得書爵疑意之也
凡伐國皆貶也秋螽紀異也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左氏曰討邲之敗也先縠即有罪晉不得而專殺
之故稱國以殺也胡氏以晉侯用非其人為君之
過故稱殺罪累上也似鑿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
其大夫孔達孔達構衛于晉殺之宜也以專殺之
罪累上也五月壬申曹伯壽卒以赴書也晉侯伐
鄭左氏曰為邲故也因救鄭而故求歸憾于鄭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以殺楚使也葬曹文公以會書
也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臣與君會亢也魯自
是政在大夫矣胡氏之說是也　十五年公孫歸
父會楚子于宋懼楚之為陵而為賄也不書賄諱

也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盖楚之不驕也稱人略
詞也平之謀出於華元子反公羊以為平在下貶
鑿也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以姊故滅之也雖云懷狄而既威其國人獲潞子
嬰兒以歸其晉也秦人伐晉伐之屢矣志驕也王
札子殺召伯毛伯公羊曰王札子者長庶之號也
毛伯召伯二卿也書殺穀梁以為矯王命也周之
陵夷甚矣秋螽紀異也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大夫與大夫私會于外志替也初稅畝周人助而
不稅書初稅加稅也魯政日非矣冬蝝生志重災

也饑既螽而螟歲何以不饑也　十六年春王正
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夷狄穢而不滅書滅
甚晉也夏成周宣榭火周以災告也左氏曰人火
之也秋郯伯姬來歸左氏曰出也冬大有年程氏
曰紀異也謂不當大有而大有之宣公雖無道民
何罪焉而令歲之不當大有也饑與大有自不妨
俱存之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
卒丁未蔡侯申卒兩國以赴書也夏葬許昭公葬
蔡文公以會書也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不書朔官
失之也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

道秋公至自會誅伐齊也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
叔肸卒以母弟之喪書也胡氏曰稱弟賢之也何
賢乎以肸非宣之弒也是意之也公弟公子公孫
春秋[illegible]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以齊無禮于晉使也公伐杞侮弱也夏四月事關
[illegible]邾人伐鄫子于鄫左氏曰凡自虐其君
曰弒自外曰戕以來告書也甲戌楚子旅卒楚僭
王矣而子書楚子胡氏以爲仲尼降而稱子也非
仲尼降而稱子也子楚故封也子公而王私也故
稱子也公孫歸父如晉左氏曰歸父欲去三桓以

非公室故與公謀而聘晉也冬十月壬戌公薨于
路寢書路寢以正終也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歸父欲去三桓聘晉還而君卒遂見逐于成公之
告[illegible]復命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
書[illegible]笙遂奔齊傷歸父也

徐氏海隅集文卷之四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外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經說

春秋意八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書正始也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葬以時也無氷著恒燠也三月作丘甲以丘出甲識重歛也備齊難故作之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盟晉懼齊楚也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左氏曰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也不言戰尊夏也冬十月书關也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魯與晉盟絕齊好故來侵也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衛與晉盟魯欲伐齊故新築之戰主衛而書敗也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魯之四卿同出伐齊以報蕭同叔子一笑之忿雖有敗齊之功而亦弱公室之漸也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以鞌之敗請盟而晉許之也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一國以對書也取汶陽田齊人歸之也不言歸而

言取者公羊曰鞌之賂也冬楚師鄭師侵衛伐我識也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國君而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不得已也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楚子是主夏盟也書人略詞也非貶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氏曰討邲之役也辛亥葬衛穆公以會書也二月公至自伐鄭及至告也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穀梁曰新宮者禰宮也即宣公廟也不稱謚以近恭也似矣胡氏曰未歷主故不稱宣宮而稱新宮災所致也於哭無爲苛詞也乙亥葬宋文公以會書也列國之葬緩者多矣胡氏據左傳文公始厚葬而貴華樂舉之不臣苛詞也於經義無當也夏公如晉左氏曰拜汶陽之田也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左氏曰許恃楚不事鄭也公至自晉及至書也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左氏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也大雩以旱禱也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左氏曰討赤狄之餘也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尋赤棘之盟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而後衛者以強

莊爲大小也鄭伐許鄭背楚而伐之也　四年春宋使華元來聘左氏曰通嗣君也杞伯來朝左氏曰歸叔姬故也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卒大夫例也公如晉尋盟也葬鄭襄公以會書也公至自晉久于晉也冬城鄆左氏曰備晉也鄭伯伐許前鄭伐許不稱爵史闕之也而穀梁以爲狄之祭也今又書爵見喪係伐許不係爵不爵也而胡氏以爲鄭在喪以吉禮從金革故稱爵以著其惡又鑿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左氏曰以出來歸也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也夏叔孫僑如會晉荀

首於穀左氏曰荀首如齊逆女而僑如餫諸穀也梁山崩公羊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紀異也秋大水書災也冬十有一月天王崩赴諸侯也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左氏曰鄭如楚訟許不勝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　六年公至自會久至書也二月辛巳立武宮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侈也取鄟鄟微國書取不宜取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宋好于魯矣以晉命侵之書之罪內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以從晉也冬季

孫行父如晉左氏曰賀遷也晉欒書帥師救鄭以楚伐之也書救善詞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乃免牛書異也鼠食牛角小害大之象也三桓之強兆矣許氏之說是也吳伐郯胡氏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雖僭王周之祭也安得而狄之也書吳而不及爵者以始通中國略詞也以後稱子者故封也非仲尼秦伯而子之也夏五月曹伯來朝睦內也不郊猶三望譏失禮也秋楚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

馬陵楚駐兵于鄭矣乃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無貶詞者義係于伐鄭而不係于大夫名不名氏不氏與書帥師書伐也胡氏曰不待貶絕而罪自見也此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詞也晉合八國以救鄭馬陵之盟善之也公至自會以久至書也吳入州來吳始通也冬大雩以旱書也衛孫林父出奔晉衛侯惡之也待命于君臣道也書奔罪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歸魯田矣又取而歸之齊是二命也二命何以主夏盟書之示譏也晉欒書帥師侵蔡六年宋

得志故復使之也公孫嬰齊如莒杜氏曰逆婦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左氏曰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
孫壽來納幣使卿納幣左氏曰禮也胡氏曰非禮
也不知納幣宜誰使也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同
括無罪而晉殺之也稱國以殺罪專殺也秋七月
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
命來錫命非正也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以來歸
卒書之也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
齊人邾人伐郯以郯從吳也衛人來媵杜氏曰爲
伯姬歸宋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

喪以歸叔姬既出而歸喪於杞知杞以無罪出之
也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
同盟於蒲左氏曰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
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也公　至自會不至
書也二月伯姬歸於宋不書宋逆疑史略之也夏
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致女者女嫁三月
廟見之後父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致女例不書
或以伯姬之賢史許之也晉人來媵以同姓故也
胡氏曰伯姬賢而列國聞而爭媵之疑辭也秋七
月齊侯無野卒以赴書也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

師伐鄭左氏曰楚人賂鄭鄭從楚故晉人執其君
而伐其國也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以會書也楚
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莒無備
故也書伐書入著潰夏也秦人白狄伐晉左氏曰
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君披城而猶興師伐人鄭
失政也左氏曰示晉不急君也城中城紀大役
也胡氏曰城非春秋所貴而貴人以死勿去之義
遷詞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氏
曰晉命也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譏怠禮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歸鄭君

而又伐之以要鄭盟也齊人來媵媵伯姬也異姓
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獳卒以赴書也秋七月公
如晉吊不親行書如晉譏失禮也不書葬景公左
氏曰晉人止公送葬魯人辱之故諱之也冬十月
事闕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及至書
也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左氏曰晉人
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請受盟而後歸之至是郤
犨來聘且涖盟也夏季孫行父如晉左氏曰報聘
且涖盟也秋叔孫僑如如齊脩聘以前之好也冬
十月事闕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左氏曰

周公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於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以天子三公而私奔列國書之志周替也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晉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也秋晉人敗狄於交剛左氏曰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故晉人敗之也冬十月事闕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晉以伯主召兵於魯以伐秦書乞師魯史文也胡氏以乞師罪晉誤也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故不言朝也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人滕人伐秦自京師而遂合諸侯伐秦書遂見未嘗受命於王也胡氏之說是也曹伯廬卒于師穀梁曰閔之也秋七月公至自伐秦至書也冬葬曹宣公以會書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以赴書也夏衛孫林父自晉歸於衛杜氏曰晉納之故曰歸也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諸侯親逆禮也大夫逆女非正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四年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至是復伐許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夫人婦而書僑如以識也齊日弱而魯事之不謹也冬十月庚寅衛侯

臧卒秦伯卒二國以赴書也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以會書也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公羊曰歸父以與弑之獄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於是使嬰齊後之以公孫後公孫是弟繼兄非禮也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曹負芻殺太子欣而自立故晉執之而歸于京師彰天討也晉侯于是乎能伯穀梁曰以晉侯執曹伯惡晉侯非也公至自會以至會書也夏六月宋公固卒以赴書也楚子

伐鄭背晉盟也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以會書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華元以蕩氏殺公族出奔晉既而國人與晉皆助元乃歸而討蕩氏誅蕩山經詳書之元正也山不書氏左氏曰背其族也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諸侯大夫會吳之始也許遷於葉左氏曰許靈公畏偪于鄭請於楚而遷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木介甲胄兵象也書之志異也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以

赴晉也鄭公孫喜帥師侵宋杜氏曰勝宋之與國鄭因勝從而侵宋也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書災也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徵兵于我也乞師外詞也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救鄭而敗也於是楚子傷目焉不言師敗楚曰君重于師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公子側子反也以師敗殺之也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沙隨之會謀伐鄭也魯有內難以師遲至晉不見公魯之辱也不諱曲在晉也胡氏之說是也公至自會以反至書也公會

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王臣與伐之始也曹伯歸自京師上赦之歸不絕其爵故稱曹伯也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晉以公會不當期將執公而行父請代之執也書之甚晉也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以淫惡故也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以釋執也公至自會反至書也乙酉刺公子偃偃與鉏務俱欲立之至是獨殺偃偃與謀也內誅殺爲刺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左氏曰晉侵鄭虛滑衛救晉而侵鄭也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假天子之威與二卿諸侯之師伐之也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左氏曰尋戚之盟也秋公至自會反至書也齊高咎出奔莒聲孟子通于慶克譖高無咎而奔莒也九月辛丑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書僭也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將伐鄭也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以未得志于鄭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反至書也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前此奔晉矣貍脤卒非地也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紀災也邾子貜且卒以赴書也晉殺其大夫

郤錡郤犨郤至厲公一日殺三大夫著始禍也楚人滅舒庸舒庸恃吳而不設備故楚滅之也　十有八年晉殺其大夫胥童以道君爲亂欒書中行偃殺之以國討也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欒書弒之也而係以國殺無道也然曰弒臣罪無所逃也齊殺其大夫國佐以慶克之難也公如晉朝嗣君也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以納也書魚石復入于彭城已絕而復入惡之甚也胡氏之說是也公至自晉反至書也晉侯使士匄來聘拜朝也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以即位朝

也築鹿囿示不急也巳丑公薨于路寢書正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救彭城因伐宋也晉侯使士魴
來乞師將救宋也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
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謀救宋也丁未葬
我君成公葬以時也

春秋億九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書正始也仲孫蔑會晉欒
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
彭城公羊曰爲宋誅也魚石走之楚楚伐宋取宋
彭城封魚石矣至是晉會諸侯之師圍彭城取宋

五大夫以歸也書之與討叛也夏晉韓厥帥師伐
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伐鄭
以貳於楚也書之志義戰也秋楚公子壬夫帥師
侵宋以救鄭故侵宋也九月辛酉天王崩訃諸侯
書也邾子來朝朝嗣君也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以即位聘也距天王崩一月疑
未聞訃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葬未及時也
天子以七月葬也鄭師伐宋左氏曰楚令也報彭
城之役也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杜氏以爲齊
姜爲成公婦也六月庚辰鄭伯睔卒鄭雖貳楚猶

以赴書也不會故不書葬也晉師宋師衛甯殖侵
鄭不書內會故不會也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
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謀鄭也己丑葬
我小君齊姜稱廟書葬也叔孫豹如宋左氏曰通
嗣君也冬仲孫蔑會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
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虎
牢鄭邑諸侯之大夫取而城之也公羊曰大夫無
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胡氏則以城虎
牢而不係鄭責鄭之不能守也二說皆似也楚殺
其大夫公子申左氏曰以多小國之賂偪子重子

辛而楚人殺之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
吳楚始伐吳也公如晉左氏曰始朝也夏四月壬
戌公及晉侯盟於長樗公至自晉於是公生六年
而仲孫蔑奉之朝晉而請盟焉其弱可知也六月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己未同盟于雞澤左氏曰晉爲鄭服欲脩吳好
以合諸侯也王臣下與諸侯盟志同務也陳侯使
袁僑如會陳患楚役使袁僑如會求成也戊寅叔
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左氏曰陳請服
也秋公至自晉及至書也冬晉荀罃帥師伐許左

氏曰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伐之也　四年春王三
月己酉陳侯午卒以赴書也夏叔孫豹如晉左氏
曰報知武子之聘也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
氏成公妾襄公母也葬陳成公以會書也八月辛亥
葬我小君定姒妾不祔廟毋以子貴以附廟皆非
也冬公如晉左氏曰聽政也陳人圍頓左氏曰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也　五年
春公至自晉反至書也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杜
氏曰通嗣君也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左氏曰叔孫
豹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也仲孫蔑衛孫林父

會吳于善道左氏曰吳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
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
告會期也秋大雩以旱雩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壬
夫以壬夫受陳賂也係國以殺罪專殺也公會晉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吳未會也稱人略辭也
公至自會反至書也冬戍陳諸侯戍陳備楚也以
上有戚之會故不言諸侯也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以陳事晉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

自救陳書救陳以善晉及諸侯之師也　六年春
王三月杞伯姑容卒以赴書也夏宋華弱來奔宋
逐之也秋葬杞桓公以會書也滕子來朝左氏曰
始朝公也莒人滅鄫左氏曰恃賂也言有貢賦之
賂在魯恃之而慢言故莒滅之也公穀皆曰鄫以
莒為後而立之故滅之也三傳特疑闕之可也冬
叔孫豹如邾左氏曰聘且脩平也季孫宿如晉左
氏曰晉以鄫故來討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也十
有二月齊侯滅萊左氏曰萊恃謀也恃賂夙沙衛
之謀也書滅其奔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左氏曰

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穀梁曰不
時也著怠也小邾子來朝左氏曰始朝公也城
費費季氏之邑也書城費著季氏始強也秋季孫
宿如衛報元年子叔之聘也八月螽書災也冬十
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報季孫
宿之聘且尋盟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以貳于晉
也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于鄬將救鄭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
戌卒于鄵左氏曰子駟弒之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故不言弒恤卒之也若趙盾許世子止弒君之恥

亦從其國之討仲尼不得而增損之也陳侯逃歸
以楚遁之不終會而逃歸也書逃恥之也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左氏曰公朝晉且聽朝聘之數
也夏葬鄭僖公以會書也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侵蔡將求媚於晉獲其公子甚鄭也以啓楚師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於邢丘
聽朝聘之數也晉始霸而諸侯使大夫受命焉亦
禮也而胡氏引蘇氏之言以爲政在大夫之漸書
人貶也春秋亦有書人而不貶者言貶意之也公
至自晉以反至書也莒人伐我東鄙左氏曰疆鄫

田也秋九月大雩以旱禱也冬楚公子貞帥師伐
鄭左氏曰討其侵蔡也晉侯使士匄來聘報魯之
朝也　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以告書也夏季孫
宿如晉報士匄之聘也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
公母也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四月葬速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於戲晉以鄭事楚故帥諸侯之師伐之既而鄭行
成于晉爲戲之盟晉之不黷武也楚子伐鄭以
背楚之爭晉故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
吳于柤杜氏曰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
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通吳晉往來之道也晉欲以通吳故書遂滅
偪陽比殺梁之指也左氏曰欲以封向戌向戌辭
焉二說互異俟考承上事繼　事之詞疑穀梁似
也公至自晉以反至書也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
師伐宋以宋事晉也晉師伐秦報九年之侵也秋
莒人伐我東鄙來我之有事於鄭也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懲鄭之復叛於楚也冬盜殺鄭公子
騑公子發公孫輒鄭二日而使盜殺三卿爲書曰
盜言不度也鄭之失政甚矣其不書大夫者以公
子告也而胡氏以三卿不能保身而創其大夫苛
詞也戍鄭虎牢既城之後戍之以其從楚也楚公
子貞帥師救鄭書救甚諸侯之困鄭也公至自伐
鄭反至書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杜氏
曰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
更帥以征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中軍因以改作
似也胡氏曰三軍魯之舊也引魯頌公車千乘公

從三萬爲諡詩多形容之詞不可據也旣書曰作必始作之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曰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欲要盟於諸侯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救宋也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鄭人懼而行成故爲亳之盟也楚子鄭伯伐宋鄭復叛盟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鄭又服而會于蕭魚也公至自會以反至書也楚人執鄭行人

良霄以服于晉也書執累上之詞也冬秦人伐晉以救鄭來也　十有二年春三月莒人入我東鄙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穀梁傳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鄆莒邑也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左氏曰來聘且拜師也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始赴也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左氏曰報晉之取鄭也公如晉左氏曰拜士魴之聘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反至書也夏取邿邿小國也左氏曰邿亂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以赴書也冬城防紀之

役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於向左氏曰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爲吳謀楚故也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紀異也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左氏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報十一年櫟之役也己未衛侯出奔齊據左氏孫林父甯殖逐之也而書衛侯出奔胡氏以爲歸咎人主也其君不賢臣固可逐歟書奔而君臣之罪自交見也

莒人侵我東鄙杜氏曰報入鄆之役也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報庸浦之役也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於戚謀定衛也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二月及向戌盟于劉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也劉夏逆王后於齊逆后以卿卿不行而以官師劉夏逆之非禮也夏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公救郕至遇齊以我成于晉也故伐我北鄙而圍郕公救郕而僅至遇畏齊強也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郕郛畏齊偪也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不言朔官失之也邾人伐

我南鄙亦貳于晉故也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
卒以盟主赴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葬速也將為溴梁之役也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
梁戊寅大夫盟公羊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
何信在大夫也君若贅旒然矣列國政在大夫之
漸故特書之也晉人執莒子邾人以歸以嘗伐我
故也齊侯伐我北鄙以貳晉故伐曹也夏公至自
會以久於外也五月甲子地震紀異也叔老會鄭
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鄭非主兵而先鄭伯

者不以大夫主諸侯故曰春秋以道名分也秋齊
侯伐我北鄙圍郕齊師驟矣以貳晉故也大雩以
旱禱也冬叔孫豹如晉言齊再伐我故也　十有
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以赴書也宋人伐
陳陳不設備而宋執其司徒卬左氏曰卑宋也夏
衛石買帥師伐曹左氏曰衛孫蒯越境而田曹人
訴之故伐曹曲在衛也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齊以未得志于我故又
兩伐之書之甚齊也九月大雩以旱禱也宋華臣
出奔陳華臣暴亂宗室懼而出奔也冬邾人伐我

南鄙帥齊伐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者
不成朝禮也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以曹怨之故
也因石買為行人之使而執之非晉也秋齊師伐
我北鄙屢伐志讀也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
齊齊環暴橫數伐鄰國失衆諸侯之心圍齊非但
晉志故書同也胡氏之說似也曹伯負芻卒于師
穀梁曰閔之也楚公子午帥師伐鄭以鄭即晉故
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伐齊之
諸侯還於祝柯而聽晉之盟也晉人執邾子左氏

曰以伐我故也公至自伐齊反至書也取邾田自
漷水晉取而歸之於我也季孫宿如晉拜討齊之
師也葬曹成公以會書也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氏曰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子弗
膜之言故也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以赴書也晉
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曰還善
辭也善其不伐喪也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之詞也
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二說宜穀長也故曰為
士匄者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禮也八月丙辰
仲孫蔑卒大夫例也齊殺其大夫高厚左氏曰

崔杼殺之也而係國以殺發君于昏也凡書殺大
夫罪專殺也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子展子西以國
人討之也雖然亦專殺也冬葬齊靈公以會書也
城西郛備齊也叔孫豹會晉士匄於柯齊及晉平
畏懼齊爲柯會以自固也城武城備齊也　二十
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莒數伐
我前年諸侯爲祝柯之盟和解之至是自相盟于
向以結好也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盟于澶
淵左氏曰齊成故也秋公至自會反至書也仲孫

速帥師伐邾既盟而復伐之罪內之詞也蔡殺其
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欲背楚從晉而
蔡人殺之非也履不能正國人之罪而又私奔楚
罪尤甚也胡氏之說似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二
慶偪之也書陳侯之弟罪陳侯之不能主其弟也
叔老如齊繼齊好也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紀
異也季孫宿如宋左氏曰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
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左氏曰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之大夫竊邑來奔
而曾納之納盜也夏公至自晉反至書也秋晉欒

盈出奔楚范鞅逐之也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連月日食紀大異也曹伯
來朝左氏曰始見也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謀錮欒盈也　二十有
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反至書也夏四月事附
也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卒大夫例也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復錮欒盈也楚殺其大夫
公子追舒追舒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爲國所患故
楚殺之也其書名者義不係有罪也　二十有三

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屢食紀異也三月
己巳杞伯匄卒以赴書也夏邾畀我來奔疑庶其
之黨也葬杞孝公以會書也陳殺其大夫慶虎及
慶寅慶虎欲專陳國譖公子黃于楚楚人以爲討
故黃愬諸楚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是
楚殺之也何以書陳殺之陳之意也陳侯之弟黃
自楚歸于陳黃又稱弟首歸無罪也晉欒盈復入
于晉入于曲沃盈得罪而出奔書復入于晉逆詞
也又書入于曲沃據邑而稱逆故詳之也齊侯伐
衛遂伐晉乘晉亂也而先之伐衛意不在衛也故

晉遂也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書救晉
以盟主故也書次不及救畏齊也己卯仲孫速卒
卒大夫例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季孫逐
之也晉人殺欒盈不言殺大夫穀梁曰惡之弗有
也齊侯襲莒掩其不備曰襲春秋無書襲者特甚
齊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杜氏曰賀克
欒氏也仲孫羯帥師侵齊左氏曰晉故也夏楚子
伐吳舟師之役也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屡食
又既紀大異也齊崔杼帥師伐莒齊既與莒平又
伐之忘無信也大水紀災也八月癸巳朔日有食
之屡食紀異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謀伐齊也冬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伐鄭楚將救齊也公至
自會反至書也陳鍼宜咎出奔楚左氏曰陳人復
討慶氏之黨也叔孫豹如京師左氏曰齊人爲王
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也大饑書災也　二十
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左氏曰報孝伯
之師也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齊莊將淫於
崔氏而見弒也書崔杼弒其君罪大法也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

子于夷儀謀討齊亂也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
師入陳陳爲楚與國鄭欲求親于晉故伐而入之
凡言入甚辭也杜氏以爲舍之無譏非也秋八月
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晉受齊賂許之成也公至
自會反至書也衛侯入于夷儀此衛侯衎也左氏
曰晉閒其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
之之詞非國逆也與鄭伯突入于櫟類也然鄭伯
書名衛侯不名者魯從晉告也胡氏名不名之說
以意之也楚屈建帥師滅舒鳩書滅甚楚也冬鄭
公孫夏帥師伐陳前雖入陳陳服鄭也今更伐以
結成也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人射
之卒也穀梁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
外乎楚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
弒其君剽剽以公孫立原非其次也何以書君書
弒穀梁曰殖也立之喜也君之非正也今父立而
子殺之故春秋例之弒君也衛孫林父入于戚以
叛林父常逐衎衎入故叛也甲午衛侯衎復歸于
衛剽以辛卯殺衎以甲午歸穀梁曰日歸見知弒
也名之者知衛侯爲衎也胡氏罪其不能改過而
名之是意之也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左氏曰召公

討衛也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杜氏曰討衛而疆戚田也秋宋公殺其世子痤宋公以寺人伊戾之譖殺其世子不書寺人而書公殺者絕其爲父也晉人執衛甯喜杜氏曰討其弑君伐孫氏也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許男如楚請伐鄭而卒于楚也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救許男之請也葬許靈公以會書也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杜氏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杜氏曰晉楚同主夏盟以

諸侯分爲晉楚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衛殺其大夫甯喜於是甯喜專而公使公孫免餘殺之也係國以殺罪專殺也衛侯之弟鱄出奔晉以殺甯喜惡君之失信故奔晉也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受周封春秋以僭王外之故夷之今主盟中國與晉同獎王室此仲尼之所進也故春秋于宋之盟再書之而胡氏以爲聖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貶之也似求之過也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紀異也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示恒燠也夏衛石惡出奔晉甯喜

之黨也邾子來朝通嗣君也秋八月大雩以旱禱也仲孫羯如晉聘也冬齊慶封來奔杜氏曰崔杼之黨耽酒荒淫而出也十有一月公如楚始朝楚也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赴於諸侯也乙未楚子昭卒以赴書也　二十有九年公在楚楚人留以送葬也公羊曰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夏五月公至自楚反至書也庚午衛侯衎卒以赴書也閽殺吳子餘祭穀梁曰閽門者寺人也不言君以始通中國略之也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

人城杞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志私役也晉侯使士鞅來聘左氏曰拜城杞也杞子來盟杜氏曰魯歸其田故來盟也杞本稱伯矣此以子書左氏曰賤之也伯而子之滕子來朝之類致周所之也周之命令不行于大國或尚能行于小國也仲尼爲得而子之也吳子使札來聘杜氏曰吳子餘祭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至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于上國似也胡氏以爲衰也札讓國于吳受貶于魯何謂也札不來聘何緣而貶之也秋七月葬衛獻公以會書也

齊高止出奔北燕左氏曰公孫蠆公孫竈放之也書曰出奔罪高子也高子好以事自爲功故難及之也冬仲孫羯如晉報士鞅之聘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夾敖即位通嗣君也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蔡景以淫見殺子弑書君書殺罪尤在般也夏五月宋災宋伯姬卒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嫁矣女而不婦從魯詞也天王殺其弟佞夫佞夫無罪而殺之書弟罪累上也王子瑕奔晉以殺佞夫故也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共姬從夫之謚也外

夫人不葬此書葬以災卒賢之也鄭良霄出奔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穀梁曰不言大夫惡之也何以惡之嗜酒而侈也冬十月葬蔡景公以會書也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以宋災故而煩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志不急也胡氏以葬蔡景公同傳見春秋遍刺諸侯之大夫不討賊而反卹宋兩事同責疑鑿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事闕也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薨不于正寢非正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襄公子也在喪而卒不成君也己亥仲孫羯卒卒大夫例也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不親會葬書來會葬非禮也癸酉葬我君襄公逾月葬速也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左氏曰其子展輿弑之也而書莒人疑過略也左氏必有所據也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外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經說

春秋億十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穀梁曰繼正卽位也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尋宋之盟也三月取鄆左氏曰季孫宿伐莒取鄆來莒亂而取之也書取不宜取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左氏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于景其

母弟去懼選鍼逐出奔書奔罪秦伯之失教也六月丁巳邾子華卒以赴書也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此晉人之攘夷也胡氏以爲譏何也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左氏曰莒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齊公子鉏納去疾書入正討也莒展輿出奔吳展輿立踰年矣稱名而不爵以弑君之賊不成君也叔弓帥師疆鄆田取鄆田吳猶帥師疆之懼莒攻也不貶而自貶也葬邾悼公以會書也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按左氏麇之卒王子圍弑之也而書卒不書弑必非弑也或左

欽行弑爲齊討慶封故稱齊也遂殘頓九月楚子一會而舉數事志惕也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卒大夫例也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穀梁曰貴復正也魯次國舊二軍襄十一年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也左氏曰三家四分公室其事雖有之於經若無所據也楚殺其大夫屈申左氏曰以其貳於吳也公如晉卽位而往見也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之大夫竊地來奔魯納之書之交譏也秋七月公至自晉以反至書也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魯受牟夷莒以爲討

而叔弓敗之志魯曲也秦伯卒雖不同盟猶赴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子越人伐吳報棘櫟麻之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以赴書也葬秦景公魯使大夫會也葬杞文公以會書也宋華合比出奔衛以寺人柳之譖逐之也書出奔罪其上也秋九月大雩以旱禱也楚薳罷帥師伐吳以吳救徐伐之也冬叔弓如楚弔[illegible]也以楚爲吳所敗也齊侯伐北燕將納燕伯也燕伯以三年出奔齊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不言及而言暨左氏曰齊求之也三月公如楚

原缺

楚召之也叔孫舍如齊涖盟殺梁曰涖位也內之
前定之辭謂之涖也涖春之平也夏四月甲辰朔
日有食之紀異也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以赴書
也九月公至自楚以反至書也冬十有一月季孫
宿卒卒大夫例也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以會
書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偃師
嫡而留庶招以陳侯發留之故殺偃師故書弟以
見其專書世子以志無罪也夏四月陳侯溺卒左
氏曰憂縊也叔弓如晉賀虒祁宮成也楚人執行
人于微師殺之行人以殺世子愬于楚而楚殺之

書行人殺無罪也陳公子留出奔鄭留為招所立
未成君而出奔也秋蒐于紅不言公疑三家之師
也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招歸罪于過而陳人殺
之也大雩以旱禱也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
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陳亂楚不為立君而
滅之又釋首惡之招而殺其黨孔奐楚何以主夏
盟也葬陳哀公以會書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
于陳楚子在陳諸夏之大夫旅見于楚書叔弓之
會非敢會也內詞也許遷于夷楚遷之也夏四月
陳災陳滅矣于楚邑矣猶書陳侯春秋存滅國之

指也秋仲孫貜如齊魯不通齊聘二十年矣貜復
如繼舊好也冬築郎囿紀役也　十年春王正月
事删也夏齊欒施來奔酗酒信內多怨以取敗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莒之役
以三家之師伐之蔑公室無與也戊子晉侯彪卒
以盟主赴也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以盟主
諸侯大夫皆會葬也冬十有一月甲子宋公成卒
以赴書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
平公范氏曰晉獻公殺世子申生而不書葬宋平
公殺世子痤而書葬何休曰痤有罪也春秋凡書

葬以會書不會不書也而其君之善惡不與也范
氏之說非也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
于申般弑父而自立楚殺之是也但書誘非正討
也又殺其[illegible]夷道也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楚貪
而圖蔡欲併其國也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
母也大蒐于比蒲遺喪而蒐書譏也仲孫貜會邾
子盟于祲祥脩好禮也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
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謀救陳也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謚也冬十
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既

獲蔡矣而又執其世子歸之于社甚楚虐也　十
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年燕伯
出奔齊至是納之于陽未入國都也三月壬申鄭
伯嘉卒以赴書也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元公新立
通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恥公新立朝嗣君也
晉以取鄆之故莒愬之而辭公公至河乃復志辱
也五月葬鄭簡公以會書也楚殺其大夫陳虎陳
虎若敖之餘也係國以殺罪專殺也秋七月事闕
也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謀亂故也楚子伐徐杜
氏曰不書圍以乾谿師告也晉伐鮮虞穀梁曰其

曰晉狄之也鮮虞亦白狄也春秋伐國者多矣何
以狄晉也罪晉厭愬之命不能救蔡而頑移師于
鮮虞似鑿也書晉不書師不書人亦不書將略此
史闕文也十五年又伐鮮虞矣何以不狄之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討南蒯之叛也不言
蒯據費內諱也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
其君虔于乾谿靈王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
子棄疾脅比疾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
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
經而死此公羊之傳也是弒虔者棄疾也而書比

弒者楚以比告也不然是傳之附會也楚公子棄
疾殺公子比比已立矣而棄疾殺之不書弒者未
成君也秋公會劉子晉侯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平丘晉成虒祁諸侯有二心故爲平丘之會將
以威服之也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齊服故
也公不與盟蓋不堪晉求故不與盟也晉人執季
孫意如以歸以公不與盟也公至自會以反至書
也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平王封陳
蔡而復之也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滅又爲得與
楚子之復也胡氏曰書歸順詞也冬十月葬蔡靈

公始以公禮葬也公如晉至河乃復杜氏曰晉人
辭公也吳滅州來楚邑也吳以楚亂滅之也　十
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杜氏曰大夫不至必見執
而後至亦危之也三月曹伯滕卒以赴書也夏四
月事闕也秋葬曹武公以會書也八月莒子去疾
卒以赴書也莒不會故葬闕也冬莒殺其公子意
恢恢與亂君爲黨故被殺也　十五年春王正月
吳子夷昧卒以赴書也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
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方有吉祭大臣卒不當赴今
叔弓有事于武宮而卒人君以宗廟爲重疑不當

徵桀胡氏與其有禮何也春秋書之著臣强也夏麥
蔡朝吳出奔鄭左氏曰費無忌譏之也六月丁巳
朔日有食之紀異也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已伐
而又伐之志晉黷也冬公如晉謝平丘之不與盟
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書伐徐譏勤遠也楚
子誘戎蠻子殺之楚之誘戎蠻子與誘蔡般一也
或名或不名從其赴也胡氏曰般弑父與君蠻氏
亂而無質罪之輕重亦差矣似鑿也義係于誘不
在名不名也夏公至自晉晉人以平丘之會止公
故半歲始歸不書止內諱也秋八月己亥晉侯夷

卒以赴書也九月大雩旱禱也季孫意如如晉葬
昭公也冬十月葬晉昭公以會書也　十有七年
春小邾穆公來朝通好也夏六月甲戌日有食之
紀異也秋郯子來朝通好也八月晉荀吳帥師滅
陸渾之戎書晉據爽也然何以書名氏從赴也冬
有星孛于大辰紀異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言戰
不言敗以赴略也胡氏曰罪楚之不能用賢以日
削鑿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以赴書
也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前年星孛于大辰之
徵也六月邾子入鄅鄅蔽而俘之也秋葬曹平公

以會書也冬許遷于白羽楚遷之也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以其報鄅故也夏五月戊辰許世子
止弑其君買許世子不嘗藥之事公穀左傳皆言
之疑亦好異而誣其事所謂傳聞異詞也春秋之
世列國世子豈皆嘗藥者而君薨乃言弑若止罪
一許止天下諸非弑父與君之臣子也或許止眞
有不嘗藥之事而國人以弑加之春秋亦從其赴
而書之耳若事在許史而不在春秋也而胡氏以
爲若此類者非聖人不能脩述詞也己卯地震紀
異也秋齊高發帥師伐莒書不事齊故也冬葬許

悼公以會書也穀梁曰何以書葬不使止爲弑父
槃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事關也夏曹公孫會自
鄸出奔宋公羊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
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謂
喜時嘗讓國春秋爲賢者諱似意之也左氏不載
其出奔之故疑義係出奔不係自鄸也秋盜殺衛
侯之兄縶左氏曰齊豹殺之也經無其名疑從赴
詞也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三大夫同
時出奔將不利于宋也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以赴書也　二十有一年葬蔡平公以會書也夏

晉侯使士鞅來聘杜氏曰頃公即位通嗣君也宋
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杜氏曰自
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其
三大夫之罪也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紀異也
八月乙亥叔輒卒卒大夫例也冬蔡侯朱出奔楚
杜氏曰朱為大子則失位遂微弱為國人所逐故
以自出為文也公如晉至河乃復晉將伐鮮虞辭
公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報壽餘之敗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華向殺君華公
子刜君質子必誅之賊宋之臣子既不能討而楚

又納之書自南里出奔楚交惡之也胡氏之說是
也大蒐於昌間胡氏以大臣專行公不與也於經
文無所據似意之也夏四月乙丑天王崩赴於諸
侯也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子朝以尊
好嫡書王室亂特詞也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猛未踰年不宜稱
王既稱王不宜名之既王之二卿不宜稱以疑王
字下脫子字而胡氏以為春秋之謂苟宜立也則
猛雖未踰年而成之為王似求其說而不得從而
為之詞也不名其臣而名其王何以為春秋其書

名者以篡奪之際不名何以明當立不當立也故
突忽子糾小白之類不嫌于辨析是也然則何以
知其為王子也以下文冬十月王子猛卒驗之也
豈已王矣而又卒以王子乎然則何以稱悼王也
國不可一日無君猛雖未即位既卒而周人追謚
之也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紀異也　二十
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杜氏曰謝取邾師
也癸丑叔孫婼卒大夫例也晉人執我行人叔
孫舍邾人愬之而見執也書執行人甚晉也晉人
圍郊郊周邑也圍郊討子朝也夏六月蔡侯東國

卒于楚以赴書也秋莒子庚輿來奔左氏曰庚輿
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
烏存帥國人逐之而奔也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
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吳伐州
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不書楚師敗
者六國之師先敗而楚師遂奔也書滅書獲甚吳
之憑陵也天王居于狄泉于是子朝入于王城矣
此書天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尹氏立王子朝書
尹氏立之見非國人之公也八月乙未地震紀異
也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illegible]日為叔孫故也書

至矣有疾乃復公羊曰殺恥也　二十有四年春
王正月丙戌仲孫羯卒卒大夫例也叔孫舍至自
晉大夫至不書此何以書也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
之紀異也秋八月大雩以其時也丁酉杞伯郁釐卒
以赴書也冬吳滅巢吳逆楚而滅巢也葬杞平公
以會書也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聘也夏
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謀王室也有
鸜鵒來巢穴居而來巢于彼上之象也公羊曰紀
異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胡氏曰旱

甚也九月己亥公遜于齊次于陽州胡氏曰內出
奔稱遜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季
氏而季氏逐之不討書存君也齊侯唁公於野井
于昌齊欲致公于社馬胡氏曰齊無納公之實似
也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卒大夫例也十有一月
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公以公故如晉而卒于
曲棘書地閔之也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公羊曰外
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欲取鄆以居公
善齊侯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以
會書也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何言公次于陽

矣此言公至自齊者齊取鄆而納公也夏公圍成
成孟氏之邑以齊師圍之而書公者公主之也秋
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謀納公也公
至自會居于鄆書居鄆入而未入也九月庚申楚
子居卒以赴書也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左氏曰
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也尹氏召伯毛
伯以王子朝奔楚上書天王天下有君矣書王子
朝奔楚明篡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
齊居于鄆譏也　公在外也在外必書以見公之
所在也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此公子光使專諸弒

之而稱國何也或曰罪季子不當讓以基亂也胡
氏曰罪大臣之不能置君也疑皆弊也僚雖不當
立國人已奉之爲君矣故書君書弒以正大法也
其不書誰殺之吳始通中國其赴略也楚殺其大
夫郤宛費無極譖之令尹子常也書殺大夫罪專
殺也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
人會于扈謀戍周納公也冬十月曹伯午卒以赴
書也邾快來奔快邾大夫也書來奔譏納叛也公
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一歲兩書之閔公在外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以會書也公

如晉次于乾侯公以齊不禮而復如晉不得入故
次于乾侯書公在外也夏四月鄭伯寧卒以赴書
也六月葬鄭定公以會書也秋七月癸巳滕子寧
卒以赴書也冬葬滕悼公以會書也　二十有九
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以
乾侯致不得見晉故復歸于鄆而齊侯唁之唁而
不納惡在其爲唁也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卒大夫
例也秋七月事闕也冬十月鄆潰鄆叛而公不能
居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鄆潰而復適
乾侯也歲首必書公所在存君也夏六月庚辰晉

侯去疾卒以盟主赴也秋八月葬晉頃公以會書
也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徐附于楚
故吳滅之也書滅甚吳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
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人不
能討叛納公而以會執叛臣書之志貶胡氏之
說是也夏四月丁巳薛伯卒以赴書也晉侯使荀
躒唁公如乾侯唁而不納惡在其爲唁也秋葬薛
獻公以會書也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也
不書邾史闕也以濫來奔誰納之季孫納之也十
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紀異也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自乾侯而誘取乎闞也
公羊曰闞邾婁之邑也或曰魯邑魯邑又何言取
也國皆季氏有之也夏吳伐越左氏曰始用師于
越也秋七月事闕也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
高張宋仲幾衛大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備王子朝也十有二月己
未公薨于乾侯左氏曰言失其所也

春秋億十一　定公

元年春王不書正月疑史闕也公羊曰即位後也
穀梁曰定無正也言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

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元年魯之元
年也春王正月王之正月也何與於魯而不書也
故曰疑史闕也二傳俱附會也三月晉人執宋仲
幾于京師諸侯城成周宋不受功而晉執之也是
執有罪也書京師志以王討也而公穀以爲貶非
也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六
月而昭公之喪至遲也戊辰而定公始即位皆制
于季氏也據事直書而貶自見也秋七月癸巳葬
我君昭公喪至雖遲而葬不逾期也九月大雩穀
梁曰秋大雩非正也周之九月今之七月以旱請

何謂非正也立煬宮煬公伯禽之子之廟也左氏曰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故今立之書立不宜立也冬十月隕霜殺菽十月今之八月也八月而霜殺菽異之甚也　二年春王正月事闕也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紀災也秋楚人伐吳囊瓦師之脩然也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於傳無所據也惟公羊曰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此云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於經又無所據也既災而復之疑亦可以言新作不必求之過

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晉辭之也志辱也三月辛卯邾子穿卒以赴書也夏四月事闕也秋葬邾婁莊公以會書也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諱公使大夫盟也邾子來逾年君又不宜與大夫盟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以赴書也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楚以賂故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故蔡侯請師于晉會王人而伐之也志義戰也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

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正也蔡既滅其國而又誅其君蔡之罪著矣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召陵之會合諸侯至是再會于皋鼬穀梁註云公畏楚疑于侵之故復為此盟不可考也杞伯成卒于會不月與盟同日書卒於會閔之也六月葬陳惠公以會書也許遷于容城許近楚疑楚遷之也秋七月公至自會以反至書也劉卷卒公羊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即會召陵之劉子也葬杞悼公以會書也楚人圍蔡報召陵之侵蔡討之也晉士鞅衛孔圉帥

師伐鮮虞晉主師也葬劉文公外大夫不葬以召陵之盟故也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柏舉之役吳子伐楚以解蔡圍志義戰也囊瓦奔鄭以敗奔也庚辰吳入郢甚吳也楚宜伐而不宜入也吳不稱子略詞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紀異也夏歸粟于蔡公穀皆言諸侯歸之也以蔡比年在楚又為楚所伐饑也而經不言諸侯則曰我歸之也何據而言諸侯歸之也於越入吳吳在楚而越乘其虛故書入也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胡氏曰內大夫有罪見討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
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也意
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
始終之禮也內大夫未有不卒者翬之不卒疑史
佚之未可以翬之不卒而例大夫也意如之惡何
侯不卒而始見也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卒大
夫例也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左氏曰報觀虎之
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
許男斯歸因許敗也書滅書以其君歸甚鄭也二
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左氏曰為晉討鄭之伐胥

靡也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獻鄭俘也秋晉人
執宋行人樂祁犂樂祁犂未致使而先飲酒于趙
簡子晉執之是也書執行人若無罪然與國以禮
來而擅執其行人非伯討也胡氏以執出列卿之
私而敗之非春秋指也冬城中城公為晉侵鄭懼
而城之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杜氏曰鄆
貳於齊故圍之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事闕
也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謀叛晉也石門志始合也
鹹志始散也春秋所以始終也齊人執衛行人北
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侵衛衛意也欲叛

晉而諸大夫不可刼齊師而懼之也沙之盟成衛
謀也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齊叛晉故也九月大
雩以旱禱也冬十月事闕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
侵齊公至自侵齊報西鄙之役也二月公侵齊公
至自侵齊未得志故復侵齊也曹伯露卒以赴書
也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報我侵也公會晉師
於瓦公至自瓦齊師故晉來救魯會之也秋七月
戊辰陳侯柳卒以赴書也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
衛討二國叛故也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佚以
會晉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晉故也冬衛

侯鄭伯盟于曲濮結叛晉也從祀先公昭公至是
始得從事于太廟也執祀之陽虎專季氏將殺季
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暴意如之罪也魯祀非
家臣所專特書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甚其微矣
盜竊寶玉大弓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
弓也周公受而藏之魯者也因從祀先公而書之
疑竊於祀所也盜者若國無人之謂也譏君臣之
失守也　九年春王正月事闕也夏四月戊申鄭
伯蠆卒以赴書也得寶玉大弓左氏曰陽虎歸之
也六月葬鄭獻公以會書也秋齊侯衛侯次于五

氏將伐晉也秦伯卒以會書也冬葬秦哀公以會
書也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杜氏曰平前八年
所伐齊之怨也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歧來曰雖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齊人欲甘心
於魯君而孔子以禮柔之故反得歸田書至幸之
也晉趙鞅帥師圍衛報齊爲衛伐夷儀也齊人來
歸鄆讙龜陰田陽虎以三邑逃齊至是以夾谷之
會來歸書來歸順詞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叔孫氏
邑也侯犯以叛不書叛而再書二卿帥師圍郈諱

內叛也猶書圍費之類是也宋樂大心出奔曹宋
使樂大心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子明聞之于公
而逐之也宋公子地出奔陳貪弄馬以踞君命故
出奔陳也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宋公
寵向魋不聽辰請以二國卿奔志宋亂也　十有
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
于蕭以叛穀梁註云辰未有失弟之道故書弟以
罪宋公非也書弟罪不弟也書及雖二卿脇以外
奔而弟不得以叛兄志首惡之有在也書入穀梁
曰內弗受也夏四月事闕也秋樂大心自曹入于

蕭入蕭從叛人可知故不復言叛也冬及鄭平叔
還如鄭涖盟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以赴書也夏葬薛襄公以會書也叔孫州仇帥師
墮郈侯犯以郈叛一年再圍不克故叔孫墮郈也
墮毀也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翦曹也季孫斯仲孫
何忌帥師墮費公山不狃據之以叛也墮而帥
師以強敵恐弗克也秋大雩以旱禱也冬十月癸
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結叛晉也十有一月丙寅朔
日有食之志異也公至自黃以及至書也十有二
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書圍成志弗克也書至成

強知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也　十有三
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共伐晉也夏築蛇淵囿
紀役也大蒐于比蒲胡氏曰三家蒐無所據也衛
公孟彄帥師伐曹連年伐曹志黷也秋晉趙鞅入
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連
書臣叛志晉替也晉趙鞅歸于晉叛而復歸鞅不
有于晉也薛弒其君比誰弒之不言其人小國之
告略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
奔宋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爲亂
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戍黨也二月辛巳楚

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頓欲
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故楚滅之書滅者以其君歸
其楚也夏衛北宮結來奔公戍黨也五月於越敗
吳於槜李吳子光卒光以敗卒以來告書也公會
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齊魯叛晉助范中行為
逆也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天王使石尚
來歸脤殺石尚之請復歸脤于魯也穀梁曰貴復
正也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世子以南子之淫亂欲
殺之而靈公知而逐之也書世子而父子之罪自
見也衛公孫孟彄出奔鄭蒯聵之黨也宋公之弟

辰自蕭來奔志納叛也大蒐于比蒲杜氏曰自舍
中軍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於是蒐比蒲則以
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墮費郈也邾子來會公不用
朝故曰會也城莒父及霄杜氏曰公叛晉助范氏
故懼而城二邑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
朝通好禮也鼷鼠食郊牛角牛死改卜牛志怠祀
也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胡乘吳之入
楚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胡楚滅
之也書滅國又以其君歸其楚也夏五月辛亥郊
穀梁註曰譏不時也壬申公薨于高寢穀梁曰高

寢非正也鄭罕達帥師伐宋杜氏曰宋公子地奔
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也齊侯衛侯次
于渠蒢謀救宋也邾子來奔喪諸侯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公羊曰哀公之母也何以不
稱夫人哀未君也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異也
九月滕子來會葬諸侯來會葬非禮也丁巳葬我
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大事詳書
之禮也辛巳葬定姒何以書葬以哀貴也公羊曰
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冬城漆志役也

春秋億十二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也楚子陳侯隨侯許
男圍蔡左氏曰報柏舉也胡氏曰蔡人男女以班
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班則是降也疆於江
漢之間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
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
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
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
胡氏之指重復讐也而春秋之義疑不在是魯之
史不能詳吳楚之事故書之略也而謂書爵為仲
尼恕詞鑿也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怠祀也夏

四月辛巳郊志遇時也秋齊侯衛侯伐晉救范氏
也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前年邾子來奔喪矣而
今伐之志魯惜也非魯之惜也三家强故也　二
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
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
子盟于句繹受邾之賂田而強與其君盟志三家
之惜也三家共伐邾而盟不及季孫者服虔云季
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似也而穀梁曰
各盟其得也妄意不得田故不與盟疑意之也夏
四月丙子衛侯元卒以赴書也滕子來朝朝嗣君

也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將立之爲君
也父死而猶稱世子志以世子奔以世子之名納
也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
鐵鄭師敗績鄭助范氏中行氏叛晉而趙鞅討之
也書鄭師敗績不直鄭也冬十月葬衛靈公以會
書也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偪于楚請遷于吳中悔故吳洩庸因聘襲之蔡
委罪于駟以說吳而殺之也書大夫書公子不去
其爵與親甚蔡侯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
帥師圍戚蒯聵之子輒以齊兵拒父也衛主兵而

原缺

首齊者惡齊之黨逆也夏四月甲午地震志異也
五月辛卯桓公僖公宮災書災志變也左氏附會孔
子之言以爲桓僖親盡不毀故災胡氏因之何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杜氏曰魯黨范氏
故懼晉而城啓陽也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秋七
月丙子季孫斯卒卒大夫例也蔡人放其大夫公
孫獵于吳公子駟之黨也冬十月秦伯卒以赴書
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至是二卿後有
事於邾矣志黷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
侯申左氏曰公孫翩逐而射之卒也胡氏曰翩非

微也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吳誑楚又委罪於執
政其謀國如是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然
則申之罪孰與商人也殺商人者何以不言盜書
盜宋之赦略也或不知其誰殺之耳觀經書公孫
辰出奔吳又書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若求
其賊而不得者懸可即信左氏公孫翩殺之也葬
秦惠公以會書也宋人執小邾子書執罪宋也晉
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晉
不能救又執而歸之楚畏楚甚矣書之志晉替也
城西郛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災紀災也秋八月

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虐亦甚矣而春秋書入書
邾子益來不書以邾子歸爲內諱託也諱惡也宋
人圍曹弱曹也冬鄭駟弘帥師救曹書救與詞也
中國無伯而諸侯目相救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
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胡氏曰此滅曹也曷爲不言
滅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曹伯因公孫
彊之佞背晉而奸宋自取滅亡故書宋公入曹以
曹伯陽歸若是者是與宋之滅曹也以傳而摭經
也春秋凡書入國獲其君皆罪也曹雖無道非宋
之所當滅也不書滅者以赴畧也吳伐我吳爲邾

故伐魯不書地及與吳盟諱內也夏齊人取讙及
闡歸邾子益于邾不見伐而取邑公穀皆以爲賂
也爲以邾子益來也邾子齊甥畏齊故賂之不言
賂諱也秋七月葬闕也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
卒以赴書也齊人歸讙及闡左氏曰季姬嬖故也
季嬖魯女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僖公以會書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宋地鄭圍之書
取鄭師于雍丘於雍丘敗鄭師也夏楚人伐陳左
氏曰陳即吳故也秋宋公伐鄭左氏曰報雍丘也
冬十月事闕也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吳

以邾子既歸又無道討而囚之今又自吳來奔也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按左氏公會
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悼公弒而書卒疑從
齊赴也胡氏曰齊侯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
之正也而吳人伐之違背正理故沒其弒而以卒
書不知弒君齊事也何與于吳而春秋爲之諱也
夏宋人伐鄭疑以雍丘之役未得志也晉趙鞅帥
師侵齊齊晉之不交兵久矣至是伐喪賤也五月
公至自伐齊及至皆書也齊弒悼公不廢會禮也衛
公孟彄自齊歸于衛齊納之也薛伯夷卒以赴書

也秋葬薛惠公以會書也冬楚子結帥師伐陳吳
救陳陳即吳故楚伐之也書吳救陳與詞也　十
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左氏曰齊爲郎故也
前年會吳伐齊師于郎也夏陳轅頗出奔鄭頗厚
歛而貪賂國人逐之也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
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終
會伐而不與戰故艾陵之役不書公也秋七月辛
酉滕子虞母卒以赴書也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以會書也衛世叔齊出奔宋紀文子逐之也　十
有二年春用田賦杜氏曰以丘賦一乘爲未足又

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書之譏厚斂也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喪之減禮也公會吳于橐皐將尋盟也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吳徵會于我及衛宋也宋向巢帥師伐鄭以鄭城宋邑也冬十有二月螽志災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書取覆而敗之也夏許男成卒以赴書也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杜氏曰書會晉侯及吳子兩霸之詞也至是晉雖弱而加吳上存夏也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無傳於越入吳乘黃池之會而於越入之也吳横而不度濊自取敗也秋公至自會反至書也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葬許元公以會書也九月螽書災也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紀異也盜殺陳夏區夫杜氏曰稱盜非大夫也十有二月螽書災也　十有四年西狩獲麟胡氏曰春秋文成而麟至是麟爲春秋之祥也麟之爲祥固矣麟以聖王生聖王不作而麟至公羊之所謂紀異也麟而見獲于狩不祥莫大焉至是王道窮矣無可望于世矣故仲尼撫涕而傷之遂絕筆于獲麟之年因獲麟而始絕筆也非文成而麟至也後二年而仲尼卒天意蓋可見也若爲春秋之祥是仲尼幸之也儒者會聖人之過不自知言之流于附會也漢人又言因獲麟始修春秋故止于獲麟也其說視胡氏爲近理云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春秋左傳屬事二十卷

（明）傅遜撰

明萬曆十三年日殖齋自刻十七年重修本

左傳屬事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傅遜撰。遜字士凱、太倉人。嘗遊歸有光之門。困頓場屋、晚歲乃以歲貢授建昌訓導。是書發端於其友王執禮、而遜續成之。倣建安袁樞紀事本末之體、變編年爲屬事。事以題分、題以國分。傳文之後、各櫽括大意而論之。於杜氏集解之未安者、頗有更定。而凡傳文之有乖於世教者、時亦糾正焉。遜嘗自云、傳中文義頗竭思慮、特於地理疎多遺憾、恨不獲徧覽天下郡縣志而精考之。又云、元凱無漢儒、不能爲集解、遜無元凱、不能爲此注。其用心深至、推讓古人、勝於文人相輕者多矣。

之重乎人者慕古尚友考世之士斯多取焉重
乎事者經世制變撥亂致理之士斯多取焉
重乎物者則鉤句摘事擿摭撓偶之士斯多取
焉是皆毗人墨士各任其志好攄幽發粹志
實載往以流恵乎後人者也吾婣黨傳遜士
凱氏少抱志略控抑沉鬱於時用袁氏體
纂左傳屬事以稍自露其長子謂國語
戰國策太史公八書已類是非始於袁氏也
而士凱之所自負者尤在訓詁中自謂能革

千載之譌予觀其明簡雅覈多以意悟於注
家識可稱善若祧廟七音並短龜長數事
皆探前人微旨抉其疑似而暢衍之非湯為
臆說也至弁髦下二如身雖已較勝舊說而
士凱猶自懷疑從予正之予謂冠禮算位本
如是特弁髦句於文氣覺拘然古人文字亦
多有然者其他大者無慮百餘條小者數百皆
去杜之舛以發左之意其有杜本無譌而為他
說所註誤者仍辨之以復於杜左氏之義蓋

者亦以義裁之使無詩乎聖人之訓識亦可謂
卓爾不羣者矣會其左宦引歸貧不自聊亟
欲此書之布於世數遺予書曰公為序之既冕
其首而尤附之翼也予謂凡古之立言以圖不
朽者孰不同是心哉顧其顯晦也似有數焉
司馬史記令家藏士習好之甚於六經而東兩
漢猶不顯獨楊惲以其自出能讀之耳韓
昌黎文為七大家之翹裁以配孟子亦更四
百餘年至歐陽永叔而始大行是編也蓋

不與二書併然觀其比事而屬之也俱有釐
義焉如齊桓之霸始以鮑之薦管其不能勝
楚也以子文晉悼之復霸始以荀罃之歸而其
後之失霸也以范鞅諸臣之賄其他事事必指
要陳詞昭為誡鑒務思有益於世非徒逞
辭博標奇麗為搦管濡翰之費已也有天
下國家之責者併而讀之其必會於衷而
發其志智者多矣使世之君子惟榮顯之圖
或雕蟲之是工則匡直是編諸古籍皆覆
瓿耳如以措大自任體國經治為懷則是
編也將麇翼而橫飛矣序與不序也奚與乎
予惟重有望於天下之士焉爾吳郡王錫爵
撰

公自甲申年許作序洎辛卯秋
予告歸始獲踐焉是誌

春秋左傳屬事序

昔者夫子春秋成而三氏翼之左氏嘗及事夫
子其好惡與之同而又身掌國史典故其事最
詳而辭甚麗公穀二氏私淑之子夏而以能創
義例有所裨益於經學士大夫多習之其為左氏
而顯者漢承相張蒼諸王大傅賈誼京兆尹張
敞太中大夫劉公子歆相翟方進之屬賈誼為
之訓故訣終不得與二氏並而中壘校尉劉歆
始篤好之至移書太常博士明其屈幾用此獲
罪其後獲並立於學官而晉征南大將軍杜預
深究指其學復傳之而稱其或先經以始事或
後經以終義或依經而辯理或錯經以合義自
杜預之傳行而左氏彬乎槃然公穀反不得稱並
矣宋有胡安國者負其精識以為獨能得夫子
褒貶之微意衷三氏而去取之自胡氏之傳行而三
氏俱絀獨為古文辭者尚好左氏不能盡廢之
而所謂好者好其語而已尔於是稱左史者舍
經而言史大抵史之體有二左氏則編年而司

馬氏乃紀傳世家編年者貴在事而紀傳世
家貴在人貴在事則人或略而尚可推貴在人
則事易複而於天下之大計不可以次第得
然自司馬氏之紀傳行而後世之為史者亡
所不沿襲當左氏時所謂晋之乘楚之檮杌
以至魏之汲冢其簡者若做經而詳者則為
左其後奪於司馬氏雖有荀悅袁宏之類然
不甚為世稱說而能法左氏之編年者司馬
氏之後人光也光所著史曰資治通鑑其文雖不

敢望左氏之精鑿要亦有以繼之而上下千
餘年其事為年隔而不能整粟建安袁樞
取而類分之名曰紀事本末而左氏其祖禰也
顧未有若袁樞者出而吾鄉傅遜氏少有雄志
博涉曉兵尤好推前代理亂大原謂左氏足
以發其奇益覃思詳索而融貫其義用袁
樞法而整齊之其大體先王室次盟主次列
國次外夷取事之大者與國之大者比而小者
附見焉不必如訓家之所謂張本為伏為應一

舉始而終遂瞭然若指掌其它句為之故字
為之攷雖不能不資之杜氏而杜氏之有舛僻
者亦搢而正之必使之無負乎左氏而後已故
執杜氏以治左氏十而得八執傅氏以治左氏
十不失一旦也為杜而左者難為傅而左者
易故夫傅氏者左氏之慈孫而杜氏之諍臣
也漢之時左氏故不能大重如公穀而為之者
如谿所稱三張賈生輩皆通達國體而公穀
之學公孫弘用以繩下而張湯傅為峻文決理

又請用博士弟子治之者補廷尉史雖以董江
都之賢而不能免於決事比之刻豈所謂屬
事者多達而析義者易深耶使傅氏及是時
而成此書令三張賈生者見之其有裨於漢
治當何如也傅氏今雖尚墨〻守學官部使者
已從守令科三論薦矣其將使之展而效之
時哉吳郡　王世貞撰

春秋左傳屬事序

古史之存寡矣唯左氏釋經以著傳故魯二百五十五年之史獨完而諸國事亦往往可以概見雖當世衰季纂弑攻奪烝姣之醜不絕於篇而其間英臣偉士名言懿行猶足為世規准至戰陳射御燕享辭命卜筮皆非後世之所能及蓋以去古未遠而先聖之法尚有存焉故也然體本編年而紀載繁博或一簡而幾事錯陳或累卷

而一事乃竟或以片言而張本至巨或以微事而古典攸徵茲欲遡流窮委尋要領而纏旨歸蓋亦難矣自司馬子長變古法以為紀傳世家等言而後之作史者卒不能易名編年者雖自荀悅以後無慮四十家而書不多存事無通會至宋司馬文正始穇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以為通鑑而趙興智滅實以上接左氏襄子甚智伯事建安袁氏復因之以纂紀事本末使每

事成敗始終之迹一覽而得讀史者咸便而蓀之遐寧欲祖其法以纂左傳事而先師歸熙甫謂當難於通鑑數倍遐頗悟其旨取王敬文本蕆而成焉懼其事繁奈且遺也故於諸國事各以其國分屬而彷次第之於時王道既衰伯圖是賴故以伯繼周而凡虞夏盛衰離合大故皆使自為承續而不列於諸國之中以其文古須註可讀元凱好之自謂成癖而其集解乃多紕

繆疎畧或傳文未斷而裂其句以為之註如防川介山失其奇勝且意義亦難於會解遐故竟其篇章而總用訓詁於後并參衆說酌鄙意僭為之釐正焉又讀胡身之註通鑑時有評議以發明其事之得失輒纂而效之其是非或不大詩於聖人而微蘊亦因以少見遐少好讀史茲傳雖以釋經而與後之言經者多抵牾難合故經不能強明而獨觝其文辭視以古史妄纂茲

錄名曰春秋左傳屬事頗自謂得古人讀史之遺意有助於考古者之便云然袁氏書為世所好而事多遺脫稍有錯誤茲得為之補其遺正其誤而更益之以宋與元僕數千百年成敗興衰之故皆得並論而詳列之豈非生平之一快也哉而未敢必其能與否也噫理難至當人莫自知以古人之賢猶不能無失矧遜於古人無能為役寧不百其失乎唯祈知言之君子不鄙而敎之時

皇明萬曆十有三年乙酉初夏日吳郡後學傅遜士凱自序

左傳自宋刻後惟昔年吾郡徐氏刻最號精絶尚以設作設以抝作抝鮮有辨者邇來諸書轉刻殆盡質多外訛殺讀予每慨古籍之日湮也茲刻雖已稍有猶時自從讎中闕註悞誤脫字訛字屢爲有易歸工至衍從[illegible]陝[illegible]美[illegible]成[illegible]之應亮予之無敢苟也已丑歲日有至次日[illegible]

纂春秋左傳屬事凡例

一列諸國先後俱依經文事既分屬而小國以事交於某國者即附見於某國之中

一纂事從題無題從類凡事與題稍相涉者因爲附見以無遺古史之文

一凡一事而宜分見兩屬者則置於所重之中而於其輕者則從節仍云詳見某處又有因事起事而於他事爲要本事無與者則直置於他事而云餘見某處凡節文皆空一字以別於全文若有一二句從節者止空一字不復云詳見餘見

一凡雖一事而歲月既久枝節自繁則於一題之內又分數題其年月亦因其內事以爲先後如三桓弱公室閔交魯之類

一有大事而中有數事不可分析者則於二事之交加一圈以別異之如[illegible]楚[illegible]伯之[illegible]

一杜註於一事之始云爲某事張本於終則云終某人之言今事既類聚故俱不用其云在某公幾年者今云在某事內

一此編本爲明達者之資故多總括其意以註而

於字句或畧焉以待觀者之自悟悟而得之則得之於心也圓

一凡名物度數不可以意求者則俱從詳且以備檢考焉

一凡註或仍或革於必然無疑者則直解其中不復致辨其有疑似難析古制難辨必須詳考乃定深思方得者則於去取創見之際俱不敢苟故另爲辨悞二卷以求正於傳雅其或無可考據思之不得者則並存其說以幷求正焉

一有本不必註而先爲杜註所謬者則亦解之以正其謬或見於辨悞中

一左氏好以成敗論人凡於生死治亂之先必預爲徵兆而後以事爲應驗固有未必盡然者先儒譏之以誣當矣然於世教有補故皆因焉而有悖倫傷化之極者不得已而畧評數語於中以明大義凡評議仍用小圈以別於訓註總評於後者則用大圈

一傳中地名元凱皆釋以晉時所名今皆易以昭代之制古蹟晉有而今無者則加舊字以存疑未有考者姑闕前見者從略於其中有闕係者仍然而闕

一杜於晉朝元皇后喪議太子應旣葬除服故凡傳中喪制皆曲爲強解以信其說先儒謂其巧飾經傳以附人情今註中悉爲釐正

一傳中於一人或以名或以字或以謚或以邑錯見於一事之中觀者卒難別識今於一人始見即詳其姓名字謚等庶使易曉

一傳中多古字通用及奇字難識或以一字屢見若悉爲音釋似覺太繁故另分部音釋附於辨悞之前

一傳中有三代器名以形不明故義亦難解今皆考而圖其形幷爲好古者之一資

春秋左傳屬事 凡例終

春秋左傳屬事目錄

卷之一
周
桓王伐鄭
子克子頹子帶之亂
王臣爭政
定靈皆齊
劉康公敗于茅戎
景王讓晉
王臣喪亡
子朝之亂
王朝交魯
卷之二
伯
齊桓公之伯
宋襄公圖伯
晉文公之伯 附秦穆公稱伯
卷之三
伯
晉靈公楚穆王爭伯
楚莊王之伯
晉景公楚共王爭伯
卷之四
伯
晉楚鄢陵之戰
晉悼公復伯
卷之五
伯
晉平公楚康王爭伯
晉楚爲成
卷之六
伯
楚靈王之亂
晉失諸侯
卷之七
魯
隱公攝國
文姜之亂 附莊公忘讎
魯與邾莒之怨 附邾莒事
季康子構怨邾齊

卷之八
魯
魯與宋衛之好
小國交魯
魯敗小國
孔子仕魯
列卿世嗣之變
卷之九
魯
三桓弱公室

卷之十
魯
陪臣交叛
列國災異
郊祀蒐狩
城築
卷之十一
晉
曲沃并晉 附獻公除公族
獻公滅虞虢

驪姬之亂
并諸戎狄 附長狄之亡
卷之十二
晉
卿族廢興
卷之十三
齊
襄公滅紀
襄公之弒
桓公五子爭立

靈公滅萊
崔慶之亂
景公納燕伯
景公納莒郊公
田氏傾齊 附陳佗之亂
卷之十四
宋
殤公之弒
閔公之弒
昭公之弒

桓族之亂
子罕之賢
華向之亂
桓魋之亂
景公滅曹
大尹亂政

卷之十五

衛

州吁之亂
惠公竊國
文公定狄難
甯武子弭晉難
孫甯廢立
靈公之立
莊公出公父子爭國

卷之十六

鄭

莊公克叔段
莊公入許
厲公篡國

穆公之立
靈公僖公之弒
西宮純門之難
子產相國
滅許
高克叚滿石制駟秦之敗

卷之十七

秦

納芮取梁
穆公霸西戎
秦晉交伐

卷之十八

楚

武王伐隨
屈瑕敗鄖敗絞伐羅
文王滅息鄧敗蔡申
成王滅弦黃夔
成王之弒
穆王滅江蓼六
子燮子儀子越之亂

三王滅肅舒
五令尹代政
平王得國 附靈王之墓
卷之十九
吳楚
吳通上國 附季札辭國
闔廬入郢
卷之二十
楚吳
越
昭王復國
白公勝之亂
楚滅陳
句踐滅吳

内

[illegible]

春秋左傳屬事目録終

題左傳屬事近註

傅士凱氏纂左傳屬事以杜註多誤別自訓詁予前已為序之茲復刻近註二十餘條以視予自謂左氏復生必當首肯予讀之良然士凱年幾耋矣貧窶獨甚而玄悟卓卓尚爾非天之豐嗇偏於其躬乎因思元凱博洽冠古好此傳稱癖其註歷世久矣唐宋多名儒惟劉用熙為之規失亦多有遺義今士凱以一貧病老儒生千百年後乃悉能糾正詳覈若此豈古籍精義不容終晦於茲乎曜靈焉特曠世而興耶

萬曆戊戌太原王錫爵績識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

周

桓王伐鄭

隱公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illegible]

六年冬。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

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illegible]

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illegible]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illegible]

九年夏。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illegible]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illegible]

十年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illegible]

十一年。秋。王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illegible]

桓公五年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奪。悉不使之與也。前忌父。此林父。疑有誤。公子。子元。鄭公

子抗方陣。曰馬法。車二十五乘爲偏。五人爲伍。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之。此蓋魚麗陣法。繻葛。鄭地。旝。旃也。通帛爲之。蓋大將之麾。執以號令。王軍敗身傷[illegible]而不奔。故曰能軍。鄭伯[illegible]問勞[illegible]臣禮[illegible]原繁高[illegible]。○鄭伯雖已不臣。而[illegible]命[illegible]祝聃皆大夫[illegible]以行。猶有尊周之心。焉可撫而假也。既易其田。又奪之以攻。足驅之叛。又及討其不朝。王虜其不以兵禦。即而遂親將以行。至兵敗身後復親其勞問。而不自取也。哀哉

七年。夏。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前王以二邑與鄭。故[illegible]成郟。王城。今屬河南

子克子頹子帶之亂

桓公十八年。秋。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莊王。桓王太子。克。其弟。字子儀。辛伯。周大夫。周公見殺。燕。南燕。今河南府胙城縣。即其地。妾如后。庶如嫡。臣擅命。都如國。皆以致亂。及。及子難。○子克之亂[illegible]爲子頹之亂

莊公十六年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詭諸。蔿國。皆周大夫。夷。詭諸采地。弗報。不報施於蔿國。忌父。王卿士。奔虢避子國難。至惠王。始復其位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虢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御陳故卜王爲獲背在周俗義爲王定后所謂惠后也嬀陳姓後寵愛少子帶致亂）

十九年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蒍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蒍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王姚莊王之妾姚姓蒍國前已[illegible]與息也任子禽祝跪又爲五大夫詹父石速以一不數既誅也蒍氏以相王奪其邑以與鄭者）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仲父南燕伯字櫟鄭邑[illegible]周南鈞州鄔王所取鄭邑徧舞備六代之樂虢叔虢公字周禮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不舉不舉盛饌也）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illegible]）

二十七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召伯廖王卿士）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二十九年冬樊皮叛王（樊氏皮名字仲周大夫）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一）（以上爲子頹之亂[illegible]）

僖公七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襄王惠王大子名鄭帶[illegible]）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會洮始定）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

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十一年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揚拒泉皐皆戎邑及雒戎居伊水雒水閒者伊水源出河南盧氏縣閼𨰿山經嵩縣至偃師入洛各水源出陝州洛南縣冢嶺山經盧氏宜陽鞏縣入河帶召戎欲以篡位秦晉有功王之策

十二年夏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湫齊大夫。子帶引外戎以危宗周且罪大矣而知其不請復非也多智能測王怒之未怠而不能以忠義之不復

二十年春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滑屬鄭小國今爲河南偃師縣士洩堵寇鄭大夫

二十二年秋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富辰周大夫詩小雅言王者焉敢先和協近親昵昏姻甚則歸附鄭伯不也孔甚云旋也富辰論兄弟之常可耳帶之夫子猶亂不可以是論矣必召之歸致其罪必不可容而後之曷若全之于外之爲愈也親親所以保人其亂則危矣

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

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弃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illegible]

[illegible]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illegible]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 [illegible]

[illegible]

王臣爭政

[illegible]

文公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秋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illegible]

宣公十五年夏六月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
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王子捷王札子別名召襄戴公
子立名朔其位
十六年秋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
人復之 蘇罪甚矣晉復之非也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
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
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
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
之法 士會謚武子季氏其字也[illegible]體而為之以示共儉宴則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以示[illegible]于曹[illegible]會以享當體薦而殽升故問[illegible]之王言禮以[illegible]子取會與分宣宴[illegible]故[illegible]而講求之以脩國法

[illegible]不役也傳曰
[illegible]文廢弃會之賢

成公十一年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
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
三日復出奔晉 惠襄二王之族伯與周卿士陽樊周地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
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
絕于周故書出以非之
襄公十年冬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
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
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

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
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
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
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
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
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
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
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
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
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單靖公代陳生為卿士[illegible]上[illegible]晉

[illegible]
[illegible]邑於范謚宣子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
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篳門柴門閨竇小戶[illegible]
如圭言宰[illegible]伯處家賤不得陵上[illegible]會于先世以大
姓從王有勞者也今政刑[illegible]為[illegible]受[illegible]而富
故致其資故[illegible]也牲[illegible]牲[illegible]器[illegible]騂[illegible]牲[illegible]牛
牲牛為[illegible]騂牲也[illegible]其見得重[illegible]不以為大[illegible]底
也正若不失之意分知[illegible]與在不自專不能之
於[illegible]合要合其要明之辭以相辭[illegible]契其辭也

定靈昏齊

宣公六年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冬召桓公逆王
后于齊 子服周大夫桓公周卿士
襄公十二年冬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
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
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

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若而人數以備擇也陰里周大夫結成也）

十四年秋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予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大公右助也東海之表常擊夷寇環齊靈公名纂繼也王室不傾命有功）

十五年春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天子不親迎卿逆公監之夏非卿故非禮前稱公要其終也）

劉康公敗于茅戎

文公十七年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甘歜周大夫邥垂周地屬今河南府新安縣）

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康公王季子叔服周內史徐吾氏茅戎之別也）秋王人來告敗

襄公五年春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王叔周卿士戎陵周室故愬于晉士魴晉大夫王叔有貳心于戎故晉執之懼王以爲罪故使魴言其故）

景王讓晉

僖公二十二年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被髮而祭有象夷狄陸渾戎本居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今河南嵩縣）

文公八年冬襄仲會晉趙孟　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襄仲魯大夫公子遂也）

昭公九年春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

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

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宜示其後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甘周邑有甘大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王臣喪亡

（成肅公 王子佞夫 單襄公 成公 原伯 甘悼公 單靖公 單 [illegible]）

成公十三年春三月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illegible]）五月成肅公卒于瑕

襄公三十年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蒍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illegible]）

昭公七年 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獻公周卿士羈寄客也襄頃二王獻公之先成公獻公弟）

十一年秋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illegible] 十二月單成公卒

十二年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 [illegible]

〇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甘簡公周卿士悼公名 成景皆過之先君二族賂獻公使之殺過瑕辛及宮嬖綽五大夫皆甘悼公黨

定公元年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群子弟賊簡公 弃親用疏故賊

子朝之亂

昭公十五年夏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穆后太子壽之母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鎭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鎭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

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

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illegible]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不亡何待。過周大夫。得過之族。萇弘周賢大夫。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奢也。積熟以乙卯日[illegible]故云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伯魯周大夫。[illegible]子馬魯大夫。[illegible]國亂[illegible]學者[illegible]多。衛以及大人。大人[illegible]而失其位。志意惑亂。故苟[illegible]而[illegible]則皆逆不學。而事[illegible]陵替。[illegible]不必亂。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落衰也。○子馬之言。萬世之[illegible]也。而今亡也。傷哉。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摦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illegible]

二十二年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子朝景王庶長子。賓起子朝傅。[illegible]說相語也。劉獻公名摯。伯蚠名狄。單穆公名旗。子朝有欲位之言。故蚠惡之。[illegible]雞[illegible]犧難

寵飾卒見殺人見寵飾則貴盛故畏使寵人如雞犧是假人威權以招禍使犧在己則無害已欲予朝猷王早寵異之時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欲立子朝而未定開言心許故不應北山北芒山在今河南府城北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獵殺之未及先崩故猛得立榮錡州的鞏縣西有榮錡澗無子無嫡子見王兄猛也懼舉子單朝故盟之

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

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illegible]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

[illegible] 晉師還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

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illegible]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東王必大克。[illegible]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illegible]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illegible]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illegible]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illegible]

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illegible] 冬十月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illegible]

二十六年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

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
績劉人劉子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施谷皆周地今河南府有尸鄉七月己巳劉
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
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
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
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
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
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

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
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
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
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
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
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
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
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
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

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
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
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
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
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
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
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
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
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
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

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
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
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
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
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
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
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
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
禮甚矣文辭何爲

[illegible]居貴上言周地成周洛陽也般營大夫下部在楚遺書諸侯言三王封建母弟非徒以其享先德亦嘗其控救哭難夷王厲王父行惡疾也走走辟兆忍不忍其虐也晴工虐王厲王攻助敵諸侯擇其位以少之使少有亂讒所謂共和也宜王尉[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令戍周。子朝雖奔，而其黨猶在，故王勢微，不能自固，故戍之。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一　二十六　日蘭齋藏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時昭公在外也。

二十九年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黨。稱伯魯子，聚閔子馬言周從亂，本從而遷還，故婦人以為輕於向者而嘆其尤之也。趙車子朝之餘，見王殺盈等，故叛。鄻，周邑。

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一　二十八　日蘭齋藏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子朝之亂，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遷都成周。成周狹小，故欲城之。俾據

[illegible]

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寧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

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illegible]

[illegible]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illegible]

六年夏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illegible]冬

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姑蕕周地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儀栗周邑武公穆公子桓公文公子周尹氏使書卿以[illegible]故叛之慶氏守姑蕕大夫黨氏周大夫

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穀城簡城皆儋翩之黨

哀公三年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時范氏叛晉故○弘忠譽揚義化為碧術不謹也

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敍王能紀其[illegible]

王朝交魯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大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贈死之物言同軌以[illegible]盟同方岳之盟古者行役不踰時故云三月踰月度月也此言也弔者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尸未葬之通稱贈死當在未葬既葬而贈無及矣弔生當在哀痛之時今惠公薨久而弔是不及哀仲子生而來贈故曰豫凶事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秋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得事王之禮

七年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卿士[illegible]以賓禮[illegible]特之故怨而執之

桓公四年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五年夏仍叔之子弱也來聘書弱幼小也

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祭公來受命于魯故曰禮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車服上之所以賜下職貢諸侯有常

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不于宮主婚與齊讎也謂文姜之亂

三年夏五月葬桓王緩也王崩在桓十五年三月閱七年矣公穀云改葬也

十一年冬，齊侯來逆共姬（齊桓公也）

僖公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昌歜，菖蒲葅。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illegible]以象文，鹽形以象武。[illegible]）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illegible]）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葬僖公）夏四月，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命謝賜）

三年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王子虎，與僖公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不書，不作[illegible]）

四年冬，成風薨。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珠玉曰含，車服曰賵。加禮于成風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說者以嫡妾[illegible]之何禮乎）

八年秋，襄王崩。冬，穆伯如周弔喪。

九年春，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illegible]）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宣公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徵，召也。賄，賂也。）

十年秋，劉康公來報聘。（[illegible]）

成公八年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襄公二十八年冬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驗也。）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一　終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伯

齊桓公之伯

桓公二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今蔡為河南汝寧府，有上蔡新蔡縣。鄭今為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楚都今為湖廣荊州府江陵縣。鄧今為河南南陽府鄧州。楚自武王始僭號稱王，滅鄧、房、蔡、并諸小國，與[illegible]

莊公八年，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無常，今無常也。小白，僖公庶子，襄公弟。糾，小白庶兄。齊都今為山東青州府。莒今為山東莒州。管夷吾字仲，齊人。[illegible]

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桓公[illegible]也。乾時，齊地，在[illegible]，時水在[illegible]。生竇，魯地。堂阜，齊地，在今山東蒙陰縣。[illegible]治理之才，多于敬仲，可使相國。

十年，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譚國，今為山東章丘縣，有譚城。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蒙澤，宋地。餘見宋閔公之弒。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北杏，齊地。遂國在今山東寧陽縣。[illegible]

〇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柯，齊地，今山東東阿縣。

〇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冬，會于鄄，宋服故也。[illegible]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秋，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illegible]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冬，同盟于幽，鄭成也。[illegible]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〇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四氏

述之彊宄殲盡也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
奔齊完顓孫皆御寇之黨後完見田氏傾齊
二十七年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陳亂而齊納敬仲鄭伯前貳成于楚
皆一心于齊今始服也○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召伯廖王卿士賜命
爲侯伯禮九命作伯于官伯也餘見子頹之亂
二十八年夏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
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
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

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
鬬梧耿之不比爲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
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
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
有烏乃止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文王弟欲蠱惑以淫事振作爲舞也名此武舞也
自稱未亡人御人夫人之侍人襲掩也桔柣鄭遠
郊之門旆車前大旗殿後也子元分軍爲二自與
三子爲前軍鬬班等二子爲後軍純門鄭外郭門逵
市國內方九軌道上縣門在內城門鄭示楚
以閑暇既不閉出兵而使楚疑之故子元畏之
不敢進而救適至遂潛謂開也爲空故有烏
三十年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
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

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處王宮淫僭甚矣射師名廉足曰桎手曰梏申國楚
戌之爲縣今河南南陽縣楚僭號縣尹皆稱公鬬
穀於菟令尹子文也毀減紓解也子文賢而相楚
故桓公不能勝○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濟水
歷齊魯界在魯爲魯濟北燕召公封國今京
師山戎與古孤竹俱國今永平府地是昔通齊
二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
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
相遺俘桓公伐戎而勝之所謂北伐山戎離枝孤竹也前與魯謀故以其俘陵遺魯於禮無之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小穀城今山東東阿有夷吾井公
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
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梁丘今山東金鄉縣境○八

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
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　立閔公子般莊公子黨
氏魯大夫家共仲公子慶父也閔弒也詳見三桓篡公室
閔公元年春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
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
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邢今爲北直隸邢臺縣敬仲以戎狄爲豺狼
者憂爲親暱宴安爲酖毒詩小雅文王爲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鄰國有急相誡命者○冬齊
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
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

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illegible]霸王所用，故以器爲喻。重，固安也。攜，貳疑也。）

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卜齮，魯大夫名。武闈，宮中小門。）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邾之閭，今奔曰邾。邾，小國。今山東鄒縣。夷，魯地。詳見三桓弑公室。）○冬十二月，狄人伐衛。遂滅衛。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共及滕，衛別邑。廬，舍也。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文公立。門材，[illegible]。無虧，齊桓公子。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門材，[illegible]。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餘詳見衛文公定狄難。）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詳[illegible]桓公恤難之周。）

僖公元年春，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狄侵邢，邢[illegible]桓公以諸侯救之，自次聶北。夷儀，邢地。[illegible]有夷儀城。無私，軍令嚴整故也。）○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宋地，在今河南陳州境，舊有檉城。）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楚丘，衛邑。在今北直隸[illegible]。[illegible]諸侯會[illegible]。）○秋，盟于貫，服江、黃也。（貫，宋地。[illegible]）○冬，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illegible]大夫。）

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陽穀，齊地。今山東陽穀縣。[illegible]）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illegible]）○（[illegible]）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

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公君臣諱楚已久至此東覯伐之非以何事風楚讀討二國去遠雖馬牛風方不相及今以何事其蓋鬼氏之龍召康公周大保與也中百先世受王命得征討門國五侯五等諸侯九伯九州之伯以此每東西之極穆陵楚之境無棣在楚之兩賜履而以此命之者欲其歸之廣如此也包茅東萊之美者有刺三脊東茅而藍之以共祭縮酒昭王成王之孫南巡

至楚楚深其舟至漢而溺故以一事爲楚罪而猶婉其詞楚服小罪大言亦緩詞故復進師完來欲故退師以示禮陘召陵皆楚地今河南郾城縣有召陵城陘在召陵南舊有陘亭來其執也恒言諸侯所從非爲己乃尋先好忽其先實遇矣亦宗來之意以寡不穀諸侯無稱方城山在今河南裕州東北漢水源自今陝西漢中至荊門州東境下禮而與丙水入江完言此見其山河險可恃應對皆宜遠決如此大周有人哉恒服楚貴故首轅濤塗陳大夫申侯鄭大夫亦以大東夷謂東萊今河南已水歸東不也怨兵軍以遠不成罪草命有虎牢鄭之邑今上等公侯爲中等子男爲下等故加一等門禮袞衣公服冕故歸濤塗戴伯名茲叔牙之子

五年夏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首止衛地王今以惠后將廢大子而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之王世子以定其位會王世子以定其請宜南陳境大子從其君于會故申侯既以爲之定其位侯寧鄭大夫王大子時周公宰孔鄭伯既受王命而楚周公宰孔王使叔服以齊侯定大子之位故使鄭伯叛因求而背齊援也

六年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新密鄭所城今[illegible]諸侯因楚圍許[illegible][illegible]楚[illegible]武城[illegible]楚大夫[illegible]先[illegible]而後[illegible]封之宋耶皆非事理故劉陽鄭氏亦深辨其謬史記禮記與此傳皆[illegible]氏書傳亦不[illegible]此殊矣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

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前圍未服故再伐[illegible]誘以逃盟之[illegible]師申侯[illegible]之子為出[illegible]楚[illegible]也[illegible]以禮[illegible]國必敗[illegible][illegible]服人心者莫如禮故[illegible]以攜[illegible]人者莫如德故以懷遠攜離也脩禮[illegible]之禮人諸侯以其方貢所產物于天子諸官司

受之而歸三氏鄭大夫內臣封內之臣鄭子華以國叛於齊桓公欲因釁圖鄭而管仲諫言其必不可好兆也命君命將事姦邪也私也換將營也脩德可以于後用子華足列姦而不德必德冉禮義可後會盟不足忖子華以奸人身任而之足自服其若以不可記而諱之則德衰盍德盛者作必可記不可載必感德而服今因也宰咺如仲言○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洮曹地

九年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

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動于行晉侯乃還[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晉獻公卒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高梁晉地在今山西[illegible]

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illegible]之亂

十一年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秋晉伐戎以救周[illegible]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夏楚滅黃[illegible]○冬齊

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illegible]

于蜀人也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詳見王子帶之亂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鹹衛地今北直隸開州[illegible]淮夷淮南之夷杞今爲[illegible]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illegible]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冬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徐國今南直隸泗州有徐城牡丘齊地今山東東昌府城東北有牡丘匡衛邑今北直隸長垣縣有匡城厲楚與國今湖廣隨州境舊有厲城婁林徐地今南直隸虹縣東北舊有婁亭

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爲王室難○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淮水源自今河南[illegible]今山東[illegible]鄫爲淮夷所病故謀之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驛故作妖言然齊亂亦兆矣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古稱[illegible]○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齊[illegible]國名辭之後[illegible]今爲直隸六安州[illegible]伏行貿海之饒仲用以伯讀管子國語其所以治齊者皆變古聖法而爲之至其兵威所至無不靡[illegible]

由扶義以動[illegible]故結[illegible]勢哉久[illegible]伯者假[illegible]而名[illegible]三[illegible]民以是夫而齊不爲之[illegible]

宋襄公圖伯

傳僖公八年冬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illegible]分嫡庶之分也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小童[illegible]子[illegible]父之[illegible]冬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十五年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齊桓公伐宋曹與焉[illegible]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石本星也至地而爲石六鷁[illegible]

迅風而退飛。祥吉凶之先見者。内史中大夫叔興。其
宋言陰陽順逆爲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生。吉
凶由於人之善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
譏襄公不脩人事而徒問物變。且以己對嫌于官家。
故更正言以諱之焉。鷁水鳥。或作鶂。雄雌相視則孕。
或云雄鳴上風。雌承下風亦孕。世多繪形舟首爲飾。
十七年冬。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
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孝公。桓公所屬之宋公者。詳見桓公五子
爭立。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
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楚以其金利故也。傳曰其無遠器。○夏五月。宋
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甗齊地。

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
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
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
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
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
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睢水在河南陳
留縣東北。經睢州寧陵縣。此水次有妖神。東夷
皆社祠之。用。殺之以祭也。子魚憂之。六畜
馬牛羊犬豕雞。不相爲用。若祭馬先。不用馬之類。二
亡國。邢衛杞。薄德。謂其不古聖之德。非禮祀。二
也。得死。得
民死也。
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
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
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崇。崇侯虎。因壘不攻也。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以御
于家邦。自德而後以公。
陳穆公請脩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
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霸志。故以脩齊好。
二十年冬。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
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
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
敗。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
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

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鹿上宋地。在今南直隸亳州境。舊有原鹿縣。盂。宋地。薄。闕。
二十二年春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
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
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
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
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
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伐鄭楚必救之故因大司馬固諫 公孫公孫固也宋商後商滅於周故 言天有言違天天必不赦其二名司馬子魚也門官 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二毛謂髮有二色 以阻隘乘之以布陣也子魚言楚未勍敵乘其隘作 不以猶懼不勝胡耇元老也明恥謂以恥不果

本期交發傷而未死向能害己何可勿重若矣有 愛惜不如服而不戰則毀傷自無利乘其便也兵以 鼓是金鉦也鳴之以節鼓聲宜也 宣揚士卒之勇氣儳儳巖未整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緡宋地今山東 金鄉縣有緡城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創死如子魚慮 子成公王臣立

二十四年秋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武子鄭卿有事祭宗廟也尊之故賜 以祭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傳善 鄭能尊 先代 ○宋襄輕佻小慧妄慕大名無足論者子魚 才非管仲而伐崇之喻哉見遠矣然且寡

公之所能及哉自齊晉俱大國而猶遠于楚故國回 數年一出而能與楚競宋既國卜而猶落過楚境情畏 偏之不戰而安能以布其謀獻至使戰弘而勝 既才不旋踵矣非文王之至德曷足以勝之

晉文公之伯 附襄公霸伯

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成得臣字子玉焦夷陳二邑 焦一名譙夷一名城父俱 今南直隸亳州有譙城父縣頓小國 今河南陳州之屬以備陳叔父遂臣宰以子玉 令尹子文以將功爲不可不宰子玉其 不公任敵也故卒以楚將且速其爲禍而豈任人之 體哉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

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顚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

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

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

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重耳文公名 [illegible]

[illegible]

秦納惠公不欲復納重耳猶忌其賢以[illegible]
公卒孝公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楚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子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故伯[illegible]
乃隨其君於[illegible]
而[illegible]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廵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illegible] 二月丁未朝于武宮 [illegible] ○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 王出適鄭 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 [illegible]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

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

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illegible]

○秋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illegible]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

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伯貫周守原大夫。冀晉邑。今山西河津縣有冀亭古國。狐溱狐毛子。寺勃鞮披也。從從行。徑餒陰中饑也。言衰廉正仁不忘君。以衰之賢素矣。乃否此寺人倆子故有譏焉）

二十六年夏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睦晉兩救齊兵故使二臣乞師報之言其不肯事周可以此罪伐之楚從其臣意而使之伐之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

以楚師伐齊取穀　楚申公叔侯戍之（戍之以偪齊詳見齊桓公五子爭立）

二十七年秋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

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楚伐宋不穀不服將復舉之而有其兵子文將不為令尹何不使穀秦車子子敖罪罪患者賀邦子貳其生蒐向使欒枝父將將適荀子文下伯敘之二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后非才此伯邑則）

（以衆敗而不能入國賤焉楚圍宋自晉因於宋告急先軫且蒐救之聞此攻楚之所愛則宋圍自解於是蒐兵將得郤縠於趙衰衰論所試義宜為世決春蒐禮敬其始也被盧晉地一軍諸大國之制夏書逸書賦取試用實功者告書賦作教試作庸狐毛狐偃兄枝盈貞子實之狩林父和子魏犨武子御戎戎車之御右車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伯文之教也（文公謂伯教民以戰子犯又慎其所以始）

之者二民無義則苟生而無以自固故以義和民
而民懷其生無信則不知其所以爲用而交詐以相
傾故昭明而民無多求自重其言無禮則民慢上故
蒐以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之官以正其等皆以校
德教民而非專競武力故伯業一舉而成官明
也易貿易也明徵明白可徵也執主秩爵秩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
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
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
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
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楚人救衛不克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
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

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
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
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犫顛頡怒曰
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犫傷於胸公欲
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胸見
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
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
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
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
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

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
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
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
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
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
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
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
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
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
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

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
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
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
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
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
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
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
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
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
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

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
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
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
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
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
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
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
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
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

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
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
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
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
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
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
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
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
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

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
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
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
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
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
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
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
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
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
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

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
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
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
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
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
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
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
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
民實自敗也旣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

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六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繡之於裳侯伯七章自華蟲以下戎

輅戎車兵事所乘其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旂彤赤弓玈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中尊也周禮虎賁氏以虎上二百人先後王而趨以卒伯始受此命也遠也有罪于王者糾而逐之有從

命行王命於周二卿士也　　衛大夫宣子武子以虎賁合信義以之嘉文　　踐土宮之庭　　從此以下陳盟于王庭　　辟以陽信

先于王　　蔡莊子之子宛濮之人　　師曹子以下

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晉侯乘楚之勝藏不服衛訟使衛侯因專也夫使若天今河南笠之史

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晉〇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九月甲午，晉侯秦伯

闔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illegible]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illegible]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illegible]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冬晉文公卒○[illegible]

三十三年冬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illegible]

[illegible]

文公元年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

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illegible]

二年春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illegible]

公受其辱故亡文錯以尊臨之者復爲之謀串隴今河南滎陽縣東舊有隴城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爲辭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

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沈今河南汝陽泗水平輿故城其國也汝水之貴散不可上逃如民大散身逃竄也○衛侯如陳拜晉成也○冬晉

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

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

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

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樂見君子學曰有儀降降階登成具禮上成拜禮嘉樂詩大雅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夏

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拜謝歸孔達會受貢賦之政止

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

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

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文子名行父聞晉侯疾故下袁禮儀其人從者難卒復所謂二思而行者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七年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

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扈鄭邑在今河南原武縣境舊有扈亭晉侯靈公也所會謂列其公侯卿大夫也辟避也以其怠事而罷

除之若不與也○冬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

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

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

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

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

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

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

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

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郤缺晉卿宣子名盾時將中軍郤缺欲爲以德綏諸侯夏書逸書人有善則戒喻而休美之有罪則董督而威懼之德謂以德行其禮賞罰有章禮也爲書者藏勸斯樂而歌之求遠之道也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婿

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言孔達伐鄭不能復歸匡郤缺言晉如今歸之之疆婿池又元年所取戚田公婿池晉地名此人因令鄭氏也其所歸者以此晉之封本楚人於晉鄭地歸于鄭爲其竟致之以故後地帶有歸故○晉人以扈

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衛雍報扈之盟也

討公後至○衛雍即扈也衛雍宿此文一國之盟以後晉之亂而戚宋晉文當其千也戚於百勝楚執義者於宋兵所年因其作者也亦不復振爲乎之盟者百餘耗國建嗣之後楚故成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二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三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伯

晉靈公楚穆王爭伯

文公九年春。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范山楚大夫。時晉靈幼弱。不君故范山云。麋楚在南故以中原爲北。狼淵鄭地。在今河南許州境。堅尨樂耳鄭三大夫。鄭卿賂不及其數。故書人以微之。壺丘陳地。在今陳州府。楚公子茷。公子生曰因此曰獲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

十年秋。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息國。楚滅之爲縣。今河南息縣。宋未從楚。故將伐之。以與歸。宋先導師。事。宋大夫。孟諸宋大藪。在今河南歸德府境。續陳。名復遂楚朝。思邑公。將獵。張一頭。故置二。以右司馬一人當中。軍早以燧取火。若宋公違命。命。按比伐狗下車以示戮。楚也。子舟無畏字。皆大雅。上美山甫不避彊禦。下言無畏人。防不中者。罔無極中也。了自言特以服義故詩其人以公

十一年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承匡宋地。今河南睢州境。秋。襄仲聘于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十三年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沓地闕。衛鄭貳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棐鄭地。子家鄭公子歸生。鴻鴈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illegible]

十四年夏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新城宋地。在今河南夏邑縣境。因宋陳鄭皆服。故盟。謀納捷菑。○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商人齊桓公子。舍昭公子。宣公立。而商人弒之。以簒其國。是爲懿公。九月齊

人定懿公(齊人多不服至文而後定許見桓公五子爭立)
十五年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
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入得而不有
也)○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
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
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
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
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齊人弑君且數伐魯諸侯討之乃受賂而還)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

也
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杵臼宋昭公名詳見宋昭公之弒)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
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失所
謂不能討罪又所譏也)夏四月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
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
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
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
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
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
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
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
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
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
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
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
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
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
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
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

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
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
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
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
穿公壻池為質焉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晉
黃父晉地一名黑壤晉不能[illegible]宋[illegible]
[illegible]以責鄭貳故歸生有[illegible]
[illegible]公情寵作難禍而未[illegible]
子名蕆飭也飭[illegible]前好[illegible]相[illegible]
繹晉都首尾皆畏則身中不畏者無幾[illegible]
物在呼音之善也將死其音不擇若[illegible]
死走於險其情急矣豈復擇其善音而鳴[illegible]
鄭又急而欲一鬪以死也鋌[illegible]
也鯈晉鄭之境言欲以兵拒晉鞏朔
趙穿公壻池皆晉大夫石楚鄭大夫)

楚莊王之伯

宣公元年　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illegible]　冬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illegible]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既從楚[illegible]　大棘宋地今河南寧陵縣有大棘城狂狡宋大夫 [illegible])

(諸其名寬而言元不名衆 [illegible])　夏晉趙盾　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陰地[illegible]　[illegible])

三年春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illegible]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陸渾戎居伊水間楚子因伐戎而至門下欲窺周取天下滿周大夫對昔禹德方隆遠方圖畫山川奇異之物以獻九州之牧貢金於夏象其所圖著之於鼎民知備禦入山林而螭魅罔兩之類莫之逢故天無災上下和而受天之休桀紂昏暴而鼎遷以明天命之所在也郟鄏今河南府城西有郟鄏陌○王孫滿善於辭足以杜奸雄之心而奪之氣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三　十　董齊撰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四年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冬。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後所稱厲之役蓋此

七年夏。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宋字子公四年弒靈公立襄公鄭以討故從晉而相之以會王叔桓公周卿士銜天子之命監臨之

八年冬。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秋。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於扈。乃還成公卒子景公立○冬。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寧行父陳二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衵服近身衣宣揚也納藏也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六年楚伐鄭取成鄭伯逃歸柳棼鄭地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三　十一　董齊撰

十年夏。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徵舒夏姬子以母淫謂其多似以爲戲弒陳侯○六月。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冬。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潁北潁之北潁水自河南登封縣陽城東逕鄭州至襄城臨潁少河西入淮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辰陵陳地在今河南西華縣境子重莊王弟名嬰齊宋不服故遣侵之○令尹蔿

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艾獵，孫叔敖別名。沂，楚邑。封人，主築城者也。分財用，可役，度者用日數，用築作具餘糧也。畚，土器。稱其輕重，程限也。議均勞逸也。略，城足。略行其廣袤。一任其京，隨上老素東。以之見叔敖能使民。○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晉不能討陳，故楚行討之以為辭。少西，徵舒祖子夏之名。轘，車裂也。栗門，城門。縣，滅之為縣。陳侯，靈公子，名午。縣公，楚縣大夫。蹊，徑也。取懷與之，言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愈於不還。夏州，下討夏氏所獲也。武昌府夏口，舊有州名夏州。○時能匡君于危，遠出楚諸臣之上。楚莊聽其言而復陳，善矣；乃復納其致亂之臣，當禮乎？○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自厲之役，鄭逃歸；北屬晉，故楚以為恨。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

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

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

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

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
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
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
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
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
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内官序當其夜以
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
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
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
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

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
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
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
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
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
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
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
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
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

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
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
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
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
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
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
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
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
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
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

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
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
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
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
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
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
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
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
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

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
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
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
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
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
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
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
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
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
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

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
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
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
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
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
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
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
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
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
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

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
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
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
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
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
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
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
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
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

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
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
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
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
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
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
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
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

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illegible]

[illegible]

衍□□不凌也所衍也入官近臣序大也所叔志也宗
衍巳□□也□適也邑二屏通括臣王明書也□□以也執
吾□少□數也以上也先君成王穆楚王□也將侯和
人□□也□□也□也驅陪戰也王之□□□也宋候
猶□□□數伐也□□其卒□□也也□□□矢
兩□□□□□□□□間諸□□也□遂□□□逐
之□公□□□□□心者戰□不□□□□□□
欒□□□□□□□□□□□□□□□□□見
弓□見□□□□□□□□□□□□□□□□送
之先□□□□□□□□□□□□□□□□用
吸是□□□□□□□□□□□□□□□□詩
一二□□□□□□□□□□□□□□□□可
藏去□□□□□□□□□□□□□□□□務
舊雅□□□□□□□□□□□□□□□□唐
小台多古□□□□□□□□□□□□□分
抿尹□□□□□□□□□□□□□□□右
工楚小□大夫□□名□□□□□□□也
靈不戰王欲生有民□戰□□中爲□□□□□人□□之□止
旁宮代□□□□□□□□□□□□□□□□□
府□□□□□□□□□□□□□□□□□

事其事本害句有以車乘左得陵故先在貫衆爾車陸于敵
之之□害也有以乘上左得陵故先左實衆能車兵進馬人
□故寄兵之□□□□□□□□□□見不能兵得出
楚楚壽兵而我之□□□□□□□□□□□乃馬
用二明日子□以乃大□□□□□□□□□□□
明二周楚故之□□□□□□□□□□□□□
莊美有薑房之□□□□□□□□□□□□
以縣□城□□□□□□□□□□□□□
有□□□□□□□□□□□□□□□
觀勝□□□□□□□□□□□□□
王□□□□□□□□□□□□□
名□□□□□□□□□□□□□
篇是經□□□□□□□□□□□□
時名羣致□□□□□□□□□□□
往求安定其六六篇之數□□□□□□蓋楚
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也今詩頌篇大不同蓋楚

文歌大國所聞之家幾死也禍大罪以遂不義於之
吞食之國所罪之在在也者所矣大罪之遷王驗之事
專爲今有在其罪也在在也者所矣大罪
傳之罪之蒙之有罪此生佳見祀社之以告□□
以窗長王又公子事刺之後任□□
子用灰事之世謂侯王閻文公子事刺之後任□□
晉者人□□□以之王目□□□□
□□□□□□□□□□□□□□□□
之食何□□□□□□□□□□□□□□○冬楚

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

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蕭城□宜僚□楚二子熊相蕭大夫司馬卯楚大夫還無社蕭大夫無社與司馬卯言，因呼申叔展，申叔展楚大夫。麥麴、山鞠窮所以禦濕，欲使逃於泥水中，無社不喻，故□其無有也。河魚久在水中則病，故欲使無社逃於眢井也。眢井廢井也。將□□□□教之□□□□□而出之。時蕭人無守，已哭，故□□□。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

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先清丘之盟，衛不救宋，不恤病，不實其言。宋伐陳，衛救之，是背盟也。不討貳，是不恤宋。孔達言衛、陳先君成公有約，故孔達欲背盟救陳，以死謝晉。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令宋見伐而諸侯莫恤故云）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說解也亢當也）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成勞于國之功）○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

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子張穆公孫有禮必能安定其國家）○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古者入國必假道楚子自以威陵二國不使行其禮申舟無畏[illegible]孟諸事見穆王爭伯昭明聾闇也犀申舟子以子托王示必死華元以我比其鄙邑等於亡國而殺之投袂袂袖也窒皇寢門闕屨及劍及申及恚甚而去遠從之也[illegible]於凡復歸且爽風馬）冬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illegible]）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illegible]）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

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

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宋被圍久故告急求救雖盟宋大夫伯宗晉大夫在心之言或高或下權之之以子山川良王及國君皆天下之美大者必有以玷之雖含詬無害其美大此天道之於物不容決之之善

也晉侯取不能救宋故以高論數椒藪疾毒害也於是止不救使解揚之國宋新揚舜楚問歸首任使也二懼東車有望樓者無二信謂信于晉不復信于楚無二命謂受命于晉不復受命于楚實發也老其也○伯宗之言使其君懷安而卑不競豈器之弘哉且楚師久駐宋郤亦已老矣郤以救來必無功乃弃人于危而憂周廷之何以主夏盟乎今楚在宋積九月不服故去弃宜謂舍宋也子遂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華元夜入楚師來子反不實發其情以病告而詞復強其如畏以之盟齊於者子反懼與如其口與之盟于盖其所以叔楚莊既討徵舒之亂力足城下之盟齊將成敗也以楚在陣制以不取宋既病甚必退師與之皆度時審勢而非所於義也故列之仁焉然而陵偪宗周與桓文異矣其皆繇於晉之失也伐菜

晉景公楚共王爭伯

宣公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

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

請老郤獻子爲政齊有輕晉心故徭其使欲名也子跛而答階故笑縱其懷郤之介又得齊罷乃復至請以私伐之深也因其人之故以闘宣晉茈黃貢皇以楚臣仕晉不遠言急由人又以子投執以人必有傅遷之意不當入之之成其懷反者謂高偒辭不賞今之君行武子之名變拒[illegible]師老致仕上會更受品於文子之子[illegible]故盟還乃白[illegible]易反也詩小雅巧言[illegible]也上矣也社稷以黃曰[illegible]晉侯禁其后二不付乃以速是子黑以[illegible]當有詩以論[illegible]遠邑禮乎然上卿其[illegible]於伯威亦已人擇陳[illegible]以責[illegible]自謝矣而惜乎不及是也

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旣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晉旣與齊盟者辭盟故

一于是也公不事齊以齊晉盟故晉之故于楚用晉師盟戰事在後傳因王卒終言之

成公元年春爲齊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日乞師於楚伐齊楚反與齊好故晉丙作丘甲又從晉盟于赤棘晉地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旁加一里爲成成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一丘作十八人不及一甲此作丘甲今丘出二十五人矣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謂車馬也繕完備守城郭戰守之備同於成也逞解也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旣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旣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

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

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

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

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旣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

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
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
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
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
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
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
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
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

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
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
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
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
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
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
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
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
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
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

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
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
皆受一命之服

[illegible]

[illegible]

扶傷致死後能勝之所謂[illegible]敵相當貫於忌也[illegible]凡
戟步几師則御在中將在左厭以父子輿示夢故代
衛以追齊侯齊侯東以御爲君去不射而射左右左
陈右袋故泰母張奇東亦不使在左右張晉大夫厭
復俯而安隱其右之甕者丑父乃得與公易位厥不
之見解士車不堅者一甕云眙車丑先寢其中傷於射
故爲右而匿之故綏馬綏大不能推寡厭所及繫馬
絳厥執之盡臣禮僕云本爲二國請故不欲還入君
地乃以戎士所承臣僕之空之以攝其職丑父詐以
公爲賤者使丁取飲副車載以免丑身代之厭執獻
郤于義其言不殺恭敬重其代已云入晉軍不之齊
師皆有畏心故輕出以師屬退者遂逆入狄衛狄寄
畏齊之彊皆邊免之狄從皆者歸過城邑皆勉使善
寺辟辟之使避也銳司徒主銳兵者有禮謂其先君
後父也辟司徒主壘壁者石窌在山東長清縣境轉
有地名石窌與丘輿馬陘皆齊邑賓媚人國佐另名
甗無底甑山形滅紀所得磬樂器玉爲貴皆齊之寶

□赫蕭君字郤侯外孫子女也鄭所言其母故逮之來畝皮壁畝盡東行佐以王命為甲有其等以錫之是廢其等詩大雅言孝子心無竭推其類以錫其於人德類孝德之類也物別也別理其土之所宜以制之疆理而播種殖之利詩小雅言或南或東各從土宜胥氏蔡所壁東行易故欲東達其宦矣四王為役勞又正五伯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役此而也用前商貢道聚也何害[illegible]萬幸而勝亦[illegible]若[illegible]前已受田心[illegible]幸[illegible]借田[illegible]也借[illegible]安歸州[illegible]三郤命[illegible]所建[illegible]兵[illegible]大為[illegible]遺而大夫再命今[illegible]大夫皆[illegible]命衣[illegible]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

子自役弔焉哭于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于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唯哭門外衛人加於門外設其位凡喪位婦人哭于堂今在門外故移於門內至葬遂行此禮不復變之於內蓋以禮有進無退也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又不避功故武子患其[illegible]伯郤克宋荀庚[illegible]

上軍將不出文子佐上軍代行故稱以讓言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以勝齊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

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使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弃魯國國將若之何誰

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弃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眾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眾克況明君而善用其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illegible]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illegible]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覆伏兵也伯牛鄤丘輿皆鄭地○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十二月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

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授玉執圭行朝禮也克恚未釋復宿前事以辱之服改戎朝異服也明識其人○克慎甚矣厥之言何婉而恭也

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不免不令終也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命在諸侯謂敬諸侯則得天命也

史佚周文王大史州族言楚夷也不與華同○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鄭前伐許取其地今正其界與復訟地氾祭鄭地河南郡州有祭城攜氏縣也子反欲許鄭也直歸於其王

五年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

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鄭自邲戰服楚今以楚由鄭而執其二臣始叛盟于晉

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龜文公子字子靈前宋楚平以華元役圍龜代之為質故怨而鼓譟以者攻之蟲牢鄭地在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宋公不欲會故託其難以辭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於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子游公子偃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視流不端諦○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夏陽說晉大夫甯氏戎別種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中聚不保不守備登陴守城堞也○六月鄭悼公卒如貞伯古○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

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

所可乎繞角鄭地河南魯山縣有繞角城中自二邑皆近蔡桑隧在河南確山縣境舊有桑里此義不義怒敵難任故不克六事悉出故曰成師所於民取民心為的之也商書洪範釋等也武子以善為衆不以人為衆傳言學書得從衆之義

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秋楚子重
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拜師謝其救也鄭地今河南氾水縣西八月同
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馬陵衛地在北直隸大名府境

[illegible]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
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
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

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
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
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
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
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
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衍以大國私事晉晉故感焉使魯還其所取田而舍鼓飲酒於其側曰餞私私與言解體不親附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猶罔也所諫也詩大雅言王者謀事不遠是以大道諫之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

逆也晉侯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
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
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
獲焉申驪楚大夫遐遠也詩大雅言文王[illegible]不與楚戰[illegible]有功也[illegible]作人也[illegible]秋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
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
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
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illegible]今山東[illegible]縣[illegible]夫恐人謂言又重閉其門固尤當備矣

九年春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
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
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
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諸侯貳如季孫言蒲衛地北直
蒲長垣縣名蒲城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
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
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銅鞮晉地在今山西沁州鄣自垂棘之
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盟事晉今以重賂求於楚而被執伯蠲鄭行人陳與晉故楚伐之冬十一月楚子重

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浹辰，十二日。詩，逸詩。絲麻，精細之物。菅蒯，皆草屬。姬姜，大國之女。蕉萃，賤陋之人。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公孫申，字叔申。紓，緩也。伐國而殺使，示將更立君者，晉抱空質，必自歸君。

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詳見下卷。○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黑背，衛侯弟。公子班，字子如。髡頑，成公太子。州蒲，厲公名。襄鍾，鄭襄公之廟鍾。子然、子駟，皆穆公子。脩澤，鄭地，丙內修武將坑。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詳見鄭族興廢。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禽，叔申弟。傳言叔申不以賢者，雖欲效忠而不見信於君，適以害身。聖人忠孝之道，擇人而爲之，所以爲訓。叔申亦不[illegible]。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謂公貳于楚，故[illegible]茷反[illegible]。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恥公晉得止之辱。自取也，故不書葬，以諱之。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十三年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

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爲亂。子印、子羽，穆公子。駹，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三　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四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伯

晉楚鄢陵之戰

成公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鄖公鍾儀獻諸晉 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氾鄭地[illegible]鄭大夫[illegible]今[illegible]安[illegible]鍾儀[illegible]公軍[illegible]見上[illegible]）

九年秋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

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南冠楚冠縶拘執也稅解也泠人樂官南音楚音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朝夕焉者[illegible]明有所規法以成德舍近取遠稱少小以示無所[illegible]然羽至誠文子名爰尊其言而名之為衆善使[illegible]）

（合成此其本謀也後緩不敢以武競）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辰字子商官太宰）

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糴茷晉大夫[illegible]是年[illegible]月[illegible]）

十一年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十二年春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

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華元[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成[illegible]楚二大夫[illegible]合諸侯以申其好[illegible]闕）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

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于
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扵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
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
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
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
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
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
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
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
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

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
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郤至聘楚好縣鐘鼓也且盟以固其

樂兩君相見之禮主以使臣不敢當然古也兩君相見……
禮見無用此見業至引古者王事不敢當然……
禮薦凡設而不饗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惠……
其儉宴則折俎……
……
……
……
……
以至于曼龍聘晉……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戚衛邑。頓丘衛縣。成公名負芻。討其殺

太子自立。事見十三年。○夏。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

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
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
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
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
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暴隧鄭地首止衛地子罕公子喜新石楚邑無庸不用報楚欲使其罪重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
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鄭子罕
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
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

于鳴鴈。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
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
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
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
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犫如衛。遂如齊。皆
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
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
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
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
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

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

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

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

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

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
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
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
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
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
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
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
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
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
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

之靈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
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
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
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
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
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
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
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
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
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

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
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
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
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
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
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
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
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
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
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

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
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
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
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
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
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
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
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
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
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

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四　九

[illegible]

誠不幸焉矣豈敢盟
啓釁固神所惡即

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於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illegible]冬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illegible]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四　十

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虛滑首止一邑戲童鄭大夫高氏汝南有高氏亭曲洧水出鄭地汝州南見侯容輿柯陵鄭西地失尊此濕丙楚既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曰：必先三郤。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左右，即胥童、長魚矯、清沸魋等，皆公外嬖。榭，講武堂。駒伯，郤錡字。苦成叔，郤犫字。溫季，郤至，食邑字季。至本欲與君命而殺矯等，忽以白威縣至，故欲其以威。矯度書將殺君，以言不用矣。匠麗，亦嬖大夫。以上論厲公身亡卿族幽廢。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程滑，晉大夫。書偃不以君禮葬厲公。諸侯葬車七乘，餘見下。

襄公十三年夏，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多福謂為君春秋祭祀。窀穸，墓穴也。禮，葬乃讓謚，故云。亂而不損曰靈，殺戮無辜曰厲。王欲更此惡謚，以從先君於禰廟，將代為稱子也。既以能以曰恭。故子囊以此謚王。為國輕重，而人君當修德於其素也。○晉厲鄢勝，竟死於然；楚共乃得令終，免一戰之惜者，不足

晉悼公復伯

成公三年夏，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

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邲之戰楚獲知罃事見宣十二年釁鼓殺之以血塗鼓也縶繫也執於異國曰外臣不獲命不許戮也嗣祖宗之職曰宗職違避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褚卒也）

春秋左傳屬要 卷之四 二三

（○悼公復伯謀多由於知罃其對楚子與先文公之對稿一言可見英雄志略相當也而楚共王以歸之亦偉矣斯能業廣而耐永乎罃又善視賈人自古成大功名者必不自居於薄矣其賈人亦賢者哉）

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清原在穀山縣傳言悼公少而有才所以能伯盟與諸大夫盟也子同氏晉大夫家武宮曲沃武公之廟七人夷羊五之黨）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

春秋左傳屬要 卷之四 一四

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悼公之始政復伯之器具見於此施恩惠舍勞役已上逋責惠及鰥寡舊德而淪廢者振起之乏災患者匡之救之禁其淫慝薄其賦斂宥其罪戾節其器用時以使民不以私欲犯其時相錡之子魴會之子頡魏顆之子武朔之子其父祖皆有勞于晉家會疑林父子黶書之子無忌厥之子渥濁士貞子也武子爲景公大傅守將右行辛因以爲氏士蔿獻公司空蔿與武子皆賢故修其法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戎士尚節義故訓以義司士軍右之官勇力皆軍右也勇多不順命故訓以時使者卿御戎令軍尉攝之奚職皆晉賢臣絳魏犨之子候奄軍中主斥候之官訓使相親以聽上令程鄭荀氏別族乘馬乘車御乘車之僕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六騶使知禮六官六卿也長以見其餘皆得其職）

軍王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旅五百人之帥
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
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
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
乘戍之而還 彭城宋邑朝郟城郜幽丘皆宋邑
升士大夫宋魚石等五子皆宋叛臣前奔楚楚納之以偪宋 公至自晉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秋
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
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

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
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
還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
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
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
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 獻子代欒武子 虛朾宋地
靡角之谷楚地
襄公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
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
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夏五月晉韓厥荀

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
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
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秋楚子
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地大丘 今河南永城縣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夏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
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
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
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

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
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
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
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
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
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
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
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之息肩以負擔成公言共王以吾鄭之故致傷目
宜自寡人任之以報其德言盟誓之言當國攝君事
爲政卿也官君命君未有成命未之易也冥復從楚
故晉會諸侯謀討之虎牢鄭北制也時屬晉

孫子與齊崔杼次于鄄行有二晉之告齊子以衛武子滕薛邾杞之屬欲以城事付晉君而請齊會之以觀齊志若齊人應命告諸侯會城虎牢不得將戍故齊虎牢巖險爲要害之區城之足以服鄭鄭服則戰戍故之齊聞武子言帥小國以會鄭成如獻子許○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偪奪其權勢

三年春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公以幼朝長於晉邑折儀也稽首自至於事天子之禮仇讎齊楚也○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

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耏外晉以楚强難制吳爲其屬國已新疆叛楚故與吳修好使之數反於其內以分楚勢如彭越數反梁地爲項王害也然晉竟以荐楚非以吳力故後事在吳通上國內不易多難也虞戒備也兄弟列國之君不卽肘水也見二卷○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老致仕也嗣繼其職者午得位子羊舌赤字伯華三物得舉得位得官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似己者悼公用人之周故能霸○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　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

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

單頃公王卿士晉假寵於周雞澤晉地今北直隸
雞澤縣有雞城餘見吳過上國子辛代子重侵欲以
所欲侵害之故陳求成於會晉使告於諸侯下盟之
既盟師次曲梁在雞澤東北今為永年縣行陣次
戮殺之以徇以公弟不可戮故戮其僕僕人晉侯御
僕斯此也絳以書自通於公將自裁時晉多賢臣或
舒君怒吏止絳死絳以揚干亂行為犯順不武已不
戮于為從死不敬致訓以欽習有素不從不從刑也可
寇行刑故歸之跣怒遽不暇屬犢絳死為重過請請
無死罪臣族食欲譽絳特設禮食張老代絳上軍代
張老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
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
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
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

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
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
禮故也繁陽楚地在今河南新蔡縣有又北直隸內黃縣有繁陽城非是獻子以夕大能懟楚以失陳故以為患軍禮不伐喪故以楚為行禮冬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
故陳人圍頓○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
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
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
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
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

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
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
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
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
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
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
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
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
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
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

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
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
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
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
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
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
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
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
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
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

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無終山戎北直隸王田遵化縣其國有無終口子賁嘉父其君孟樂其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并有窮君之號羿方尚和戎而欲進諫故特稱之以號公則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中口竹散斗了相立羿遂逐相而代之鉏羿本國遷窮石故號伯明鉏原獻田獵也武羅等伴四賢臣寒促我國支世伯明其君夷羿之氏虞從也窮門寒國之月禁夏遺坐依羿滅迎寒羿滅而奔羿室其妃妾夏精定一子斟庸斟尋夏同姓二諸侯后相所依過夫二國楚定民也少康后相于后緡少康子足因并室效仍豹有窮辛甲周武王大史官箴各以其官為箴實人門誡之官九道九州之道芒遷杜今引獵也十猶數也不收口難得而亻能爲大聖滅亡也獸臣虞人自釋言業人不敢斥尊也公既必納絳言惟問和戍之利而絳復數有五存居遂水草而居易輕貨懼狎習也德更以德為度也傳曰晉侯從諫奔絳之功

五年秋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

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詩逸詩挺挺正直扃扃明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夏書禹謨允信也言信成然後不成功○禰謂代宋封而不背盟戰鄢陵固因義矣其一殺大夫皆以其罪何不刑之有傳盡以成敗論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改行改子辛所行疾急也宣子知不能保陳而猶戍

猶救至其自叛乃已城棣陳地在今河南封丘縣境七年冬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如會鄬二慶歸也政大夫黃哀公母弟二國謂晉楚慶脫罪遁也言自是棄陳矣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修伯業故朝聘其多少夏四月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

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侵蔡以獻晉子產子國云不喜不順衆而皆喜也大命行師之命晉重婚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以獻蔡捷聞於卓公修其先烈禮制崇儉可遵故人諸大大以尊之邢丘在今河南懷慶府城東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

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

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

君圖之是詩鄭如子產患諸大夫共議其從違子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救難待[illegible]成卜詢謀職主也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illegible]鄭成功[illegible]家也二竟晉是界上五會謂雜罪成城[illegible]邢兵親我謂晉討我是楚合之子展名詩小雅子駟又言謀之者多則是非相亂不成盈庭多也如不行而坐圖遠近則道路無得[illegible]子駟名伯駢鄭大夫搜也[illegible]馬偏也兼絕持引也夫人人也楚命楚事師之命行人也行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宣[illegible]

名匄公朝晉故拜謝摽有梅詩召南摽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及時也[illegible]臭味言同類也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也彤弓詩小雅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武子以喻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彤弓義在晉君匄之為知禮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

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士雅秦大夫鎭能各別其能也方所職也競於敎相力以奉令也種打農夜曰轉不遷其業也列御事見本事則之也序公君臣使敵國所以取如是節得乎攻心心戰之義矣了囊知不可敵也嘗宴舉師伐鄭使鄭告絕後已矣兩敵相積勢不得不敵耻然乃非爲謀之手者矣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

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

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

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晉以諸侯伐鄭討其從楚實也城下之言攻鄭門中軍也攻東門之師上軍也攻北門下軍也斬行粟新軍也行栗表道斯既以四軍還聚於爪在夜以疲病者則其中肆青救過也數于荀偃恐楚放鄭鄭復爲之故敵與戰武子諸分四軍爲二知與例國精鈴以也楚則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將不能若聚衆與戰則必暴骨叉息也明此疲君子小人當皆有所勞若徒以戰爭爲務則君子無所通謀而非勞心之義矣○此先備所謂善陳者惟分兵國內未賠敵分布而以陳名者蓋以兵家屯行營陳皆始於分數分數既明陳伍有制而後可宇可戰均其勞逸相其勇法畜休部退循嘗與窮三軍之可使必受敵而無敗此陳進也屯行一耳故俱謂衆陳爲○四于鄉之嫡矣如此盟如違盟之罰亂要以兵亂之力彊要使服楚隘就若也偃以子驅乃言亦載於策故改改之榮服鄭之謀已定不賴于盟故遂用兩載置

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陳口，鄭地。子孔欲擊晉，子展以晉彊不可違怒。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楚復爭鄭，鄭遂從之。質，實也。瑞，符也。蠲，絜也。不以要盟。罷戎，楚大夫。中分，鄭城中里名。夫人，共王母。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悼公以用民大息，休息之。施舍解見前。輸以車運於所須之地。績，故無困。惟無禁，故無貪。以幣更，不用牲。物也。不作，仍舊也。從給，足也。有節，有度。三牲。出師〇悼公於紛爭，而以息民為謀，其慮遠。而隨用成效，則兩後之，君民。出軍者皆亦不旋踵，可不鑒哉。

十年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

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

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閒，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

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陽近楚宋地
國。今山東嶧縣有偪陽城釗假以宋事[illegible]
戌有賢行故欲取而封之為附庸以[illegible]預知其難[illegible]
請方許堇父獻子家臣也挽重車以從師啓[illegible]
馬攻其門發丁也下縣門以閉門者於內[illegible]
舉以出之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illegible]
人蒙覆也櫓大楯百人為隊彌以一人[illegible]
偪陽人縣布以試外之勇者堇父以[illegible]
使隧如此者三主人嘉其勇乃辭[illegible]
勇偃丹以役父入夏有木燾水濟[illegible]
伯荀罃也閒偃荀之開二書易偪湯[illegible]
之為氣句武守武勇能執寸易余罪[illegible]
如丁殊云已不狂受貝責當取爾以[illegible]
林殷天子衆湯時大旱以身禱於桑[illegible]
宋殷後晉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illegible]
也擄王祭吴樂如之享實廣用故以[illegible]
粱師莊夏大莊觀議也以人旅來[illegible]
見非常偶攢而疾見崇見於卜[illegible]
故謂之夷霽晉邑今山西趙城[illegible]

買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今居霍奉妘姓之祀不絕
姓故曰禮使周史者示有王命重其絕以力相尚其
一下以德相高○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
圍宋門于桐門訾毋宋地門宋城門桐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
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
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
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
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
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
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
鄭皇耳於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

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襄牛宋地楚伐宋郜
晉伐鄭也衛救宋以與晉而鄭又伐衛以與楚皇耳
鄭大夫繇兆辭蒯衛臣蕭宋邑餘見鄭西宮之亂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
酉師于牛首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
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
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
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
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
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
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
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
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
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

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
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
還此二篤之一大子宜賞以上卿晉悼以一時之宜
令上縣侯故傳釋之牛首鄭地梧制鄭舊邑城之
以過鄭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役服故修其城
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子鄭以
見晉志還遠也陽陵鄭地潁水派其附子蟜推其利
害以從楚亦以退諸侯而免楚之圍宵涉欲速也致
怨為後伐之
賓命猶必也
十一年春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

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
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
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
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
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
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
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
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
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
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

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
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
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
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
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
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
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
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
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
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

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
曰行人言使人也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
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
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
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
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
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
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
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
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
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
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
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
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
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
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
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
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
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

樂禮也 郎自侵鄭以來晉楚兵無寧歲故國人以晉 患知晉强楚弱思定晉以息之子展欲從 怒使楚避晉以晉事宋乃謀伐宋以挑之而復從 楚以重其怒故侵宋而以諸侯伐鄭以是為三駕之從 再分兵攻圍陵梂鄭惟而行成以益萬許午之脩 商於召以 今可萉 紆氏 鄭句成伐陳河南 ……

十六年一肆鎛磬皆樂器二八十六人晉侯思絳功 鍾樂之半蓐簜功是樂致遂之忠詩小雅言 侯有樂美之實施可以和其天下利其邦使其數也 遠人來服之實也安和其心靈之嘉而…… 守其禮而厚其德言五者不皆備乃有為反樂 可貴之所有賞功之賜 傳○之君子欲人之重我 謂禮大夫有功賜樂 其附之也必不堅晉使衆而附我…… 服其附之以計使之…… 與魏莊子諸臣以僅得再數年而功成故能既服而不及 數 師運籌分兵而楚不敢以德懷 至出絳下哉而樂不圖及何也 也功意成何受遠賞君知臣武子以元

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伐鄭之師）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楊梁宋地在今河南睢州寧陵）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夏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

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緜上在今山西介休縣將命軍帥必蒐而命之以與衆共士匄讓荀偃超一等將中軍韓起超一等將上軍欒黶讓趙武超四等將上軍絳超一等佐下軍匄起黶位如故伯游荀偃字禮得慎舉之禮刑法也周書呂刑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詩大雅文

王黒門上法故為鄭邦所信又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己之勞以為獨賢無譏心情因晉使而發言讓與不肯之人以示鑒其原盡自悼公矣 ○冬。鄭良霄大宰石

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前楚執鄭一使。猶未歸以㚟言而遣卜[illegible]征五年而卜其吉凶。[illegible]五卜皆吉而一歲習謂良[illegible]不得歸則人臣[illegible]而共怨楚以事晉使楚執良霄而因事是鄭伐良[illegible]之意。今歸之使相疾是廢其使也

十四年春。會于向。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

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駒支戎子名[illegible]亢其以弱鄰[illegible]方伯姜姓[illegible]

捐其角猶掎其足也[illegible]猶殽志如殽時[illegible]青蠅詩小雅取其[illegible]君子無信讒言[illegible]叔老[illegible]敬事[illegible]國使以禮[illegible]

十五年冬。晉悼公卒。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夏子西子蟜公孫蠆[illegible] ○悼公之賢[illegible]諸侯[illegible]其[illegible]謚法中年大[illegible]曰悼[illegible]不稱志也公知人[illegible]之謚[illegible]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四 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五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伯

晉平公楚康王爭伯

襄公十四年冬會于戚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析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建[illegible] 十五年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illegible]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

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illegible]

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illegible]

也 集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卬陳大夫 大甲朱故不設備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

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沉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

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

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
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
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
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
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
於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
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
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
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illegible]

[illegible]

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
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
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
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
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
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
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
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

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
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
蒍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
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
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
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
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
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澮山也。在今河南汝州東南。城上棘者，將步救[illegible]於水濊灌築小城以備進退。湳然水舊出滎入[illegible]縈戴于雍梁，皆鄭地。梅山在今河南鄭州西南[illegible]宿曰信。魚齒山下有滍水，故云涉。師曠，晉樂師[illegible]強弱，故歌南北風。南風微，故云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叔向言在正君，故歸之德。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

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illegible]

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illegible]

崔慶之亂[illegible]禮不伐喪。今山[illegible]

冬十一月，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illegible]

二十年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今北直隸開州有澶淵城。○秋，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

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蔡久事楚燮欲背之而事晉國人不欲故殺之[illegible]鄭畏黃之[illegible]其攻先君文侯文莊侯無[illegible][illegible]以負欲奪[illegible]夏正也遭國亂而[illegible]以[illegible]之非[illegible]矣〇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以[illegible]通好自[illegible]民故曰禮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

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

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illegible]〇[illegible]

二十三年春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illegible]〇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illegible]

之以報前憾。詳見齊崔杼之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
也。雍榆晉邑，北直濬縣有雍城。救盟主，故曰禮。
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
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
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
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
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
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
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
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

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
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
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
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
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
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
稽首。所令諸侯朝聘之幣重於晉。子產以寧子非錢 二子故以書責之。受之寶，之書，以行也。言君子以令德為國家之基，又詩大雅言武 王天所臨，無貳心，以令名也，如用以恕為思也 之懿，目人成懷而名之德，是名以懷德而康也 於如憂及之實也，知其實焉，作用也。大為 楚也，請問陳我 何罪附從國，故稽首。○夏，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

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 秋，齊侯聞將
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 會于
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
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
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
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
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
使御廣車而行，己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
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櫜而冑，入
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

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
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
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啟彊帥師送陳無宇。聞會
謝杞附未變 會者侯伐齊 晉大夫致師挑 公孫不可與 大小而有異 外後食皆輕 轉鼓琴皆示 乘車前後兩 大恨輕已故 而兩不相講 後伐鄭復使 臣其交固也
[illegible]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
奔楚。○齊人城郟。郟，王城也。是時穀雒鬬，毀王城，齊為城之。

二十五年夏崔杼弑其君（崔杼齊臣君莊公光詳見齊崔慶之亂）晉侯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齊取晉朝歌故伐以報之齊人歸莊公以解於晉以班示降服宗器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六正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百官工長群有司也師旅小將帥以內外大小而左等之皆致賂○平公受賂不討齊罪失德甚矣楚欲爭長獨不能仗義以正其失而操主盟之柄乎○）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

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前年楚子伐鄭東門陳蔡許皆從而陳獨與鄭報之襲入其國堙塞刊除也巡城不欲載公託之以讓賈獲陳大夫不祥以男女無別御止也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自係待命執縶稽首獻飲皆以賓主禮子美子產別

字數俘數其所獲之俘明無他志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省其所職以安定之）○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今山東東昌府有重丘城）○八月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

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

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illegible]

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illegible] ○秋，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illegible]

晉也遂於弱國，將本勝矣，而又何[illegible]之有。○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illegible] 不用師權謀能[illegible]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illegible]

晉楚為成

襄公二十五年秋，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illegible]

禮，皆禮之。令尹屈建

二十六年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前晉以諸師伐許鄭屬以君行故許必報之。因卒于楚，故楚必爲之伐鄭。子產知其情，故使之得氣去。賊猶貪得，業動也。當貪也。言欲從其戰者皆

業勇貪名之人，非能爲國家忠慮。南里，鄭邑。樂氏，果名。師之梁，鄭城門。甚於氾城下，涉汝水南歸，如詩志而葬

二十七年夏，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

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

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

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

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旣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晉楚爭伯宋欲弭兵向戌書利賢經無書二國之信故故使文雖弭人下之狂号名高時雖知其不可而以其事美哉沈之竹[illegible]盟辭節折升之於俎合併宴享之禮用世馬掌會之事時趙武叔句何戌有賢大夫又以弭兵爲事故會時文辭多美纂謂記錄之旣而請國大夫以大皆至盈發武至而言從者武命盈遠已故後遣如楚成言成盈載之言兩相然可交相見使諸侯從晉從楚者便相朝見不

能。不能服而使之。與傳也，齊言。賢要齊其詞至則時不得復爭訟也，以蕭于不相忌。伯夙，晉大夫。氣，氣也。楚有襲晉之氣，故懼有難。晉營在宋之北，備以東為左，有難可左迴入宋東門。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襲晉。大宰，州犂也。志曰：信三者具而身可安，信亡則三者俱廢，故不及二年。單，獨也。言獨自取死，不信不能人，疾也。因宋守死，宋區宋而弱兵而恃之以生，致此於宜為之致死宋也。王力可借楚，且楚之不義聞於諸侯，皆背楚而固宋。晉用楚之所用也。辭不以兩事晉楚，則重事，故為我用。叔孫之假辭公命以喻私屬於人也。爭先歃也。抑，先之也。只許羅尸。主也。小國主誥其此姑假以先楚為成也。盟也。○叔孫權君命以存國體，誠得出疆之義，而乃以違命焉罪。以不然矣，其不書族，或以惡與楚而乃學與諸臣之大夫不屏之，以特示以貶，致趣孟偷而懼楚，其尊之下大夫子，豈以信與之，特以正其享耳。○宋公以享其時無享，一國之權衰，一座所尊，時以大夫不敢大公故公讓而重盟，兼門宋城門上會賢而諸侯故于木同人之舞讓辭，謂說陳聲義德足副之，欲神人晉享其子人，使其後五君文襄靈成景悼盜星結晉

春秋左傳屬事

楚之好。餘見于歷相國。戊欲宋公稱功加學賞請言免死六十。六十井下以賞書。五材，金木水火土。兵金也。居其一削。削其所子也。前詩鄭風。羔子羊名其不阿復詩周頌無愛故叔也。吾氏收乃詩文假以善盖我何為假聲之轉，益為恤字之訛，遂罷并子謀盟報荀盈。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徼則周於事，而能養民，政必歸之。

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于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宋盟云交相見，故陳蔡胡沈屬楚者皆朝晉。齊不與盟，以前釋秦齊也，故慶封為疑。此謂未適中國，不屬晉楚，而亦同朝，或有慕也。先從事，後薦賄，以事大於事也。未變

其事，先從其志，蓋欲鄭朝者，晉之志也。秋，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不免，不免於禍。逆往也。不父，通於太子般之妻也。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

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illegible]

禍言告子孫[illegible]以將自昭○子產之言[illegible]國於弱小者豈獨一子產耶 ○十一月癸巳，天王崩。[illegible] ○十二月，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illegible]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五月，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

比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靈王周王也時年少言甲請晉言王事不可不堅周故不曠晁慶傳言周衰甲於晉楚

三十年夏四月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殺子產言

三十一年。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

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

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

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時晉政已衰待諸侯之賓多不以禮而自崇侈先於遊觀故子產毀垣以致詰而發其辭且以適孟實而之習可以理屈也公襄公薨於六月充斥多也無若何無以行之也閈閎也閎其門也繕治完備葺覆也匄文伯名時事朝會薦進陴列也易治也圬人塗者塡塗也庭埽大子庭燎宮行夜也所處也代代其役也巾車主車之官以脂膏其轄聘敬也事職也展闕也名閑其務之可用與否以備賓需賓得速去故不留巾事集之巡其當否無寧寧也言見遇如〻乎負有當害取觀令山西沁州有銅鞮城晉築離宮於其地天屬天之屬氣爲患者不戒不咸戒備信信如其言嚴交也詩大穆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禮則民安尤莫猶定也謂

子產知辭之益故善其辭亦以如晉告楚事爾作之禮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
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文子北宮佗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遂會于虢尋宋之
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
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
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
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
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
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
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五　二十七　日殖齋梓

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
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
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
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
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
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
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
人許之三月甲辰盟聘鄭于見子產用牲虢鄭邑故于請公也得其罪亦秋丌用衰
甲駕陵也武仲晉會卿大夫會宋晉用其殺白狄朝晉與秦戍城杞之事于以㝷杞爲會虢齊侯
也私草爲穮雍苗爲蓘一曰力農如此終獲福也爲善終獲福也詩大雅賊害也楚恐晉先歃故以旌

書加于牲上不復歃也餘見楚平王得國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
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
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
焉弗與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
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
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
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
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
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
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五　二十八　日殖齋梓

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
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
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
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
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
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
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
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
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時叔孫在會之羽而魯伐莒叔邑豹在魯故欲戮之請
貨而假爲辭也求其貨與樂桓子謀之賄事謂爲諸楚也靖安也靖安其能見衆將從表旗

表旗以別其封界令不得相侵三苗饕餮放三者觀邑夏二叛國山東觀城縣有觀國陝西鄠縣扈國姺邳二叛國邳直隸邳州徐今徐州奄王征之奄書序云成王踐奄二國皆屬魯大墓鐵淢亡小封疆之事焉用書不用命也吳在東濮在南皆楚所近者也餘見楚靈王之亂夏四月趙

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

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趙孟與豹自宋盟還過鄭戒戒享期也瓠葉詩小雅受所戒禮畢此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共之穆叔知趙孟欲一獻聘禮享賓五獻當五獻以一以非聘賦故辭而又私已賦瓠華於子又既以一兼賦享禮乃折公以宴鵲巢詩召南將有巢而鵲皆之穆叔以於晉侯有國趙孟治之戒不敢當采蘩詩亦召南以蘩菜薄物可以薦公使又欲於孟國而後德以擬者使放既賦之不復云卜云如譬大而惜而者耳之何所不從命死麕亦召南宰章之詩尾既說兮無宜我悅兮無使尨也吠子安惡楚棣以詩比之欲趙孟安徐馴擾之勿使其陵暴諸侯常棣競下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兄弟之國爭自不協則圍不能為害三國古兄弟故拜兄爵以罰不敵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

禽學自知必免以此以者國皆賢大夫以蔽趙孟故樂其心不復已年微天王使

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

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公名夏頻雖營木內州雖而思禹功亦冕績逸自三之免目前而無郡民苟心民時而宰五民之趙褒年之号賢而乃委枝家之不果而友傳吊大夫曁諸侯畏而發之之其當方福奧之是猶其能制而無乂昔耳於大義物貿春也成之說遲鄙昔其鄭無一言及兆使有是徒重其怒耻使情超楚當何辭為而惜其寥寥乎未之聞也應 [illegible]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五 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六

伯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楚靈王之亂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遂會于虢。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

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聘鄭錄見子產相國會虢事見上卷令尹也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撤令赫赫盛於上令尹特稱以自光大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曰天命一去不可復以戒令尹安之習而安焉也詩小雅褒姒幽王后幽王惑之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彌盛不義足以滅之為道習不義焉自富爾也

以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餘見靈王之篡楚靈王即位。薳罷為令尹。薳啓彊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圍即位易名虔後謚靈王郟敖圍所弒王也名麇楚人所未成君號為敖葬于郟故以教行器命備也子產以其先定內而後能事外故必數年

三年秋七月。鄭罕虎如晉。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事晉有心何辱命不須告也餘皆失為侯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書傳云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今湖廣德安府有雲夢縣蓋江北之夢或曰巴丘湖江南之夢岳州青草湖一名巴丘洞與洞庭接湖皆其地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

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
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
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
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
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
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
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
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
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

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
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
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
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
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
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
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
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
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
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

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
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
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
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illegible]
夏諸侯如楚魯

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
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
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
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
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
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
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
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
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
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

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諸侯皆至四國不至如子產已椒舉欲王慎禮稱古王公之盛者以爲王法鈞臺在今河南鈞州景亳在河南歸德州武王伐紂誓師孟津在河南孟津縣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在今陝西岐山縣酆宮在陝西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在今鳳陽府懷遠縣薦聞以所聞者薦之無口未行其禮六儀宋公爵故獻公禮薦守以所守者獻行爵故獻伯子男會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規過規正會禮之失二子所獻六禮舉所未見無以知其失而規之諸侯既會宋大子佐方至適王田於武城必有先君之所故田僞以祭祭用幣畢秦之效玄堅帶後举畢引見也恨其後至托此以辭六王二公卯泉所稱者仍皆國黎夷區也懷很也人吠同邊卜假其善惡者衆故興弃由

之。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假會諸侯便以之伐吳鄭伯久於楚宋大子不得見故先未久而以其臣從既慶封弒君齊之非叛其慶之才未方吳之今南在縣州使北憂所封扞背王所將叛則在今河南息縣駟楚品無宇商兵動安其忘至葉城外喫諸侯無與爭王將衆其之引民不得安先不楚守勞役而惕亂作灾棘有今可申永城此境苦有棘城陳陳存河南扰黎鄢境舊有非堂作楚東鄙邑負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求州楚盛兵東南以絶其後定楚東大夫以二要之亂奔楚然丹鄭子

華以終時之亂奔楚鍾離今南直隸鳳陽府誰亦巢今南直隸巢縣有巢城州來今為府治楚詩以三城皆以備吳東鄙郊類所國州屈生楚大夫蒍遠吳之訴不為城也

五年春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屈生屈建子氾菟氏皆鄭地今河南尉氏縣有菟氏城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愼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

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

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索氏鄭地今河南滎陽縣境有大小索城大叔恐靈王無道辱晉使故以戒叔向向言有以禦之信無二禮有節文無不復事皆可後行不失儀無由不失威不妄發直遂其意奉無所失考以周考之古以知其變度宜今之勢以審其宜晉鄙用足使守門司宮加宮刑也蓋亡果敢以此辱晉

[illegible]

[illegible]

六年夏六月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弃疾如晉過鄭事見平王得國辟邪也衷正也詩小雅言上教下效書逆書與卒平也○秋九月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此豫章在江北非今江南豫章乾谿楚東境在今南直隸亳縣境房鍾吳地詳見吳通上國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七年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

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章華臺本在荊州

容縣華容已改監利岳州華容亦有章華臺蓋後擬爲之宮室始成而祭之曰落欲與諸侯皆以落之啓疆以前盟蜀事召魯公衛父賀楚故曰照臨寶而往二國和好故曰鎮撫曰輯寧致宗祧重其事也凡往月或自日字誤何休云共康邢故處也衛父逃歸楚好之姬日嘉惠未至使曾君觀魯不敢望如蜀以賓王嘗以丁寧以楚子將伐會問曾君會師之期而徵言之魯懼聽命姻公道神辭見于會

夏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薳啓彊章〉鬣長也長鬣相鬣好名屈楚子名爲寶好大屈之傳言齊晉越將伐魯取之王意得位

八年陳　哀公有癈疾三月　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哀公縊　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　冬十一月滅陳〈時哀公少子留欲廢大子偃師而立之以數招與過故二人殺偃師立留哀公縊受悼而自殺孫吳偃師之子故傳言楚陳元〉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許本國于今南陽州成十五年遷於葉葉今川南葉縣此又遷之於城父今亳州城父縣東南蓋之以夷濮西田以益之外民實許遷許以僕田仍以爲城父民不安故傳言靈王使民不安〉

十一年春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享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景王周大夫萇弘周大夫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年復在豕韋故知蔡侯之惡可知楚之將有蔡然無德而享大利所以積其惡故歲在大梁至昭十三年楚弒靈王蔡復封在大梁故知其凶而蓋之必及二歲亡國而以此推之蔡侯般弒父不孝楚大夫公子弃疾從滅蔡因其喪獲罪謂弒父不德民故以民也金木水火土五者天將用之必使之長茂而以不盡其力至於敝而已竭故無可以復振爲用則其物力已竭故不可不受振〉

而復興也。晣晉衰不能救亡國。徒委之天。俟其自斃。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産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許[illegible]以救蔡爲辭起來在[illegible]楚[illegible]物在親[illegible]以於情[illegible]勞動捍拒[illegible]晉大夫。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隱大子。靈公子。名有。蔡侯廬之父。殺之以祭岡山之神。岡山舊闕。今上蔡縣有蔡國故城。卽此。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爲蔡公。不羹。河南襄城縣東南舊有不羹城。又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定陵未有考。餘詳見平王傳圖。

十二年。冬。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

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

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

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靈王不已受身內
師大衆以山而內與重臣居守逸亂之類以尾河南頻上
驂湯侯等楚五大夫令貝與國故實之以偪吳役昫
奉所是問不被破亡以舉州大夫子革鄭丹以豹皮為屬
整轅以山號令也折父楚大夫子革鄭丹善久恭
去乙名以敬人臣之禮楚子然封君呂伋稱丁公
僕事或子庚伯實待楚子熊繹父郎伯禽分之寶
器挑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晉魯衛分之珍
博若以不恍穢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故供於王
季連羋姓楚之祖故以昆吾為兄楚居丹陽
敖曰舊許是宅以四國陳蔡不羹也
云曰蓋不羹二國上有一不羹故云四國
讀意畿存之諸是子弟王以師與之
命如寶錢其也鮮圭王以飾之楚
幹鋒刃圻王斯之王子革之聲
五與八索九丘皆古書名
為二墳八索九丘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之後爲八索九州之志爲九丘

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
行故指司馬而言此詩逸一云以招詩名傷受珍
招也愔愔安和貌式用昭明也以節王之心傷若重
加金玉念民力無一出於其形非約以節之從惑若欲
食適其饑飽以爲困麋無醉飽之心王感子革之言
陽逃以從爲發矣雖引中尺言也以王傷之以縊不能
此帶饑已飽齊發矣雖自克之以宴樂乎不能
克己復禮仁也實所能不夫子乃以望之哉且
十三年春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
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　以入楚　使觀從從
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
梁而潰　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　丙辰
弃疾即位　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
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

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楚之使救王劇戲鼻也天下也
河上俱飾詳見
楚平王得國
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
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
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胡之為邑胡國在楚東故胡城
先河南遂平國有吳房城在山南有胡
比八十里盧民陳蔡侯禮安民定國之禮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
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
已 陰城在湖廣穀城縣北郟河南郟縣
皆擁自完以自保晉楚俱衰皆不復爭伯矣
晉失諸侯

襄公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
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 平公夫人晉出孝公母舅
闕貴之以母子之親也為有母喪之而子不
徹樂請不以母子一體而樂鄰國之喪
二十九年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
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
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
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
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
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言公不能尊周綏諸侯從私
家為特所親舍理其也

修其城縣悼子名盈孟孝伯名羯子大叔名吉伯石名印文子名儀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斬而復生曰肄并旂也詩小雅言王者協和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云稱旂旋歸之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台杞田使魯歸其所侵也女叔侯名齊夫人閒齊取貨於魯歸杞田不書生君不問取齊於知丁治之叔侯以爲成諱國以致大魯侵杞不必治且杞用夷禮譽以鼓龍而帝晉書其何失魯歸杞侵田之有先治當取治夫人何用取我

三十年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

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按夫人以城其自出故畀而食其役者與衆也疏年疑其年而使之言正月夏正月也老人自始生至

今凡得甲子如此季未也太至人日也凡六甲六十日自田于甲弋至癸未凡二十日故云二之一吏皆不知故問於朝師曠記是年古事而知其年之數史趙以亥字當其日之數已上文伯以長推其年之定數王君之數趙孟問其縣師其掌地所屬而謝不能人役孤老而服又兼縣師式所辨多君子家可以民使之故知已年古事其長聖推其身以爲晉六下其二萬六千六百六旬如上此三季武在二三子之家未首以民使萬以爲晉之故文假之六十得二畫在之身人以人故因六爲首其三六旬也如一旬以而成其數法因六分用算法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

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旣而政在大夫韓子懦
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
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
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
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
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
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爲會主地也代司且也韓子名起猶甚猶
仁言恨難譏不害秋九月己亥孟孝伯卒
昭公元年秋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
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

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
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
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
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
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
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
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
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
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
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

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
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
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
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
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
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
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
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
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
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

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
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
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
皆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公平
又疾故卜實沈臺駘見于卜兆祟神禍子產以博識
館故因問之高辛帝嚳也曠林地闕商丘宋地大夏
晉陽遷伐封之心東方蒼龍宿參西方白虎宿主主
其祀伐其分野也商人湯先相土唐人堯後劉累等
享遷魯縣此在大夏因國其國以脩其祀叔虞唐季
世之君邑姜武王妃懷娠曰夢大叔成王弟帝天以
唐君之名名之旣封于唐爲晉侯故參爲晉祀實沈
其神也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爲之長
脈二子唯臺駘能纂昧之職宣通也汾洮二水立障
陂之使順也大原即晉陽臺駘居之帝顓頊沈姒蓐
黃四國臺駘之後爲晉所滅晉宜脩其祀周禮四曰
禜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祥山川屬也故地氣有乖

則禜之若臺駘者日星天象故天澤不時則禜之若
實沈者然二神雖為晉祀而不能為瘠疾君身[illegible]以
失養致病蓋形神不可大勞尤不可太過故君子以
三時勞其身而以一時自養所以節適宜暢其氣不
使之壅閉而不通湫底而集滯以致於羸瘠而節骸
是露也神形相依形弱則神亦衰故心不精爽百度
昏亂今一於[illegible][illegible]視目猶夜則氣不宣宜而疾也又
同姓相與先美矣美極則惡生故內官不及買妾必
上以遂同姓也與非四時為二者古所亡人君既壹
之又有四姬也是二此矣若於四姬攻可婦自滋可
[illegible]則[illegible]蕃過寔必是也月實類姻遊長也以人而議
春以多[illegible]矣財博攫而不知為其身之革在也借哉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
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
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
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

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
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
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
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
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
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
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
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
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
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

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
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
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
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
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多壽

產良醫故晉來之和醫名蠱惑疾公[illegible]壹[illegible]或女女
衰其志如蠱也良臣不能匡持將平而[illegible][illegible]天所禍
和以樂之色之宜節樂有五賢宮音多[illegible]長其相主
大卜之夫皆有節為先王所以成樂而因之以[illegible]户
事其遲速本末皆有論序以及於中五聲宣本以黃
理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齊十一律皆可為宮宮以
[illegible]君而不可下於臣宮以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
歲事物者皆以次降後其言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
尹於事者則不用王聲而以辛聲應之是為五降五
陛降其賤則入音克[illegible]無淫擾偷而可彈若自五降

而後則非復工音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
則禮凡建國[illegible]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先其使抑滯
故琴而好其煩聲弘存悪者六是生凡事皆如樂
不可失節而至於煩不不舍以生疾矣君子琴瑟
不去身者使為心之儀無動不過度節以伯慢其心
志藏天有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而五行實重於其中
故降之而為味金辛木鹹火苦土發之而
為色五辛占酸青鹹黑苦亦甘黃徵之為聲五白
商青角羽宮黑五味五色五聲六皆所以養生
而不可為[illegible]疾也五焉為天六以氣分而序之
則成四時其[illegible]五行有所為則各疑而[illegible]
苗人守其氣生有如之氣疾紅平則無知陰主
其秋其以寒寒疾五陽疾乾為喘[illegible]等[illegible]風為
其疾在末以收也為後色等症雷其疾左陵慮
电主等疾晦宴淫尊[illegible]則心惑亂[illegible]也思為
頃憂則心生疾女陰也陰中有其物盛火故神
陽道在夜將為晦淫於女火燥陽於內心衰其時
而為內熱蠱之疾門謂男亂梅亂也孟不節不為
也其云良趙孟也不能敗於君德實當其咎弱守
淳也文字也臣君也器受蠱害者為蠱菽積久變為

飛蟲亦名曰蠱易巽下艮上蠱巽爲長女爲風艮爲少男爲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是山木得風而落之者皆同類物也○和之論通於天人之救作命之微其闕于君德治逆亂細也而晉之君臣視之平乎其慎占矣十二月趙孟卒餘見上卷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宣子名起公卽位故來聘代趙武爲政且告爲政而脩好因謂政故曰禮餘見府族廢田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子之之逆女逆少姜別立號以寵異之曰少齊貞公族大夫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故如此逆其班列以爲敎獄以爲罪乾之役有所易謂人所憾而爲亂中都晉邑令因由介休縣有中都城叔弓

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問之祿業林也詩大雅秋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晉侯過寵少姜其卒也聲動諸侯故魯公往弔鄭度河而北又以私煩爲鄭而前之致賻致禮服執無宇懼來獲故叔向曰之負傷多也已使往其事在齊亦非使人之罪煩不辭謂爲陳無宇之辭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

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少姜卒鄭使卿弔且送葬背大夫甚過禮也王制聘問朝文襄朝聘之令較之爲闊士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晉喪事較之爲數禮之列於適繼室復爲女數等殺也火心星也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言君子後讓其不爲國隱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

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時晉雖失霸猶強齊以寵其女爲國榮不復請之遂爲嫡生也言姑姊非嫡也若有人不敢譽也董督振整也嬪嬙內官時晉以爲夫人之禮喪少姜復以夫人之禮繼之餘見齊族廢興田氏篡

齊夏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 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蠆子子尾傳寵於齊公子公女寵謂子尾言子尾明齊不歸糞治也虎字子皮餘見靈王之亂幾非上卿也孟張趯字庶幾或如趯言

七年三月公如楚夏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前女叔侯不盡歸杞田今晉恨公如楚故復治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孟氏家臣挈缾汲者喻小智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夫子謂孟僖子從公于楚季孫亦猜疑我不中桃邑萊柞二山魯侯晉陽也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

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晉將衰有妖石而能人言魏榆晉地也馮依也或有見神馮斷于石性命也虒祁去絳西四十里臨汾水今山西曲沃縣境有虒祁宮子野師曠字詩小雅謂衰不能言者其言非不從舌以出但背而不信自取其躬瘁哿也哿能言者雖非正言而以從以聽自處安逸叔向以師曠婉問如哀以諫惑歸于衰故比以巧言與今說詩者

大冥羨昇而晉侯爲後而莫敢諫故美嘆如此四月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
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
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
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蒙欺也可弔以崇侈晉將衰也
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郠詳見會與郠莒之地○戊子晉平
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
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子皮[illegible]

十一年夏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
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
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
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
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
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
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
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
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御卒
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
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晉昭公之敬諸侯使朝大夫時鄭簡公甍未終喪故

辟享晉討之以爲尊卑之情如淮如坻如澠之陵伙其爲伯黜士文伯也書中壺不足爲儁貫何爲亨之以自取其弱叔之言穆子言晉武勇不異於其齊將何所爲乎公孫傁齊大夫見王賓投壺故以君出
十三年夏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
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乃並徵會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
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
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
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
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
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

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
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
已寡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
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
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
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
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
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
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

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弃共。百
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
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
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
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
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
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
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
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

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
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
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
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
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
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
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
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
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
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

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
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
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
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
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
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
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
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
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
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

從[illegible]

于旌不曳其旆次日復旆示將欲戰以恐之晉昭
仍信與邾通好雖取莒鄆鄆取鄆已從免於會推取
鄭一事二國云朝夕伐又云不共晉貢皆會故所謂
邊嘗弘多也蠻夷邾莒也償作也晉以牛自輸以勝
餘魯南劉子仲官會臣方內叛爲會憂故晉因以爲
曾開事見陪臣交叛邾莒杞鄆近會事有悉鄫雖成
其民猶在併以懼魯不使與盟除所地爲增以會盟
甲戌盟癸酉朝先朝後盟也外實羊次舍大夫咒衰
陸嘆者侯會盟者衆物後[illegible]地盡而無所張見于聲
母爭欽於大叔小貢賦之次貢制以列之尊卑爲斬
至尹服則地廣故貢多唯天子歲內雜卑而貢事剖
在[illegible]服之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故以[illegible]
丘全爭之必直而後已行理使人通聘問者藝[illegible]
生[illegible]賣易也識償私偷苟且殺爭競陵叟序也[illegible]
[illegible]民國也餘[illegible]見魯與邾莒之然○時晉內衰
[illegible]六衆會齊擯魯自謂威能加人而子寺留寬
[illegible]小廿台惑[illegible]足畏也使齊會亦有臣如之晉
[illegible]早杜成吁叔向亦蓋倒施而便行之耳
冬公
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

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
河如晉請季孫有不好於和好不饋也景伯文伯子名彌牟有
季孫猶在晉子服
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
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弃之使事齊
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
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
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
歸季孫惠伯名椒穆子荀吳謚私私與語辟左也臣一主二謂晉有齊楚也楚滅陳蔡見[illegible]
之訟餘見魯與邾莒之訟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公不與盟將得免故往以術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取鄆故公爲晉所執諱不書
○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
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
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
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
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
我肄其是之謂乎齊侮晉有伐鄭之志故伐今以如其書[illegible]蓋任貫在令南直肆學州兩晉有蕭叔宋甲文吉見上東金謚舊有甲父今作人其其吊盜以戒齊[illegible]笑定也諱男也詩四萬寫天下宇分乃[illegible]忠執攻大大夫居異三無有今民其者博第實共者臣異心

不能憂民之務者也○夏公至自晉[illegible]秋八月晉昭公卒
頃公立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illegible]
三十年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
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
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
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
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
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
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
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

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
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
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
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
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
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獻子名舒荀寅也不能以復責魏舒
致大叔和辭職責荀不書之若其言之於
豈之其能以不敢忘共以訂備御者多不及餘之日
佛鼓云也傳言晉必執離不獲數不得備使以亡數
氏致也明致之國不能用備之情並可與事見之封
度焉
定公三年冬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

質焉而請伐楚蔡侯以裘佩之故拘於楚三年故背楚請師于晉以伐楚後從闔廬入郢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
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
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
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
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
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
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
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

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隷也社稷不動祝
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
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
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
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
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
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
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
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
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

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
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
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
封於少皡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
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
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
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
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
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

我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亟急也。[illegible]

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illegible]

之勝而獻其俘匡鄭地河南睢州城西有匡城餘見陽貨之亂○秋八月宋樂祁言

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

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

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

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

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

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

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

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

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宋自文公初伯晉服事晉至此諸侯多二宋猶屬晉

之故祁以此言於君不得辭使寅知晉政多門往必難故使祁立後而行子見於君立以為後也楯干楯以楊木為之寅知范氏必得罪故以祁比趙氏請而執之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

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

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晉伯衰世鄭能叛晉衛數世姻好故齊侯欲以結為名以懼之鹹衛地瑣衛地結衛大夫齊國

敖丘衛地故使齊師侵衛北宮結聞有誠故以衛為辭

夏伐我故也餘見陽虎之亂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

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

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

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

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伐齊報其侵列見魯

士皆坐列言無鬬志也顏高魯人弓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為異弱弓子鉏齊人也顏息魯人中眉而言目自矜也冉猛魯人偽傷足先歸其兄會呼之以殿軍攻

○二月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

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

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

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

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

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

焉乃止諸州獻子士鞅子梁樂祁大行山在今山西絳縣東北州晉邑寅之謀欲私而

司寇公也一曰鞅之謀晉侯一不別其為君也虛矣○公侵齊攻廩丘之

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

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

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

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

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晉師將盟

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

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

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

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魯爲晉再侵齊廩丘山東范縣有廩丘城郛郭也衝攻車馬褐馬衣毀毀其郭師奔魯避主也陽州之役猛先歸故虎佯不見以必敗數之猛[illegible]逐廩丘人尋復自顛故虎又譏其非真勇苫越季氏臣獲焉獲其俘也名子陽州以自志其功齊伐我以報二侵故晉救我瓦衛地河南胙城縣舊有瓦亭獻子士鞅簡子趙鞅中行文子荀寅禮卿執羔大夫執鴈會同之此見上執焉攻獨執羔始知執羔之尊晉師自瓦還既衛地盟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因盟衛辱之佗何晉二大夫明禮卑者執牛耳尊者涖之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尊故請晉執之何以衛同晉爲邑不得從諸侯盟佗又捘衛侯之手上及捥故公怒其人夫賈述言無禮已甚不可受盟歸而其設詭謀以重激國人使怒必叛晉始已溫原晉邑捘捉持之也捥腕同掌臂交曲處信猶明也誦辱也卜嗣卜可嗣其位者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桓公周卿士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爲周報之魯衛事晉故爲侵衛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大心所不往乃使子梁樂祁也[illegible]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

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衛從齊故齊爲之伐晉夷儀無存齊士又爲娶婦乃以讓

[illegible]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此會[illegible]

夾谷山東淄水縣有夾谷山餘見孔子仕魯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illegible]

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illegible]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illegible]

事攢屬乃彼甲共衛侯乘驅之使從敵以無敵而止見齊侯乾而轄

十五年夏，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老丘宋地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有老丘城 宋公子地奔鄭鄭爲之伐宋欲取地以寄之事見宋桓魋之亂二國謀救而不果

哀公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鄭自定七年叛晉與齊盟于鹹 [illegible]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九年春，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illegible]

雍丘宋邑今河南杞縣賸欲取之以與許瑕宋作壘塹成師從舍合其圍鄭師知不得出反救又敗故宋欲生取其能者將用之郟張鄭羅其能者 夏，宋公伐鄭。秋，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宋伐鄭報雍丘也鞅將救之而畏宋故卜遇水適火水火之兆以占之三史龜言火陽得水則沈是陽沈於陰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師姜火師之後火弱故伐姜則利子商姓屬水故伐商不利姜齊姓求壹後畢言勃好至水盈則行故盈爲水名宋姓子又得北方水位二水但盛故不可干炎帝自神農有以繇故爲火師而火旁姜神農之後八適火故勝之可伐姜趙言斷盈而得木位故如[illegible]之亲其系皮盡故不可蔚鄭以變寵伐人爲有罪技斷用伐宋故不吉易乾下坤上泰乾下坎上需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五爲天子故曰帝乙壁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所交祖紂而大吉微子爲帝乙之長子今卜得帝乙封故以爲宋吉宋鄭爲昏姻甥舅之國乎不紀爲鄭伐宋吉在宋則伐之以不吉四占皆不可故上

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數月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興兵再令卜 也襲重也犂轅高唐賴皆齊地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illegible]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六 終

茶城草堂手定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七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魯

隱公攝國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元妃始嫡夫人子宋姓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諡先夫死不得從諡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內事不得稱夫人謂之繼室聲諡也孟子之姪娣也婦人謂嫁曰歸宋以仲子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尚少故立爲大子帥國人奉之

隱公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周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公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禮故史不書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邾曹姓附庸國儀父其君之字克名也後從齊桓以獎王室王命爲邾子至魯繆公改爲鄒能自通於大國故貴之以字蔑魯地今泗水縣境一名姑蔑故有姑蔑城今山東兗州府○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詳見王事交魯○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黃宋邑今在河南杞縣有外黃城宿小國今山東東平州境○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公以桓爲大子故讓不爲喪主衛侯會葬非禮○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于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豫魯大夫私請師翼邾地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南門魯城門○十二月。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衆父公子益師字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公於禮有闕故不書日以示過見卑有大事而非公命者不與公之不臨也

三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於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爲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不言葬我小君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爲君故特書于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詳衛亂篇禮清。今山東東阿縣舊有清亭○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羽父公子翬字其無君已兆於此餘詳見衛州吁之亂與宋殤公之弒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

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陳魚

獵事相近。僖伯公子彄諫言人君宜親獵不宜親魚。蓋君以匡民而軌物匡之之具也以以身用之率故舉動不可以輕其舉也以旌旗子獸之物於祀技大事而講之以准度軌法度量因取鳥獸皮革齒牙等材以章明物色采飾則軌物以彰而用宗斯后不然之謂亂政而敗亡由之故統於四時之除以鹿岩獮私而復有治兵振旅欽至之擅取其材以符祭仁車國之需者先王所制以防亂也故以足皆蒐春也擇取禽獸之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順秋命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二年人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畢則整衆而還撿整也旅衆也放於廢以數車徒器械及其獲也君大夫士車服壁旌各有文章故曰昭縣扭獵之制實者亢發職者以次居後故曰明列上下之事別長作進退故曰辨治則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遠則少者在後殺師之義故曰賜威可畏儀可象故曰習登殖以與祭祀登器以為禾飾不射不觀射實美矣分營之類賓賓以為用皁隸言徵賤官司言職于公重遠工議避祠以略也為名如棠設捕魚之備觀之棠 今山東魚臺將有觀魚臺○竊謂隱固不君矣然周頌云有鱣有鮪鰷鱨

鰋鯉以事以祀禮經月令云天子乘舟薦鮪于寢廟則魚亦登於俎而君亦親之者蓋僖伯志在匡諫姑舉其大而舍其細耳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禮諸侯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祭享無所遂以故別立之宮祀之既成安其主而祭之曰考萬舞也羽數執羽者數舞有二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衆仲羽也以仲子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樂而用之衆仲魯大夫用八八六十四人六八四十八人四八三十二人二八十六人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風八方之氣通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舞足蹈節其制而飲其情唯樂廟公八成自天子至士雖有等殺而皆以八魯止文王周公廟得用八後他公遂因而僭用之今隱公特立婦人廟內問仲而用六佾佾舞列也○八音金鐘石磬絲琴

瑟竹簫管土塤木柷敔匏笙革鼓也八方之風謂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融風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古者鄰國有急以策書告命公知郛深入宋郛以為憂而使者言有欺之疑之心而實以對故公怒以其不實也未當誅殊別而止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以叔父有憾恨諫觀魚不從

從一等。加常禮一等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渝變也。公之為公子。與鄭戰于狐壤。為所執。逃歸。怨鄭。故厚宋。今鄭覺知公怨宋。故因來求成。以變宋之成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春秋前魯與齊不平。故云始。艾在今山東沂州西。有艾山

七年夏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公距宋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

八年春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近許之田。以為朝宿之邑。後世因立周公別廟焉。又王時巡狩至泰山。鄭桓公以宣王母弟。故賜其旁祊邑。令助祭泰山。為湯沐邑。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魯亦不復朝周。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以廢泰山之祀。而為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宛。鄭大夫。祊。今山東費縣境

○夏四月齊人卒平宋衛于鄭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圖相圖。鳩安集也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無駭卒[illegible] 者衆云。天子以尊有德以為諸侯。因其所生之地。以賜之姓。胙之土。因而命之以為氏。諸侯位卑。不待賜姓。唯以其臣之字為之氏。遂以為族。如有世其官者。即以其官為族。或食於其邑者。以邑為族。故公取無駭之字展。以為其子孫之氏。[illegible] 音之訛。賜姓賜氏。若舜由媯汭。故媯姓。封陳者。是其類也。官族若司空之類也。[illegible] 魏之類。魯後有展氏。無駭之後也。[illegible] 七穆等。皆以公子為宗。其孫以王父字為氏。亦皆以字。而與無駭不同

九年夏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illegible]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中丘今沂州境 [illegible]

十一年冬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

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公本意立桓翬乃欲殺桓為己功既知公意復譖公欲害桓而弒之菟裘魯邑在今山東泗水縣境舊有菟裘聚不欲復居魯創故別營外邑內諸獲故言止狐壤鄭地尹氏鄭大夫鍾巫尹氏所祭之主禱之未歸既歸立其主祭之此將祭而齊遇弒寫氏魯大夫翬以弒君之罪加寫氏而免己討桓弒隱篡立故喪禮不成

桓公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冬鄭伯拜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越衛地結祊成結成易二田之事也

十七年春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秋伐邾宋

志也趡魯地桓既篡隱位事皆違（　）隱公追成父士其跡而終之以取媚于鄰國以國兼弟而自攜雖未協之至正講乎古之文以專其馬特不以威不立而敬臣交鄰俱失其道至刻之文邪其又不能乃遺兼國以誅生亂何不殞其禍豈在兼之君其後之蕃猜竊者也且七代之手而害本支極矣而更遠馬何哉

文姜之亂附莊公忘讎

桓公三年春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嬴齊邑今山東泰安州境公自會齊侯會而成昏非禮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婚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以致夫人釋之○翬固弒逆之賊首以逆昏而遂以公子貴之乎

六年秋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

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禮世子生以大牢之禮接見之三日卜士之妻吉者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乳子母三月君夫人君命之名乃降以重責也自西階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言世子生而以宗婦命之禮也此宗婦同宗之婦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若孔子象尼丘名丘取於父若子同生與父同物名若伯魚生人有饋鯉者故名鯉至於山川隱疾畜牲器幣皆不可以為名以諱始於周人死有終名故當預為諱周以生名終將諱之則國不可廢名以官名職若晉僖公名司徒宋武公名司空故廢之而為司城以其名改之高不廢其名而山川名主名其祀也諱名則廢名宋武公名司空故更以其卿名而不廢其器用祭祀之事者以器幣則廢禮○晉獻公名武公名具山名敖二山具敖也鄉名其名而不廢其祀謂器名則廢禮

不肯成禮也。隱疾，避不[illegible]年也。物，類也。同，同日也。

十七年，春，盟于黃。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黃，齊地。[illegible]魯地。一，畫一之。故，謂不虞，忽至之敵兵。[illegible]兵事也。方盟而即侵，齊之無良也。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illegible]

母已有義無歸寧，乃欲如齊。公不能禁，與之偕[illegible]申繻云男女各安其室家，無相瀆亂[illegible]禮[illegible]必[illegible]濼水在山東歷城[illegible]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十 九

莊公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illegible]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禚，齊地。一云濟南府，未詳。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溺，魯大夫。疾其會伐同姓也。

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共伐衛，事畢而還。文姜[illegible]于齊侯，故求其所獲珍寶以歸魯[illegible]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illegible]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十 十

魯與邾莒之怨

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共仲，公子慶父。卜齮，魯大夫。[illegible]武闈，宮中小門。[illegible]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illegible]

僖公元年，秋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illegible]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illegible]

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

風也成風爲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皡濟而修祀紓禍也（任今爲山東鉅野縣有顓臾城宿已前見須句今爲山東東平州顓臾今山東費大皡伏羲也四國皆其後故主其祀可主也近濟水四并祀之以與諸夏同服王事成風須句女也保安也蠻夷謂邾逼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亂也紓解也）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小寡之禮）秋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

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詩小雅言常懷戒懼又詩周頌顯明也思助辭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升陘魯地冑兜鍪魚門邾城門縣之以辱公）

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文公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時晉襄公卒故爲難間猶乘也邾文公子叛在魯公使守須句絕大皡之祀以與邾國叛臣非禮）

十三年夏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繹邾邑今山東鄒縣繹山其地命已定于天不甚繹亦存鄒子以利民爲重而不以死生二其心所謂知命也）

十四年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秋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

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定公名貜且）

成公十八年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公元年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禮以安國家利社稷爲今）

四年夏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穆叔孫豹謚。金奏擊鐘而奏也。肆夏之三。肆夏樊遏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皆在周頌。工樂人。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名起。行人通使之官。肆夏文王奏樂之大。而鹿鳴爲小。故以疑穆子之拜。元侯牧伯。肆夏之三。皆昭周之令德。受景福於天。故以享元侯。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鹿鳴取其我有嘉賓。以燕叔孫奉命而來。叔孫歸德于君。故云嘉寡君。四牡騑騑。勤行不止。當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皇華君遣使臣之詩。言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於忠信以補己之不及。忠信爲周。其言曰。周爰咨諏。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詢。言必於忠信之人咨此四事。咨于善也。親戚故云詢。禮儀故云度。政事故云諏。患難故云謀。此見叔孫善于使。而魯與晉通好。善辭起於鄫也。）

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于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鄫今爲山東嶧縣。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數。以魯不能供其政。而鄫小國也。故請欲以鄫屬。如須句顓臾之比。以自助。仇讎齊楚也。官命。徵發之命。司馬掌諸侯之賦。）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

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臧紇字武仲。狐駘邾地。髽麻髮合結也。時戰亡逆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髽而已。狐裘紇時所服。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孫短。故曰朱儒。）

五年。夏。穆叔覲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九月丙午。盟于戚。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屬鄫本以假助。而邾莒方共虐鄫。魯數救之。反爲國病。且恐致罪。故欲歸于晉。）

六年。秋。莒人滅鄫。鄫恃賂也。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鄫有貢賦之賂于魯。恃之發莒。故爲莒所滅。武子代父爲政。見晉責亡鄫。聽命受罪。）

八年。五月。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莒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于此正其封疆。）

十年。秋。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事討鄭之事。）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台魯邑。今山東費縣有台亭。來勝故云遂。鄆莒邑。今鄆城縣。）

十五年。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　會于溴梁。　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溴梁事詳見晉下楚。康爭伯犂比莒子號。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爲責。）

十七年。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是秋齊伐魯未得志。故邾助之。）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還自齊。沂水源出今山東尼山之麓，西南入泗。泗水源自陪尾山，四泉並發，循泗水縣北合為一。晉正邾魯之界，以邾田在漷水之北者與魯。漷水在今直隸市滕縣東北，出山東滕縣界，入湖陽泗水。〕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督揚盟以和解之，故二國復自共盟以結好。〕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

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庶其，邾大夫。漆、閭丘，邾二邑，皆在今山東鄒縣境。[illegible]〕

二十八年夏，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三十一年冬，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犂比名密州，字買朱鉏。展輿以既立而廢，[illegible]〕

昭公元年春，會于虢。〔尋宋之盟也。[illegible]〕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

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楚，乃免叔孫。[illegible]鄭入。季孫宿伐莒取鄆，已其使叔孫豹[illegible]所在，[illegible]故請。[illegible]之[illegible]子，魯三[illegible]，鄭指[illegible]，不[illegible]故以帶[illegible]叔

孫家臣，蓋猶護也。叔孫豹已爲聞趙孟[illegible]人[illegible]。猶各在其職，又惡之罪，盡其忠。出使[illegible]，[illegible]也。言帶狹小，故裂裳爲帶。若不解，因柱其[illegible]也。[illegible]文。夫由謂晉受師，[illegible]謂叔出季處，貞謂不以[illegible]敬命。不敢辟難，討[illegible]。許見楚[illegible]成。

夏，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豹以季孫故，久不出。夭、阜，二氏家臣。夭亦[illegible]旦至日中不出，阜言如[illegible]。[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之聲，[illegible]以季孫[illegible]取[illegible]。賈求贏利，若不得無囂，宜受慢也。楹，柱也。叔孫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雖惡之而不能去也。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

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疆田，以前所取者正其界。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務婁、瞀胡、滅明，皆展輿黨。大厖、常儀靡，莒二邑。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棄人，謂奪羣公子秩。詩，大雅。言無與競，惟得人也。以舍其敵，文之罪，而務棄人，何失多也。

四年秋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著丘公，去疾也。

五年春，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

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如晉即位，往見。[illegible]二桓，[illegible]公室[illegible]年。牟夷，莒大夫。牟婁、防、茲，皆莒邑。今爲山東安丘縣，有牟山、防亭、茲亭。人山東德平縣[illegible]有[illegible]，重地也。故書以名其人，欲以懲不義。蚡泉，魯地。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

知禮重其好貨（受莒叛晉不討故拜謝加籩籩豆多之數若加籩則三獻不稱故以此辭驟加禮致驪心好貨寡好之貨 補三獻獻視饗餘之曰聘禮卿五獻此大夫禮）

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平子季孫意如謚武子之子郠莒邑用人祭亳社殷社在魯國齊奔也詩言明德君子以人爲牲人於畜牲也）

十一年夏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受材）

（此舊闕餘見列卿世訓之變）

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十三年夏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七月遂合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平丘衞地不共不供職故侵陵之故餘詳見晉失諸侯等復冒也司鐸射魯大夫飲冰以壺藏于水猶飲羽之飲因位其寒季孫蒙幕欲壺漿之寒解藝執也蒲伏作匍匐）冬公如晉士景伯辭公于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乃歸

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于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謂舍族也）

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

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

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illegible]

冬。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伯從加辱將以死[illegible]之故叔孫竟受其禮[illegible]爲無罪。鄭莒之難[illegible]故尊晉。○國免于兵[illegible]昔免大致奔國人材[illegible]則以賢聞而免[illegible]見晉政之汚隆矣

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

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
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
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
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
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
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
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
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
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
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昭明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黑肱邾大夫非卿故曰賤濫邾邑在今山東滕縣有濫城傳言人咸以有名爲貴又有所謂有名不如無名者以猶無也回邪也見利不苟不回其心疚病也見義則爲無疚于心守嗣守先人嗣言其齊豹殺衛侯兄將求勇名而書盜求名而不得也三叛人以邑竊食鄰國欲隱其名而賤必名之尋蓋而獨章也物二事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大人在位者章微謂勇名顯著攻難專作謂難奔走趨赴也無名不書其名數顯也無禮惡逆皆刻之不遺記事之善者也微文微顯義顯婉辭婉辯旨別在上者能使此義昭明則可以爲世勸懼故爲貴

季康子構怨邾齊 邾事附

定公二年冬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
奪之杖以敲之 夷射姑邾大夫與公飲而出以避酒閽守門者從之乞肉射姑怒不與故

奪其杖以敲其頭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
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
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
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門臺門上有臺公在上下視庭閽以去年杖之恨故以缾水噴庭令邾子見怒而問答以爲射姑旋所汚故以水淨遂命執射姑不得愈怒其至墜鑪中以死及葬先以車殉所爲便房恐焉藏中也十殉五也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
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
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

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
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
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隱公蓋也玉朝
者之贄不度不合禮度嘉事謂朝禮不體不得其體之正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
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
之士此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

哀公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
之田而受盟 絞邾邑漷沂漷水以東沂水以西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
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

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吳伯中國故魯鄫衍見向戰減貢吳 季子將ミ邾不謀于衆以不同孟孫

不用其議景伯以不信大夫不仁對于邾必危以孟孫 以其言爲賢欲使昭大夫從之合盟以伐邾時諸侯不服 萬計惟大小相攻伐故曾子以何不今背盟伐邾不聽不恤 小又不事大不相顧以亡其何不言但言不言伐邾不聽耳 凡以兵加人必足以勝之而可令德不能伐邾 豈可恥蓋諸人大皆以伐邾有吳患不能問季孫之 竟故不聽在今鳳陽府聽遠則王大國執 帛小國苞門郭門擊鐘不御寇也茅成子名夷鴻

邾大夫茅其食邑今爲上東陽縣舊有茅鄉亭 請告求救也邾子以魯近吳遠雖救不及且國內自 足以拒魯茂子以茅叛知亡國欲以救自守也魯師遂 入處其公宮晝夜掠以其君歸獻亳社見其亡國與 殷同負瑕魯邑嶮陽新舊有瑕丘城邾所都昔 得邾之繹民在負瑕故因以名其瑕之東子繹已於十 孫爲束韋艱皮也四數乘韋而也鄫衍即鄫也木 衣不達言魯成其所未無違逆也貳副也私屬也

八年春，吳爲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于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

曰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illegible]字子服不任字子曰留故吳人若吳名伐大名情實也違弃亡也未臣所以謂若有汝本聞者以吳兵向我其難所以捍者乎命之謂之又不可以於盟發弃鄭黨之好輙開公入族故謂宗

國不伐言魯緩時雖無黨則必有救其患援之者吾晉楚台曹而爲鄰不可輕也又故由逾道成更貿成衛因齊田吳界晉人亦備田于吳濟貴貴貴草于以必爾也道鄭道也武城曹邑今山東費皆有武城亦王犯吳大夫先奔魯爲之宰子羽武城人其父與犯吾吳既弃武城其人以二子之故將聞與吳吳得擄之以爲魯邑[illegible]若客兵遠子敵境者國成懼界伯二東子召魯何長何衛訪末也東陽五吾豐宮皆實弛山東青州府北有東易城公宥康公甲叔孔所朱退爲一人河東戰亡一人豐主二人者專至亡之[illegible]事能實死是能使人致此以能守國與宁齊地四此水歧虎專大夫下哭亡陵將合士試踊之于七自人中之得三百人以終也有若與其內三過民從虎也景伯欲吳退同以禮今而見卜引華元事爲以季孫弗從遂負載甚將欲出盟釋舍也貿人恐盟猶未已故因留景伯爲質于吳既得吳許復求吳已子交質吳不肯遂已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

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六月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 悼公名陽生前以不得立奔魯陳僖子召而立之[illegible]臣氏酒疾[illegible]康子叔父鮑牧齊大夫以不歸季故伐我取二邑復請師于吳吳前爲邾討魯既留子餘邾子未歸今魯嬖二國同心故歸邾子夫封栫棘也革大子質滅會子明嬖之季姬嬖故歸邑讙闡定陂辭境舊有讙亭有闡纘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 將進受命于君 詳見句踐滅吳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前年吳與魯謀伐齊[illegible]

臨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師乃還 郎齊邑齊弒悼公以說於吳詳見田氏傾齊何踐滅吳

十一年春齊爲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

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

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

其軍孔子曰義也齊與魯平故辭吳師[illegible]伐齊故齊報焉請齊地[illegible]今山東肥城縣境[illegible]有青亭[illegible]季孫二子孟孫[illegible]魯之界封疆境內近郊之地[illegible]以師從則兵勢出可御齊于境[illegible]則國危故必季氏[illegible]後齊可敵又言齊雖衆不及魯[illegible]有餘不須患寡二子不戰[illegible]季子身任魯政[illegible]而使從與二子言戰[illegible]

戰乎不狃言止戰惡足爲賢[illegible]所獲不能[illegible]弱季孫不能使其衆以勝之[illegible]孟孺子既以右師奔復以邑與[illegible]觀洩曰驅之師之奔皆洩罪矣[illegible]錡童名衆同車時人疑童子當殤[illegible]重勿殤冉有用矛師皆奮而入鼓攻稱之以[illegible]是時齊勢甚熾不[illegible]故皆奮[illegible]以義。夏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艾陵齊地今山東沂州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十五年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

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玉陳恒之兄，字子玉。時陳氏篡齊之勢已成，故公召之。仲由得其情，遂與平。餘見啓臣交故。

十七年。十二月。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公不拜齊稽首而公不答，故怒也。蒙，魯地，今山東蒙陰縣。執牛耳，謂尸盟者。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發陽在十二年，見句踐滅吳。武伯問以辭之，不知其禮也，故自名以當之。

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顧，齊地。皐，緩也。高蹈，猶遠行。謂魯人皐緩，數年不覺齊之稽首，使我高蹈遠行來爲此會。恨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也。閭丘明，齊大夫。傳遽，驛也。僕人之未次，言君之從者未有舍也。舟道，齊地。息以魯侯在齊，故欲爲魯除館，而魯辭之，不敢勞。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將句踐已滅吳，故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何。何亦無道。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越欲定魯界田，以駘上爲邾界。三子，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公。恨不用子贛之言，思其賢也。季孫不能用于平日，臨難乃思。若在此，必無此辱。文子言他日請念，以過此復不念矣。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七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八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魯

魯與宋衛之好

僖公元年。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未詳酈之所詳見季友僖公

二十五年。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洮魯地。莒以魯故怨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終成父志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向。莒邑。甯莊子名速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時晉文伯業已成冬。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詳見晉文公之伯與甯武子得晉難

三十年。夏。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詳見晉文公之伯

文公四年。秋。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武子名俞。衛大夫。湛露、彤弓。二詩皆小雅。私。私問之。肄。習也。言自習此樂歌。非為己。以魯人失禮故佯為此詞。朝正。朝而受政教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見天子乃敬畏自用其命也。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言稱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以歌者大。不敢當也

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以親衛故。并及陳。臣非君命不越境。故因聘而自娶

宣公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衛始修好。且以未事晉而謀會之

成公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次降上一等。下降上二等。衛本侯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為中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五年。春。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八年。春。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冬。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晉人來媵。禮也。韓奕詩大雅其五章言蹶父嫁女于韓侯爲女相攸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死稱未亡人言先君亦望子之君此綠衣詩邶風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同姓媵故云禮

襄公元年。冬。衛子叔 來聘。禮也。
二年。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七年。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冬。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餘見孫甯廢立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二十年。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褚師段宋共公子字子石逆也受享禮畢賦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魚麗詩小雅亦武子賦卒章言物其有矣唯其時矣賢聘宋得其時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公於武子奉使爲國光輝
昭公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二十五年。九月。公孫于齊。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詳見季氏逐昭公
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詳見季氏逐昭公
定公六年。二月。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

以甕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虎將逆三桓欲使己罪鄭國故往不假道而還自出入其國門豚澤衛地子瑕衛嬖大夫文子公叔發舒鼎文公之鼎昭兆成公寶龜鞶鑑定公之鞶鑑以鞶鑑爲飾者於二物擇其一與公子及大夫子爲質以求納昭公蒙獲也大姒文王妃○國有老臣知隱以事從息兵以全衛好賢美即以莒以召同於諸公而大子稱其文者

小國交魯戎狄附

向向。今爲南直隸含山縣舊有向城

隱公二年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滕薛滕侯。今爲山東滕縣薛縣南有薛城

隱公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者甚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臣當奉而不失故曰繼好好同則和禮故曰息民經常也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薛但實以長其時所以故稱尤十正卜官之長非周同姓故稱庶擇擇所宜而行之薛任姓齒列也

文公十二年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宣公九年秋滕昭公卒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十年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成公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

襄公六年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三十一年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兆兆在葬哉死所

昭公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忌忌日也懿伯惠伯之叔父敬子之從禮忌日不用不爲先敬子叔弓叔弓爲椒避不入叔言公不以私廢而先故事也故叔弓爲椒避入故叔乃亦入

三十一年夏薛伯穀卒同盟故書○薛伯穀也而杞降子薛唯

杞杞。今爲河南杞縣伯先儒蓋臆之說謂或自以國小不能從侯禮乃自貶以從殺邪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三年夏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曲池魯地也今山東兗上縣境舊有曲池亭

莊公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竟境洮魯地非事謂非諸侯之事也天子巡守諸侯朝天子必有事展義宜布德義也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歸寧歸問父母歸不反之辭

僖公二十三年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禮同盟者皆以名赴則亦書其名有既同盟而不赴以名則不達于禮故發之若其未同盟者辟疏略之譏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杞先代之後而迫用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冠有時而夷此來朝而復用夷禮公以此卑之故經貶其爵 秋入杞責無禮也

文公十二年春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即位始來朝不絕昏立其娣以為夫人也不書大歸未歸而卒也既許其絕故不言杞已成婦故不稱女

成公四年春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來言其故

八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愍其見出來歸故書之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叔姬已絕于杞魯復請其喪以葬還為杞婦故來緝杞既棄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魯女歸杞者凡二出

襄公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二十九年六月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時晉合杞田賦歸之故來盟賤其用夷禮

州穀鄧州國今山東安丘縣穀國今湖廣穀城縣鄧國今河南鄧州

桓公五年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今山東安丘縣東北淳于城州所都國有危難不能自安出朝遂不還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鄫今山東嶧縣

僖公十四年春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季姬魯女鄫夫人也鄫子本無朝志因公怒季姬召之朝

宣公十八年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鄫殺鄫子戕殺皆殺也別內外之名

曹今山東曹州子臧讓國附見

桓公九年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諸侯之適子未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皮帛繼子男故有之各當其國之上卿施父魯大夫非曹伯有疾而世子出聘憂其父之將及也

十年春曹桓公卒

文公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十五年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成公十三年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曹宣公卒于師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負芻既立成公名欣時）

（子臧名欣時曹宣公庶子于太子嫡子國人素附子臧且不義負芻故從之請留子臧反致邑不食其禄○曹小國也篡弑大惡也晉討其亂即弭矣而乃請俟他年使君溷淆侵而人心已散之為君故得以為前是晉成其惡也）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不及惡不及民也備人不製詐誠懇上其才則不循人聖人備不失正故能達次賢者下愚者）

十六年六月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君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忘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illegible]）

襄公二十一年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文公十一年冬郕大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郕國在今山東汶上縣北）（安處也夫鍾郕邑徇順也）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大子自安于外邑國人別立君而以二邑奔成邽以其不為君故曰非禮）（以既書郕伯故不書地以泯其竊地之罪）

郯（郯今山東郯城縣有郯子廟）

宣公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

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襄公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

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少皞金天氏黃帝子己姓之祖郯子其後黃帝軒轅氏姬姓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神農氏姜姓祖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以諸侯伯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故以水名官大皞伏羲氏風姓祖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摯少皞名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名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五工正主五工之官夷平也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敎民事扈民無淫者止民使不淫放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夫子學在四夷失官官不修其職傳言聖人無常師

二十八

小邾 東邾 今在山 縣境

莊公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附庸未受爵命爲諸侯例附庸名後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爲小邾子

襄公七年夏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傳七年郯 無傳

昭公三年秋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 一睦小邾也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采叔詩小

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予之以悅公賢君子菁菁者莪小雅以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昭子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

哀公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也。成

介 介今高 山東膠州

僖公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葛盧介國君名昌衍在今山東曲阜縣境舊有昌平城離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燕宴禮好貨好也一歲再來故加之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注云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東北夷所獲介葛盧是東夷之國昔之人有知獸言者故聞牛聲而知其情

戎狄

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夏。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桓公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舊好惠隱之好凡公出入告廟至飲酒廟中既飲置爵則書勳勞于策遠紀有功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凡會必有主事二君會則或以其地之近或以其事之重而為主賓主相讓而事成故往書會于其地歸書至自其地讓以為禮也參以上則必以國爵尊或伯國主其事故來歸則書至自會以見其會事之成諸侯會必有讓與事此分稱者各舉其重耳

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襄公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魯取小國

僖公十七年。夏。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項今山東項城縣卞今山東泗水縣

宣公九年。秋。取根牟。言易也。根牟今山東福山縣有牟城

襄公十三年。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邿今山東濟寧州東南有邿城不有其地

昭公四年。九月。取鄫。言易也。鄫詳見莒之鄫見上卷

孔夫子仕魯

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

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茍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予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

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巳矣 師之采鄙城門傳子名獲大夫其屬也至 人謂正考父滅于宋謂其子孔父嘉為華督所殺其子子奔魯孔子之六代祖也弗父何正考父之曾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適嗣當立以讓厲公三傳而至考父考父相宋三君曰戴武宣三命上卿言言位高銘考父廟鼎之銘而僂而傴而俯言愈共循牆不敢安行莫敢侮言恭甚乃人不之慢於是得中為語為鬻以餬口而已言至儉也紇武仲也正考父以明德而不得志于宋其後達大于孔子獲沒得以壽終也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知禮則位可安成口安位詩小雅

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夾谷今

山東古川縣西南夾谷山一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地犂彌將勇士不知孔子大聖志以知禮稱之萊人齊所滅萊夷兵之以兵擊萊人辟去萊兵也如此盟謂如此盟詛之禍茲無還魯大夫言齊歸汶陽田乃其齊命果亦從齊要臣故言與成會成事也犧象犧尊象尊嘉樂鐘磬其設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辱君秕稗孔子知齊懷詐故拒之鄆讙龜陰三田皆汶陽田也龜陰龜山之陰者山東泰安州境後人因名謝過城

十二年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 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三都費郈成也強盛為國害故欲墮之不狃費宰輒不得志于叔孫氏申句須樂頎魯大

(夫仲尼時司寇。二子，不狃、輒也。虛文，孟氏成宰。假見陪臣交叛，□是時費郈數叛，爲二家患，故仲由字季氏而墮之。未暇專制公室，託若成忠于孟氏，則蘇不能墮矣。夫子因而難之，蓋亦拯其機而不失耳。子贈乃節孔子之所以爲聖，或謂非孔子事，是曷待聖人而考之未詳也。)

哀公十一年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夫子之行，以文大叔事，見衛父子爭國，[illegible]擇地以處，[illegible]將止焉，其[illegible]也，召而歸。所謂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丘賦之法，因其田財，[illegible]。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illegible]。）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十四年夏六月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律，法也。[illegible]）

列卿世嗣之變（[illegible]）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內史，周大夫。叔服，其字。公孫敖，慶父之子。來會葬，葬僖公。[illegible]）

七年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穆伯，公孫敖。文伯，穀。惠叔，難。[illegible]）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于內爲亂，于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illegible]）

八年秋。襄王崩。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十四年。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穀之子名蔑。是爲孟獻子。以其幼弱故讓。穆伯奔齊。而魯復立其子。故求復歸。遂不許朝。弟請葬請。葬于魯。

十五年夏。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敖喪父不得歸。齊人或爲之謀。飾棺不殯示無所歸。堂阜。齊魯竟上地。卞人。魯卞邑大夫。惠叔請而至今期年猶未已。毀過喪禮。魯哀其志。得殯於孟氏之喪如叔服言。大夫喪還不書。因魯感子以敖父義公族之義。故書之。葬制如慶父。以罪降也。聲己怨敖弁己故唯堂以自隔。襄仲亡其尊己婦。故弗哭。感惠伯言。說親宜厚。乃率以哭。致美否盡其美。好善吉事也。二子。敖在莒所生者。惠叔卒。獻子立。傳明不聞於孟獻愛之篤也。不如死。以死自明也。句鼆戾丘。魯二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以下叔孫之子之立。

文公十一年。秋。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以命宣伯。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身長三丈。故名長狄。僑如。其君名。因命其子名之。以旌其功。宣伯。僑如。諱許附見晉弟諾戒。

成公十四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爲君使故稱叔孫。舍族。故翻叔孫。春秋之稱。謂其詞微以見義。惟因史以志其事。而其義明。以順其事。以懲惡而勸善。其成章。盡其事。書之實。扶乎其無汙。其善者以褒。惡者以貶。而勸懲之訓著。故唯聖能之。

十六年。六月。晉楚遇于鄢陵。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

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犫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鄢陵事見鄢陵之戰壞隤魯邑穆姜成公母淫於僑如欲取季孟二家以孟之公不得已挾晉難以憂其事偃鉏公一廢曰皆君欲發公更立之公恐有變故申勑宮備設置留守然後行禁戰期晉得誥云季其勝者而從之所謂也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

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如切逆二子督揚鄭地畏晉不敢過之聲伯名嬰齊行父故如弟先齊僑如之弟奔齊聲伯知其賢不忘宗國故爲就使之請逆復戒其使者必須逆師至已乃食故食以待使未至四日不食既至又先食之而後食身至其忠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犫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

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郤犫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閒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閒於卿宣伯知犫欲專欒范故以季孟比欒范蔑孟獻子也苕丘晉地鄆魯地親於公室謂魯其公室情以僑如之情備聲孟齊楚也屬齊楚且逆爲晉仇讎與官介因也承奉也無私不一不已君欲力未得而已請季孫免其忠也明僑如諸大夫共盟之以爲事未遲獨與謀故召豹不絕其後且立聲孟子齊靈公母高國齊二卿僑如之使

十七年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

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洹水在今河南林縣繞至安陽縣經水和鞠入衛河一名安陽河瓊玉瓊珠也食珠玉含象死也化為珠玉懷夢中復歌之不占知其凶之貍脤地名繁多也莫暮同傳飛數占夢之嬰齊忠賢而不永世魯故不競

襄公九年夏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因穆姜薨追記其始往之筮前曾以其淫亂故徙之太子宮艮下艮上震下兌上隨五爻皆變唯二爻不變故為隨周禮大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用變爻兼之卦為占九六也此獨言八七八定爻也其說謂二易定爻為占理或然史言疑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變爻而得隨卦而論隨之象則以占之悅于姜史以周易自知爻不變吉曰隨無咎為占吉皆不吉用爻故姜因而六節以象為吉也據周易故史言不他易因引周易言而隨變以因德備而後隨無咎許了四德之善不可以誣妄同三行皆惡非咎反故以為婦人卑于丈夫故謂之丁位故定也言()為以上叔孫穆子之立以下穆姜掰而不德為李閏丁當孝伯臧為之立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御叔魯御邑大夫臧武仲多知時人謂為聖人故譏其不責知將而在出過之為不知穆叔言其既不任使而又傲君之使徒辟於在位無為故為國之蠹古者大夫國也為家事貪於公足藏己下是之故以倍其賦為罰

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

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
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
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
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
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
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
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
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
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

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
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
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
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
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
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
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
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
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
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

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
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
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
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
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
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illegible]

[illegible]

晉也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illegible]）

二十四年冬，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郟，王城也。於是穀雒鬬，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城之。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

昭公四年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

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爲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穆子叔孫豹諡畏宣伯之難先奔齊庚宗魯地有婦人問其故哭送[illegible]

私好觀於公宮環王環示不叔孫佩許命使之佩[illegible]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以書使杜洩告於殯 杜洩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

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旣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

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舍中軍詳見三桓弱公室待之瘠哭痛其見誣帶以仲子名不壽而終爲鮮鮮年少也西門非會朝正門自朝從生時朝親之仲路遷易也自自從也葬而丁焉其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離下坤上明夷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爲謙楚丘卜人姓名行出奔奉祭祀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甲至癸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爲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當旦莊叔卿也以卦論之當爲卿故曰爲子祀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爲火艮爲山艮爲言離焚艮故言敗易離卦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謙道沖退故飛不遠翔有不必道者矣可○以上爲叔孫昭子之立○以下爲孟懿子之立

十一年夏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祲祥地闕泉丘魯地其女以夢奔爲孟氏妾故從僖子辭女爲季友者四之不共相爲盟薳留偕也薳氏之女爲僖子出交別居在外故納泉丘女令助之懿子敬叔以雙生字養也○以上爲孟懿子之生○以下爲臧會之立

二十五年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

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臧會昭伯從弟僂句龜所出地因以爲名言卜信也問昭伯起居會家事盡對而答不對若有他故以疑昭伯欲亂其家也執戮至其許郈魴假郈邑人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也計送計簿也臧氏伏兵逐會執之致平子怒昭伯因從昭公伐季氏不克從公出奔季孫恨之乃立會爲臧孫會以僂句爲信桐汝里名[illegible]國亂君亡以僭獲利世道之衰雖天○以上爲臧會之立○以下爲季康子奪適

哀公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

人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illegible]

[illegible]殺之也討討殺者不反義不可反也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八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九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魯

三桓弱公室

季友立僖公　仲遂立宣公　季孫宿專政　意如逐昭公　哀公遂越

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illegible]

侯朝天子或小國朝大國其先後之次皆以王朝班爵之制為定是正其義也有不朝不會或[illegible]以討之諸侯[illegible]王[illegible]禮人君必以是為舉動[illegible]後世[illegible]之[illegible]矣 ○秋丹桓宮之楹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illegible]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

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娶于齊夏已親迎時齊女方至後謚哀姜贄之爲言至也執之見人以表至誠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以下執之物以表貴賤榛栗棗脩以虔敬也皆取其名以于敬男女異物所以厚別也今莊公在位日久多違禮以行於夫人姑至復自亂其別宜其起禍亂而殺逆歟也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季友注云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卿以名書字之爲嘉
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
之舊也因季友與陳厚交故後遇亂奔陳友於此已見交於陳故得遂國行其私

三十二年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
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
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
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
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
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
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
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
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
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黨氏大夫

臨其家今山東曲阜縣有莊公臺孟任[illegible]割臂以爲信盟[illegible]圉人養馬者名犖[illegible]其力也能自投接其蓋之亂[illegible]季友[illegible]酖死于[illegible]季奔陳[illegible]鍼巫氏[illegible]飲之[illegible]
閔公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得成禮夏六月葬莊
公亂故是以緩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
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
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　歸曰不去慶父魯

難未已十一月莊公葬故[illegible]閔公[illegible]友忠賢故請伯王而復之落姑齊地郎魯地季大夫詳見齊桓公之伯
二年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
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
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
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
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
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
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
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

之右。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illegible]成風莊公妾。僖公母。繇卦兆之占辭。

僖公元年春。不稱卽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illegible]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拏。非卿也。嘉獲之也。[illegible]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illegible]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于時魯國亂。[illegible] 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illegible]

以殯過廟。故致之爲非禮。○哀姜以亂死。在廟猶宜出之。而況致之乎。三十三年春。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illegible]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illegible] 反。薨于小寢。卽安也。[illegible]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illegible]

[illegible] 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前見。冬。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illegible] 二年春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前見。秋八月丁卯。大

事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

爰居三不知也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僖是閔兄同爲穆耳叙寢宮兄閔禘應下令上閔故爲逆祀宗角掌宗鄉昭穆之僭於兄禘公也鬼牙死時又長故大以公于此時夕弗兄明身其如此又以僖賢聖蔽自而爲禮君于歲之臣繼君夢子華父不得以齊聖爲于齊中也禹易文王不以齊聖而先其祖父帝乙微子父厲王鄭在公父亦不以不自而不祖之式姜也皇皇夫也后帝大也詩項宿公郊祭上帝聖以后稷時邦禹衛文思歸不伋故頌致問於姑姊二時皆以尊先其親歲并忌阿也文祀而先其觀父也臧文仲以賢柳夫于歲以六者而逆祀在其中食禽柳下惠知其賢使在下位六關塞錢陽關之屬禁絕末道而廢之家人服衆與民專利爲不仁三虛器謂居蔡有當而縱其信聽夏父躋僖公海鳥曰爰居止於東門外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爲不知三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追贈僖公并及成風

姜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亦書於典策昭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禮○以上爲季友僖公以下爲庶逆立宣公

文公二年冬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illegible]之事逆于內外之禮始備[illegible]僖公薨在十二月乙[illegible]至是未滿二十五月[illegible]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物禮娶必親迎亦不行夫

甚矣元妃也始不見貴終必不爲所敬信公薨而出故曰出姜遂納幣貴聘非卿逆[illegible]逆君小君不以夫人禮逆是卑廢之主內主也詩云畏人威則保福祿文公反之宜其後之微也

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

歸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
哭魯人謂之哀姜襄仲公子遂謚莊叔叔孫得臣謚二妃次妃叔仲惠伯也惡太子視
其母弟君命詐以子惡命姜氏惡視之母出妾也大歸歸而不反所謂不允於魯也○莒紀公
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
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
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
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
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
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

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
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
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
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
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
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
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
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
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
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

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
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
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
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
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
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皡氏有不才子毁信廢
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
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

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
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
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
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
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
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
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
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
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
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

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紀公莒子號也夷無謚季文子名行父友之子克大史名則法也合法則為吉德猶制也度量也食養也誓命毀言也毀則壞法也掩匿也賄財也器國用也藏名掩賊為名也姦用用姦器也誓命至無放皆九刑之書其書令亡選深同儿德從也八愷即垂益皇高之偷舊云庭堅皐陶宇末詳嗇和也八元即環棼朱虎熊羆之倫元舊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故以禹在八愷契作司後敬數五教故以契在八元帝鴻黃帝少暤金天氏文黃帝繼項行高陽氏縉雲黃帝時官名敦窮奇檮杌饕餮俱聖獸名敖設以為亡人之號經吳氏月常王後居曰此裔衣得背吾遠也號甦山并氣所出為人害青王寅克從八元之功百揆時序八愷之功四門穆穆示四凶之族舉十六相去四凶得二十功也起時宜公以篡得闕行父以能兼故不落賞有與宜賢言喜統之苗行父必默之以微惡其心且哉懶古聖賢之事以有誇本此宣公所以啟歎於心揆之於而

不敢枚也不按高辛子入人兄弟也兄令不知而待舜且入愷主后土以揆百事地平天成伯禹之任入元使布五教契之任元愷入人既同德且同職何別無任序若為長佐同王一事則不宜曰十六相也且與書文亦異此非文子見闕之讓則左氏之誇恐不足為據也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前稱公子後止稱名故云然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春秋時篡立者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子職之與弑君同故宣公未會於齊侯以齊西路之拜成謝得會也平州齊地在今山東新泰縣襄仲居東門故以稱今山東曲阜縣有襄仲臺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公莫州國侍子言公叁故齊留公强成婚公既見止逆叔姬下衛國之臣聯叚到屬其先君而於劉行致至之遣故書以下過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萊今為山東萊州府黃縣又有萊城故城之公感齊定位之恩不事晉而與齊伐萊於此又以

兵會伐既而致首濁黃父即黑壤

八年夏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於時襄仲既卒有卿佐之喪宜廢此禮而猶繹故曰非禮○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記禮變之所由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古者葬必卜日必先卜其日之遠者懷親之意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公得奔喪非禮秋師伐邾取繹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文子以齊侯初立而聘子家名歸父仲遂子也以伐邾取邑懼討而往報文子聘

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穀今山東東阿縣有穀城。樂其土也。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也。）

十五年秋。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使民富厚而國之財自豐。）

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十八年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宣公德遂立己。而寵其子。以心篤不得一桓之異。與謀去之。故季文子乘公薨逐之。適謂子惡。齊之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于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己欲去者。許請爲子去之。子家以君薨。家遣。故除地爲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奔。使介反命于君。已。袒衣以麻約髮。依在國即喪位。三踊致哀而後奔焉。善其見逐盡禮以行。○以上屬仲遂立宣公。以下屬季孫宿專政。）

成公十八年。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十二月。

孟獻子會于虛朾。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五月而葬。故曰順。○時成公薨。襄公以沖年即位。故政權益下移。而季氏益強。）

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姜成公婦。襄公嫡母。穆姜成公母。襄公祖母也。是爲姑婦。檟。梓屬。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穆姜已備終事。文子取之以葬齊姜。故爲逆。詩大雅。言哲人行事無不順。不哲。言其逆也。言妣。見卑於祖妣。又詩云醴。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逆取以葬。是不以禮爲不敬祖妣。）

四年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定姒襄公生母。無櫬者。素不備櫬。至死方作。季氏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魯大匠。謂如季孫所議。則爲夫人禮不成。使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知之。必季任其咎。蒲圃。場圃名。文子樹檟欲自爲櫬。請木。將爲定姒櫬也。略。不以道取也。既斫。故僅不御。御。止也。季孫於穆姜定姒之薨。皆不以禮。而季氏旋卒。故傳引古志以驗之。○定姒雖故蔑。身産襄公。其禮雖不並嫡。而亦當有加。行父蓄怨如是。其心情

矣傳明言其罪而前註皆與傳異西山真氏乃謂季孫意如姦母又以器取僭不禁爲賢何大謬哉

五年冬。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至主人迎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於序端又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illegible]西向庀具也[illegible]賢大臣爲衆望[illegible]人君於此能錄其邪正一進退之斯可以稱明矣

七年夏。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南遺季氏家臣費季氏邑今山東費縣有費城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

九年冬。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季武子文子之子名宿會沙隨在成十六年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冠成人之服必冠而後生子故爲嘉禮之大必備禮以行祼謂灌鬯酒享祭先君金石鍾磬也以鍾磬爲舉動之節祧卽廟也以廟之兆域爲處也

公冠公會[illegible]天子諸侯無冠禮近世儒者論之詳矣使果宜遂則及國而行冠在廟何後事之有[illegible]季氏將其[illegible]而非禮也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魯[illegible]中軍已[illegible]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以作[illegible]請稱[illegible]盟之僖閎僖宮之門五父衢

道名在今曲阜縣門南[illegible]以禍福之[illegible]要於人三家各毀其家乘以足成其數[illegible]其邑復入其家者無公征不入者使公家倍征之[illegible]以歸民入已孟氏雖取其子弟之半爲臣蓋因分其衆之人以二歸公而取其一叔氏盡取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其本盡如此不然不舍其故所毀[illegible]此三家皆事公室今季氏[illegible]皆東懷公幼弱而爲之

二十九年。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秪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

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illegible]人不幸而仕於家。其志可悲矣。

六月。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

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illegible]也。公臣不能備三耦。[illegible]〇以上爲季孫專政[illegible]

三十一年夏五月。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illegible]

昭公四年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illegible]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illegible]餘見列卿世嗣之變

公如

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昭公不[illegible]其文[illegible]之國為知禮者所譏女叔齊[illegible]知禮者矣 字子家[illegible]羈[illegible] 私。不自知有私難。民食於他，言國權盡去，如民之寄食於他也。公君以養民，不能養民，使其民仰食於他。莫與有為公謀其終者，恤民憂國，禮之本也。將日公亦失政，故女齊并以諷之也。

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齊歸昭公母。蒐，數車實也。晉史趙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蓋公生於歸，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祐，如生也。叔向亦以臣無君、君無親度，必失國。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周六月，夏之四月，[illegible]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責群陰；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伐鼓於朝，以自責。故祝史請。[illegible]用幣，昭子謂禮也。平子以為非正月，故止之。以為唯正月日食為災，故有伐鼓用幣之禮。大史言在此月也。日過春分而未至夏至，三辰日月星有災，故百官降物，素服。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用辭以自責。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樂師。嗇夫，主幣之官。庶人車馬曰馳，步曰走。為救日食備也。孟夏，正陽之月。以昭子為救其日食之心，蓋以輔君臣，象助君之所以。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

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
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
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
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
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
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昭子聘於宋且爲平子逆女餘見宋桓雖
之亂武宮是詩車轄請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物平子求配宋女扑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改穆
生由樂祁宋司城佐助宴禮可樂而哀可宋而樂皆樂其心詩宋公昭于飲酒而注故云死數公若平子
惠叔家姬與公若同母者宋元夫人曹氏邦女遣爲平子外姬公若從因于逆其女三世文武平四公宣
成襄昭詩大雅言無人只憂患至夏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巳曰

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
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
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
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
及乎鸜鵒不踰濟故爲昏所無也大夫跦跦行穴褰襦也裯父昭公死外故長勞宋父定公
代立故以驕昭公生出故歌死還故哭將及將及此事也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
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
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
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
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

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
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
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
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
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
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
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
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
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
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

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
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
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
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
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
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
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
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
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
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

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

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

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勠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

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illegible]

命八人媵其職不足謀大懿伯子家羈受名從以虞各受鴡館於公明無所臾也○子家之言誠知時矣然公室其容以不張乎季氏雖強亦非齊擇懿盐之且使昭公稍有英略明辯不受誅亦守臣分之不皇矣子家以公肅暗不能辦是耳○公從諸臣離以兵伐季氏而昭子適往闕嚴　今屬山東東平州季氏迫於難三請命弗得于家知公必危沂水在魯城南隱民替亡逃匿者日入時將起而作選選邑也篇楠也同未謂生恃心而求同思者否而攻君也水綱適讀先蓋可少取啟執之而踐無戚心故叔孫氏之兵得附亦入之孟氏因郎孫公使連兵以遂公子來言君非公本竟者公自止季氏有所哭ム討收公不忍如墓肆薛先君且謀乎奔也陽州齊齊樂上出十吟　今山東千陰與野井　今屬事城將焉有里月学弔失醫曰吉齊侯將言公於乎陰而公先至野井待之故齊侯自告以敗公言不物有日老諸陽州而被近會平陰故會侯過恭先至野井遠犯為務長事也一十五家爲社于社一萬五千家以□公待後使之飲推命伐季氏之命為臣以給公也信明內罕有無三寔者有罪從者無罪饋總無離散也皆有罪言從

者旨君留者逐君也何守何必守君而弗去也昭子歸以義責竟如意如欲歸公以自禮故謂猶既死復生拮胥復肉也昭子以意如意往言於公子家恐從者知其以命乾尊館者昭于恐反則者饒公歸將安之以衛公而公徒乃伏兵欲後之故自鑄雖馬既平子變前志昭仔孔為所欺因祈自枝畏曾大夫謂與公乘馬輕歸○招公之奔實由叔孫氏司馬昭子徒責季氏而不罪其臣何也豈亦以伐季氏司非而叔季問一禮取至季氏中變唯自祈死從身免於不義而已豈以權在季氏而不可執何興滅有不可辭者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如樂邢丘曲棘今河南杞縣舊有曲棘里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鄆今山東鄆城將欲取以居公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

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

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玆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

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充以既取鄆，告公復欲納公入國[illegible] 無氏豐[illegible]晢季氏家臣一丈為[illegible]一端為[illegible] 猶[illegible]縛者也急卷使如充耳易藏且[illegible]之[illegible] 使[illegible]白齮其家臣豐言若能為我[illegible]貨子[illegible] 使為高氏後又致粟五千庾[illegible]六[illegible]一兩[illegible]於 魯人買之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為數先以一束見幣 材之美如此財林同異所怪也[illegible]香鉏[illegible]齊大夫 戎孟氏邑今山東寧陽縣有成故城[illegible]以[illegible]齊使 師之境而使及國見疑故請[illegible]許[illegible]成[illegible]飲[illegible]當 之至[illegible]備[illegible]淄水[illegible]安州萊蕪[illegible]原山[illegible]是[illegible]留 至書光[illegible]入齊[illegible]飲馬於齊云寡成[illegible]之[illegible]心 不報[illegible]以戲[illegible]齊乃告於齊云寡不敢[illegible]擇[illegible]不累能

[illegible]是季氏師與齊戰於炊鼻[illegible]也[illegible]齊大夫[illegible]字子 [illegible]洩聲子魯大夫一名野洩從逐也[illegible]擠大孫之過也 車[illegible]矢[illegible]輈車七矢[illegible]鍼[illegible]互[illegible]孫[illegible]馬也 胸車[illegible]騎[illegible]馬[illegible]故改駕[illegible]罪[illegible]人[illegible]齊人[illegible]射[illegible]司捷之馬 在[illegible]捷[illegible]之戰[illegible]所疑[illegible]齊[illegible]而[illegible]呼之[illegible] 以方[illegible]非[illegible]止擊[illegible]捷所[illegible]射[illegible]其[illegible]欲試射[illegible]人 人以不可怒衆止之[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其[illegible]御[illegible]子[illegible]射之[illegible] 捷[illegible]公[illegible]囊帶[illegible]欲私報其[illegible]野洩[illegible]叱之又[illegible] 加害[illegible]欲以公戰樂之不欲私報其叱[illegible]子[illegible]無[illegible]心 故洩亦叱齊二人[illegible]野洩俱縱之歸[illegible]齊人[illegible]也冉[illegible] 冉豎季氏臣罵武子罵也子彊武子[illegible]齊拒人也[illegible] 不敢[illegible]以[illegible]季氏林雍不欲顏鳴皆魯人雍羞為鳴右 故下車戰何忌[illegible]大夫不[illegible]雍但取其耳故以為辱 鳴見雍被獲懼而去御復欲何忌擊其足[illegible]使下[illegible]之 遂擊[illegible]雍足雍一足寄車以歸[illegible]不以私怨[illegible]入齊 師呼雍共乘[illegible]擊也鑋一足 行也見魯人皆致力於季氏 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 齊侯與莒邾杞盟 [illegible]鄟陵地闕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秋，

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成周[illegible]子鞅之[illegible]子[illegible]宋[illegible] 貞子[illegible] 曹[illegible]齊也[illegible]國[illegible]使歸[illegible]且 不復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復[illegible]也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眾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慮季氏[illegible]欲[illegible]公[illegible]也[illegible] 戰必敗而使君終於[illegible]歸子家[illegible]欲公[illegible]以[illegible] 且戰敗則威命[illegible]無[illegible]歸[illegible]以[illegible]鄆也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

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子家忿齊無納公之意度其必不加禮於公故云將飲酒耳果如其言宰獻請安請公渉也君不敢拒故使宰獻既命以安賓公享卿大夫之禮蓋卑公也子仲魯公子慭字前謀逐季氏不能奔齊其女重為齊夫人此欲酒欲使重見從宴媟也故子家使公避之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乾侯晉邑家欲使公先于晉竟以待命而公不用其言果見辱一个單使也亦使逆君自使齊逆君也于竟使公復還於晉之竟而後逆之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主君比君于大夫也為齊所卑故復還晉竟見恤夏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言如雖逐公猶有為君禮而公自杜其善意賈買也賣之當歸馬也啟服馬名塹墜也為櫝作棺也曰獻璞不存馬歸家為以馬食從者以公為櫝故深抑之公感其言始依禮以裹龍輔玉名文又云鑄金為龍以玉為函龍輔之故曰龍輔陽穀齊地也出產室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室側室也公為母謗留公衍母行已生子共告務生而乃先告務人公為也是年冬鄆潰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公在鄆書其所在使若在國不書齊晉求公以在乾侯以每歲以書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

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

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荀躒假黨季孫外姑子言責之以下義季躒冠與如喪下罪君與晉侯言但以事君爲辭以以死皆詩剖以見忠而之亦欲公歸以掩前非知如蕭乎也書箝也黄吟華舊貧報之爲大人季間而也必而可知用水以白哲爾辯以公言勿救不不之舍而而古寡君其恐得罪不敢爲於魯難吾惟之也乎家勸公享事歸以後晉而止不能日乎○荀躒以皆從命

言意如勸公歸此二傳也失此其客死必矣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人謂子家羈言公不能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

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公亡外八年終死於亡臨疾賜從亡諸臣猶把兩方玉以表其形輕服細行之服失所不於國正寢也無常唯以德也易以下乘乾之下高丁有變易三后虞夏商也大壯震上乾下故曰雷乘乾乾爲天天子宋爲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在天上之象國失其權也器車服名爵號名器假人威權隨之君所以失國爲未鑒也史墨論君臣天人之際矣時晉事與魯略同簡子問之不無憾於晉代之心乎

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

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

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illegible]

也自信自實也煬公伯禽之子禱之求公不入以為禱故立其宮

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illegible]

哀公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illegible]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illegible] 公孫越

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

弔不愁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
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
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
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𧢌蠶下故稱天弔愍恤強俾使屛蔽位也律言喪尼父無以自爲法大子稱一人非諸侯名也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聘魯
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
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
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

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
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
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
之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
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
乃止荊哀公庶子宗人禮官名釁夏武公名敖孝公名稱惠公名弗皇商宋也桓公始娶文妻於齊得相親悅適郢越大子名有山魯臣從公者嚭故吳臣
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
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
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

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
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
與大夫始有惡孟武伯名彘此借音南蠡郭重名曰乃公所畏公季孫孟孫之言其多矣公盡極以觀之就上詩何肥者其貌也季孫云以魯有近於仇讎臣寇守不從君行重隨君遠行勞勞而之宜罰也言公以三桓數食言故亦罰亞於言而肥以戲之君臣情知此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降禮以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
也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
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
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

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
氏及死可得壽終否二嗣以其出無諸也有陘鄉有山公從其家出故施以罪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九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魯

陪臣交叛

南蒯之叛　公孫宿之叛　陽虎之亂　侯犯之叛

昭公十二年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

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爲怨府

[illegible]

州是遺費邑自家邑遣費歸亡命若任費以爲叛如射犯生圖闖臣出子男子夫稱言從己可不失今之罪猶執也已乎已乎言其自遂不改然亦怨之聚也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冶區夫魯大夫○以上費人叛南氏以上

十四年，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癈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間差也。司徒老祁慮癸蒯家臣。君靈謂南蒯之威靈。朝衆欲合衆以劫之。其君謂季氏。送，送使出奔。五日，冀有變也。張，大也。韓晳，齊大夫。致之齊，以虛名假好也。○晳之言何悖義也，是使家臣皆私其所事以弱其君乎。○以上爲南蒯之叛。○以下爲陽虎之亂

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

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東野季氏邑。璵璠美玉，君所佩。以斂，欲使以陽虎罪懷于季孫。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氏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不狃，費宰子洩也。意如子，名亦不敬。子虎也。懷不敬亦使子洩逐之 秋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文伯名歜，桓子從父昆弟。公何藐亦季氏族。稷門魯南城門。秦遄，平子姑婿。

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

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illegible]〕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七年春二月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illegible]〕秋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公斂處父成宰孟氏[illegible]〕

八年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illegible]〕

孟氏孟孫不敢予言季寤字辨猶周偏也偏告廟飲酒示無懼陽關虎所居

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

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虎以與孟近用而祇爲名故歸之凡得成器可用曰得用器物以有獲若獵禽爲山獲得爲戰獲伐陽關以討虎萊門陽關邑門一加三加與也鮑文子名國施氏魯大夫虎本欲西奔齊知齊必反己欲故詐以東爲奔鍥刻也易之使易折又以麻縛刻處歸之使不知將絶自者蔥靈輜車名蔥車之有屏蔽者以趙氏受亂人故知世亂○以上爲陽虎之亂○以下爲侯犯之叛

十年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

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

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叔孫成子名不敢武叔名州仇其子也謚
歎子公若藐其族也公南其家臣武叔黨恨藐諫立阱使賊射之又使侯犯殺之皆不克圉人武叔之圉
人僞因爲圉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藐見劍向己逆阿之云如鱄諸以刺吳王者刺我乎犯以其
枝很必殺據郈叛叔孫氏邑今山東沂州有郈城工師掌工匠官名駟赤揚水詩唐風卒章三言曰
我聞有命四言不敢以告人以盖欲致其命說計以闕犯聲其意乎[illegible]諸遂詐說犯以首郈降齊復假宿以使
[illegible]於守[illegible]衆將叛人所叛而死矣以[illegible]民舍易[illegible]勝於人犯以郈人所叛而死既以[illegible]徒舍
[illegible]至以陵郈人因其甲以閉之介因[illegible]歸人犯不知乃曰當闕免我徒
[illegible]行也故名詳貴也言勿以[illegible]赤還犯而言於衆甲有識不以
[illegible]之使郈數甲以容名致之[illegible]齊以祈付赤乃止
冬武叔聘于齊
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

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
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
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齊郈致郈也
郈以致郈爲德于魯故歸口義在訓○以上爲侯犯所非以私賜際接也是以隣是爲也○之叛以下爲公孫宿之叛
十二年夏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
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
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
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

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
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
圍成弗克二都費郈成強齊累爲國害成仲由欲毀之不狃與輒前此嘗叛今又以費叛
魯公入季氏家而登其臺今曲阜縣境內于季武子臺卽公所登由句須樂頎魯大夫齊在魯北成
當其衝故以墮之無以扞齊
哀公十四年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
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
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
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
歸孺子孟武伯懿子之子也圉養也宿名成病謂民貧困有司使有司以事使以於孟氏也免哭以喪

懿子聽其職謂獻台也○二家爲臣獨孟氏之臣能盡忠而必迎之遂數何哉究也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城輸以偪成也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
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
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
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
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
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
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
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

聞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齊自艾陵之戰，兆魯已久。此又納魯叛臣。感子路與陳瓘之言，始與魯平，辭見季康子，捐[illegible]修好，成子懼[illegible]歸成。齊人以入[illegible]，禮之[illegible]。[illegible]書而致之，事見[illegible]。[illegible]叛卒[illegible]入嬴[illegible]，仲尼之徒皆忠於魯[illegible]）

內外災異

隱公元年，八月有蜚，不爲災，亦不書。（蜚，負蠜也。）

三年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盧，今山東長清縣[illegible]。前既盟而歸，遇大風，故僨。僨，仆也。傳[illegible]）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言自癸酉日始，以後稍雨霖以震，局之三月，建寅之月，微陽始生，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爲失時。）

桓公元年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不害於穀。）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日御，典曆數者。日官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曰居卿。底，平也。謂平曆數。日御，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莊公七年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偕，俱也。）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今之苗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

十一年秋，宋大水。（詳見宋閔公之議。）

十八年秋，有蜮，爲災也。（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南越。南越婦人多淫，其地多蜮，惑亂之氣所生。在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一名射影。如鼈三足，在[illegible]，投人影則殺之，故謂之射[illegible]。入肌膚，其劇者殺人[illegible]。）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illegible]於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illegible]。天災，[illegible]大水[illegible]，諸侯用幣于社，請[illegible]）

（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之義，此常禮也。今當是月，乃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幣而用牲，故曰非常也。惟月食大水[illegible]，不用牲[illegible]。[illegible]也非禮之[illegible]，日月[illegible]，大水乃用牲[illegible]。令四月非正陽之月[illegible]，陽之先王所患，故四月[illegible]。皆過而不止，[illegible]詩云「十月之交，朔日[illegible]」[illegible]。亦禮之所謂三則[illegible]，吉人所謂[illegible]。見又不獨此，二月而已。[illegible]）

二十八年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二十九年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僖公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周六月，夏四月，於播種五穀無損。）

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詳見驪姬之亂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日官失日志慢也

秋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震雷電擊之夷伯魯大夫展氏也慝惡也言隱惡非法所得尤故獲天誅焉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石本星也至地而爲石鷁遇迅風而退飛詳見宋襄公圖伯

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巫尫女巫主祈禱請雨者或以尫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是故公欲焚之脩城郭貶損也務穡勸分謂有無相濟

二十九年秋大雨雹爲災也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

十四年秋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不舉去樂伐鼓社責群陰也此天子之禮社尊於諸侯故諸侯請救而不敢責鼓朝以自責也不舉用幣以事神也鼓社鼓朝尊卑異制以訓民事君而等威別

十六年夏五月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毁泉臺伯禽至僖公凡十七君如蛇出而聲姜薨故毁之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饑幸之也蝝冬生不爲物害此記異也[illegible]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

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illegible]

襄公五年秋大雩旱也[illegible]

八年秋九月大雩旱也

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

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樂喜子罕為正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為備火之政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徹屋以開火道大屋難徹就塗之畚簣籠挶土轝綆汲索缶汲器水器盆甕之屬量輕重人力所任蓄聚潦聚水以救火塗泥也積之以殺火勢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因災有亂也火起則表火道之華臣華元子為司徒隧正主役使者且之以徵役先備之隧正掌郊野之役納郊保之民使赴火所華閱華元子右官在公宮之右者庀具也使具其官之屬皆司徒所主向戌亦如之華臣左官庀具也使具其官屬如左右官樂遄司寇刑器刑書皇鄖皇父之曾孫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守府官二師左右師也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于此晉侯問也弱士莊子火正掌火之官配食於火星心大火也咮柳星也鶉火心為大火之次在南方則用火季秋二星入則止火所謂出內火以順天時救民疾也閼伯居商丘祀大火之分野以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則用火咮即鳥首鶉火心星鶉首也

大火閼伯高辛氏之子為陶唐氏之火正商丘大之分野故使之居于商丘主大火之祀紀大火出內時以行火政相土契孫商之祖繼代閼伯之後居丘祀大火時宋為商之後大火為宋星而商丘在宋地世守其祀而可其占每知禍敗之釁始於大故其日可知天道之有常故知其必有災也[illegible]

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illegible]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梓慎魯大夫歲星在星紀明年應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故有時菑是歲無冰陰不勝陽地氣發泄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於虛危下為宋鄭之分野宋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大火龍之宿角亢為龍尾玄武之宿虛危為蛇歲在東方之星而入虛耗之次玄枵二宿星虛危在北方水也水為淫耗之氣故以時饑國之分野也故度星必饑也

秋八月大雩旱也

三十年夏五月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秋七月叔子如宋葬共姬也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也鳥鳴火妖也婦女待人而行婦宜以義女謂處女

內王伯姬時年六十左右而待姆故曰女而不婦傷伯姬遇災故使卿共葬○伯姬以貞德守死不遑○傳譏之過矣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寵謂族也

詩大雅言文王以信而昭格于上○又詩逸詩淑善也偽不信也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旱也

四年春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申豐魯大夫○陸道也○虛危北方之宿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奎婁昴畢西方之宿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又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二時皆出冰[illegible]固陰重陰閉也[illegible]必取[illegible]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illegible]敬象也不獨公也○黑牡黑[illegible]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桃弓棘箭所以禳[illegible]○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illegible]大夫命婦[illegible]○獻羔[illegible]開冰室[illegible]享司寒也[illegible]公先用[illegible]○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山人虞官也○縣人遂屬○輿隸皆賤官

風壯風寒則冰堅也○風之出順春風散而出也○周密徧及也[illegible]用上文山谷寒陰也[illegible]食喪祭至老疾之周○愆陽冬溫也伏陰夏寒也淒寒風也苦雨霖雨也[illegible]爲天疫死爲札○今藏川池之冰[illegible]不周也弃其[illegible]○[illegible]爲[illegible]不[illegible]殺也[illegible]爲害也○[illegible]月[illegible]之二[illegible]○[illegible]開冰室[illegible]取之[illegible]之日[illegible]

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鑄刑書[illegible]相鄭[illegible]士文伯晉大夫○火見謂心星周五月昏見[illegible]辟法也爭辟[illegible]○向所云民知爭端也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也

六月丙戌鄭災

秋九月大雩旱也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illegible]秋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晉侯以[illegible]

九年夏四月陳災。詳見楚滅陳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illegible]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

十六年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屠擊、祝款、豎柎，鄭三大夫。祝，太祝。豎，小臣。款、柎，其名。有事祭也。蓺養護令繁殖也。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詳見季氏逐昭公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

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夏八月辰星見天漢丙此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形如彗妖星也申須大夫言天道所以象示人事除舊布新之象今孛見大火之舍至明年夏大火出必以除火其舊而新布之象 夫微而見今其見也往見其微一歲必火與火俱見

四時夏以建寅爲正商以建丑爲正周以建子爲正東指爲春南指爲夏是爲四月及以建辰若殷正周之十一月則夏之三月夏數得天 大辰大火宋分野大皡居陳木火所自出 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 衛星營室屬水火之牡 顓頊居之衛得水而作猶牡得牝而合故隨火以水日也 丙午火壬午水火合之日 但及方火必以壬午 竈欲用此二物以禳火 瓘斝玉爵 子産以天災流行非禳所能息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産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

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産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産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産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産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産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

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火心星東北曰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故知當火作 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之 將從東來有大庭氏庫自以審 子産言天道難明竈多言或時有中不足信也 鄭大夫祥變異之氣國遷可以免災人已不死不得知 之也故不可改云吾力不足以定遷其時 大夫辟公子公孫東門者不多使入舊客知鄭有災恐其爲變之故使處東門

不出于寬子上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使火及登開卜大夫依廟王名成公廟寓王廟合羣主于祖廟易救護也儆備也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寺人之官舊宮人先公宮女居火之所也城方也部伍列登城備役之野司寇縣士也大之所曰內方乃閭故成循所徵也之野人居[illegible]大史祝史也除國北陰方就大陰所[illegible]玄冥水神回祿火神者之[illegible]祈于四鄘之禮也親大夫[illegible]宋衛陳許[illegible]告其災[illegible]四方使之[illegible]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于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為兵也大為者為火將祭

禮也備具也故依禮皆用除凶之祭者四方之神所以振除去火災故曰禮簡兵大蒐逐不祥于四方因除故除廟之大叔廟寢之閒其庭小不使于蒐宜教除不恐毀廟故過期須子產見之有後命二旬教除徒言而汝也鄭廟鄉也子產怒以有兵北方不使毀也撊然授兵以勁懼走望為鄭禱于山川奔走也備其所禱也望走在晉告其所[illegible]

十九年冬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也[illegible]室居也子產之智[illegible]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物事也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日夜等故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克勝也陰侵陽是陽不勝陰哭憂其災非所當哭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陰陽將復故為旱陽氣莫然不動必將積聚為災秋八月大雩旱也

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詳意如逐昭公秋書再雩旱甚也

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

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

䷌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絳晉獻子晉卿蔡墨晉大夫豢御養也飂古國叔安其君玄孫之後爲豢龍官各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其

姓董時鬷水上夷皆董姓孔甲少康後九世君擾順也帝天也其德能順乎天故賜之龍東用也合二爲則更代也以累代彭姓之豕韋而有其國既龍死潛以爲醢卯不死也又未豢不得自殷而惡於魯今河南有魯山其地後爲晉范氏今爲山東范縣方志也不食無祿食也伯賜安也物乃至如水官脩龍至也底滅坻上也鬱滯湮塞也育生也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于五行之德爲于者所尊奉木官長也句芒取木生句曲而芒角也祝融光明貌蓐收秋氣推蓐而可收也玄冥水陰而幽冥也土爲群物主故稱於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亢竅也以官廢龍不至也使然不可下謂易無祿有龍乾物九變之姤爻謂云潛龍勿用九二變之同人云見龍在田九五變之大有云亢龍有大上九變之爻云爻龍有悔乾六爻皆變之坤用九云見群龍無首吉坤上六變之剝云龍戰于野物關六卦所稱龍爭不同也然設易者皆以龍稱陽氣如墨言則皆真龍非也獻子又問五官之長其氏墨又對少皞金天氏窮桑其所居遂以爲號重該脩熙其四子重治木爲句芒該治金爲蓐收脩與熙治水爲玄冥各能其官得其）

顓頊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為三祀稱其陟氏其子犁為火正號祝融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其子句龍能治水土為后土死而見祀為二祀此謂五祀也方谷社稷故云后土即為社起於巳在其內矣掌播種之臣為田正者為稷烈山氏炎帝神農也自前以前其子柱為稷世祀之棄周之始祖能播殖百穀湯既勝夏以棄代柱祀之至今專占蔡墨之博物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詳見吳入郢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

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司鐸宮名桓僖二廟災常人愛財故皆顧府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御書進於君者也子服景伯子服何也宰人冢宰之屬所職而有在者罪之叔孫子名常使子行命于宮從而學之文與籍之官御書罪之不在者命校人掌馬使四字宮室為之屬行命仍計以木之物校人為事者問從廟以之易中事宰掌以有備之人各百官其家為之行用慎守恐有變也給敬以次事物皆于木公出宮用以為火變俊火氣也從其所火以救之力不給則家葺覆也悛火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不用命者文伯與大夫乘車公車也駕之助之而刑其不用

於後魯桓子名斯為公御車象魏門闕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以為名魏富父槐終生之後桓子言不備而責辦如拾汁終不可得也表衰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槀積復開除道環市公宮使人無被東桓僖親盡而廟不毀故夫子料其然○時衰矣觀諸臣救火猶有先王遺法與宋鄭事合觀之見古人學災有道不似今時之草草也

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周十二月為夏十月後九月仲尼言火伏而後蟄者畢今是九月曆官失一閏火猶西流明未盡以閏故季孫問孔子答大星伏在十月矣蟲入蟄火是也九月昏見入十月昏伏故云奎婁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大野在魯大澤在山東鉅野縣東五十里有獲麟臺今為嘉祥縣車子微者鉏商其名麟仁獸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而出故怪之以賜虞人虞人掌山澤之官自大夫而子識之而取

郊祀蒐狩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郎在今山東魚臺縣東冬獵曰狩郎有郎亭郎非狩地故惟時合禮

五年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凡祀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始殺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閉蟄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

六年秋大閱簡車馬也

閔公二年夏吉禘于莊公速也莊公喪未服闋而吉禘故云速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曆數之所始治曆者因此以明其術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

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卜郊不得吉則改卜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今書免牲則是卜郊之可否是上之人怠於古典慢瀆龜策禮之大望祭山川其人細也不郊猶望失禮之倫矣

文公元年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於曆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曆者所譏古者先王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以識日月轉運于天猶人之行步故謂步曆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期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于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故言歸餘于終不愆四時之序無愆過也不惑于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無疑惑也不悖四時之事無悖亂也

六年冬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爲民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宣公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

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昭公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根牟魯東界商衛宋地革車千乘明大蒐見魯衆之大數也

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非禮也譏見季氏昭公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武公

武公之廟，戒僖戒也，復妖氣也，訟䜣也，氣惡氣也，多見于宗廟，故以爲非祥，大臣卒，故爲之去樂。

城築

隱公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費伯，魯大夫，郎，魯地，今魚臺縣。君舉必書，史之所書皆公命也，非公命不書，史之舊經亦如之。

二年夏，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庈父，魯司空，費伯也。極，附庸國也。附庸傳曰無駭能入極，庈父又以師之師以勝之。

七年夏，城中丘，書不時也。中丘在今山東沂州境。

九年夏，城郎，書不時也。

桓公十六年冬，城向，書時也。

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郿，魯下邑，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廄當以秋分因馬，今以春作，故曰不時。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諸防，皆魯邑。龍，角亢，建戌之月，角亢晨見東方，三時之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心星也，亥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晨見東方，致築作之用。水，營室星，謂今十月而昏正，所謂定之方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墻郭城塹謂之塞，皆土功也，須從其時而治之。今以春，或不時。若小有破壞，自當隨壞隨葺。直不可以時，向而此高大，其門作新，以易之，自當從時也。

文公十二年冬，城諸及鄆，書時也。諸、鄆，今山東諸城縣，鄆城縣。

十三年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頹。

成公九年冬，城中城，書時也。

十八年秋，築鹿囿，書不時也。

襄公十三年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而民自以子義而來樂爲之勦勞也。

定公十五年冬，城漆，書不時告也。漆，邾邑，其邑賁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　終

茶城[illegible]定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一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晉

曲沃篡晉

隱公五年春，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夏六月，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翼，晉舊都。尹氏、武氏，周世族大夫。隨，晉邑。哀侯，翼侯之子光。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illegible]

六年春，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嘉父，晉大夫。鄂，晉別邑。[illegible]

桓公二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illegible]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陘庭，翼南鄙邑。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武公，莊伯子。韓萬，莊伯弟。[illegible]

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illegible]

八年春，滅翼。[illegible]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

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莊公十六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㲄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王之覲群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飮宴則命以幣物。助歡敬。宥。助也。雙玉爲㲄。侯而與公同賜。是假人以禮。○公以下附公族。

二十三年夏。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室。士蔿。晉大夫。富子。二族之有謀而強盛者。蔿假爲羣公子謀。以富子終爲羣公子害。因誣譖以罪。羣公子不悟而去之。

二十四年秋。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

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游氏二子。亦桓莊之族。

二十五年秋。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聚。晉邑。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在今山西太平縣南。舊有晉城。蔿所築。

獻公滅虞虢

桓公十年春。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虢國在今陝西寶雞縣。虢仲。虢公也。王卿士。詹父。屬大夫。有辭。其辭直。虞國在今河南虞城縣。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虞叔。虞公弟。賈。買也。厭之也。及我。禍將更及我。共池。地闕。

莊公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七年冬。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畜。養也。以禮樂慈愛民。所以預養戰勝之具。讓事。禮之極。樂和。樂之極。愛親。慈之極。哀喪。愛之極。亟。數也。弗畜而力戰。以自斃其力而饑。

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神降以聲接人。莘。虢地。今河南陝州城。有莘原。神降之所。過。周大夫。言四代興亡。皆有神異。享。祭也。物。類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牲玉用蓄那上。

責以北頬祭之請命。請命以土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嚚皆名。聽於民。政順民心也。聽神。求福於神也。依人。唯德是監。虐薄也。

閔公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汭渭水之曲。渭水出隴西首鳥鼠山東至咸陽華陰入河。舟之僑虢大夫。○之僑於此智矣。而後以違命爲戮何哉。

僖公二年春。晉荀息請以屈産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顚軨。伐鄍三門。冀

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荀息字叔。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今山西石樓縣有屈産泉。傳云有馬飲且牙而生驊駒。即此馬也。出山馬曰來。自晉適虢。道出於虞故假道。今山西莽州中條山有虞坂。傳荀由此假道外府。亡八我蔽之。丹宮之奇虞賢臣。息謂虞君報而伊之必轉升六闕。今山西河津縣冀不冀亡。顚軨虞地。山西平陸縣有顚軨坂。鄍虞邑致其三門。虞郭伐冀。使其國疲。將欲假道。先撫其強以阬之。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邊邑。故問虢以何罪伐我。虞喜於厚賂而欲求媚故請先。晉不信虞。故自主兵。經先書虞。貪其賄也。下陽虢邑。今山西平陸縣。秋。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桑田虢地。在今河南陝州東北。鑒以自照。驕則生疾。稔熟也。

五年秋。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

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

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晉定其滅虞虢再假以伐奇知其謀故以輔車齊當爲脣輔車兩旁夾木也詩曰其車既載無弃爾虢太伯虞仲太王二子皆不從父命讓適吳母弟王季立後武王封虞仲庶孫爲西吳虞公其後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以周世次計太伯虞仲爲昭二虢爲穆仲虞本仲雍因子孫封虞而追稱之仲叔二虢始封君之字盟府司盟之府桓莊事見前據猶固也馨香之遠聞黍稷牲王享與不享存於德之有無物一而用之異故云不易物臘嵗終祭衆神之名上陽虢國都在今河南陝州東南卜偃晉卜大夫述童謠云云龍尾尾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

伏不見均作袀袀服黑衣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旂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也童謠未有感應會成謠言若有馮者傳覽繼思之士圍而兼志之以備鑒戒懼以陀推之知九十月之交說畐減蓋以夏時也交晦朔交會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箕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虞祀虞所命祀

驪姬之亂

莊公二十八年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賈姬姓國齊姜武公妾大戎唐叔子孫別封在戎狄者小戎戎之別種子姓驪戎在今陝西臨潼縣有驪山驪戎城姬姓男其君之爵納女於人曰女外嬖寵也梁姓五名東關居邑東塞亦名五曲沃桓叔所封宗廟在焉今山西蒲縣屈一爲今吉州一作白壞縣有屈産泉處也伐功也廣莫寬絕也言以收地

之遠絕而在晉則爲都其威遠樹宮闕上之崇獻公方姓外累故以此說之鄙居於邊也二耦如字美一尺其起一伐猶二人共墮傷晉室也

閔公元年冬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　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前王命以一軍爲晉侯今獻公作二軍有廢大子心使將兵耿今山西河津縣東南有耿城霍今爲霍州魏今爲平陸縣北有魏侯城三國皆姬姓晉滅之餘見御族寶與御始有軍行將下軍故曰位以卿極亦以加及禮及也無瑕精

白也。祚。禍也

二年冬。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敎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

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嘆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

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獻公廢大子之心已決。再使將兵。而尤示之意。皐落。赤狄別種。山西樂平縣有皐落山。其地也。里克。申生党。

兵尚專制宣威。太子以孝爲德。故其事多特命非任。故失官。分如其權。故不威。不對以言亻縷也〇既以正諫君。而又以孝勉太子。於此盡其宜矣。而乎後之不終也〇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以公服。玦琛而不違。以金爲之。申生以太子將上車。狐突車外祖爲之御。先友爲其右。罕夷以卿將下軍。梁餘養爲之御。先丹木爲其右。羊舌大夫。叔向祖。尉軍先友以衣佩爲吉。偏半也。玦主決。故曰受分身之爲親。故無慝。威權在己。可除害。故遠災。兼之則爲突業先友。不知君心。章顯也。旌表也。賞以春爲始其服爲純。衷中也。世子珮瑜。王則合度。令以冬十月幽閉之義。尨非純也。金玦非度也。亨殺寒離皆祥之稱。旨可恃以爲安。子養意與突同。告於廟受命宜於社。受脤肉。韋弁服。卑之常。尨偏衣也。雜色怪非常之服。待命者賜之玦則去。故不復心害大之心。丹木亦知不吉。周禮方相氏。任夫四人。黃金日。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但古作詛。將服是服子詛云。必盡敵違避之也。突欲太子他適。羊佸勸太子戰。寒心。薄惡。不忠孝之惡名。辛伯周大夫。諗告也本以驪姬寵。奚齊嬖也。奉身爲孝。不戰爲安民有

益見疑故云速脩據國語申生
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
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
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
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
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旣
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
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
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
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十一 二 一日 垣齋梓
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
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
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
奔蒲夷吾奔屈 公必欲立驪姬卜不吉而復筮龜筮本無長短卜人意在規諫故云筮短
龜長繇卜兆辭渝變也攘奪也羭美也言專愛之則能使公心變而攘奪其美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
言善易消惡難除也中大夫舊云里克恐非齊姜太子母公要之未食姬欲讓太子而無由以公夢使
祭度公歸胙可致毒也墳起也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非親大子或以此罪自殺
六日乃惑馬而不察或云
卽君必辯大子以君愛姬恐其不安故不忍使姬得罪
以傷君心又以蒙惡名不奔而縊新城曲沃也時二
子在朝各奔其邑
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

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
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
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
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
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
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
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
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
奔翟 萆讀也蓋知公將廢大子并及二子故預以爲讎防保而勸公修德以固宗子又以高
之保保而守之一言大修德以安其子之固若城言草爲親公宜一言公子爲三言城乃見則尹所所堅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十一 二十二 一日 垣齋梓
不知所從袪袂也之則爲固讎故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
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
乃之梁 賈華晉大夫夷吾非不欲校力不能守不如重耳賢芮嫌與重耳同謀推隨以梁爲秦所
親幸秦旣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
九年秋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
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
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
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
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

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亦晉大夫。克。寧。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稍稍小貌哲矣。然卓子欲使荀護之。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

事生。兩無疑恨。所謂貞也。三怨。三公子之徒。克謂人已言。不違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夷。貳。詩大雅。無言之玷。荀息有焉。惜其前失言也。蓋息所從君之亂而許之以死。則於義有不得不然者矣。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鬭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郤芮訣父從夷吾。欲乘二子弒誅歸得國。言國非己有。何愛而不以賂秦。能得民。不患無土。隰朋。齊大夫。挫以稱伯故。會秦納之。芮又以無黨無仇微勸秦。弄。戲也。不過。有節也。公孫枝。秦大夫子桑。詩大雅。帝。天。則。法也。言文王行由自然合天之法。僭。過差。賊。傷害也。無此則可為人法。多忌適以自害。晉弱則秦強。故曰吾利。

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忌父。周卿士。黨。周大夫。說。自解。丕鄭。克黨。以在秦故。不及其難。葬也。晉侯改葬共大子。

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其大夫申生。國之東忽如夢。相見。狐突本申生御。故使登僕。見晉君不於君故。雖於申生改葬加謚而猶未之。不見其象。怨。後敝。敗也。韓。晉地。獨敗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畀秦。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

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呂甥郤稱冀芮皆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也問聘之使謝秦也今至秦大夫程棨大夫豕屬禮侯伯七命貳車七人掌左右一大夫主之共華等七子也豹丕子大主謂秦小怨里丕也秦伯言能殺里不亡得衆能出君必不奔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

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圭爲瑞幹言其立輿言其載於此知惠公之不終

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荐重也民攜無義以誅其心也百里秦大夫豹欲爲父報仇故請伐雍秦都臨渭水絳晉都臨汾水其粟自渭運入河汾故名此舟

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沙鹿山在今北直隸元城縣卜偃晉卜大夫國主山川故崩而國幾亡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慶鄭虢射皆晉大夫共義秦乞糴鄭謂公宜與之射以皮喩所許秦地以毛喩糴合皆有秦賂致怨已罪今與之糴無皮而施毛也又言與秦粟不足以解怨適足使秦強鄭以如此民雖近猶弃而仇我敵怨更深必自悔

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

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

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

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

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

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孼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物始有乎又並有先後之分乎龍圖戾乎爲言而性
更繆用以解龜筮之長短諸書又多引以爲證何皆
誣也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
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
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
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
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
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
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
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
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

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
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
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
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
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
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陰飴甥即
呂甥食采於陰王城秦地在今陝西臨晉縣境貫
有王城甥欲秦歸晉侯故言國人之情皆忠愛於其
君一役統戰韓而言德刑並用可伯也牛羊豕各爲
一牢將歸之故厚其禮蛾析晉大夫陷君謂晉號鄭
而鄭去之也殺而後入見枝思終不化也晉國
河東秦國河西征賦也置官司越河而有之也
十七年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

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
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
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
懷子曰孕過期過十月不產卜招父梁
大卜圉養馬者不聘曰妾宦事秦爲妾
二十二年秋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
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
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
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嬴氏秦[illegible]圉懷嬴[illegible]
婢人之卑稱巾以
悅手櫛以理髮
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

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
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
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
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
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
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
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
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懷公圉也亡人重耳期期不之
明而至其期也弗召乃心重耳
故策名書名於所臣之策質贄委臣然見
君必有贄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晉公子重
耳之及於難也 遂奔狄 過衛 及齊 及曹

及鄭 及楚 乃送諸秦 詳見晉文公之伯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濟
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
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
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
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
告也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
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
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
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

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
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
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
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
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
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
綱之僕 不書不告於魯餘見文公之伯濟河秦納重耳之師令狐今山西猗氏縣桑泉今臨晉縣有桑泉城臼衰在今解州東南舊有臼城晉師懷公遣拒重耳之師受穆公命而退郇在解州西北武宮武公之廟懷公奔重耳使殺之高梁在今北直隸寧晉縣境呂甥郤芮惠公舊臣畏爲文公所偪害袪斬不見殺也袂猶在言披所斬之袂尚在不忘也今何有言當二君也君猶蒲狄人耳於我自何義射鉤管仲射桓公中帶鉤何辱命言若反仲相己將自去不煩君命披奄人故稱刑臣以難告告呂郤將焚公夫人秦穆女文嬴也以新有呂郤之難故未輯睦故以兵衛之紀綱言能總攝可任也○呂甥忠智所事非人而不獲終傷哉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
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
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
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
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豎左右小吏頭須一曰里鳧須出公出納貨公之主謂盡既費則爲謂者力及者遺也文公弃小怨所以能安衆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

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
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
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
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
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
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
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
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
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介之推文公從臣蒙欺也知之欲以達於公也緜上在今山西介休縣有山名介山有介祠 ○獻公任用智勇滅國

拓疆晉之强也實自公始誠亦可稱雄傑之主矣特以嬖愛驪姬廢長立幼以至國亂累世子孫交殺幾盡自古不能克情一朱欲貽祖庙功業雖高而不得令終者多矣豈特一獻公哉噫此誠正修齊之訓可萬世而莫能易也歟

并諸戎狄

僖公八年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采桑在今山西太寧縣境晉有采桑津此前事也靡言狄不耻走故可逐克恐深而翟衆來報射料以見弱必來

十六年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今山西臨汾縣舊有狐谷亭汾水出太原南入河晉敗韓原之敗

二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詳見景王讓晉

二十八年冬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清原今山西稷山縣境舊有清原為文蒐軍之地

三十三年夏狄侵齊因晉喪也文公薨故　秋狄伐晉及箕箕今山西太谷縣東有箕城　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詳見狄族廢興

宣公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懷今爲河南武陟縣邢丘在今懷慶府城東驕則數戰爲民所疾以索穿物曰貫惡之多如物之盈於貫殪殺也周書康誥戎大也蓋言武王使殷王之罪稔而滅之

七年夏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晉用桓子謀故縱狄

十一年夏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欑函狄地有繼其功可繼也從衆狄也詩周頌言文王勤以創業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

十五年夏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兹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

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潞子國今山西潞州有潞城酆舒潞之相儁絶異也仲章潞賢人黎氏黎侯國今爲山西黎城縣有黎侯城命天命也文字也乏古文作正正本引作工以受矢正以御矢是知反也正言矢於人盡之不去也此反正是乏之絶之道曲梁今永年縣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稷晉地今山西稷山縣西有稷神山略定其疆也前狄奪黎氏地故晉復立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荀林父諡桓子千室千家也桓子與楚戰于邲而敗晉侯將殺之士伯諫止故并賞瓜衍闕故向父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行周道福流子孫○林父敗軍之罪而荀以闢上於狄庶可免罪然晉侯之不賞已過而以文王之事比之人不許矣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留吁之屬鐸辰是明矣廢興

成公三年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晉滅赤狄以其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

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二年夏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宋盟晉楚爲成故盟交剛地闕

昭公元年夏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大鹵大原今山西大原府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狥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無終山戎今北直隷王田縣崇尚也地利險阻故言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將何以車什共車十人以當一車之用步兵多既可克險若更十人又可以克前此車步參用未有皆用卒者今自魏舒始皆卒乃毀車爲步陳乘車者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法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因斬王將之嬖人以徇五陳以相遠於前爲兩於後爲伍右角爲專左角爲參前拒爲偏其名臨時所定皆人所易笑故翟人笑其未陳猶未陳爲晉人所薄大敗○荀吳說用善謀

十二年六月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今北直隷新樂縣有昔陽故城昔陽鮮虞國都今北直隷晉州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肥白狄別種今山西有肥子國緜皐其名

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年八月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晉平丘之會甲車四千乘故爲悉起不警不爲備著雍晉地中人鮮虞邑今北直隷慶都縣境舊有中人城衝衝車競爭逐也驅衝車與敵人爭逐

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

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荀吳穆子鼓白狄之別今北直隸晉州舊名鼓城所適所歸也賈買也完保守也於終也吏去也義所義之所在也鳶鞮鼓子名穆子於此風彩差可畏愛

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宣子蒍晉之隸室以忠陳進雒水在洛陽三塗山在嵩縣陸渾戎其地即嵩縣警備晉戎以備戎試因晉勢以獲戎俘也棘津在北直隸秉張驅境有棘津城甘鹿周地大獲陸戎警備也以文公下蒍故獻俘以告成

二十二年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獻獻於廟叛叛晉而屬鮮虞其晉之山東邑今北直隸河間府其地僞糴僞爲糴者以鼓昔陽子所都實守鼓地也

定公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平中晉地恃勇輕敵故被獲

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長狄之亡 附

文公十一年秋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

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鄋瞞北方長狄國名人長二丈防風氏之後漆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一 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二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晉

卿族廢興 [illegible]

閔公元年冬，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illegible]

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難驪姬之難餘見文公之伯[illegible]狐毛賈佗介子推州從而[illegible]上言五人者或有先從傳失之也廧咎如赤狄別種隗姓盾趙宣子名餘見晉文公之伯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謂[illegible]重耳也[illegible]兄文公之伯。驪姬之亂二子伯儵叔劉從其母在狄請其進退之命而專[illegible]缺其[illegible]以[illegible]畜羣公子不召之入也[illegible]實同括嬰之邑趙姬文公女子[illegible]趙衰字[illegible]之嫡妻曰內子

二十七年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前獻公作二軍今文公作三軍見文公之伯

二十八年冬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illegible]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清見上卷前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二十七年命趙衰爲卿讓于欒枝今從原大夫爲新軍帥

三十三年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冀今山西大谷縣境[illegible]

文公五年冬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

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甯晉邑嬴其是人壹謂其

純剛天爲純陽故爲剛德猶不干犯四時之序而況若相間華文也不實必敗也離罹也處父文過而也及己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

軍帥也貞子欒枝上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佐也臼季胥臣字下軍佐也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月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四年蒐卒故蒐以謀帥董今河西萬泉縣有董亭易中軍以盾易射姑也屬大夫典常也正當也辟理生董督也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洿職也貴賤之等續修其廢出拔其賢○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illegible]

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

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以剛爲佐是易也故少多怨故無援續鞫居簡伯狐氏族侵官易君所命也帑妻子宣子以同官故送之戮辱之前志古書敵猶對也有惠於人不復望報於其子有怨於人不復致仇於其子忠之道介因也寵祿位也殺季家以除怨害子將復仇是益仇損除也

七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

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
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
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
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
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
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
以禦秦師　敗秦師于令狐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
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
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

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
財賄于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
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
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呂郤之難見驪
姬之亂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畏偪畏國人以大義責己詩見秦晉交伐荀林父字荀伯將及攝將及也板詩大雅其三章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亡人與人俱亡也不見者自恨前與之偕使也○狄
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
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
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酆舒狄相讓其伐魯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八年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

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
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
作亂登登之于上軍也士穀本司空先克中軍佐謂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勳堇陰晉地卽令狐之戰內以軍事奪蒯得之田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
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十二年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
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
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
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

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
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
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
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
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
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
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
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
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
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

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羈馬晉邑在今陝西郃陽縣境林父代先克郤缺代箕鄭臾駢代林父胥縈枝子代先蔑甲胥臣子代先都河曲今山所河謝驛凡兵士卒持久客利速決臾駢趙氏不謀臣敗簋可以老秦師之會知穿之情且謂其年少不知求事可以批而關之輕輕立肆輕往而退也時穿獨追之生甲被甲而生之輕穿欲卻不在軍師之死也交後父是也古名是車審殺秦晉志未能堅戰鍼兵末接向西退鞅也月動心不安言肆中情怯也薄迫也甲穿大呼恐其可故止而秦遁

十三年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十二　十　白鹿齋梓

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晉知隨會前謀故患之諸浮晉地宣子盾桓子林父成子郤缺舊勳謂狐偃從亡佐伯罪大謂殺陽處父柔故能成有恥故不可犯以片義多知故足使以逆狙則無罪壽餘罪萬之後執帑以見其罪復足以示之意壽餘欲得會而爲言下秦伯欲使晉人在秦爲東人所宿者先於魏有司度必遣會也會知其謀故先以巳無忘志要言于秦伯乃將何爲晉必歸其帑繞朝已處大夫知士會詐行役之人策馬而去見秦亦有智士知其情者深行甚喜會也秦以前誓歸其帑士會竟後留罪之一以其姓

宣公元年夏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命令也克甲之子先辛甲之屬大夫河曲之役穿罪多於甲矣舍穿而放甲盾之私也

二年夏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十二　九　白鹿齋梓

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

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

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不君大君首闕蓋也）

（翳人今山西絳州西北有靈公臺其處貶也不踏數足畚草索所爲筥屬士季隨會字以其位卑諫也驟則甲者雖以再陳三年不省而前公知欲諫故年不從二許進三伏公不省又遲不倫已補君之闕乃及最晉大雖衮君之上服而不止爲已數也鉏麑晉力士假寐公衣冠而補則衮可服闕右車右大四尺爲獒首有餘在蒲州東南境弱桑羹之州多蔭翳者在絳州北麥首陶山鐵坂靈輒晉人宦三年淹之爲臣隸也爲公允爲公甲士宋盾之子人多所懷山盾出奔聞公弑即還等逸詩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亦自咎也乃免謂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免罪黑臀文公子是爲成公〇傳所引孔子之言誣矣）

（是使賊臣僞爲遠遁而返以苟脫其罪也而可乎）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驪姬）

（其子信所公子皆出之無畜于國詛盟也世故廢公族之官至成公又不納公子爲公族亦仕於之嫡子爲之置田邑以爲公之餘子之母弟亦治子之嫡子其妾之子掌公行之戎行十嫡二子之母弟族無與括盾異母弟君姬氏文公女趙衰妻公行之官盾既爲卿自以狄女之子乃讓公族以公族官括使爲公族大夫故以嫡子處其家官統族也屏括食邑季其字也〇人嗚呼此一家分晉春秋之作爲焉）

（之本也自披其枝葉而使本根一無所庇故異姓之臣世執權寵獲書許謀而瓜分其國擁盾十世篡其弟可謂知所戒矣而無公家之詩何其遠也蓋亦料其本根之弱而內之以自封殖者也）

八年夏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蠱惑疾代之郤缺朔盾子代胥克）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戰邲不得志故復召狄爲亂邲東晉莊王之伯楚）

十五年秋七月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時晉滅赤狄潞）

氏。䧟向，獻俘。盟，康公，季子也。厲叔，司寇。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十六年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羊舌職，叔向父。士會代林父將中軍，兼命爲卿之大傅，以大傅掌刑也。諺言善人在位，則小人無不心懼。

成公三年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

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爲六軍。

四年冬，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成公女。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六年春，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都名絳，故今爲山。新田，今絳州境。

郇瑕，古國名，在今解州。沃，土肥。饒，民富。盬，鹽池也。寢庭，路寢之庭。惡，垢穢。覯，見也。此二句謂易覯則民愁也。墊隘，羸困也。沈溺，濕疾。重膇，足腫。不疾，無疾也。新田，今平陽府。汾、澮，二水名。

水流而不積，從教易使也。財易致則民驕侈，近寶則民不務本，故公室貧。○韓獻子遷都之議，于晉亦有社稷之功。

八年夏，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莊姬，武之母。武從母養于宮。成季，趙衰也。宣孟，趙盾也。厥言三代亦有邪辟之主，賴其先人以免禍，今于趙氏亦宜念其先世功勳而存之。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

晉侯法之也

十年夏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

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厲鬼蓋趙之先祖以吾邑其邑之巫占鬼怒公所夢公不得食新麥矣緩醫名爲治也膏上膈下肓心下爲膏其間至虛於膜藥無擊故攻達藥皆不能爲力攻灸艾也達針也六月今四月麥始熟甸人治公田者讀人進公膳者晉侯自以爲食麥無言不驗故殺之竟卒廁不獲食張腹滿也殉從葬也巫既以明術見殺小臣又以言夢自禍

十一年春王三月郤犨來聘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聲伯名嬰齊叔肸之子叔肸宣公同母弟穆姜宣公夫人不聘爲妾兄弟之妻相謂曰姒管于奚齊人外弟子奚之子施孝叔魯惠公五世孫儷耦也姒亡謂犨忿而致禍也誓誓不爲施氏婦郤犨淫納故亡因其聘而要後占之秋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

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鄇溫别邑今河內武陟縣西南有鄇人亭撫有其封蘇忿生事見一卷檀伯亦周臣與蘇封河內其竟盡河狐氏狐溱陽氏陽處父先食溫言溫本周地三傳而及郤傳言郤至會故亡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乞師爲伐秦也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

十四年夏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苦成叔郤犨字先衛孫林父奔晉晉侯使犨送林父于衛衛享之甯惠子相[illegible]先禮也[illegible]甯直詩小雅言君子好禮不用儌交于事而不傲敖皆思柔[illegible]雖設兕觥然傲如此乃求萬福蓋古者以兕觥罰爵飲所以罰不敬時用其貌

十五年冬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晉賢大夫[illegible]州犂伯宗子上才能上人也

十六年夏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郤至曰楚

有六間不可失也我必克之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見客免胄承命三肅使者而退楚師薄于險晉師囚楚公子茷乃宵遁[illegible]疾如風[illegible]薄迫也[illegible]以上晉楚鄢陵之戰冬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溫郤至邑[illegible]伐[illegible]以為功也[illegible]軍位居八而稱己以掩其上也[illegible]人[illegible]五子之歌[illegible]怨之不見者以為[illegible]其不在怨乎

十七年夏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祝宗主祭祀祈禱者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殺春秋傳所死者二先儒多以為[illegible]之害也古勇夫之士精誠所格天地[illegible]者多[illegible]身之死而[illegible]不[illegible]者子冬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

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

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君殺不幸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

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外嬖愛幸大夫）

（胥童克之子與夷陽五長魚矯皆是也植械也公子茷晉戰時所因東師齊魯衛之師時肯豈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乞師故云不具孫周襄公曾孫禪公也君楚王覚試也悅伺也○欒書時稱賢大夫而而害如此其罪不特弒君而已○凡田獵貫老先殺厲公與道先婦人而後卿佐至奉家逆之公孟得奪其家至射役之公反以至奪孟張豕寺人奄十不偏不家上行庸易有功爭命競君命也青弗雕亦聲人與矯焉掬訟以諸郤氏欲襲殺之榭講武亭信所也也駒他郤鈎官害沈叔郤犨字邑至邑參害至本音次亭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敘也廿以威矯復書偃以欲君德緩速故以御姦所台近故以宜軌以言不用奔伍麗氏變大夫家違丘去其兵而韓廄言巳受思必禦食君之外必不與下前書偃以胥重次甲劫巳故先殺之翻書與何氏同其文故傳釋其如此未必得大子意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二月乙

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程滑晉大夫悼公周子也廟五日而行即位於太廟○悼公不以嗣子居喪以上質辭別焉公承大宗當自處以其盡君位之公傳乃荀揖書晉悼之恭作矣）

襄公七年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穆子厥長子名無忌）

之方爲亂詩召南言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義取非禮不可妄行又詩小雅言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視政也起興與民弟宜行也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小雅言君子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則神明順之而致大福靖共安也介助景大也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直己心正曲正人心爲參和謂三德也備此三德謂之仁如所稱宜爲韓卿朝于君老致仕穿爲之師長

十一年冬十二月。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以其和戎息民而諸侯也詳見悼公復伯

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

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晉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棫林秦地成平也晉國自專必六卿同議而出令見偃專之故黶棄之獨歸詳見秦晉交伐偃以軍帥令不和恐多爲秦所禽獲鍼黶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爲戎右士鞅士匄之子黶汰謂逐士鞅而汰也餘見秦晉交伐之下武子欒書黶父也召公奭聽訟于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言所存也者親戚而君又陰害三郤得免于子幸矣

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成國大國知罃之長子知朔盈朔子也盈生而朔死彘裘士魴子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而舍之

二十一年。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

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于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

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

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于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illegible]

之黨羊舌虎叔[illegible]

害而罷于罪爲不智[illegible]

詩言與世優游以全其年智也樂王鮒[illegible]

大夫名奚外舉內舉[illegible]詩大雅覺正直也

言德行正直則四方順之[illegible]言文武有惠訓之

德無窮故子孫賴而弗[illegible]逸書[illegible]言聖哲有謨功

者當明信安定之謀而[illegible]惠訓不倦[illegible]

無疆也壹以弟之故[illegible]周公[illegible]兄弟皆罪

[illegible]

冬。會于商任錮欒氏也[illegible]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

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
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鮒使諸侯不得受盈見爵
言仁慶之亂知起等四大夫何獲言不獲其用鮒言待之厚則復用
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冬會于沙隨復錮欒
氏也沙隨今河南寧陵縣有沙隨城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以時見齊崔慶之亂
二十三年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
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
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
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
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
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
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
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
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
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
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
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
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
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

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
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
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
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
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
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
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
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
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
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
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
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
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
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
沃晉人圍之晉與吳同姓而嫁女齊異姓而媵非禮析歸父齊臣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
媵妾在其中曲沃胥午所在蓋諸卿分守公邑而
此邑欒氏使子孫得士故所爲之死胥午守曲沃
大夫集成也不天言也乃成矣所何無昏言午能晝
忠於己無咎也年因晉七者乃反次其衆隱無大謂盈扁拜
湖衆思已獻子魏舒潘莊子韓魏絳又謚莊父也私私相
愛原屏難見獻前朝因韓而復韓起又襄武故睦伐秦
役亦前見范貳子佐中行伐于中軍悼子知盈之
荀盈也年少與中行氏同姓故聽之卿亦荀氏盈芸七
與周禮侯伯七命七大夫王之同宮姻官之有臺觀守
衛者利權則刑之權民柄賞罰之柄姻喪夫人有杞

喪晉邑殺藏還逐常墨縗恐欒氏有又應焉當婦人服示入道紓將強取之。二三子諸大夫將畢備隊啄以驂乘起啓獻子車撫劍援帶招之也。請諸所至。山及恐其為罪而越制以殺之也。斐豹晉力士盡以丹書其罪然犯罪為官奴者如日言不貿要明如日也。開之使督戎不知有豹為短墻也。吏使公季之使乘登也。儷引特也。蓋殺先用短兵華夫率力戰陽驂方引車以逐之。欒盈之族。注屬矣十卒共車攀三探揆故獲韵擧族

冬。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言自外如犯君而入非大夫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穆叔叔孫豹謚。范宣子名匄。不朽死而名存也。匄[illegible]范之先出於堯。終虞之世以為氏。其後劉累能擾龍。事夏孔甲。以其官賜之氏曰御龍。國于豕韋。至商不絕其官。已廢。故以國氏。至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杜伯為宣王所殺。其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為晉主夏盟。匄自言其先。更虞夏商周至晉。世為興家。穆叔以所聞對。與匄言異。立樹立不朽也。德如黃帝堯舜。功如禹稷。言如史佚周任臧文仲類。[illegible]門穆叔謂無功德與言以自建。雖累世貴盛。皆身死名滅矣。〇宣子自誇其世。而穆子抑之。以人誠知言矣。然此亦者貴相須以齊均之事于世也。而穆叔第言之。蓋以世降耳。誠以德者固足以該二。而以功以言者又皆使極其偏者。即要之或遭值時勢殊異。或才質不能並。故各以其所至為稱焉。若云臧文仲類者。亦以僅據己所觀記者哉

二十六年十二月。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于晉乎。辭不失舊。韓宣子名起。王問何事來。聘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職貢。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于宰旅。不敢斥尊。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知禮。惟起不失舊

昭公元年十二月。趙孟適南陽。烝于溫。卒。詳見晉楚為成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公即位。起又代趙孟為政。故聘問[illegible]王而修好同盟。故曰禮易象上下經之象辭。春秋魯史記之冊書。載文王周公之德與制。故云云。時儒道廢。諸國多闕。故宣子

慶魯見下悅之緜詩大雅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緜致與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彌縫謂補其所不足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晉德可以畜萬邦賦甘棠以召公比之稱幣為平公娉少姜也餘見田氏傾齊淇奧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木瓜亦衛風義取厚報以為好

三年春。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 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

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公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欒室繼少姜也向見晉大諸侯國出于陳故叔陳氏餘見田氏領齊向言晉來宗不能征討諸侯公乘卒皆非其人非其長餓死為殣溢大女寵之家富貴過甚也欒郤等八姓皆晉舊臣皁隸賤官悛懼而改惰慢也以樂而慢易其憂禍也讒鼎一云疾讒之鼎一云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昧旦早起也丕大也古夙夜以務人顯後世猶懈怠同祖為宗無子無胥子也向明知國亡身死而不祀矣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

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

段子豐之子伯石策賜命之書因子有禮而思其父之勤也動舊考胙祿縣之也詩鄘風遄速也州本屬溫今兵須爭愛府郤稱郤氏策始安州與溫別生内也傳家滿邑既別者甚多厚州遂合而取之獲文子子發大自段主于韓故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歸于晉亦以取也

七年夏。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于段之子 王曰晉荀段之子荀躒也 以微 宋大夫 原晉邑 以易原

九年夏四月，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知悼 嬖無 子逆女自爲逆也戲陽晉地北直隸內黃縣北有戲陽城膳宰爲公主膳書名屠蒯公同有人執尊酌渡蒯請爲之佐工樂師師曠樂所以聽耳故曰司聰疾忌也紂以甲子日亡桀以乙卯日亡故以爲忌日服旌旂所以表貴賤不則此義外嬖嬖叔大夫職司容外事故曰司明表也事政令也物類也容貌也有形佐之宴可作樂歡會故曰非物蒯主膳故司味味以和氣氣和則志定志發爲言而命之爲令工與嬖叔皆侍御君者不隱明是失官也不以其罪命之是令之不衷於味之不調也躒盈之子知文子佐下軍代父說自解也

十四年冬十二月，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雍子亦故楚人士景伯晉理官攝代也蔽斷也禮作弊斷也施行罪也鬻獄以獄爲市昏亂也以公義不絜也三者罪皆死末薄也減輕也則三利加牽于情故謂遺直三惡暴虐頗二隱險叔三善雖光也察其合義故復歎詞以嘆美之○向叔旨于國事有濟而使以聖人處之當備盡義于

者蓋未必爲夫子之言也

十六年夏四月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春晉人止公將歸昭伯惠伯之子服回也謂公自晉還言晉室將卑如平子以其幼不信其言自往見之乃信有子有賢子也

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

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黃父事詳見王子朝之亂大叔因[illegible]而別儀禮[illegible]

[illegible]言禮之大經者道之[illegible]者[illegible]之宜行者人所[illegible]天之明日月星[illegible]明五行金木水火土五[illegible]五味酸鹹辛苦甘五色青黃赤白黑五聲宮商角徵羽[illegible]以奉其[illegible]六畜[illegible]以奉[illegible]九文[illegible]山[illegible]

黑玄黃五章青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白與黑爲黼黑與青爲黻五色備謂之繡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八風八方之風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illegible]一律至角與徵則音節遠故[illegible]和相去二律[illegible]比[illegible]少下[illegible]之變[illegible]宮[illegible]六律黃鐘太簇姑洗[illegible]宮[illegible]之律陰聲爲呂[illegible]天地之律用陰聲[illegible]君臣[illegible]天文[illegible]相[illegible]力行其德[illegible]天之[illegible]以效之皆[illegible]天地六氣[illegible]志總于哀樂六氣[illegible]天因地[illegible]

以從之經緯錯綜以文之民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曰所以生人性之曲者以禮將之使就十直人性之直者以禮將之使就於曲如此而後成于人歟自言性十以終身○歸以撫尊國茂君恃禮極矣蓋能守此言多所言而深嘗補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五牲去□羊犧土犬雞其蓋亦足稱耳

二十八年春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

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

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祁勝鄔臧皆盈家臣盈午之子調室易妻也叔游叔侯子引鄭書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以世亂讒勝也詩大雅辟邪也[illegible]也食我向之子伯石也[illegible]而庶子鮮[illegible]巫臣氏夏姬[illegible]巫臣一娶子靈巫臣[illegible]楚襄老巫臣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南[illegible]孔寧儀行父[illegible]之君[illegible]長[illegible]夏德義[illegible]兄弟之妻相謂姒莫喪[illegible]言必此[illegible]○姑叔向母[illegible]

臣之後絕矣傳言助亂亦承之耳[illegible]兩為女禍明哲賢終于人不能少遠[illegible]羊舌氏[illegible]哉

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

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

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

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illegible]

[illegible]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

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
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欲上上魏夫之大宗訟
者之大宗閻沒女寬魏子屬大夫退朝魏子將君退守庭二子待召召二子食也使坐更命之坐魏子將
中軍將軍將軍屬道也厭足也言小人之腹道子足貝止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悟而辭賂
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
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
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
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
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
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為刑鼎民

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
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
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
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
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
以免趙鞅武之孫荀寅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成城而守之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四石曰鼓
蓋四百八十斤也因軍役為之故言遂范宣子所作書今收而著之鼎序位次也文公蒐被廬脩唐叔之法
法事在文公之伯民知權移于鼎故民不尊乎貴而貴失其業夷蒐事見本事內官子之刑乃夷蒐
之法蔡史墨即蔡墨加范氏謂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故其亡也波趙孟不得已而從
之故脩德可以免禍○此段嚴後事而付會之趙孟何德之有其誣爾甚矣

定公四年春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
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
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
謀非德無犯非義時會召陵謀伐楚不克而反臨哭臨始禍亂首也怙富則驕恃寵則非
陵人同衆欲也禮有禮者驕能以驕人復重也非德之事非所謀不義之事非所為○好雄假好善之名以欺人首其情哉
十三年春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
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
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
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

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
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
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
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
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
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
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
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
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
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

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
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
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
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
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
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
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
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
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
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曲則□今北直隸邯鄲縣叛氏分晉年邑

大夫鞅宗前趙鞅圍衛衛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此欲徙諸晉陽鞅本邑今爲山西太原午父兄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故與邯鄲親若置晉陽是絕與也受齊則齊當來邯因以侵齊守名而從之則衛衛邯鄲好不絕於是侵將而歸之鞅時倚衛且方家齊故怒因之而禁其從者帶謝防其亂也涉賓守衛臣忿至以非罪見氏反不從鞅遂使其邑入別立宁寬而殺年稷午子與窮聽邯邯叛荀范以姻睦故欲攻鞅以救之安于趙氏臣由姓殺偪弦以自急者討先二家爲備鞅避邑法欲侯二家先而後應之安于罪見攻之害氏淳以一人當之若說討歸罪我而殺之名弑上史范氏側至言知文子荀躒也問于籍起孫名不行中行文子荀寅也魏襄子魏舒孫名曼多子上吉射也五子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在河爲盟書所之川濟衛子子奔晉遂奔晉事在田氏爾齊言監利多名知齊病之疾諭已少難知成敗述已事爲戒爲二家謀之不聽果敗子鞅復入朝歌今北直隸濟縣西七十里有朝歌城

十四年春。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

使終爲亂。攻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
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
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
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
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
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
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
安于於廟。梁嬰父忌安于中知則于趙鞅殺生之安子自以身死爲其主家先殺氏所由興
伯知文子躒氏荀躒夏。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
之閒。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

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
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洮[illegible]曹地今北直隸內黃縣
成鮒桃甲本晉臣爲二氏黨宋齊發會以謀救范氏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
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
百泉。籍秦亦范氏黨鄭助范氏故并敗百泉地闕
哀公元年。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秋八月。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
虞人伐晉。取棘蒲。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五鹿棘蒲皆晉邑
二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
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

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登

鐵上望見鄭師眾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

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illegible]

恐二氏得粟而強故齊之職成[illegible]開州城北子姚字遠子般[illegible]

奔楚氏欲設旗於軍容鄭駟罕在車在前者相對[illegible]後望之不知其實[illegible]戰也[illegible]北不成爭丁晉大夫詩大雅言今人既[illegible]同不須更詢也故兆始謀二子卜得吉兆吉乃[illegible]日觀遂誓於師得天明天倫也縣[illegible]十萬畝也[illegible]進免免所[illegible]名[illegible]之數也[illegible]不敢自專也絞用以縊[illegible]屬大大[illegible]不[illegible]身[illegible]棺[illegible]重上公三重[illegible]以下再重大夫一重一[illegible]杖[illegible]大棺[illegible]之重數諸也稱棺[illegible]欲[illegible]載[illegible]韓城也[illegible]大子蒯聵[illegible]所[illegible]傳[illegible]婦人[illegible]功也死[illegible]令人[illegible]東縛也[illegible]儔望大[illegible]聲公名亂從[illegible]敢請不敢愛[illegible]無勇故獲趙[illegible]也傳傁[illegible]氏[illegible]氏故曰[illegible]

艾也范氏臣爲范氏故周人與之田之稅數得既不殺而又還其栽故立行功以報飢服與林三子皆射趙孟不敢小鄭而射之發弓於上上功也制馬留引轅之故許絶而能止御之和也材横木明細小東之皆絶驗其將絶也○簡子將戰而誓中也衆後已幸而勝郎與下爭功矣

三年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時荀寅不守朝歌將出奔東欲在其南而伐其北鄭之高氏疑在救已之徒入擊之內外合勢出而奔邯鄲趙稷合戰惡范氏逐殺而殺皐夷皐夷謀其宗以圖情而竟爲身害

四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陳弦施皆齊大夫甯跪衛大夫五鹿晉邑○以救范氏克邯鄲降二子奔臨晉邑稷不能守施逆之歸齊而墮臨邢任等八邑皆晉地今北直隸今山西壺關縣復取之復會鮮虞納寅于柏人今北直隸唐山縣有柏人城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荀寅士吉射自朝歌同奔齊粟不見傳至此與衛王生張柳朔皆范氏黨相惡爲柏人爲之宰也出柏人奔齊授我以死節○噫王生之舉柳朔之死不負其心而合于義矣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助范氏故也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燿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於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

庚。荀瑤知伯也高無丕齊卿○視其強弱馬駭而驅之稱知伯之辭長武子晉大夫英丘齊邑本晉邑大夫齊取之○罪事不見傳○知伯之於人君者其卽於此見其器矣顏庚齊大夫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乞靈以臧氏之威靈石臧賓如之子也○故乞其威靈史令其屬備史取廩丘齊大夫克敵謂取犂丘鄰都謂取廩丘○過也言晉內亂不能有功于外以躗言自飾之

以牛也太史晉太史在行
在軍行不度不如禮度

二十七年夏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
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
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
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
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
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
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
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

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
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
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
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
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
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
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
乎弘駟歂之子求成子以當也屬孤子為將出師而
會死事者之子使執三日以禮之乘車兩馬大夫
服又加之以五邑晉衆子隰黎丘也前以聚戰死
特寵其子以勵衆留舒穀皆齊地違去也不知言其
整也濮水今在開州東南六十里似與其將不同
子思鄭大夫名國參大國宇下謂蔭庇云敝邑作人

國之宇下製雨衣知伯還畏其得衆也楚獨滅陳非
鄭之罪今知伯誣以鄭故而欲以是辱成子故成子
謂其多陵人衷中也察其中見滅之由中行文子荀
寅也前奔在齊謬以晉衆恐成子知其誣故言告寡
君將察其誣而罪之文子自恨已無智言君子謀事
既悔于始慮了中又度于終皆可審而後行今思之
不詳也妄言
自亡之由也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
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
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
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
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
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
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悼公哀公之子名寧哀公出遜齊

[illegible]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二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三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計

齊

襄公滅紀

隱公元年。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紀國在東莞劇縣夷在城陽紀後爲齊滅夷晉爲莊武縣後廢俱在今青萊二府境

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裂繻紀大夫卿爲君逆列於經自逆也子帛裂繻字密莒邑今山東有密鄉魯與莒有怨紀侯既婚于魯故子帛盟莒爲魯釋之

八年。八月。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浮來紀邑在今未之焦唐言一名公來一名浮丘當故今公尋之故曰成紀好

桓公五年。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六年。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齊欲滅紀紀來謀之不能自通于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天子故告不能

十三年。春。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也。

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季紀侯弟酅莒邑今山東臨淄縣東舊有酅亭以之入齊爲附庸使先祀不廢分爲二難爲公在滑故滑鄭邑今河南睢州西北舊有滑亭凡師行三十里爲一舍二之稱信過二稱次

四年。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紀侯不能屈服事齊盡以國與紀季而去不復返故曰大去違辟也

襄公之弒

桓公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齊人殺彭生。彭生齊大夫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詳見文姜之亂

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

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illegible] 鮑叔牙，小白傅。[illegible] 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傅。[illegible] 糾，小白庶兄。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illegible]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乾時，齊地。[illegible] 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秦子、梁子，公御及戎右也。以公旗辟下道，[illegible] 止，獲也。[illegible]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曹劌，魯人。肉食，在位者。間，猶與也。衣食為小惠，不過左右，故未徧。信，誠也。每事不敢欺神，然後不足以致享。而民以品物為敬，故曰小信。以情，必盡已情，足以成心體民，故曰忠。衆，同車也。長勺，魯地。有伏，恐詐。齊轍亂，旗靡，遠奔敗矣。

桓公五子爭立

僖公二年秋，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闕。

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illegible]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illegible] 豎貂、易牙之等，終以[illegible] 亂國，[illegible]

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武孟，公子無虧。字也。公名元，孝公名昭，昭公名潘，懿公名商人。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既有寵于公

為公衛姬請立武孟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杞公所
生實先六十七日○桓公以已頗立已子不能以義自
定亦屬之宋既以孝公屬之宋而又許易牙立武孟
是驪之使亂矣君臣皆莫物也而若是國數世後定
更不復振
此宜哉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殺之
以成宋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
公
二十五年冬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
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

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
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
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
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
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
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
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
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
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
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

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向莒地莊子衛大夫名速○
觀衛故再來討洮衛為魯伐齊犒師勞齊師也命
詞命禽柳下惠也名獲罄器同如罄之懸無一物又
野無青草旱甚也載書也職主也大師掌主司盟
之官用此盟保守聚聚眾也○公使受詞於惠之
賢矣而竟不之用何也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冬公以楚
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
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
人為七大夫於楚左右指揮之也雍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之孝公不能撫公族
兄弟皆仕於楚
二十七年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孝公弟昭
公立為喪紀平聯之數○史記云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

文公十四年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
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
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
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
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叔姬魯女妃配
施之同也凡商人兄也元亦已久不得國其怨必蓄將復殺我言使為之齊人
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
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襄仲使告于王請以
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
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齊人不服

懿公。三月而後位定，故以九月書于經。元忠之，惟相爲莒申而已。昭姬，郎守叔姬也。齊人恨魯以王命臨之，故執王使與姬以辱魯。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夏，曹伯來朝。○六月，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齊畏晉，方以[illegible]，因魯請討之，罪伯歸[illegible]）冬十一月，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illegible]）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齊人禮遣叔姬歸，以謝罪於王。無禮，謂其執王使而殺舍也。詩小雅。一曰：君臣上下何不相畏？是不畏天也。又言人君能畏天威，於是得福祿。今齊反之，其亡速矣。）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夏五月，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閒，疾瘳也。齊欲伐魯，故託辭以拒。既得賂而盟。郪丘，齊地。今南直隸潁州有郪丘，疑遠。）

十七年夏四月，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冬，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穀，齊地。今山東東阿縣境有穀城。齊既以賂盟魯，而復伐之，既再盟，又欲食魯麥。襄仲又以其言，必其將死。偷，苟且也。）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齊期以伐魯，公聞其有疾，故卜之，欲其先所期死。尚，庶幾也。令龜，以卜事告龜。楚丘，魯卜大夫。占兆見齊侯先期當以惡終。君又先齊侯薨，令龜者亦有凶兆。懿公以邴歜父非已死，乃斷其尸足。僕，御。驂乘，皆乘也。申池，齊西門之水。扑，箠也。抶，擊也。職、閻職。恨相發而弒君，歸齊，飲酒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皆如其位。公子元，惠公。前辭令，卒得國。）

靈公滅萊

襄公二年春，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萊，小國。今山東黃縣有萊城，萊州皆其地。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諡法，亂而不損曰靈。）

言驕龎其行夏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晏弱齊大夫東陽齊邑近萊

六年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illegible]以衛子國來在五年一月晏弱城東陽至四月[illegible]土山以環其城而附之堞堞女牆杞桓公卒在此年三月王湫故齊人奔萊事見下崔慶之亂正輿子萊大夫棠萊邑今即墨縣舊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救齊而大敗浮柔萊共公名無宇桓子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之廟遷萊遷其君于郳國名定定其疆

崔慶之亂

宣公十年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凡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高國齊二正卿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此齊以族告故因之遂奔放也上某氏姓下某名玉帛之使謂聘問也情好相通則告而書之聘好不通則不告○杼此年奔衛至襄公二十五年弑莊公相距五十一年又二十年而自縊然奔衛前已有寵於惠公計其年亦不甚少矣五十年後而繼娶東郭姜生明可立後則又未耄也以年歲考之若可疑况又記奔衛無復於成十七年又以杼爲大夫前高國畏其偪而逐之後以何故而得復也何復而自用之乎不應誅晷如此竊恐奔衛者非杼也經文書氏不名此疑宮闕經而傳蓋曲爲之解也

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

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慶克慶封父聲孟子靈公母夫人蒙衣亦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閎巷門鮑牽鮑叔牙曾孫克以醜不出謫責也會會伐鄭[illegible]鮑姦人也角頃公之子無咎高固子盧高氏邑今山東長清縣有盧城國牽之弟又子臣家臣卜宰將立家宰而卜之匡句須亦施氏臣其宰舊有百室以爲之讓匡句須以宰讓國不受其邑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不如葵義其不能以智自衛冬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

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待命于清。圍盧討高弱也佐惡克淫亂故以難請歸而殺之以穀叛齊侯諱殺佐惡其據邑佯與盟而復其位至盧降又使其子勝于晉覊之清邑以孤弱之清今屬肥城縣

十八年春。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弃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華免齊士官惡佐爲時故家請而殺之內部時變忽起侍從之師不知謀者逃入于夫人之宮又弃殺勝湫佐黨封佐皆慶克子既而以勝弟弱嗣國氏

〇慶克淫亂被殺非過也乃立其二子國子以忠念殺人罪宜同議而并及其子齊之用刑顛矣宜召後亂也與

襄公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免乎。柤鍾離皆楚地今屬鳳陽府有鍾離縣壽夢吳子東未至故光先與東諸侯會士莊子晉大夫不免不免於禍

十七年冬。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桓子名弱晏嬰父麤三升布縗在胷前斬不緝之也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在腰在首絰紩絞帶苫苴爲之杖竹杖菅屨草屨鬻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用木爲廬在中門外倚東牆耳尸苫編藁也此禮與士喪禮略同惟枕草則異耳一云夏枕凷冬枕草此初喪爲然既虞翦屏禮文母之喪自天子達於公卿大夫與士無異時禮制廢亡及大夫縗服不同晏子爲大夫而行士禮故家臣不能譏之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遜詞以自解

十八年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魯晉會諸侯許先晉平公楚由公爭何

十九年　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

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顏鬷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諡諸子齊內官號戎子戎女仲子宋女皆子姓屬托也謂齊侯許常嫡庶常分難事難成也謂光列於諸侯之會尊同諸侯矣東廢子從之東鄙微寄也疾病公疾甚也無刑無黥刖之刑雖犯罪刑不暴其尸莊公光也謂衛殺公易己高唐齊邑今山東高唐州〇文未瞋目而殺其愛爲惡已甚又何論其尸與否乎秋

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

大夫從君於昏也（歷敖齊地厚從公廢長立幼不能諫止故以國討為文）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於軍（齊侯以衛下與己語以情告故揖而禮焉欲生之衛志於戰死故不應工登城聞齊師將附城故食高唐人使共守殖綽工僂會一夫會昏夜時登城而高唐人方共食故不及禦二子縋納齊師殺衛而醢之）

二十一年春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慶佐）執公子買於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崔杼黨買鉏還皆齊公族莊公所逐親戚成崔杼之勢以至弑）○秋欒盈出奔楚

冬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

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絡弇晉逐之也錮使諸侯不得受余見晉卿放廢輿繇大經也輿喻其行言其安知起等四子晉大夫前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鷄鬬勝而先鳴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一云爵飲酒器設此以觴勇士隸新臣齊曰淺也食肉寢皮喻已能得而恣用之也）

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晉知盈在齊故復錮之）

二十三年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藩車之有障蔽者右使媵妾在其中曲沃盈邑）

（欒氏所分掌餘見晉卿族廢輿）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君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

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先驅申驅傅摯

申鮮虞之子晉闕晏父戎齊公之御右中事成由 公殿軍也左翼曰啓右翼曰胠大殿後軍駒黃門人其 秉文駮齊晉有此車東名將師見莊公旣武勇君 巨軾之以晉伐許須無晉武子崔杼言有不能二隊 欲伐晉分爲二以舍孫子言於君之過晉於盟律 分二十萬孟門隘道晉大行山在河內山陽 宋之二十里張武軍於熒庭晉地郫邵晉邑少水 晉之南中山以南爲伊尹 春秋左傳屬辭 [illegible]

冬晉人克欒盈于曲沃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得于且于莒邑一名杞梁

壽舒莒地杞殖華還齊大夫一名還一名周 狹路蒲侯氏近莒邑有盟以盟要之子無死戰莒以 小勝大故覆而行成梁戰死妻迎喪齊侯遇而 弔之妻以行弔於野非禮故從而弔於其室

二十四年春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夏齊侯旣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　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朝會期客將啓彊自害歲也

之師辭有晉師未能會介根莒邑今青州東 有介伐齊而與莒侵伐之見也 以邾前伐而水不復以楚伐其還 晉于楚康爭伯楚於是使臣送其使交固也 春秋左傳屬辭

人城郟郟王城也於是穀洛鬬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孟公綽魯大夫大志謂將弑君不寇不爲害不嚴不設備徒歸言無獲也

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

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
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
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
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
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
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
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
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
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
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

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
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
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
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
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
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
鬷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
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
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
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

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
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
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
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
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
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
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
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
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
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

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
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
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
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
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
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
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
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
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莊公爲杼所立而淫於其妻免以見弒棠公齊棠邑大夫
美美其色故爲己娶丁公崔杼祖桓公東郭偃祖次
下兌上困六三變爲大過巽下兌上坎爲中男故曰

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夫則從風風能吹妻故不可娶困于石四句困六三爻辭下皆解其意坎爲險爲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坎爲險兌爲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藜恃之則傷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不可得見美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寡婦曰嫠杼言棠公已當此凶公通於其婦因得杼冠以賜人揚其職故侍者陳公言不獨崔子有冠杼因是怒公又以其閒晉難伐之故伺公可弒之閒而弒公以說且于前見稱疾誇公來問敢敢以命姜賈舉爲崔子閒公上衆而閒門重言侍人別下賢樂請請免死近公宮言或崔者得以詐稱公干掫行役言行交得至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賈舉等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變者貞公其死之宮吾有之刖鄃故學之弁爵弁祭服侍魚賤取爵之宮祭宰之妻于義死君之義故廣于臣大夫公外嬰亦所養非國上故死難皆變寢之人晏子闔辭而未白已非君所變故不宜死無罪亦不宜亡君若於社稷是以故死下皆以其故所謂社稷之臣也若爲君所私暱賢君於弒臣當同其禍患耳然雖不健死下君死亦

無歸安之義故以君尸枕己股而哭以致盡臣禮官伯曾齊如爰齊羣公子納宣伯之女乎靈公大官太公廟崔慶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木終妥子杪咎易其辭丐自敢○其論君臣之義史大而悉美又卓立於強暴之中誠大賢哉○莒子朝齊亂作未歸故景公復與之盟太史兄弟既死於直筆而繼者獵未已古之史官守職如此崔杼之惡所以謁嬰廣二子亦莊公嬰臣乘其載下下嬰妻也邪藏聽親也弁中道狹言雜衆亦無所用挽齊食馬以藉之以免雖故道廣衆得用故不可賞鮮賓雖變臣亦知義而有知側痤埋不窮於剛士孫人姓因以名甲死十有三日卸葬不待期後車之所天了八裂諸侯六嬰大夫四嬰踊止行人下東送葬之東齊藉上公禮九乘又有兵車此皆降指適晉伐衛因歸罪於公以解餘見晉平楚康爭伯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重丘今屬東昌府

二十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季慶封字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己言其闇甚

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

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慶圍黨崔於此復來難焚之以專齊偏喪曰寡寡特也無咎棠公之子東郭偃姜之弟杼以美故愛明故東成有嫌

廢而立之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宗邑宗廟所在宗子
謂崔明夫子謂崔杼雙慶封屬大夫君謂莊公崔殺
則慶專權故云崔薄慶厚圉人養馬者寺人奄人杼
恐滅家禍不上其身撰棺埴使其衆築之以守妻東
郭姜無歸終如前並殯葬
閉先人之塚以藏杼尸

二十八年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
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
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
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
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
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
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
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
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
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
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
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
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
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
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
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
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二十三　三十二　日殖齋藏

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
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
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
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
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
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
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
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
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
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
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
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
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
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
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
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
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
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
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
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

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慶封字子家，舍之封之子，字子之。封當國，乃以政付舍，自以寶物妻妾遷居嬖家，故國人就割以攻人。辟崔氏難奔者，癸何等也，得賊告反，以功賂也。舍女妻癸，慶與盧蒲皆姜姓，故使辟宗。癸言已有下了以嬖氏故復儺如財時者取其一章又賦近其敢公族仇故復反何復日司夫寵安慶氏一宴文賦其杖也公使諸大夫食，饔人更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

秋，祭姜癸妻，亦知其父之變，乃以其謀告之，而戒慶氏陳出重至公所臨祭，尸祭未出，上以其先告之，宮甲環之。亦備變也，陳鮑使圍人為優以誘其眾，遂皆釋甲束其馬，而遠就觀之，故因以成其事。子尾以抽桷擊扉者三，以為期，而作或刺或擊，何曾用子尾以抽。既群備文其多力，而死。桷，椽也。屏門茅之所肴飲，即桓公所祭器，公懼于亂，言除慶氏所以尊公也。子以公歸，其家說祭服，入于宮，猶僭大夫禮，食有祭，陳鮑之鮑。二公所敢伐內宮，嶽里名，陳鮑國以大夫禮，不有所先也。祀祭遠散，所祭不恭。工，樂師。茅鵠，食，故句餘吳子，其分為吳，邑。利不敢，今丹徒縣，盡也，旃之也。

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

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崔慶既除，舊遷之臣，子皆得反。

一年，齊侯討公子牙之黨，故逐三子。崔之亂，傳文前後相足，故如此。崔邑六十邑，與晏嬰，不受。晏嬰王德為之幅，利過則為敗也，以厚利，人所欲也。崔慶一也，故其不得以葬尸，故不得殯也。罪戮不肆，慶肆也，崔氏不能為十人同心故，其中必有自陳者，已而果然。大夫殯於更殯，大寢，崔氏殺莊公，以其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國人皆識其尸，見陳尸之者，貞也。

二十九年春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昭公三年秋，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

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種種短也。自言老不能爲害。子雅猶恨之。故述其前言。見其故知尚在。恐其復作亂。放之燕。）

四年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稱覓暴而暗不足論也。皆非莊之不君。啓之自爲。夻广自成其疆。以成杜氏之強情也。王癸之夫。皆必阻歷難。以報其君之仇而後已。皆日以髮幸而擊木曷吳之卵。）

景公納燕伯

昭公三年。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比。相親比。）

六年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請。請告於盟主。士匄。士文伯。與范宣子同姓名。相。爲擯之介也。禮。得敬迎來者之禮。不入。言燕簡公不入其國。不以信。心不誠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成。晏子之言驗。燕竟哲。大夫。濡水源出北直隸窮獨山。至易州。支分入城。近東方四里許。瑞石不虞。歸燕姬。嫁女與齊侯也。瑤。玉別名。櫝。匱也。斝。爵類。旁有耳。皆王器之。）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

景公納莒郊公

昭公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郊公。著丘公之子。弗順。以其不懷哀也。庚與。著丘公弟。公名。蒲餘侯。莒大夫。名茲夫。意恢、鐸。皆莒羣公子。）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郊公奔。以意恢殺也。隰黨、鉏。齊大夫。賂田。莒賂齊以田也。）

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齊伐莒。以莒不事齊也。莒子。庚與也。紀鄣。莒邑。今淮安贛榆縣有紀鄣城。孫書。陳無宇之子。字子占。嫠。夫死而寡。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待外攻者。欲以報仇。投。投縋於城外。隨之而出。齊師因縁）

羅登城鼓譟城下之未登者城上已登者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前莒子庚輿自紀鄣出陳復歸國專失亂之事苑羊牧之莒大夫壽餘莒地齊復伐怒其敗也竈齊大夫稷門齊城門）

二十三年秋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郊公庚輿子烏存莒大夫殳長丈二無刃）

田氏傾齊（陳佗之亂附）

隱公六年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五父陳公子佗字鄰□也商書盤庚言火燎原野近之而難滅之也猶惡之難去也周任周大夫芟刈夷殺蘊積崇聚也）

七年冬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忘志不在盟不賴盟言不以盟爲重洩伯良佐皆鄭大夫陳亂觀其政治而知之也）

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佗稱文公子明非桓公母弟也公六年蔡人殺佗厲公躍立見下○）

以上附陳佗之亂

莊公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

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
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
䷓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
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
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
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
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
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
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
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

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
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公子完字敬仲與顓孫皆御寇黨羈旅客也辭卿引詩謝羈高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舍驕命飲而命以火友辭之工正掌百工之官桓公賢完能其家飲而完辭夜宴之以禮從樂而過也懿氏陳大夫懿氏要雖已嫁周城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婦相隨適齊陳齊有嬀姓陳姓姜齊姓與京並為大也出姊也周史周大史坤下巽上觀六四變而爲否觀之六四有坤用賓也爻辭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巽爲材之所生上有乾故曰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以大光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國光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之象故曰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非己也故曰在後巽爲風風動而行而著於土則有本故知在異國之後山嶽則配天故曰在異國齊姜姓也大嶽之後也山嶽亦配天之功凡物不兩大故陳衰而齊昌陳完五世孫成子常八世孫和篡齊

完有禮於齊子孫乘齊失德以竊其國故曰若如終○于時桓方圖伯國方盛擇任賢以光其功乃代其國者已胚胎於此天意其可測也哉
襄公二十九年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
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
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
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
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十一月
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 蠆字子尾竈字子雅放者有之使遠寘放書奔所以示罪豎高止之子閭丘嬰齊大夫致邑還邑於君敬仲高傒良賢之也晉城緜而寘豎焉聲也

三十一年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
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於我師
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陽州齊魯境上邑工僂等四子皆嬰黨欲殺嬰乃使伐魯魯以師問故歸罪于嬰殺之以謝魯既殺嬰黨又中嫉公子○學高既滅崔慶以德禮綏定其國家田氏其敢生心哉而乃任情多殺自弱其宗室皆所以啓田氏之強而授之利柄也
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宣子遂如齊納
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
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
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

以知之矣。韓宣子名起。餘見鮑族廢與紳帶爲平公子尾之子。如子旗亦不臣也。晏子謂起有信。其言不妄。

三年春。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田氏謀齊。厚施於民。以陰穀之。晏子以爲憂。因以[illegible]

主[illegible]晉少姜卒。齊復請以女繼之。既成受禮。受賓享之禮。豆區釜鍾。皆量名。四升爲豆。四豆爲區。一斗六升。四區爲釜。六斗四升。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每量而積之以至於鍾。則加大。故曰大。釜厚而收薄。以利收民心。如雲依山海。不加貴也。二入公。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貨積於公。[illegible]不收。屨賤踊貴。則者多也。燠休。溫煦安息也。或謂[illegible]。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胡公大姬。陳始封之祖。大姬其妃。相隨而在齊。言其先世鬼神。與陳氏俱有齊國也。叔向見晉公室亦卑。故以此言之。晏子性本宗儉。文[illegible]爽塏。明燥也。不敢勞里旅以爲己宅。居近市。小人安於[illegible]。先臣。晏子之先人。致[illegible]於市。以[illegible]。鬻踊。刖者之屨。亂庶遄已。言君子行福。則亂疾止。拜新宅。毀之以爲里室。本壞里室之故。復之。宅人。故居人。反還其本。故[illegible]卜鄰。三二子謂鄰人。傳言齊晏賢臣懷憂。見陳氏之興。

冬。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司馬竈。齊大夫。子旗。子雅之子。不免。以其不[illegible]也。嬀。陳氏。子雅。子尾。皆惠公之孫。競。彊也。爽。[illegible]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十三 三二 日本宮內省圖書寮

明也。○自晏子而外，憂齊者惟得一寵耳。

八年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子旗名欒施。子尾名蠆。子欲兼其家，攻家晏。子尾家宰。子成，頃公子，名固。子工，成之弟，名鑄。子車，頃公之孫，名捷。皆齊大夫，子尾之屬也。子良，子尾之子，名高彊。子旗為之立宰。孺子，謂子良。將往，往子良。家桓子名無宇。游服，游戲之服。去子服而著之，請命。子旗請桓子所至也，亦授甲。桓子使子旗以甲相攻。也。寵秩，為之立宰。若先人何，言若相攻，無以見其子。尾也。謂之以此意達之也。周書，康誥。言施於不惠者，茂勗之也。行也，二家。○二公陳氏善。事之君，有望於子旗及己，和也。而中和，樂高可見矣。義足以陳氏人蓄。圖二家之謀，階子旗言而上可見。義足以滅人。而智謀雖工，必有開而能遲也。使自是而終守於不二，則二家其動哉。○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圍陳。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詳見楚。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

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陳祖舜，舜出顓頊。顓頊氏以水德，火在火，火戕故水。故其十之別有大星謂之析才之津，近北方水紀。言虞之物大命有德不作，得大夫。後大德不作。後得陳族。始陳，有德者得天下之大物。舜有大德，命世也。從之將以得天下，故周封之。舜之後，陳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封諸陳，以備三恪者。

十年，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

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奚齊之高子良同出惠公皆姊猶信婦人之取然下是國人猶難而安告陳於陳如驗謀遂達

子良謂由驕賢文子名讖子子旗逐子良彼謂二子不合不賈也恐以授甲爲罪而見逐來其說解復飲酒時伐之術公枚公以今也公不聽入故伐公之虎門齊委朝服晏子以四族行釣皆不兌而入于公土甲齊大夫靈姑鉏公帥名若三尺不敢與君同穆恩推萊六執道靡門齊城門樂高三敗奔賈陳與鮑授分其室既用晏子言以明讓復蓩從公族蒿高也蒲餘言也莒齊邑子山子商子周皆子尾所逐私具十邑八棘子山故邑也東陰將西蒿有戰里亭子周本無邑更與之夫于東夫小將舊有于亭子城子公公孫捷皆子旗所逐私分使恩釋已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桓公亦能施以成霸穆孟姬景公母高唐今高邑州草丘縣○子尾子旗本公族也乃自逐其族而使陳氏得以施邑焉凡厥所爲皆以爲陳氏地也欲國之不移于陳也得乎

九月，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戒推之推事雖不貲言不可不慎夫人謂子尾彊以子因小雅言倘圖不在似此而已身將當身自取此禍也

二十年冬，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

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

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

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

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

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田氏務施而景公復肆暴於民以驅之晏子因事盡言齊諫應作疹閧發痔也痁娴作熱瘧之甚矣期期凡梁丘據裔款皆齊嬖大夫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故晏子言范武子之德以啟公問無猜無猜疑之事不所無所求於神五君文襄靈成景不廢無廢事也無愧心以君功德稱其陳說也獻私厭足其私撓奪取也還猶顧也言祝史與君同其禍福齊侯不德鬼神所憎將禍延祝史而可誅之乎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公立官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介隔也逼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公政又為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世位者還易強以易之藝法

制也言布政無法違去也肆放也闇令自爲令也祭
長也以私欲長養其所求也欲益縱而求爲廣也應
之以罪聊攝齊西界今山東聊城縣姑尤齊東界
今山東萊州有小沽河大沽河姑即大沽河尤即小
沽河也萬萬曰億萬億曰兆景公從晏子言施德於
民既疾愈行備沛澤名虞人掌山澤之官君招當往
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題是也○官與道迷
二乎卿于以爲非夫子之言必矣○遄臺在今山
東臨朐縣西子猶梁丘據字燀炊也○詩商頌言中宗
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之備也五味既戒其
東後和平其心爭總一也擬大也總齊大攻上下無怨
留特之民皆細爭心一氣陰陽也雖二名而聲異之
第豎饗武舞也三類風雅頌也四物律度量衡也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
射也七音宮商角徵羽加變宮變徵也
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
謂之九功○詩豳風義取心平則德和以和之
請其義精美詩匪特論合而已乎用以德廣和之
不亦善乎○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萴虞夏諸
侯代爽鳩氏者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殷周之

開代逢公者○今山東臨朐縣逢山有伯陵祠博
興縣有蒲姑城齊侯就樂冀久生晏子稱以節之

二十六年冬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
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
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
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
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
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出齊之分野示田氏將篡齊也公欲禳祭以除其殃
諂欺也濫盬也不濫惟德是與不貳誠一也詩大雅
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
國往歸之又詩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

故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
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
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
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
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
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
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
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
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
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

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
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
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
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
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
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尊之○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晏子言將歸於陳氏
欲公以禮防之公以公量取之施之民以私量貸
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亦有公量收之心欲歌舞之式
用也施不及國以民心也不遷不移不變各有專
業也不濫必得人也不廢其職也不收公利常祿
有限也以令共之孝和孝慈聽爲禮而又以不
違不敢蔑家嚴正從婉爲禮之善此禮之所以
重於世與天地等而爲上也蓋其本原於天
地先王稟之心制斯禮以範世非出於私也

哀公五年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
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
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
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
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
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
之乎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子庶子官號者
安孺子也者曰以荼年穉立之有寵故恐爲公
意欲立荼而難發故寘言以塞其請國惠子名夏
昭子名張寘屬荼於二子而遷羣公子於萊隔前成之
萬邑立子皆寄公子在萊將萊人哀其
天所而爲之歌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

六年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
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
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
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
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
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
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
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
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
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
之故先僞事焉言合其罪過而
疑也就位就諸大夫位欲與之共謀高國也牧鮑圍
孫莊六軌之道成高國敗也國晏嬰子與弦施意疾
皆高國黨○前須崔慶今亡高國齊之公族盡矣前
遂欒高施竈來奔高氏與欒俱亡而高張復爲景公
托孤則欒滅而高猶存也然欒高二惠而
高傒仲爲齊卿久矣則一高所出各異也故陳僖子
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
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
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
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
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
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

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
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
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
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
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
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
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
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
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
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

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

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

幕之下。葬諸殳冒淳。陽生悼公名。壬于齊公子鉏行。曾南郭。故以為稱。陽生既得陳喜子之召。畏在家人聞其言。故二人共其以試馬為辭。甚芝載也。萊門。郭門。闕上。陽生家臣。字子我。特外安孺太壬陽生子。後為簡公。戒之。恐洩言也。夜迅人知。國人知而不言。見陳氏得衆。子士母傳子之女安入宮。陽生饋食者皆入宮也。盟諸大夫。差車之子車之事。以為塞也。茶之兄名孺子茶。字鞅。盟為牛使。子命之以為禮於鮑牧。不從公子茶。為一天子。茶受茶之不必以已一公子。恐鮑牧已殺。故云之公子悼。公自謂我于不必殺景公妾賴齊邑安茶之號。欲公茶之母。公王甲江視土豹皆稱子。景公嬖臣。未毛。齊大夫悼公已茶恐害子。復立茶而發已使欲除之。故備以為不立已言以國故立長君。未以齊難而乃欲安殺公以事自治乃私除茶。國謂幾荒。憂謂兵革。大謂國政。小謂殺茶。殺茶於駘。恐駘人不從。故也。駘野。張幄而殺之。駘齊邑。殳冒淳齊地。

八年。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

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

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曰。

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齊侯使如吳請師。

將以伐我。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

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

女有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

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

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

入。遂殺之。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季康子叔父。讙闡俱今東定陶縣界。又屬寧。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若齊侯駘道殺之。又以季姬故。挑舅強吳。餘見康子悔怨。鄭寡如罪子方明。子季姬淫而嬖。疒無貞也。有馬千乘。使為君也。鮑明本不欲立陽生。故誠動搖公子。潞齊邑。公藏其肯。從至二乘而殺之。麋。束縛也。鮑去而陳氏無二矣。牧聊姬阡任予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

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冬。吳子使

來儆師伐齊。齊既與魯平。且嬖季姬。故辭吳師。吳子怒而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

弒悼公。赴于師。鄎齊地。齊人弒悼公以說吳。

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

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

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

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

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

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

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

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

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

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

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

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耏，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六月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

[illegible]

既入，反閉門不納。止逆素在內，故待殺其侍人。檀臺內宮臺。成子使公居正寢，欲挾以令衆也。公怒其作亂，故擊之。子餘亦陳氏黨，飾言為公除害。成子舍於陳以公怒欲出避逆魯畨之其弑君之謀已決於此。[illegible]

[illegible]之其說似美而不可行也，故為之辨。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三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四

吳郡後學傳遜纂并註評

宋

殤公之弑

隱公三年秋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孔父名嘉孔子之六世祖也先君穆公兄宣公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也馮穆公子後爲莊公穆公以先君以舉賢爲功若不立其子是不賢而廢其功使與出鄭辟殤公也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下之百祿宣公帥義而行故使殤公荷此祿殷禮有兄弟相及不以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

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秋諸侯復伐鄭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宮弼子馮殤公忌馮在鄭故欲爲除之亂兵賦詳見隱公攝國與衛州吁之亂

五年秋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 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郛郭也詳見隱公攝國 冬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長葛鄭邑今許州菊長葛縣

六年秋宋人取長葛

七年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宿小國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夏齊人卒平宋衛於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犬丘卽垂衛地溫周邑瓦屋周地

九年夏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伐宋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詳見隱公攝國

十年六月 公敗宋師于菅 鄭師入郜 入防 秋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九月戊寅鄭伯入宋菅宋地郜防宋二邑郜詳後防今山東金鄉縣西南舊有西防城戴小國今爲考城縣以上俱節詳見桓王伐鄭

十一年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

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
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
不告克不書於策
桓公元年冬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
之曰美而豔（華父督宋戴公孫也色美曰豔）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
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
書弒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
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
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

而弒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
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於
宋戊申納於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
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
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
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
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
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
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
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

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
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
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
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
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
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illegible]

[illegible]

朱紘諸侯青紘綖冠上覆是皆尊卑各有制度藻雜采絲繩之貫玉爲冕旒者天子十二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率韠向縷緝其帶也天子諸侯大帶盡纊大夫腰後不縷士腰後及兩耳皆不綷鞞刀鞞韠同鞛通作琫上飾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士二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廣四寸士廣二寸斿旌旗之斿玉路十二斿金路九斿纓在馬膺前如索帬王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皆尊卑各有數火畫火龍畫龍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黻黻其狀兩己相戾皆以文章明貴賤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下物不虛故必有所象其物皆象五色故以五色名之玄在赤黑之閒非別色也故止言五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四者皆以金爲之令動皆有鳴聲三辰日月星也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于旂旗象天之明也登降謂上下尊卑九鼎商所受夏九鼎武王克商乃營雒邑遷九鼎焉義士蓋伯夷之屬內史周大夫言能匡君于過爲世規鑒臧氏當世昌于魯

文公十五年。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主以成禮爲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親華督魯辭也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其宴會請以亞旅承命亞旅上大夫其副今也無故揚其先祖之罪魯人以爲敏君子所不與也○宋殤受國於其父而殺其子誇惡極矣故假督以斃之而督於此於亂兵之手然立馮之善不可泯也其子孫竟繫昌於宋天道於此誠不爽哉

閔公之弒

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郎今屬魚臺縣乘丘今屬曹縣皆魯地偃魯大夫雩門南城門皐比虎皮

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鄑魯地山東昌邑縣境因釋其師之今敗詳若書諸以許敵而取敗使彼不能陳或成陳而不得用則以獨戰爲文是堅而有備敵相當成故夫於智力者曰敗如克法沒若沮岸山喪其功績已敗績儁若大敗段之打才力足以勝衆或成權足以自固進非外寇是後敗如君二君然君克而勝之也但書所克之名靈請魯力兼備一軍皆被其擒覆以取爲文王者無敵於天下非可與戰者據春秋世本其事則不得不以立義故以自敗爲文明天下莫之得校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旣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臧文仲名辰魯大夫悖勃同列國諸侯無凶則稱寡人言懼謂罪己名禮謂稱孤御說宋莊公子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靳恥也請請之還戲而相

故曰輒萬過爲已病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蒙澤宋地今州南歸德州境有蒙城批手批之子孫未公了蕭宋亦書今蕭與亳宋邑歸德州境有亳城牛萬之子猛獲其黨大心蕭大夫名戴武宣穆莊宋五公族其子孫桓公御說也乘車非兵車衛人曰宋去陳二百六十里一日至犀革至堅能破之見手足皆見萬多力也與猛獲并醢石祁衛大夫

昭公之弑

文公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成公子[illegible]公孫矔桓公孫荊公子蕩[illegible]葛藟之蔓取以喻兄弟九族之不可棄在國君也[illegible]公族之於公室必有所庇也其芘其庇而乃[illegible]公所以昭公之所以去先公之[illegible]昭公將去羣公子而作亂國故以官卿[illegible]

八年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襄夫人昭公嫡祖母芊姓皇皆義節卿之符信握之以死效之而出皆示不廢命也故從致也府人掌官斧以治藏意諸蕩之孫亦逹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蕭宋公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

十一年秋襄仲聘於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十四年九月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高哀爲蕭封疆之官還爲卿以宋公不義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貴貴其不食汙君之祿避患遠也

十六年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

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弃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

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公子鮑昭公庶弟是為文公來桓公無道而摩庭於國以御之羞進也數斯造也桓鮑之曾祖其夫人卿嫡祖母不可以禮自防元督曾孫代公子成耦代公子卬朝代御事壽蕩之子意諸壽之子及碣及紓緩也不亡族已在故也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孟諸宋數澤王姬即襄夫人帥甸郊甸之師須代意諸虺意諸弟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

辭見楚穆王晉靈公爭伯

十八年冬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

文公弒昭公故

武族道昭公子以作亂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穆族黨武氏故有子樂呂戴公之曾孫

宣公三年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

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因圍曹而重敘前事

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蜃蛤燒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重猶多也四棟也四阿四角設棟注下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煩亂惑蘇也縱或如殺母弟之類何臣不成為臣也

桓族之亂

成公十五年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

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

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時宋列卿具官三族並用而爲澤恃強陵上以爲族偪蕩意諸子字子山直桓玄孫秉權孫澤以公室偏弱故擅殺文公子肥賴寵倚賴其祿位元懼不能討罪而奔元與喜出執公師出萌公石澤爲人朱帶府皆出桓公府恐元還討澤并及其族石謂元畏桓族強不敢討大功謂合晉楚之成劫楚子反以釋宋圍無俾以罪大傾滅也向戌桓公曾孫黶度必復上偏不盡也澤以公族害公室故經於殺去族絕之石等五子以同族應罪故出舍元止之以爲禮睢水名五子不止元反府料元將拒己等疑以速歸望之信亦騁以從達水邊土壁水者決之行水以絕其歸登陴以守老佐戴公五世孫戌果向如石言

十八年夏六月，楚子辛、鄭皇辰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

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子辛楚令尹皇辰鄭大夫彭城宋邑本古大彭氏國今爲南直隸徐州時晉與吳通而宋固事晉故楚納其五叛臣於彭城以偪宋且以絕吳晉之道經惡五臣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傳因緊釋其例其日入者謂本無位國人逆立之曰入復歸者本有位其國逆之曰歸者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同曰復入者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者所以明內外之援搆閒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西鉏吾宋大夫同惡同憎魚石等鄙鄙邑謂事之如鄙邑猶將憾我德我乃非吾利使贊政謂用石等使佐理政台宰表也謂封魚石彼猶分也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塞之故懼攜離也言七楚所爲不義皆爲吾用且下日事背必將救我

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十二月，孟獻子會

於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彭城者佐
辛故不克彭城虛朾地闕宋不敢煩諸侯但請其師詳見晉悼公復伯
襄公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
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
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彭城時爲楚故
日非宋地夫子存舊欲追繫之宋登成也不與魚石等專邑叛君以成宋志瓠丘晉地狗曲將有壺丘亭
〇而後克之亦致之辭矣豈過乎而寘焉何爲力

子罕之賢

襄公六年春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

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華弱官司馬樂轡宮子蕩優調戲梏張弓以貫其頸若桎梏之在手司武司馬言懦弱不勝其任樂喜字子罕官司城幾日言不久我從如我出亡也如初如舊好也子蕩既逐國法已正故不記其私忿

十五年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越鄉恐爲盜所害請死請免死攻治也富治之美也

十七年冬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澤門宋東城南門皇國父白晳而居近澤門門之黑子罕黑色而居邑中故曰邑中之黔當翳門戶閉塞子罕恐以得衆而爲君相所忌且惡惧有善名故分其謗

二十九年夏鄭子展卒於是鄭饑而未及麥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子皮事詳見子産相鄭得國掌國政也以宋升降隨宋以爲興衰也不書於策民其德也

華向之亂 附元公之亡

襄公十七年冬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

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臣。閲之弟。皐比。閲之子。弱。侵易之。故[illegible]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後。屋後。賊既殺吳而復幽妻以取其璧。宋公欲討之以正國法。左師以國有逆臣爲亂。故蓋之。既自悔其失。討而惡之深。故欲速逐其門。瘈。狂也。臣心內懼。見逐瘈而驚走。

二十六年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

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

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弃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芮司徒。宋大夫。共姬。宋伯姬。平公。共姬子。夕。暮見也。尤。甚也。佐。元公。貌惡而心順。痤。大子名。貌美而心很。合左師。名向戌。惠牆伊戾。寺人姓名。夫。發語。伊戾失寵。而外欲乘楚客構讒以害大子。故假美言以從。爲內師。故曰其內。乃掘地爲欿。置牲加盟書。詐作盟處。宮太子反。徵。攻。速。欲速得公位。夫人即弃。佐能免執。以其瘢也。聽讒。亂其耳。欲使失期。步馬。習馬。朱上以玉。爲錦馬之先。段命。令使者改之。成以弃斤適故。始遂爲不知。以後其有獻於己。亦後。特以君夫人尊之。使自己出。曲以致其讒也。○戌稱賢。己可於太子夫人之邪讒險如此。焉得爲賢。

二十九年夏。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子容。高止字。司徒。華定。官。知伯。荀盈。女齊。司馬侯也。速及。速及於禍。力斃。力盡而自斃。

昭公六年夏。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

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有寵於臣

公族姓書詩爲監處卽伊戾故智亡人華臣亥今比代代北爲右師夫夫之也言于現且然必宗室宗落若城之隳壞城則蕃屛皆實可畏也

十年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熾炭以溫地

使公之其處溫至今寵見元公好惡無常〇此云其後公多始自惡之何居權亦豈眞很者哉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宋元公新立故來聘蓼蕭

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與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定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定皆不答故云云

十八年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鄅夫人邾女也其君自出故也

羊羅邾人攝持也首斬得閉門者頭

十九年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夏。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於蟲。蟲邾邑〇

國亦已微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愼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氛氣也梓愼魯大夫日官戴族華氏桓族向氏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先諸先公殺己而作亂亥等八子皆公黨

欒元公名辰地皆元公弟

秋。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子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

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
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
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
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illegible]

二十一年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
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
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
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
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
而使告司馬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
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
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
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
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
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
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

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
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
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illegible]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

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
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
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
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
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
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
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
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
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
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
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妵居于公里亦如之
登前奔吳故以其師至烏枝鳴齊大夫戍守宋廚邑大夫鴻口宋地在河南歸德州

苦雒偪州貟臭二自精死借以死難送已送君出亡
請待待復戰決勝負殺憾也揚門宋東門僞長只也
前吳師既敗而登帥其餘猶能敗宋師素有智勇爲
諸叛所伏故僕伴爲得登自以奪其心新里華氏所
居翟僂宋士華姓華氏族一居華氏地而助公戰
一居公里而助華氏傳言古之爲軍不皆小忿十
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
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
爲鸛其御願爲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犨御
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
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
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
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

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汝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
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
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
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
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
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
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
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還敵僞故胄大夫欲女奔亍斝諸師
會晉衛之師於宋諸侯與華氏戰鄭翩本貙臣獸
鵝皆陳名子城城驅公臣下犨豹匄華氏當舊術
還城怒豹所已故反戰城注矢豹已關望平公城之
又謂城不之罪城將生而豹又關城已不與我更相

非是爲鄙狎更也豹抽矢不射而城一發殪之殳長丈
二在車傍匄見豹死事急抽之而下城復射折其
匄匍匐折城之車軫而死擊請矢以死城欲言於君
活之擊志死於戰陳以苟生者干刑宜見棄於
乃射之死於是華氏大敗城之功也伍行伍乘車
皆陳也欒盈復入作亂而死故亥以自比迋往也
言已猶能害宋不辛方奔何至如欒氏而以誑
恙以車徒犯公師送登求救於楚復入南里犯楚
宰名犯諫楚王助亂王以先許奔救之時
衛有齊豹之亂三家皆專魯政故犯云爾
二十二年春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
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
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
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
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

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
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
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
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
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
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
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赦本將請兵逆華氏故於宋以請之無寧也
華向公族故備父兄凡此亦人助也楚言氏故
宗族羞蓋謂爲之求免而宋以義也楚之故患諸
之戍乃畏而出之誰族生弃于楚去代華貫
卬平公曾孫代華定祁子字孫幾仲一指代閱寧
心代華亥
祁子字孫

二十五年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已亥卒於曲棘（昭公[illegible]故如晉[illegible]）（請無及先君公[illegible]公以夢爲死欲改[illegible]也 [illegible]幹骸骨也無及欲自貶損送也[illegible] 宴請掌損聲樂飲食之常祇辱言命之不行 送首辱也曲棘今河南杞縣有曲棘里）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遵命以合禮）

桓魋之亂 附樂大心之亡

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叔孫婼語）（昭子名右師樂大心官居桐門司城樂氏之大宗卑賤其才德而猶云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有禮而後存今大心反之自亡之道也）○夏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輸王粟[illegible]見子朝之亂）（二王後於周爲賓客 [illegible]不輸粟於時出人粟 [illegible]不祥無大於此者）

定公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

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前樂祁使晉[illegible]）（宋公使大心逆其尸事見晉失諸侯 樂祁之子溷也大心於戴氏爲族父 與同居者同族居右師北宮東西宮子明分其不 逆父喪因責擊鐘宴樂無同族之義激欲別之使出 大心以子明在喪生子無憂戚心而 乃責同族以宴樂故俞怒譖而逐之）

十年秋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

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地景公弟遂富獵地家臣向魋司馬辰之名頗不平也為禮避君以為禮也廷抵也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蕭宋邑末公卿不戊以行賞寵

十五年夏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挐以救宋也罕達子齹之子老丘宋地今屬陳留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宋蘧挐宋地衛欲救不果

哀公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臣向魋為向魋之疾城鉏魋私邑以珠得罪見公之貪詳見衛父子爭國

十二年宋鄭之閒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彌作等六邑皆隙地也勿有是約俱棄之也平元宋平公元公族也信而獎其叛人故伐之元公孫亦叛黨嵒二族所在也二邑以處之向巢以鄭背約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子賸罕達字魋救被圍之師為鄭所俘為鄭取二帥見獲成讙郜延二帥名虛不有也

十四年夏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

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魋特寵驕盈。故為公害。夫人景公母。使之數請享公焉。魋不親受。使人易邑也。將討之而未發。魋謀先公。薨魋邑薄公。公欲因易邑享公。為享於宮。以備是。守廟所在。故不與。而益以他邑。享公為享於宮。眼備兵之備室。野官司馬。字子仲。長。長有之請與人救主欲且謀諜以討魋也。左師魋兄。向巢也。秦一季。召葬之人主欲不可為歌者所令聞封府城東北一召瞿方介大也。公曰。子仲撫公。諭也。難以㦰遊頻大臣故衛

哉也。使之言。使公與妻誓也。公言難不及子。因指天與宋君焉誓。瑞符節以發兵。魋本桓氏司馬。故臣掌人。魋君臣唯君命是從。子頎。魋弟。故魋之也。欲不能入。攻公。公恐。亦欲從時入宋。故不得。入曹。劫曹。魋恐公怒。而欲得國。大夫為魋。以入國。不行。民舍曹。子弟人子弟。而貿之以自國。乃以重得罪於宋。守邑。奔曹。子弟。曹之貿遂奔。牛。魋弟。乃以入。欲。劒轉而信公。文氏。叛巢。大夫。魋。孔子弟子。舊有從而卒。文氏。齊人。大夫。琛寶玉也。牛義不與。鄭。嬪。城。葬其卒。阬氏。魯人。丘輿在山東泰安州。賢不絕其祀。葬致賢者夫所。○今景公念向戌之功。亦稱焉。而使召牛而復之。不使之死於亡也。

景公滅曹

哀公七年秋。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曹邑。今山東曹州。思子產之子。圉參也。語桓。振鐸。曹始祖。謂振鐸之言。欲曹梁之。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子肥。宋大夫。殿。後也。詬。辱也。不行。駐師止也。殺陽及彊。將其人之夢。

大尹亂政

哀公十七年冬。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瑗。宋右師。麇。其子。田丙。麇友。酁般。田丙兄。子儀克。在宋下邑。般。麇兄。酁。子仲。皇野也。杞姒。子仲妻。非我。子仲子。伯。非我兄。弗從。不從麇言。不與。故在為酁般。麇將納桓氏。子仲以非我為嫡。麇言為是。怒。言右師老。緣公於是執麇。則不可。瑗為麇。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

爲右師（言宋景公無[illegible]）

二十六年夏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刧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

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己爲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illegible]）

（君無別公謂公室施罪於大尹得立果符其夢）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四 終

茶坡草堂手定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五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衛

州吁之亂

隱公二年冬。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衛救段之子段亂也

元年衛之伐鄭以滑故鄭為討之

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此因桓公歸述紀之事臣齊大子不敢居長男在東太子宮居焉號其妹明媯女也國人詩之人憫莊姜美且賢見弃無子故作媯陳姓厲戴皆謚桓公雖于州莊姜未定戒太子嬖人賤而愛石碏大夫言欲立州吁宜早定否則緣寵構禍是階之也既驕而復降

以忿憾而輕身以造亂眕安重也大小亦班列也老致仕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

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州吁弒逆如諸言時諸莫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來此能而請宋以衛然於鄭欲以此內和其民然謂前伐君害謂于馬事見宋賜之弒賊兵賊衆伊留大夫瑟耆也時兵小民殘而衆叛安忍則刑慘而親離除見鄭公播為戎兵生卒兩會諸侯伐鄭而民猶未和厚役為之於父母誘以兩王國使陳圖之入九七日老瑒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請於衛人自臨討之右宰醜官名觀宰石氏之宰名孺羊肩獲 今山東濮州 以公義而不少孝於私故曰純臣宣公名晉

五年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

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牧衛邑燕南燕國是繫駕鄭二公子曼伯子元二公子北制河南氾水縣一名虎牢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郕國也

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蒲衛邑今為北直隷長垣縣治

惠公竊國

桓公十六年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夷姜宣公庶母上淫曰烝左右媵之子因以為號屬使立之縊失寵故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罪莘衛地今山東莘縣黔牟群公子惠公朔也黔牟立於桓公十二年不此見朔奔而追記其事

十七年春盟于黃　且謀衛故也

莊公五年冬伐衛納惠公也

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

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甯跪衛大夫宥之以遠曰放人臣立君猶人植木必度其本之宜以人又度其末之能盛強與否於是適其可立之與否而立之斷不固其位衰節適也使其本之宜立與不宜而不知固不能與謀矣或其本雖宜立而度其枝之不小亦不得不雖而強為之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盛蕃茂故百世不犯今黔牟雖或可立而孤弱寡助終至見亡故以二公子為不度本或以賢或以分或以孤救之者衆能有成無　○竊惡極矣二公子討其罪而立黔牟義之正也不幸無成乃以不度名之左氏以成敗論人類如此

文公定狄難

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

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
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
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
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
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
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
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
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
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
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

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
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
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
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衛自宣公已[illegible]亂國[illegible]公以玩好鶴之遂致滅亡[illegible]用占
朝歌地今爲衛輝府而今定[illegible]等地時多爲此狄所懷遂得入其國軒大夫車寵鶴過甚故爽
軒北直隷長垣縣有鶴城具載鶴所[illegible]名[illegible]玉玦贊助也玦示以決[illegible]以御難繡衣取其
文章[illegible]然失民有素故無[illegible]事而成然夫民有素故無及[illegible]澤[illegible]會河南[illegible]
澤騎師之日在於[illegible]禮孔皆衛大史夷狄畏鬼死亡敗而不可收[illegible]去之衆得奔免不去故皆
故誘之先當以神乃告守者使速行守者石甯二大夫衛將東走渡河而宵狄後追[illegible]之也公年十五六
故曰少昭伯惠公庶兄[illegible]烝於宣姜而生男女五人齊有[illegible]詩云公子頑通於君母即其事也[illegible]

衛難也宋桓以其夫人故逆衛敗衆復畏狄夜渡河共滕衛二別邑廬舍也曹亦衛邑戴公名申立其年
卒而文公立載馳衛風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此詩以言志無虧桓公子餘詳見齊桓公
之伯僖之　二年封衛于楚丘。衛文公大布之衣大
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
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封衛楚丘封之大布麤布大帛[illegible]以[illegible]工
後故敎撲儉務材[illegible]以立門戶宮室臺舍訓[illegible]訓飭農事[illegible]因力稽[illegible]遠有
無患工加恩行工精其器用敬敎敬重五敎勸學勸勉士人力學授方授以事之宜任能任才能之人
車兵車三十[illegible]百具衆十倍也文公招懷逆散故能致衆如此
僖公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
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

後師于訾婁狄師還菟圃訾婁皆衛邑訾婁今北直隷長垣縣西北有訾婁城燬
文公名公以國讓懷柔國人而後出師狄見其衆和故退此邢獨留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
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
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
師興而雨
二十年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
邢
二十四年冬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
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禮至衛大夫昆弟謂邢正卿國子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
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
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衛文雖多難興邢邢無道取滅而以同姓故稱
名之禮至是詐以蔑親不知恥而反銘功於器

甯武子弭晉難

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
狄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
人與之塊難驪姬之難五鹿衛地大名府東有五鹿墣塊與塊之所詳見晉文公之伯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納重耳於晉詳見晉文公之伯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

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
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
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
不卒戍也衛侯文公子成公也斂盂襄牛皆衛地詳見晉文公之伯買字子叢初楚恃衛與楚且畏晉衛恐其被伐使戍之見楚弱晉強乃殺叢以謝晉又恐楚罪後以不卒戍歸責以解于楚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
于城濮己巳晉師陳于莘北楚師敗績詳見晉文公之
伯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
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
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
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
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
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
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
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
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
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
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
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
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夷奉攝君事也雖被訴子殺

而猶不廢命亦忠也晉以叔武受盟故歸衛侯甯子名俞宛直濮水在北直隸長垣縣境舊有宛亭協謂君欲與楚國人不欲也衷中也牛曰牧馬曰相及以惡相及也武子恐國人以出君爲罪故盟居者行者其勞均聞之知無罪且心服故不貳衛有疑於叔武故先入甯子恐有妄殺先爲撫衛之因與長牂同來入致叔武速出爲前驅探衛侯意殺之而不及救公雖枕哭其尸殺歂犬而元咺猶晉翔之長牂歂犬華仲皆衛大夫
冬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
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
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
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
命婦不躬坐獄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鍼莊子
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而二子
屈故囚衛侯深室囚室之深者甯俞忠慮
專親其飲食以橐乘饘而納焉瑕公子適

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文公悲衛侯求日非不生死。故使酖之。衍。醫名。甯俞視衛侯衣食。故得賂。日莫能受土。曰數儀。殺母弟。服卿服。欲死廑懼咺等。鳥宗遂辭賢

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晉魏悉亂。故不救其患。帝丘。顓頊之虛。今北直隸開州東有顓頊城。滑縣東北有帝丘城。相。夏后啓之孫。亦居之。享。祭也。歆。猶享也。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絕。諸侯受命。各有常祀。相非所命也。請改祀相之命。

三十二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武子之忠。一也。夫子以知愚二之。固自大人之見云耳。其所謂知者。豈非乘時遇主。籌畫央奇。以匡寧其家國乎。且文公時衛亦多故矣。武子安能養晦以自愚也。魯史載諸國事多畧。遂不少概見。惜哉。惜其論相祀。不能悚正守禮。而不媚神于邪矣。

孫甯發立

成公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林父。良夫子。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晉。隨屬晉。因衛朝而反之。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強見。欲歸之也。定姜。定公夫人。以拒大國之請。絕同姓之世。御外交。蹙亡兆也。

秋。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成子。孔達孫。惠子。名殖。皆衛卿。敬姒。定公妾。衎。獻公名。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始。下二日畢妾使余是也。鱄。衎母弟。特已見其賢。實戚謀自保。善晉求以爲援也。

襄公七年冬。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文子。林父。謚穆子。豹。謚叔。以氏稱。穆子言魯衛之君敵體共登。孫子臣。自宜後。悛。悔而改也。詩召南。委蛇。自得

貌從順也衡橫逆不順也言詩人美大夫之自得以順于道也林父不順道而有自得之意必毀折矣

十四年夏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

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

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獻公無道侮大臣戒食勅戒二子共宴食服朝服朝待命於朝旰晏也從從公于囿皮冠田獵之冠見大臣宜釋既不釋又不與食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戚河上邑公欲以諭文子居河上爲亂大師樂大夫辭以不可師曹樂人獻公橫鞭既歌復誦欲蒯聞解以報之先先作亂帑蘧子伯玉名瑗衛賢大夫奸犯也愈勝也言逐君更

立。未知能勝于令否。近關出。避亂速也。蟜伯皮。二子衛群公子。疑孫子。故盟之丘宮。近戚地。子展衛侯弟。子行亦群公子。使請與前三子皆被殺。鄄阿澤皆衛地。鄄今屬山東濮州。阿澤今鉅野有大澤。公徒既敗。鄄人復執之。時孫氏再發。君使復追。逐公徒[illegible]也。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illegible]

秋，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問衛故。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素善孫氏。故欲庇之。史佚。周武王太史。重而撫。謂重不可移。就安撫之。時。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定衛。定其制也。

十七年春，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田曹隧。越竟而田。重丘。曹邑。詢。罵也。厲。惡鬼也。

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長子、純留晉二邑。今屬山西潞安府。

十九年冬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蹶
其本必不有其宗（石共子名買悼子買之子石惡也蹶仆也）
二十年冬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
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
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
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悼子名喜）
二十五年夏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
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秋衛獻公入于夷儀（魏舒宛沒晉二大夫夷儀時屬衛晉愍衛侯失國使衛分以處之崔子名杼止其帑以偶買五鹿衛地）冬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

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
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
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
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
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
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衛侯或歸甯氏父子語故寬與言復國文子大叔儀詩小雅言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及其後也思終思其終可成思復思使其後可復行書周書蔡仲之命詩小雅甯氏出自武公至喜九世）
二十六年春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
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

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
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
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
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
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
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
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
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
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
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

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
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
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
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
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
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
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
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
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

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獻公知鱄爲國人所向故使爲己求復以公無信故辭不獲命以外命不獲辭也設以弃君所歸者得罪兩君謂前出公將弒剽也甯容也猶夫人其爲人拘故也多能亡言子鮮踐言多不驗非出亡耳非可已以受父貴命也嘉襄文子二子伯國襄字喜乘其父兄不在攻之出舍以不克欲奔衛而復乘其衆以克子叔字○傳以弒君罪甯於據己手以事晉罪殺義未悉也盍承君之罪甯於據矣以詔勃共鉏件驕心易生於平者其禮哲於據己手皆又使責讓大叔儀不在心亻在我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

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十二月。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侵戚以林父叛故茅氏戚東鄙地殖綽齊士時來在衛屬是衆從逐也圉衛地雍鉏孫氏臣疆正其疆六十六十其衛侯如會晉將執之不及于會甯北宮告之于女齊司馬侯字使之先執二子以歸復執衛侯士弱主獄大夫○傳以不書趙武爲尊公等不洪也必以爲出討君而畏武明矣○齊鄭欲其請衛侯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申之國類賦蓼蕭詩小雅以澤之遠及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向以二詩義各不同故拜二君異義欲私請以免罪以其殺晉戍也轡之柔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言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明晉爲臣執君然衛侯竟以女說晉亦後得免君子重識之○孫氏世藉晉庇以是遂節罪無論矣晉君每狥其臣之罪以自弱主威大義固久甚矣然獨不爲身慮耶噫平不足貴也至悼而已然傷哉

二十七年。春。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

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喜以子鮮言遂專而晚免餘無他但衛臣免所定其使二子攻甯氏皆死公出晴父衛孫氏所殺故文子殺而免餘復自文殺之右宰書來於喜所獻奔以殺受命教會宋子鮮以右刑誓夫且已使書敖不至生不辭卒不仕恨公負言極也木門晉邑從之言從事則昭己乃以欲生出情無由超禮日月如已而過聞喪追服以貸諸自縛于甯殺兄弟追服之禮讓賢而昭之服身衛甯之罪也免餘既殺喜復辭邑讓賢可遂君十者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二患子歸服可自而甘餘免亦足悲矣喜受父遺命以納君情可守也乃繼之以專殺欲掊擊出一使納一君而恭恪自守政不與焉庶幾其免乎然以殺君納一君以無自全之理斯甚蠱之莫能幹者歟

二十八年夏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惡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二十九年夏吳公子札來聘　適衛　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是年五月獻公卒未葬而林父擊鐘奏樂故札云云林父之惡極矣而猶有節焉可疑其免於討也或以是故乎

昭公七年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 襄公獻公子名惡 鶺鴒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兄弟相救於急難言有死喪兄弟宜有懷思相恤也言兄弟親不睦於人皆思恤之寔近者猶不附況其遠于嗣君也

靈公之立

昭公七年秋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齊惡衛大夫簡公王卿士陟登也恪敬也叔父謂襄公如今之哀策二圉周之先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衛襄

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

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姜氏宣姜嬖人賤而寵者成子衛卿孔達之孫名烝鉏元孟縶弟後為靈公夢時未生羈烝鉏子史苟史朝子協合也不良跛也成子兩筮立元立縶孰吉元得屯震下坎上縶得屯之比坤下坎上初九變也朝以為元亨為吉成子以元為年長非以名也朝謂縶跛非全人將不得在宗人之列當可復謂長乎且以卦辭決之言辭建侯無子既吉何建之有言建則非嗣矣屯比二卦皆有建侯之文明元非長而宜立也武王伐紂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故曰武王所用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敬何

二十年夏六月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於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

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
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鎭撫其社稷則有宗
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
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
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
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
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
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
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
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

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
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飮
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
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
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
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
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
義不犯非禮孟縶以公兄故輕以公豹齊惡子爲衛司寇抑輕也鄄豹邑縶奪其官與邑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畀之喜氏皆衛大夫宣姜靈公嫡母淫于朝因以共亂宗魯豹友見薦遠也名善

名言子屈我以善名故親我僭不信也言已逃難使子言不信周猶終竟也平壽衛下邑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豹也以帷蔽其甲視畫豹黨當門要其前一乘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尊其後華齊亦豹黨
閎曲門中宗魯蔽公孟傷而與俱死公下邑聞之乘驅以速入慶比公南楚華寅衛三臣貳車公副車遽騑雅亦衛臣復就公乘四人共一車公復出闕以避諸臣力息從之寅肉袒示必死執蓋當待從公死鳥闕以蔽公既閉郭門以距息者復請門出以從公事問下御親朱鉏黑背孫青齊頭公孫將事行聘事公問執下貳見而甲下之欲就地行聘也不敢以斥尊故乃請執贄見命也受聘之當在宗廟故云宗廟有寶以上之殺乃令青辭不但獲若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有私以貴爲未使故以良馬衛侯喜享賓已爲乘馬以爲衛致行除死免死其宰不與其設火以守備乘北宮子喜召喜同死兩免因其宰燎以設宮有乘北宮子喜公以始亂終變正故先盟之朝等因人皆齊氏黨殺宣姜以淫亂故喜得先死賜謚美人朱鉏以徒行從亦豫謚又予墓田予石青宇巳其有禮子死名何宋慕宗夫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孔子弟子名牢

曾故將弔夫子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所以行見事是受亂夜病同邪也以利故不去是病身於邪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以周事豹是盡不義二心事黨是非禮

莊公出公父子爭國

定公十三年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
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
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旣許我矣
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
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
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
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

之黨。夫人懟之曰。戌將爲亂。文子名發。欲公臨其家以安身。史鰌。史魚也。近於公。夫人黨。如宋朝之徒。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南子。宋女。朝。宋公子。舊通南子。時在宋呼之。蒯聵。靈公太子。盂。邑名。婁豬。求子豬。喻南子。艾豭。老牡豬。喻宋朝。速。太子家臣。見其色。見太子之色變也。戕。殘也。以信義言。使義可信。不必信言。

哀公二年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子南。靈公子郢也。僕。御也。三揖。卿大夫士。郢言立適當以禮。與內外同之。君乃私命。是不便。適言辱異。立意不同。輒。蒯聵之子。出公也。宵。夜也。行迷道。陽虎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今在北直津南。故城北七十里有戚城。傳言蒯聵於此。晉師已度河。故欲出河右而南。衰絰者。詐發喪。詐爲衛人逆太子。故衰絰。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中山。鮮虞也。

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

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 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大叔疾。大叔懿子之孫。悼子之子。朝。南子所出者。娣。朝所娶之妹。朝出。出奔也。孔文子。名圉。犂。衛地。外州。衛邑。或淫。疾或時往也。軒。車也。獻。獻于君。二者。奪妻奪軒也。遺。疾之弟。孔姞。文子女。疾之妻也。向魋。宋臣。奔宋。見向魋之亂。復使疾還處巢。鄖。少禘。皆衛地。傳詳疾之失所。僕。御也。田。獵也。夏戊。悼子之甥。翦。削其爵邑。

十二年夏。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遂說夷言以示群餘。見越滅吳。子之。公孫彌牟。從之。臣從夷之心固也。

十五年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

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孔圉。文子。蒯聵姊。孔伯姬也。悝。[illegible] 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illegible] 人。太子。良夫。蒙衣。婦人服。[illegible] 昏。姻家妾。介。被甲。輿豭。豚。欲以盟。[illegible] 劫悝。欲令逐輒。欒寧。孔氏老。季子。子路。[illegible] 召獲。衛大夫。駕乘車。孔氏車。且飲食。不戰。[illegible] 子羔。高柴。亦孔子弟子。仕衛。[illegible] 謂季子言食其祿。當與其難。[illegible] 從悝。故太子石乞。[illegible] 莊公。蒯聵也。故政。輒之故臣。[illegible] 先君。子路食孔悝之祿。故爲[illegible] 傳則皆不仕而已。[illegible] 焉。但於其氣已遲。父而悝已奉之。[illegible]

之遊聖人之門而明義。不及晏子。惜也。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鄢武子。衛大夫。名肸。河上。戚邑。成世。謂繼其先世。復次。還居君之祿次。方休。天之休。方始。未復申戒之。夏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子伯

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於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槖中孔悝出奔宋逐之北[illegible]因孔悝[illegible]國乃[illegible]南 貞有[illegible]陽城傳云衛侯輒[illegible]於北[illegible]其母[illegible]去[illegible]反[illegible]使[illegible]後車[illegible]人見[illegible]載其石[illegible]子[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不[illegible]至使公[illegible]之仁人[illegible]而[illegible]車[illegible]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夢發以龍占夢見衛侯卜大叔書也[illegible]占夢卜筮[illegible]言爲公害公信而逐之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

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其輒之奔出以其寶行故贖不得器將軍欲才則立之若不才則廢之而寶復得小臣大子疾恨良夫爲公謀迎廢已立輒故與豭劫盟強盟必不期以殺良夫

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衛侯以虎皮爲幄於藉圃之囿求令名者以爲名車一乘衷中也兵車一轅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牡今止乘兩牡故爲衷甸大夫乘車兩馬此駕卑中二馬而車制同卿令良夫之服紫衣君服也天子[illegible]有露裏之裼衣見其裘在君前袒裘不敢之所[illegible]有蒙裼盡飾也今良夫爲食熱故偏袒其裘則並裘亦袒之不敢近君間擇不不敬故以紫衣袒裘帶劍爲三罪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

乃還志父趙鞅別名既得國言恐晉君責己教使不來椓訴也齊國子王服禮書之本而衛謂衛之賊故使父來戰國[illegible]觀書之子服禮子之邑禮也蓋一曰[illegible]父國命[illegible]觀之[illegible]於[illegible]不須[illegible]不敢[illegible]而[illegible]陳氏[illegible]故[illegible]陳氏驕然[illegible]命於

秋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昆吾觀衛有觀在古

昆吾氏之墟。今開州城東有昆吾臺。繇辭瓜初生
也。良夫欲已有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使衛侯佳
國。本盟當免三死。而幷數一時之事。殺之。故自罔無
辜。背羅敝衛。並吏衛侯無道。故卜人不以實告。云不
害及其邑而述貞卜。主卜夢之吉凶。襲亦也。亦勞利
尾。去衛。孺也。方來作彷徨不安。意言衛侯將若此。亦
奔。昔舍圖也。大國謂晉。與衛同姓。故云齊實作何戎
白。柱繇詞。言果復入衛。爲子懷叔向之言。然也。亦如
夢吁 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
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
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
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
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
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

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
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
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戎州衛邑。山東曹縣有楚丘城
其地。莊公惡其名。因翦壞其邑。衆又匠久役而不息
石圃。石惡從子。衛卿。請請免也。青疾之弟。與疾皆被
殺。己氏戎人姓。髡去其髮。呂姜莊公夫人。髢髲也。
般號有國二年而殺於己氏。起靈公子。潞齊邑
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
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輒蒯聵所逐。輒歸陸而復之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于
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辭
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㱉之。是以不敢。公愈

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
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
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
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
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
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
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
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
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
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

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
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
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
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
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
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
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
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
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
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

不寵使如越請師輒得國七年而奔下敘奔故聲子名北介蒯瞶所逐古者臣見君解襪比否故怨疾足瘡散啣叱不敵不敢納也辭之其爲辭刖戟其手傷二指以中三指如執形閒比閒也來與亥同執季云恐死以得云竊袁南氏子南之子公孫縣年命又子亥故知致者鼓子公文要諭翦夏丁氏見病彌云名暇則叟戊之子使臣父致怨如茍擯褒俳褒筏其名拳彌衛大夫使肺盟耶之也北載登席老獻衾喪邑者要失車者支奪攻者期得罪者釋得入宮故國之鄭子士衛大夫彌爲爲公某言不可御恐害之先君前瞶也以不速奔故爲戊州所殺令氣早夫近言邑勁賓晉界上邑今近魯溫琥之未邑以近越鉤狗棗也有君揭句踐稱伯也又其聞五在近請速行以避之已爲先發乃以寶歸命蓋輒不郊彌之許故皆爲其所貢文諸陳名揮爲顧削因之侍衛故要請遂之滿乎不孔乃曰祖罷要己彈貪妄若見君有入勢以遣助之出南門必請師皆揮之情而須料之如此難面遂故先遣其家冉宿曰信外里輒所在書師以伐衛求入也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于越叔孫舒武叔之子皐如后庸越大夫樂茷宋司城子潞衛侯輒也睦民時師越師大敗衛大敗定子比之父懲比逐已而焚其骨平莊陵名王孫齊王孫賈之子私私問之文子致衆而兩問以觀衆心知衆惡公而悅已乃申令開門登陴以守嚴設備以恐公使不敢入悼公黔瞶庶弟公子黔也南氏所彌牟以城鉏賂越輒怒期而不得加數乃救宮女因苦其姊期聘爲悼公聘告王告越王又忿取而杜所淺并殺其甥遷怒從之極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

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此追記前事也子貢稱成公獻公書皆見本卷詩周頌言國無強唯在得人○嗚呼禽獸夷狄於人異矣狄於其父子爭字不相稱故各繁其類焉使皆蒯瞶輒則其類俱滅矣以文武康叔武公之後也而有是不重可傷哉而國絕不已老則聖賢遺烈之遠也若子貢之論抑其本矣其亦未聞夫子正名之旨既或疑夫子何以正名乎有廢命也何不可以有國千乘宜發則輒蓋獨得之欲殺南子出於靈公也莫殺者亦持科且將公未乎若夫子爲政當使輒以國讓父而身事大子且剸聽雖不仁受學於輒必不廢之而立疾矣其事甚陋而子路以爲迂何也夫以二賢猶尚爾則民彝固已大哉於斯世矣傷哉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五　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六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鄭

莊公克叔段

隱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

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

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

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申申伯國今爲河南南陽縣段出奔共故曰共叔共古共伯國今爲河南輝縣兒墮地能開目視者曰寤生虢叔東虢君今爲河南陝州等縣制汜水縣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亦然故云云然莊之意實恐段居巖險而難制也已而順姜請使居京因謂京城大叔見寵異於衆臣京亦鄭邑今爲滎陽縣小稱地有索亭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三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小以次減不度不合法度早爲所郎欲以計除之也鄙鄭邊邑貳兩屬也呂鄭大夫字子封言叔久不除日衆國之民富生他心公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廩延鄭邑今爲河南延津縣見轉侵多也厚謂土地廣大公言不義之人不爲衆所親暱如墻之厚而無基必崩完城郭完聚人民繕治也步曰卒車曰乘啓開也鄢鄭地今爲河南鄢陵縣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制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

鄭伯志在於殺段言出奔穎水源出河南登封縣穎谷經鄭州至襄城縣爲潁河考叔典其封疆穎封人聞公母子之故欲解而合之肉謂之羹食而不啜欲以發問也繄語助何謂佯不知故疑也隧若今延道賦賦詩融融和樂洩洩舒散純篤也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之心無窮能以其孝而推廣于人所謂錫爾類考叔以其愛母之心而感莊公之念母故云然

冬十月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滑共叔子虢西虢國

二年冬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莊公入許

隱公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

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郲即時來鄭地今屬河南滎陽縣境許今爲許州大宮鄭祖廟古者出師授兵於廟公孫閼鄭大夫字子都與考叔爭車不勝至考叔以君旗登城將役之轉車轅棘戟也逵道方九軌傅附於城蝥弧君旗名顛墜而死瑕叔盈鄭大夫繼考叔登周徧也麾招也不共不敬禮許叔許莊公弟東偏東鄙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弟叔段餬粥鬻獲公孫獲處于地以壽終也禮加禮悔禍悔前禍之無寧寧也請告也重昏曰媾降降心也裂率以享謂之禋也謂祀享之山小國邊邑也太岳神農

之後竟四兵亂繼也自知身死而國亂知以許爲遊則反爲兵端故云云刑法也○莊公於此厭乎其心之良焉攜後嗣費又何明而不爲禍亂計何哉良由內釁已成復不能以義裁其私也○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疾閔射考叔故令卒及行詛皆記之傳言其德刑俱廢

桓公十五年夏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莊公卒子突爭立國亂叔乘之以入公與齊侯因定之艾齊魯閒艾山

莊公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襲掩其不備

厲公篡國

隱公七年冬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以忽有王寵故

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嬀陳姓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鍼子譏之

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突厲公名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覆伏兵也逞快也祝聃鄭大夫先爲三部伏兵聃爲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誘之入伏中戎遇伏還走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面受敵故曰衷後軍不繼故人人皆殪也見突於此已能兵

桓公六年夏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

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

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大良少良戎二帥名甲首被甲者首熟曰饔生曰餼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使戍齊矣時大推文也言未嘗由己非由人忘其得是道前文姜未嫁以之妻忽忽人後歸鄭復以絕文妻之忽以齊師得昏即也堅於民乃奸父命以辭○鄭忽以齊分之義以求明盈於公之十世不幸遭不良人以致不終蓋以此咎之讓且文妻在亂人可娶乎

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

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郎，魯地。今山東魚臺縣。不稱侵伐而以戰爲文，明魯直，諸侯曲，故曰戰。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勝敗。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見魯猶秉周禮。）

十一年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

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祭仲名足，稱字。祭之封邑，因以爲氏。今河南鄭州有祭城。三公子，突、亹、儀，其母皆有寵者。鄭姓，雍氏，姞姓，宋大夫，以女妻人曰女。）

十二年夏，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句瀆之丘，即穀丘，在河南歸德府南境。與虛、龜皆宋地。宋以立厲公故，責賂於鄭。鄭人不堪，遂不平。公爲成之，與宋盟會者三。宋公貪其卒辭焉，故與鄭盟而伐宋。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疏，情疏則猜結，故云長亂。）

十三年春，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脩好。（公後期，不及其戰，故不書戰地。脩好，脩武父之好。）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子人，鄭弟語也。其後爲子人氏。）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渠門，鄭城門。逵，道九軌。東郊，鄭郊。牛首，鄭邑。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焚以報之。）

十五年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公愍其見戮，故載以出。）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櫟，鄭別都。今爲河南鈞州。檀伯，鄭守櫟大夫。公與宋衛陳會。袲，宋地，在今鳳陽府虹縣境。）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前謀弗克，故再伐。飲至，告於廟而飲至也。）

十七年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魯昭公弟達魯大夫復重也伯高彌字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爲惡也

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首止衛地師陳師討鄭弑君也身猶不知已故稱以往車裂曰轘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時人譏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亹爲宋彌所立宜其見殺鄭然惑者之一以明本意

莊公十四年夏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

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大陵鄭地傅瑕鄭大夫洛誥火始燄燄燄燄始微而終盛之意也所忌者之氣燄如此故至于災盈厲公據櫟而有復國之勢子儀所忌也實由子儀不自強工使厲公有此釁故云然貳二心也上大夫卿也伯父謂原繁裏□□我之言念心附也桓公鄭始受封君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已世爲宗廟守臣厲公自以先君鄭事子儀者□□原繁謂子儀既主社稷納己者乃二也其義較正矣八人弟語其餘無考

十六年秋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强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子閼强鉏祭仲黨斷足曰刖公父定叔叔段之孫數盈於十故爲良月强鉏不能早避害故君子譏之

穆公之立

僖公十六年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詳見齊桓一公之伯

二十四年秋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鷸翠鳥聚其羽以爲冠非法之服衷猶適也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又詩小雅取其自遺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爲宜

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　初鄭公子蘭出

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
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
之爲鄭伐見晉秦文伐甲父侯宣多鄭二大夫
三十一年冬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
瑕出奔楚瑕文公子洩駕鄭大夫
三十三年冬楚令尹子上　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
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
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桔柣鄭城門汪池也車覆於其中髡屯殺瑕以獻夫人文公夫人鄭以成禮葬之今在河南新鄭縣有鄶城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十六　十二

宣公三年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
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
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
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
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
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
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
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
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
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
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

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
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
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因穆公之後盛於鄭而追紀其始見天所啓也姞南燕姓伯儵南燕祖帝天令以蘭爲之子令人愛之如蘭蓋以蘭之爲秀輔焉後有蘭賢子孫繫曰徵蘭以爲徵驗也以賤故云之也此子子儀也至季父之妻一報里鄭地葉楚地今爲河南葉縣石癸鄭大夫言姞姓二姓宜爲配耦姞文從吉其女爲后稷元妃而周興亢猶當也太宮鄭祖廟

靈公僖公之弑

宣公四年春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
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
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
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
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
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
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
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
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
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
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
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黿如鼈而大千歲能與人語靈公穆公子名夷宋字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十六　十三

子公子家名歸生食指第二指也棄疾使指動弑臣
先儒公爲難諸子公皆於公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
譖而從故書以首惡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
稱臣者書弑者之名子良穆公庶子名去疾堅襄公
名穆氏穆公之孽子襄公欲盡逐之
以子良讓之故卒舍何爲何爲弑弑
十年冬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斵子家之棺而
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斵薄其棺不使從卿禮○四年傳以歸生
是以書弑今鄭人以弑君之罪歸歸生夫權不足者
智人而之之理行使不及子公故此傳之所以發明
者義稱
襄公二年秋七月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
政子國爲司馬睔之子髡頑立見爲僖公當國攝君事爲政卿也司馬主兵
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七年 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
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
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
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
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
而立之成魯成公之子罕子豐子駟穆公子不禮不敬禮之元年鄭僖元年簡公僖公子○使詳知見
弑之由又承其偽赴
而書之皆不可解
八年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
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
奔衞辟罪也加罪以殺之

西宮純門之難
襄公十年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詳見悼公復伯秋七月
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
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
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競彊爭也師公
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
政故知三士任其禍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
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
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
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
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

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
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
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
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
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
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
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
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
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
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

爲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illegible]欲使眾見之。子產相國之畧已見於此

十五年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子西三子貴用於鄭而父賊不討有傷厥心且非國體故以賂求之馬四十乘百六十匹師樂師也茷慧皆其名黑字子晳良賢逃放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也私小便相相師者宋於鄭國之相自宜爲之討賊俟得賂而歸之則無三子不有產樂是以相博而互易也故慧詭言無人以激之宋子罕賢其言請歸之能從義也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于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作亂故奪歸其妻先絕之鄭之謀也

十八年冬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穎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子庚楚令尹

見晉平楚康爭伯子蟜公孫蠆字伯有良霄字子張公孫黑肱字二子子展子西完保完城郭內保守也魚陵鄭地城上棘者將涉穎故於水旁自築小城爲進退之備旃然水名費滑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信再宿也餘見晉平楚康爭伯

十九年秋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

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守子孔自守。經書鄭殺。以國討爲文。子然子革之父。士子孔子良之父。宋子圭媯皆鄭穆公妾。亞。次也。相。助也。二室以先世相親。凡事如一室。故子良子革幷及於難。子革卿。鄭丹。簡公猶幼。故子展以大夫當國。

子產相國

襄公二十二年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黑肱。字伯張。字子張。段其子。字子石。黜宮族。曠禮大夫時祭少牢。盛祭太牢。此四時祀以特牛。二年盡祭以少牢。爲奢矣。特一也。殷。盛也。太牢。牛羊豕。少牢。羊豕。詩大雅抑篇也。義取愼虞度戒未然。時鄭亂。賢臣懼而自戒。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游眅。公孫蠆子。字子明。館於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也。良。游眅子。大叔。眅弟。子明自罪。而良又不督。是類也。故廢之。復不討專殺之人。以抑強扶弱。且令忘其怨。不使昭揚之。

二十四年冬。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晉逐欒盈。而以程鄭代之。使佐下軍。揮。字子羽。降階。自卑下也。然明。鬷蔑也。階。猶道也。

二十五年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　八月。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戎服異於朝服。詳見五日下。楚康寧伯。　十二月。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子產以然明之言驗。故知其賢。畔邊也。言所行不過其所思。有畔言有限也。

二十六年春。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

子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鄭請之於王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二十二井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爲卿故位在良霄下以禮見賞謂六邑也位次宜受一邑以公臣與之故受三邑 ○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

景子相齊侯 子展相鄭伯 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衛侯獻公也後國而侵田殺晉戍故晉執之齊鄭如甯之請也詳見甯殖殺立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之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故止七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叔向觀察子展言貌而謂其居身儉用心壹子孫當久典於鄭

二十七年秋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

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

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趙孟自宋之盟還過鄭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閾門限也伯有以趙孟爲兄故趙孟以其言不敢當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孟欲子產之見規誨故受其卒章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也取戒懼不荒所以保家故趙孟云有望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匪交匪敖亦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而各云伯有未有無良而以公爲賓榮寵於賓因言其必速亡之於衆爲榮寵於賓因以其必速亡稔年也又賢其節而子展爲最後亡

二十八年十二月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不在朝楚也廷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社也承守承先祖守其家受其辜言必大爲鄭害濟言薄土蘋藻言賤菜不害於宗廟言取蘋藻於阿澤

使服蘭之女爲之主神將享之以其敬也古者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室教之以四德三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廟故云然女珮蘭而饗故曰季蘭

二十九年五月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子皮名虎代父爲卿六斛四斗曰鍾餼子罕之賢 十一月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執國既故行使明世行世焉人裨諶鄭大夫幾何不能久也前明也其辟必歸子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陵世所命奪魄其精陽爲子產騏除戾定也

三十年春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二六　三二　日直齋梓

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駟氏子皙良氏伯有侈狠也 夏四月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駟良爭故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君臣詛盟故亂不已 秋七月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二六　三三　日直齋梓

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

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 窟室地室擊鐘皆樂朝者家臣鄭伯有耆酒伯有爲公壑谷窟室而路分散也而朝伯有朝君也雍梁鄭地罕氏子皮駟氏子晳豐氏公孫段一家本同母兄弟故入同生伯有孫特又大傳所以云時人謂子晳直一家偶故薦子產就而防之下奪云哉於駟良善偏有當十伯相雜難與成能自能且難不生矣令一家未能故伯有方爭吾好不言防志冗所肖就嚐而中立也不及謀不與於閭謀也印段子石後之義之也大宮恤駒閑之梁墓門言鄭城門馬師頡子羽孫之甲也用寢庫之甲兵駟帶子西之子子晳之宗主皆召駟氏伯有召之也子產以兄弟恩等無所撫助復殯葬伯有以敎致其情所謂成吾所也故子皮以為禮而怒夫攻之者乎肆小列也斗城鄭地吉懼禍并及故不入子上駟帶也先世

於河爲信也後歸吉復歸伯有與上絕伯故不稱大夫子蟜卒在十九年會葬事揮子羽裨竈鄭大夫指莠將伯有以其侈久宜亡故云猶在歲歲早卜二年而一週天降婁奎婁也歲星時在其度周七月夏五月降婁中而天明竈指之言伯有猶可終此一週之期而歲星至期反不及此次至伯有之亡適一周矣其歲星乃在娵訾不及降婁之次娵訾營室東壁蓋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逆一年方及娵竈言及婁展何有當羽頡馬師頡也任晉邑與成亦勇鼓師二臣欲害宗國宋盟羽頡與故趙孟不可鉏子晳子代羽頡冬十月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

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

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皮代伯有知政以子產賢且讓之[illegible]過大國擅卜[illegible]在政紀也乃寫大國[illegible]伯也伯有公孫段字有事使之而恐其不[illegible]故與以邑大叔言鄭大夫共憂[illegible]害何[illegible]獨路之子產言人不能無欲得所以成其事則[illegible]成功在我且[illegible]何所在國也大叔又[illegible]爲四鄰所[illegible]言此其以[illegible]何[illegible]之有[illegible]書鄭國史書[illegible]先[illegible]大夫族[illegible]後[illegible]家安待[illegible]要[illegible]成也辭而辛與信有終[illegible]之足[illegible]其[illegible]民[illegible]作亂謀寵之子產以[illegible]故[illegible]之以禮[illegible]者及之[illegible]事服尊卑名者分[illegible]公使卿大夫服不[illegible]於[illegible]也九[illegible]大爲[illegible]井公[illegible]五家爲[illegible]僕大人[illegible]爲[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張也田[illegible]也[illegible]不[illegible]君月以供然故必田[illegible]止取於給[illegible]故不[illegible]田[illegible]役召兵欲攻子產請不及於公後[illegible]其[illegible]入所收也諸[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後者[illegible]法[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時爲疇殖生也嗣轉也

三十一年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時見晉楚爲成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

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文子名佗以勞辭用郊勞之辭入聘報印段答謂文子詩[illegible]引詩以吟[illegible]有禮必無[illegible]因[illegible]行事以明文子之言美秀是[illegible]秀文有文彩謀[illegible]慮得[illegible]否[illegible]才[illegible]之[illegible]子產聽其偏而用之不遺善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產初政未協有游于校議其得失者小明欲毀校以息之子遊言爲忠善則怨謗自息也[illegible]猶息也[illegible]即也道通也藥爲已藥石也仲尼以仁歸子產計其年於此應十歲蓋長而聞之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

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
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
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
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
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
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
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
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
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
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

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
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
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
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
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
子產是以能為鄭國爲邑爲邑大夫少年少傷自傷貫習也我自言他以庇庇吾身也不足知慮不足謀其家也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功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
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
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

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
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
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
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
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
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
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
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
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
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今到以入館就客舍鄭知

楚懷詐故惡之欲以衆逆婦請於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豐氏公孫段也墠土壇之祧其子圍之父蒙欺蔽也告廟而來不得成禮于女氏之廟寡君大臣稱老不得列卿位辱命而黜退子羽言已失恃則諸侯皆憾以距君命壅而不行館人饗言為往來行李之所供具賓客之館舍也垂櫜示無弓
○夏四月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
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
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
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
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
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
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

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

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翁吾犯鄭大夫楚字子南黑字子晳皆穆公孫爲也強納之夫丈夫以其武勇也一云以先聘已故爲夫衝交道也直鈞以先聘爲子南直用戈爲子晳直是均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而歸罪於卑者奸犯也奸國紀謂傷人已忌畏也大叔游楚之兄子亢蔽也蔡放也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爲明年子產數子晳罪稱薰隧盟也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以其強討之恐致亂故弗討秋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叔向問焉向出

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向問事見晉失諸侯幾何言不久將敗也

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

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游氏大叔族黑爲游楚所傷故欲去之駟氏黑之族以黑好亂恐并及故欲殺之遽驛騎以車曰傳以馬曰遽乘遽欲速至也印黑之子褚師市官周氏衢名陳其尸書罪於木以加尸上

四年九月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

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此古法也子產作之者必更有所增益如魯作丘甲之類死後謂子國爲尉氏所殺蠆尾有毒喻子產重賦毒民詩逸詩遷移也子寬名渾罕涼薄取也列列於國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偪晉楚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論之正也

五年春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娶自爲娶子尾公孫蠆字用善人謂授政子產也

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鄭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與子產雖異趣臣心契道一故書諫之虞度也售度之以爲己法一云虞戒也敬懼之意以制謂臨事裁其輕重之宜不豫立法也法之章立刑民知爭端閑防糾舉行施守執奉養也從從學放也忠誠其心聳動也行善行務時所爭心於說以教

使民也臨居其上位措之事訓以義斷恩也上王公官卿大夫不忌上謂權移於法不畏上也皆因危文以生爭徵據也據於刑書緣徼幸以成其巧爲弗可爲占考三代之亂皆作刑書不能議事以制謗攻即作丘賦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詩周頌曰則文王之德有安靖四方之功刑則也又詩大雅言以文王爲儀則天下信而從之又何刑爲孚信也錯末喻細徵也多制數立法也大惠以箴戒爲惠也叔向之言誠知要矣然三代而下則法不可一日無也子產德焉而不從其亦是故乎若云國將亡必多制者信夫信夫

七年夏四月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

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
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
之二方鼎能獸似豕見于晉侯夢以子產博物因來聘問之私焉私語也望晉所望山川皆走
往祀禱羽山今在安府贛榆縣有羽山舜殛鯀處
有羽淵鯀化黃熊處夏家郊祀之歷商周三代亦脩
在羣神之數周衰晉爲盟主得佐天子
祀晉由從之既而閒差也方鼎莒所貢鄭人相驚
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
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
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
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
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
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

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
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
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
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
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
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
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
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
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介甲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

有公孫段豐氏黨故伯有爲出殺之洩子孔子良止
伯有子皆立爲大夫使有宗廟爲之歸也子孔不爲
厲亦立後故大叔疑之子產以伯有無義徒以厲
而立之恐惑民故並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
者圖以此解說民心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反其
宗度以求媚於民蓋以亡說而反信之也景子晉中
軍佐既成魄陽精形之靈也既生魄內有陽氣爲魂
物權勢也精爽英靈也精神爽故明強死不以壽終
馮厚也蕞小貌子良穆公子生子耳子耳生伯有
伯有洩強死其族猶大所馮者貴重傳言子產之博
敏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
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
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
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
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

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
敏也使從嬖大夫前馬師頡奔公孫鉏代之故稱馬師氏罕朔子皮同族月此年二月罕
朔鉏之子罕魋子皮弟卿違從大夫位謂以禮去者降
位一等以罪降謂從其罪之輕重爲降之多寡大夫
位馬師職也從嬖大夫使降
一等不以其罪得子產故
十年秋七月晉平公卒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
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
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
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
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

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
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
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
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
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
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子皮罕虎也將則新君之貺子產
嚌乂不淵白岐費載幣用車百乘則徒千人人衆則
費責將不能行以盡用以紹之千人之費圖不可貲
皆果以盡行又用幣盡皆知子產言故子皮悔之言
知之難在於行夫子知之而我不能行則且知為徒
此我之不足非夫子之咎也畢送葬禮
畢葬焉哀痛之深如斬經也書大甲篇
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

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
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
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
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
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
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
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皆除除葬道游氏大叔族用毀
廟具乃曰下二句人叔欲毀廟者之辭子產果不忍
毀其廟使辟之迂道以辟其廟也又因簡公別營葬
地不在鄭先君舊墓故掌公墓大夫之室有當其葬
道者繼掩土子大叔欲直其道速葬無久留賓子產
不忍傷民迂道緩葬賓
亦無傷傳以禮美之

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子產爭承自日
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
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
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
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承
賦之次子產以鄭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故
爭之必直而後已詳見召失諸侯子皮深知子產賢
以政讓故死而哭之哀已止也無所無辭也詩小雅
言樂與君子為台乃邦家之基嫌爭競不能故以禮
明〇意與管仲則不伯實無子產則不國宋會淵之
之役無寵萊公則天下分然管仲之舉也以鉤叔
子產之任也以子皮萊公之相也以畢文簡公二
子之末世恒有而鮮卒文簡不恒有也可勝惜哉
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

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
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
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
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
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
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
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
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
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
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

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
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
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産弗與
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産
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
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
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
盍求而與之子産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
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
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

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
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
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
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
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
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
韓子請諸子産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
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産對曰昔
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
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

爾無我叛我無强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
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
辱而謂敝邑强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
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
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
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
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
哉吾有望矣子産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
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

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
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
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
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
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産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
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産以玉與馬曰子命起
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子孔孔張
之孫執政之子位列者御[illegible]衆錄富子孫大夫以
孔張之兄笑爲取陵之[illegible]子産子産怒之喪也
類作類不下也放縱也[illegible]不聽謂不從上命故曰
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嘗執鄭國政得自專故曰
祀於家祿保邑賦軍出賦自來職有所主受
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

孔之戎祭。祭在廟。謂助君祭也。言將加以刑罪。不應上累執政。○子產素賢。而於此乃若推諉者。豈以一事一人上累執政。則國體不肅耶。或以子孔亂臣之後。故不告戒而外之耶。○王環同。工其樸自其爵雙价萬也。鄭邑不復成國也。失位失國君之列鈞。細也。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與商人俱。故云皆出。庸次比耦。用次庸伯北耦耕。強賈。強市其物。藝虐也。成就也。罷用明失諸侯。鄭國傳子產知禮。當子往改過。以遇于產之才。知而相小國。居盟主大國不可於心。故每遇事而發其英氣。可畏也。盟。○鄭國所忌。子齹。子皮之子。名嬰齊。野有蔓草詩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喜其幼而能賦詩。望其能繼父賢也。羔裘。鄭詩。以別於唐羔裘。子產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司直。邦之彥兮。以美韓子。謙己。不共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大叔欲宣子恤鄭。否將他適。宣子言己在此。必能安之。不使之適他人也。其言謙其有以安之。故宣子更是之。又以人情相留。不手其終。惟有晉足警戒。用能終於好。子游。蔓之名。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公孫段之子。名豐施。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也。子柳。印段之子。名癸。蘀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己將和之也。○無賦於與六詩皆鄭風。故云不出鄭志。親也。皆以下親好之意。我將詩。周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藉以王馬。藉手拜謝。○按六詩。曰子表小外先儒皆謂產與如果則五卿之轉繆。已其宣子宣以為釁。鄭其不國矣。考古註皆自有說。不及載。

十九年。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偃字子游。弱。幼。子瑕。駟乞又名。駟乞懼。悼子齹舍子立叔。不可憚也。許之為適禮止之為適。故中立觀望也。不天。不獲天禍也。夭死曰札。病曰瘥。短折曰夭。狂惑曰昏。族於謀。蒜於族也。哀親分長而且累也。剝亂何知。言天自為亂。駟氏非我所知。吾國且不知。鄭國之大夫何得專制。是辭幣之罪也。報使答其豐也。○子產辭晉問。其氣壯。其言若駟乞立。絲之為順。乎而并免其問也。

二十年十二月。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

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死賢莫如大叔故知必代己既難離以為[illegible]也[illegible]名於闈中[illegible]人詩大雅也其也康綏也安也[illegible]王民[illegible]勞於詩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以綏[illegible]無己之人不可從也謹戒勅也無良不良人也當用猛民有[illegible]也一曰寬安虐害不良明法者[illegible]政和之詩[illegible]柔遠邇其上至定是行也許[illegible]以政其中以競強也絿緩也優優和也[illegible]

定公八年冬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駟歂駟乞子字子然大叔死嗣之九年春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

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於竹簡故名竹刑[illegible]公也棄其邪不[illegible]靜其彤也詩邶風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又詩鄘風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善存身詩召南伯決訟於蔽芾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衆咎駟歂之殺鄧析為不忠也○自子產而後相鄭者益劣矣

滅許

成公三年夏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自莊公入許以後雖復國向事鄭至此恃楚而不事故伐之

四年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疆田正前所侵田之界展陂許地[illegible]

五年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詳見晉楚爭伯

十四年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叔申鄭公孫申[illegible]人敗之行定其封疆[illegible]以其[illegible]封[illegible]求和于鄭

十五年十一月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葉[illegible]本古[illegible]國今河南葉[illegible]

襄公十六年春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

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欲伐許故請還復不可故伐之鄭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

二十六年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忿鄭伯獨親行故以此故之不及出楚師卒於楚冬十月楚子伐鄭詳見晉楚爲成

昭公九年二月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城父今[illegible]隸亳縣有城父城

十三年平王即位復之

十八年秋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

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許不專心事楚楚有令政子產相鄭故先許遷所鄭俘其地故云乃余之舊國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之俘邑已蔽障蔽也易輕也不可小白羽今河南內鄉縣

十九年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故不可苟以下藥言盡其善而後可不然舍之可也譏止不嘗藥物所以加弒君之名

定公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敗吳入郢也

高克曼滿石制駟秦之敗

閔公二年冬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高克鄭大夫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故使帥師而不召清人詩鄭風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宣公六年冬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閒一歲鄭人殺之曼滿伯廖皆鄭大夫離下震上豐上六變而為離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 夏晉師救鄭[illegible]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制子服石制字僕叔公子魚臣詩小雅瘼病也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蓋歸於好為人之亂者

哀公五年冬十月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illegible]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二十六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七

吳郡後學傅遜纂幷註評

秦

納芮取梁

桓公三年冬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芮今山西芮城縣魏今平陸縣

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秦以芮小輕之遂爲所敗而芮伯出居于魏芮更立君秦懼前敗故以芮伯歸將納之

十年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僖公十八年冬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梁今陝西韓城郃陽二縣其國也冬築城邑無民以實秦乘其虛取之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冬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不書取梁者主名以見梁自致於亡

穆公霸西戎

僖公九年冬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 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 雍秦都絳晉都 今陝西鳳翔縣 今山西絳州

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

十五年夏秦伯伐晉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 改館晉侯 十一月晉侯歸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七年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以上具前節詳見晉驪姬之亂

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 遂奔狄 過衛 及齊 及曹 及鄭 及楚 乃送諸秦 詳見晉文公之伯驪姬之亂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 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詳見晉文公之伯 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 王出適鄭處于氾使左鄢父告于秦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 晉侯辭秦師而下 詳見王室子帶之亂晉文之伯

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

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

之無禮謂文公出亡時函陵函谷之陵在今河南靈寶縣南氾南氾水之南在今河南滎陽中牟縣南此東氾也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縋縣城而下鄙以鄭爲邊鄙越晉以遠而難保陪益也行李使人晉君謂惠公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肆大也封疆也杞子逢孫揚孫秦三大夫背晉反爲鄭守擊擊秦夫人謂秦穆懷人之待爲仁得其所與爲智以整定亂爲武若擊秦皆反之

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殯葬之柩曲沃有舊宮柩中如牛响聲卜偃晉卜大夫謂此文公之命大事戎事軼突也古之巫卜偃能通神鬼故云爾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

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杞子戍鄭者信委之故得其管籥遂謀其國蹇叔秦大夫老而賢勤所無所得悖心以師不守出將高其良術辭不受其言孟明姓百里名視西乞名術白乙名丙皆秦將上壽百二十中壽百下壽八十合

手曰拱言其久壽比老耄不可用也殽山名本作崤在今河南永寧縣北六十里大阜曰陵皐夏桀之祖父殽有大阜石阪此道在二殽之閒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伐巴漢惡其險更開北山高道蹇叔以其深阨故知秦師必困於此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

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北門王城北門[illegible]

[illegible]

子以謀敗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文公元年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詩大雅[illegible]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彭衙今陝西白水縣有彭衙城。孟明報前役而復伐，因其二[illegible]殤，故晉以嘗之。死可死之所，[illegible]亂後先[illegible]。周書明堂策功序德之所，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於明堂。於義爲勇，殺敵以死于國，用斯義也；作亂而死，不義。史成無勇，宜見黜矣，不可言不我知。屬，屬己之[illegible]。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遄，速也。沮，止也。又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狼瞫得二詩之義。孟明再敗猶用，益脩政而厚施。成子，趙衰也。以爲不可敵。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脩其德以顯之。毋念，念也。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三年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孟明能敗而復受伐，故奮勇而出，焚舟示必死。王官、郊，晉邑。[illegible]

四年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邧、新城，秦邑。○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

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降服素服出次避正寢不舉去盛饌數國之禮有數秦伯過之詩大雅言二國之爲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秦穆感江之滅懼而思政愛於世究其當身也

五年 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六年夏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

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任好穆公名子車秦大夫其三子有秦之良以人從葬爲殉黃鳥秦風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以傷三良不得其所大雅言哲人亡則國瘁病聖哲以教民其動樹立也著其話言之遺言分別著其所也衡藝極也標中也表儀之法制之常秩司官之常職則命王之防防惡利興利委任也討東土爲伯主也

秦晉交伐

文公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 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詳見卿族興廢

七年夏四月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 宣子與諸大夫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

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呂郤難別穆嬴之號乃宣子之逆公子雍也既得穆公之子人弱無以難此故翻而改立靈公士會從先蔑奔秦晉陰令狐皆晉地

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晉地武城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少梁今陝西韓城縣有少梁城北徵今陝西澄城縣有北徵城

十二年秋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

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illegible][illegible]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十二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羈馬晉邑[illegible]瑕晉邑[illegible]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晉大夫桃林在今河南靈寶縣西[illegible]賜嘉瑕邑令帥衆守之以備秦

宣公元年秋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崇秦之與國

二年春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焦晉邑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illegible]

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illegible]

成公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年冬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史顆秦大夫[illegible]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

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
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
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
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
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
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
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
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
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

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
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
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
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
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
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
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
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
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
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

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
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
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脩舊
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
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
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
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
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
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
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

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
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
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
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
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
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
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
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
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
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

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

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

而還迓晉侯于新楚 [illegible]

襄公九年夏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

子許之。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

饑弗能報也

十年六月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十一年四月諸侯伐鄭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十

二月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

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

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庶長秦爵救鄭伐楚救也時秦與楚通好故爲救 輔氏 櫟晉地

十二年冬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

寧禮也 秦嬴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子庚楚公子王子午 歸寧使卿故曰禮

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

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

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

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

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

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

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

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

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

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

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

遷延之役。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

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

攝也 晉以諸侯之師伐秦不濟不肯渡涇也 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于必濟 棫林秦地 塞井夷竈示師行馬首是瞻將牽之西入 欒黶不謀于帥而自還故棄之歸 左史晉大夫

絳中行伯荀偃夫子謂偃也屬師下軍莊子為佐故曰吾帥甚絳亦以偃專為非伯游偃字言軍帥不和多自遺敗獲於秦大遷皆還遷延退卻也餘見卿族發與汝臨事而懼之亦備也欒能整攝從子蟜俱虐從向食先吳通上國、時荀偃專命欒黶擅退而悼公罔討君威陵矣

十九年　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路

會于夷儀之歲。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伯車秦伯之弟名鍼不結不固結也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脩成脩前成召子員使荅秦命也御進也一言未必當行從逐叔向易變也拂振也庶庶幾于治爭者大非私忿也心競心自競於忠力爭謂撫劍拂衣爭善各以所行為善私欲侈則公義廢故卑

昭公元年夏五月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后子名鍼一名伯車秦桓公子景公母弟其權如二君選數也懼景公數其罪而加戮誅罪失教也晉侯設享禮造舟為梁于河通秦晉之道以十里為一舍每舍置車八乘八反之備秦之雍晉之絳相去千里用八百乘以備九獻禮每獻必有酬幣始自齊其一里續八百乘數於秦各以次載幣如還晉不至故八反其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曰千乘此蓋以其近里以次第舍車各預置酬幣於車中復計其遠近使之先自續陵約享日仍以每享次第而至享畢車亦罷鍼奢侈以盡獻於所趙司馬侯晉大夫字女叔齊見其車多故折之以為盡于此已乎鍼自言已以車多出奔今圖善謀曷歸何時歸有與立言國與天地參而並立植之固也鮮不五稔言無道反獲天助將待之而斃其死

必速故不及五稔稔年也蓄曰景趙孟意衰視之而言人生難保朝夕不能常有此日几豈能待五歲悟皆偷安不顧社稷生靈長久慮幾何言不能久趙孟果於此歲終冬楚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以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子干公子比字蓄曰虔貪奔晉同食同其食餼百人一笑非其祿足百人之餼謂鍼富而祿不宜與子干同氏致此言以犬強辭益晉亦以不獲不得自安言與奔有憂者唯主人命所宜蓋謙詞又言已先仕晉為臣子干後至論君蓄寄已當降損引史佚之言雖羈當敬況已敬也

五年冬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七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八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楚

武王伐隨

桓公六年春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

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illegible]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illegible]季梁隨賢臣[illegible]皆民力之[illegible]

八年春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illegible]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

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與德者寵國之釁也故謀伐[illegible]黃今為何縣名下之請服也[illegible]以其從城伐隨而名[illegible]弗從季梁[illegible]謂寵也[illegible]故云去疾

莊公四年春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孑者戟也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將授兵於太廟故齋[illegible]樠木木名[illegible]溠水在義陽厥縣東南[illegible]築軍壘以臨隨[illegible]漢之西[illegible]隨人[illegible]

僖公二十年秋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鬬穀於菟字子文詩召南言豈不欲早莫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illegible]

而行必有污辱是量力相時之義

屈瑕敗鄖敗絞伐羅

桓公十一年春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貳軫二國名盟以服之今屬湖廣德安

鄖有貳子國在[illegible]鄖邑今應城縣有蒲騷城隨絞州蓼二國州國在[illegible]中今監利縣境蓼在[illegible]有蓼國城莫敖楚官屈瑕為之鬬廉楚大夫郊郢楚地虞度也四邑[illegible]以[illegible]卜而[illegible]名之[illegible]楚地今[illegible]承天府[illegible]名[illegible]中恃其城[illegible]有城小保也濟益也不敵紂衆武王寡也[illegible]

十二年冬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扞衛也樵薪也覆後楚人坐猶守也覆設伏兵以待之也城下之盟諸侯所深恥彭水名羅熊姓國在湖廣襄陽府南境有羅國城後徙枝江縣伯嘉羅大夫諜伺也巡徧也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伯[illegible]

言瑕將敗故以濟師諷諫武王不解其旨故拒之[illegible]曼王夫人伯比意不在益衆而在王之以德刑信為訓也狃狎也不假易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賴人仕於楚者徇宣令也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亂次無復行伍之次[illegible]盧戎南蠻自縊荒谷冶父皆楚地

文王滅息鄧敗蔡黃

隱公十一年秋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息後見違言以言語相違恨不度德鄭莊賢不量力息國弱鄭同姓為親親徵辭言當明徵其辭察曲直以察罪之所在韙是也

桓公九年春，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鄧今爲鄧州。又胡廣[illegible]襄陽府東北有鄧城，亦云鄧地。巴國今爲巴州。[illegible]韓服，巴行人。楚子，武王。[illegible]道朔，楚大夫。巴客[illegible]鄾，鄧邑，在鄧城南八里。[illegible]薳章，楚大夫。[illegible]二甥皆鄧[illegible]而[illegible]巴[illegible]陳於其中[illegible]巴師以[illegible]背巴[illegible]夾攻之，故鄧敗。鄾人失援，夜潰而走也。宵，夜也。

莊公六年冬，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申，伯國。今爲[illegible]南[illegible]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三甥欲因享[illegible]殺楚子。噬齊，若齧腹齊，喻不可及。鄧侯言[illegible]害人，人不食吾之餘矣。言取餘[illegible]國亡無食。不得有其餘。還，[illegible]伐申還之年。

十年夏，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息，侯國。今爲河南[illegible]息縣。妻之姊妹曰姨。弗賓，不敬禮也。莘，蔡地。

十四年，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繩，譽也。食入[illegible]享[illegible]而[illegible]兵[illegible]不言[illegible]蔡[illegible]商書[illegible]惡[illegible]遠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害也。

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權，國，在[illegible]當陽縣東南有權城。以權叛，殺鬬緡。那處，楚地，[illegible]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閻敖，楚大夫。[illegible]驚巴師。門，攻楚城門。涌，水，[illegible]在[illegible]華容縣[illegible]。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

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illegible]

成王滅弦黃夔

僖公五年秋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illegible]今河南光山縣[illegible]今河南[illegible]柏國在今河南西平縣

十一年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二十六年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夔國今湖廣歸州東有夔子城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別封爲夔子其得臣子玉宜申子西

成王之弑

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illegible]以卽敗城濮爲商臣所弑

文公元年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

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商臣，穆王名。商臣未年尚少，黜乃亂，謂倆立而黜之，則生亂。舉，立也。江芊，成王妹，嫁於江。呼，發聲。役夫，賤者稱。[illegible]臣之也。行，[illegible]奔。大事，謂弒君。宮甲，大子宮甲。[illegible]掌難。[illegible]又將有外變，禍不損，曰[illegible]未敝而加逆焉。大子之宮也。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十年　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鬭宜

申及仲歸。商似，范邑之巫。城濮見晉文公之[illegible]。商，楚邑。公，邑大夫也。沿，順流；泝，逆流。小洲曰渚。司敗，司寇也。西本欲爲亂，見王懼而飾辭[illegible]歸死。工尹，掌百工之官。宜申，子西。仲歸，子家。

穆王滅江蓼六

文公三年秋，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息公本與救江之[illegible]乃[illegible]還師耳。

四年秋，楚人滅江。

五年　六人叛楚，卽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六，今南直隸六安州，有六城。蓼，今霍丘縣。成大心，得臣子。仲歸，子家也。六、蓼皆陶後。舊云庭堅卽皋陶字，恐非。一云蓼，庭堅後，亦未詳。忽，亡之速也。又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以芘其民。

子燮子儀子越之亂

文公九年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illegible]

十四年秋，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棃及叔麇誘之，遂殺鬭克及公子燮。初，鬭克囚于秦，秦有

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illegible]子孔，令尹[illegible]。[illegible]二子，公子燮、子儀。[illegible]商密，今[illegible]。廬，今襄陽中廬縣。戢棃，廬大夫。叔麇，其佐。鬭克，子儀。名不得志，無賞報也。

宣公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鬭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

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子越又惡
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
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
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射王汰輈
及鼓跗著于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
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
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生鬭
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
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
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

曰鬭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
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
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
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
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子良子文弟若敖子文之先知以爲
氏餒不祀也而言勘般子文之子字子揚
別字伯棼蔿賈字伯嬴爲掫諸子揚而位以第選椒字
復蔿賈而殺之圄囚也轅陽水野皆楚邑三王文成
穆之子漳澨章水之邊皐滸亦楚地汰過也輈車轅以
架鼓矢過車轅上及鼓跗而著於丁寧丁寧鉦也笠轂用
笠爲蓋蔽轂上以禦暑雨矢又過車轅及著蓋見椒
發矢異常故懼王爲鼓聞以强其心遂奮而克之
鄖國名養也夢澤名今德安府有雲夢城雲夢縣
縣有於菟鄉爲虎乳子文而名告告女私通所
生穀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曰生明更生之

三王滅庸舒莊共康

文公十年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麇國今爲岳州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
伐麇至于錫穴成大心子玉孫防渚錫穴皆麇地錫穴今爲鄖陽
十二年春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
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illegible]
十六年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
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
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

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
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
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
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
于句澨使廬戢梨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
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
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
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
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
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

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戎山夷也阜山在湖廣房縣境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庸楚小國今湖廣竹山縣有庸山楚地也及救楚[illegible]伐之申息二邑北門不啓懼中國也楚險[illegible]衆不可欲遷國於此以避[illegible]故之父獨不衆可欲來不亦散而伐庸[illegible]無屯聚見難可散歸[illegible]散也伐庸楚邑往往代[illegible]食倉也使[illegible]食與上下同甘苦也[illegible]大夫使[illegible]先進方[illegible]庸[illegible]竹山[illegible]東[illegible]方[illegible]楚大夫名[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復[illegible]之[illegible]王[illegible]大[illegible]安[illegible]見楚[illegible]人遂之[illegible]闕[illegible]石溪[illegible]皆入庸[illegible]逐楚後[illegible]言楚[illegible]

宣公八年夏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舒蓼[illegible]舒之[illegible]正其界[illegible]滑汭[illegible]水之[illegible]之也

成公十七年冬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敗鄢陵之敗[illegible]巢今巢縣駕釐虺[illegible]楚四邑

襄公二十四年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詳見吳圖上國冬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荒浦舒鳩地沈尹壽師祁犂楚大夫薳子令尹子馮[illegible]無辭[illegible]有庸[illegible]功也

二十五年秋楚薳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師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十二

月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離城舒鳩別城子木先至舒鳩子彊等五子不及子木故吳師[illegible]退故吳居其兩軍之間勢隘[illegible]簡閱精兵駐後爲陳視其形勢而救助如其計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所陳精兵與其軍合擊之故吳敗蔿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蔿子前謀善而令滅之故以爲功

五令尹代政

襄公十三年秋楚共王卒。謀謚。子囊曰。請謚之共大夫從之詳見晉楚鄢陵之戰

十四年冬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

所望忠也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爲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君子詩小雅忠信爲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爲萬民所瞻望

十五年春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櫜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廏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午字子庚代子囊子馮叔敖從子屈到屈蕩子追舒莊王子子南覦欲也言無覬覦之心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於位是后妃之志也以官人爲急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大子男居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爲一服不言侯男服衆也

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叔豫叔時之孫蓋子馮所欲謂寵權貴弱無繭緜也瘠而未動言無疾知其詐也

二十二年冬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疚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子南爲寵觀起令富故馬多御士御上中下皆弃疾將討子南惜之勿泣爾其居欲留使事已也父殺而居爲不孝虞君命爲不忠而王遂殺子南從尸犯命取竄也有懼先盡國法而後私情也弃疾自以不與父言爲與殺王於事爲似於分爲君行與事之皆不可故自縊○康王與人子謀其父殊失君道而弃疾可悲甚矣然昌若聞命即死庶以警父或以啓王之悔而不忍邪遂子寵八人如觀起申叔三避之使堅而就問叔難言八人唯以己懼禍爲詞遂子悟惶遽馳歸以再生

思歸之辭遺八人君臣始相安
二十五年秋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
冬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
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
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
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illegible]

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
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
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
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
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
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
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
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

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
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
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
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
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
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
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
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
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

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
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
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
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
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
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
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
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
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
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

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擧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擧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七年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 [illegible]

[illegible]

平王得國 [illegible]

襄公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

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犨櫟皆楚地今屬陽府霍台縣城櫟鄭邑皇頡鄭大夫戌守也圍其王子是爲雩王正曲直君子言與戌皆非細人易於介大也抑摯手與之皆有輕重以尊因意殺焉適爲所禽餘見烈年楚康爭伯

二十九年夏四月葬楚康王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郟敖康王子能摩子殖言楚王弱令尹強必取代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子蕩薳罷大事謂篡弒秋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無宇芋尹偏佐也四體俱股肱也

三十一年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謂之有威儀也令尹言語瞻視行步不常故知其有異志而不終君臣倫之大者威儀稱焉順也順之以下至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士農商工阜隸牧圉皆當其分而不踰故能相固今令尹後僭故知不終衛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居諸大雅收所攝正也又引大雅言文王惟則效於天故爲天下法深言威義之宜慎而令也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遂會于虢。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

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聘鄭詳見子產相國會虢詳見晉楚爲成服服從也離兩相麗也圍陳設其儀從侍衛皆僭侈如王行有

二執戈者在前緇蒲爲王殿屋屛藏以自殊異故瑤子嘆其美以君子皮子家相與議之州犂言假之于以飾其過揮言將遂與矣時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放誕將卒國雖州犂言子且自憂此無爲楚憂子羽行人揮字言弃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得國猶將有難以國亡名弱代州犂憂王子圍代子羽憂子皙招言事以能憂而成成則樂齊子名惡言先知爲備則憂而無害左師言共承大國之命不敢知其他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其他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議圍猶切也義其以君反謂之美故曰詩無所識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字哀也不化以人所以自愛敬子謂子皮子家名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大誓周書北憂閒憂北也物類也容言以知禍得之稱其後招以殺太子偃師而身被國子國弱齊子齊惡當身多無患

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

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廏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楚靈王即位薳罷爲令尹薳啓彊爲大宰黑肱圍弟字子晳犨今河南魯山縣東南有犨城櫟今河南鈞州郟今河南郟縣本鄭地時屬楚城之鄭以偪己罹大專圍弑幕平夏皆郟敖子子干亦閑穆名比子皙名黑肱因亂棄城而奔州犂被殺楚人謂未成君者爲敖葬於郟故曰郟敖伍舉問使更赴辭使若應立者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餘見秦晉交伐靈王即位更名熊虔詳見靈王之亂

六年六月楚公子弃疾如晉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産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强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 如晉報聘事見靈王之亂篇 [illegible]

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

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盗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盗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illegible]

八年冬十一月壬午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 [illegible]

十一年冬十一月楚子滅蔡十二月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

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不羹。[illegible]

十二年夏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illegible] 冬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illegible]

十三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

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己狥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

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
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
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
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
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
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
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
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
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
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

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
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
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
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
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
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
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
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
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犫
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

犫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犫櫟降服而
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
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
葬之　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
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
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
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
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
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弃禮
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

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
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
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
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
可謂無謀爲羇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
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
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
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

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靈王滿虐繁怨已多叛乃乘王不在薳合馬而取居薳之族殺薳掩祈只圍許大夫蔡洧仕楚其父在蔡故死王將至乾谿詞守備所衛其越大夫常壽過也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犨其食邑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境大夫蔡公弃疾故倚焉求倚遂也息舟曰城邑之固者觀起死於子南事身力令尹伐敢朝吳然大夫聲子之子觀從事之知吳忠於蔡故勸之求此機以復國以子干子晳有矣亡之分而弃疾得衆拜有利權可假以爲遂詐其令以召二子而告之情强盟之襲入蔡弃疾方食驚逃從使子干居其床食其食復偽爲與蔡公盟之堅以示衆而使行又詭衆言蔡公召之將助之以

亂衆將執之又言二子已去蔡公已成軍役已亂人不足以解亂故謂二子也朝吳因言皆能爲子乾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何如求安不如與蔡公以得所欲上罪蔡公言其命不可違於是合謀而盟以舉事以陳蔡人有故國之思復其國名以依其衆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也陳蔡欲畢擘爲身讎名以示後弃疾不欲假其名阻之藩籬也須務牟史猈楚大夫弃疾之當王僕犬子之有官疑罷敢畜二子角陂楚地午湖虜學苦蠶西至甘魚陂冤散弃疾使之于令叛王自敢冀王還爲訾梁而勇實撲也公丹申二守子書計不可令弃王歸所鉤名嶺洧爲也韓實水帝予郢再好謂斷于下於章華穿用女望名宗門也中亥觀靈王痛卉故蔡以并不用使邑以虛子王王從也要殺之悩祇其謀皆己國相要以靈一天啟矣言疾困于以故曰世以己見後師殺十三不皮也論葬兼皆成然數殺區非房靈以家一鬼突

遂王之竄始衆事此許降舉致之尹從思甚舍遣留以篋始力爲故罷民將舉寮官觀從教殺命疫多其賀名民之佐卜佐丁人與鐵校女子歸楚大大釋樂用都邑楚甲取之于王亡從受還以驚鄭子將知本白兌服不須賂故兼致降如今辭冠以謝令鄭其其有權有眞終謂謀之故曰其告子飽得王報王申其受餘見乘王之角懷又捕弃疾得與于子于無以之啟大也單竟內名川大川巴姬與王上人言朝齊齊成長入從長幼以次拜也召具上理望胎微見壁紐以爲議故知獻紐害知拔孔故以子把禮於聲望命於當壁而遠弃之故知必危謀則謀告難者相求如市賈之趙利何台于了木無無有因之同謀若寵父所龍愛人將未也內剝標肯鼎蹇畫民得民以德爲人仰望子于皆無之使以楚人不堪靈王之虐敵旨于于以君台而作亂子于步足五難以被藏君之名終銀能成弃孩兼兹五利必當方時穿封成死并宿陳蔡敬君陳弊不違不以私欲違民束被梅謂當璧有民民信之令德無苟寵害權寵用也居常謂季少也苟子文言相文皆在外來國亂而入

[illegible]

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illegible] 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illegible]

十六年春，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illegible]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八 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九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吳楚

吳通上國 季札聘列國附

成公二年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

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巫臣始事楚為申公許夏氏其莊王之伯 巫臣書聘齊子反靈公夏姬之兄殺後為叔 夏姬之夫亦早死靈公又襄老喪夏姬於後 儀孔寧儀行父陳靈公之臣禍陳不顧死也其知[illegible] 為政夏姬以連之黑要襄老子下通上[illegible]以 在諫靈王止之取夏姬自取之道使巫臣[illegible] 文名郤首也御叔室林父字為之家然人內知之[illegible] 首恐王子殺臣覆襄老之巫臣[illegible]於故晉至 多絕見晉覺楚其爭伯於是申叔時[illegible] [illegible]之詩人心也[illegible] 之弗令仕將 可與之仕也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郯[illegible]今[illegible]

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故號天告亂上謂伯主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

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illegible] 人故奔晉使吳吳始用其圍宋[illegible]莊王之作呂楚 二人邑分申呂之田以自賞[illegible]申[illegible]成邑 去此田則無以出兵而二邑[illegible]蕩成邑 邑皆巫臣欲以[illegible]并死罷黑要殺之二子重子 反受屬楚楚自爭故不[illegible]謀於晉使已使吳教 吳反楚為其內寔當與吳子[illegible]父冊車乘為 兩百人為卒偏車之半也又五十人為偏楚實自 故以百人往而留其二十五人則半車之人故曰 舍偏兩之一狐建巫臣子亦留上 故寘之吳為行人 吏謀也巢 今南直隸巢縣 今泗州徐城 州來今為壽州皆楚屬國於是 一年注來奔命而楚不獲寧矣

八年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餘見晉景楚共爭伯）〇冬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士燮謚文子 [illegible]）

九年春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〇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illegible] 楚共爭伯見晉 [illegible]）

十五年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鍾離楚邑 [illegible] 鳳陽府 [illegible]）

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illegible] 駕吳邑 [illegible] 組甲被練皆精 [illegible] 飲至告廟而飲也心疾懼志成疾）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單頃公王卿士 [illegible] 入淮 [illegible] 吳不至道遠多艱也）

五年夏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也（壽越吳大夫聽好更請會也以道遠先告其期善道吳地今南直隸盱眙縣）

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柤楚地）

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illegible]）

十三年秋楚共王卒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

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illegible]）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illegible]）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

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
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illegible]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
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
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
之獲楚公子宜穀 棠楚邑 [illegible]
二十四年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
還 [illegible] 冬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
鳩人叛楚 [illegible]
二十五年秋楚令尹子木伐之 吳人救之 吳師
大敗 [illegible]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
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
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
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illegible]
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 [illegible]
二十九年夏五月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
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 [illegible] 六月吳公子札

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
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
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
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
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
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
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
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
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
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
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
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
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
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
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
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
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
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

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

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

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illegible]

[illegible]

文王之樂，美矣。其猶[illegible]未周[illegible]天下大武，武王樂
樂。韶濩，殷湯樂。[illegible]
故曰護。[illegible]
也。大夏，禹樂。[illegible]勤而不德[illegible]
云[illegible]
地[illegible]
而[illegible]
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三十一年冬，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狐庸以吳[illegible]延陵。[illegible]州來季札[illegible]

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illegible]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illegible]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棘櫟麻皆楚東鄙邑[illegible]其後宜咎陳大夫奔楚，然丹鄭子革前奔楚。

五年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illegible]楚大夫[illegible]楚地[illegible]南[illegible]
[illegible]有鵲[illegible]未詳
棘射縣杜云有鵲尾渚，又[illegible]
驛傳也。羅，小名。[illegible]
吳今龜之詞。馮怒，盛怒也。兆報，[illegible]
卜吳應乃在邲。報志，[illegible]汝清[illegible]

楚界禮謂備敵之禮○懼而脩備兵家之常何禮之有

六年九月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廄尹弃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儀楚徐大夫薳洩楚大夫乾谿楚東竟房鍾吳地弃疾鬬韋龜之父歸罪於薳洩以解其敗軍之罪

十三年夏晉　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徵會召諸侯會平丘也良今南直隸邳州城北有良城

十九年冬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楚子執之在五年也子瑕言于王歸吳子弟以說其使猶人不忘舊室家而作亂也亦人

闔廬入郢

昭公十三年冬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今州來州為吳楚兩爭之地得失常人而今滅之以封季子其後以害蔡

十五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朝吳有功於平王無極忌其寵謀害之誘之謂求上位下又間其位在吳上者使逐之王怒又云去吳以翦蔡欲悅也用其言時多權謀以為除蔡害吳必能使蔡速飛背楚故翦之是年吳夷昧卒王僚立

十七年冬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陽匄穆王曾孫令尹子瑕也子魚名魴司馬也有故卜戰令龜餘皇舟名隧出入道與吳界大溝於隧伊兵守之以諸侯子弟當藉舟衆力也長鬣多髭鬚似楚人者三呼吳人出楚人亦為怪殺之自以歸說傳言有謀

十九年　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

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illegible]

人夏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

[illegible]

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illegible]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

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前吳滅州來[illegible]城之[illegible]莊王[illegible]孫[illegible]公[illegible]父[illegible]也[illegible]

也

二十年春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

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illegible]

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

大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在卑謂不在[illegible]嫡子位以長[illegible][illegible]冬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東國隱大子[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

二十三年秋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illegible]楚大子建之母在郹

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illegible]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愼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

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illegible]

二十四年冬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illegible]

越大夫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 [illegible]

二十五年十二月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illegible]

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illegible]

二十七年春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

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置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

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illegible]

郤宛直[illegible]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

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illegible]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

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屛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其所殺人怨也死者左尹郤宛也中廐尹陽令終也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不愆位在位無愆過

二十年秋。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

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怨二公子在徐故使徐人執之[illegible]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肄猶勞也[illegible]

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

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潛六楚二邑）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illegible]）

（[illegible]）

定公二年四月，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illegible]）

三年冬，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illegible]）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乃辭蔡侯。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

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

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

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

女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

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

隨人盟。

[illegible]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九終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楚吳越

昭王復國

定公四年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

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包胥楚大夫員子胥名[illegible]荐數也言吳貪[illegible]如蛇豕[illegible]分與吳共分楚[illegible]撫存[illegible]也次隱處也無衣秦風取其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illegible]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故九頓其首

五年夏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illegible]行兵之法[illegible]皆楚地[illegible]楚大夫[illegible]之夫槩戰敗奔楚為堂谿氏[illegible]吾八十五里有[illegible]此子西謂前與吳鬬父兄多死其中不忍焚子期言焚吳[illegible]闉輿罷楚大夫[illegible]葉公子高也[illegible]

其人冬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

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illegible]

[illegible]

六年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illegible]

[illegible]

十四年。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illegible]

十五年。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illegible]

哀公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秋。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illegible]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

孫盱音吁盖楚言或云衍字闕紫大夫叔孫公孫門之郞以矢自守門鍵巾萃大夫如將𢓊曰如瘍疽其中肝中鍇之肝時節苴也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
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
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
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
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
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
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
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
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

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
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
以歸夷虎蠻夷叛楚者謀北方既定其內可圖外也服蔡者諸梁皆楚大夫致蔡者先以蔡之故也人民以爲邑今復會其衆於負函又會方城外之衆於繒關各不得謂皆楚地一將詞將以備吳兵約其明在郭今河南梁霍不戒備一昔夜襲梁霍二邑皆在今河南汝州有霍陽梁縣有霍山又有霍中聚南至楚大夫浮餘地在河南北白今陝西洛南縣之章若浮餘圍之馬部故也起豐析皆楚邑析縣今爲內鄉縣有豐鄉以發二邑之兵與戎狄之衆以臨上雒而分軍爲二以脅晉之命大夫守陰之地曰士蔑者晉陰地大夫菟和在上雒之東倉野在上雒野武關在洛今陝西商州東一百八十里上洛縣陰之地間晉時陰地有戎故曰陰地之戎雖故晉所執戎大之在以陰地陸渾者許以田封蠻子而爲之卜城九里因所執之以與楚三戶楚地內鄉縣西南有三戶之城楚復詐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誘而悉俘之

六年春吳伐陳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
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
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
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
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
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
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
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
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
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

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
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
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
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
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
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
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
由己率常可矣伐陳陳即吳故也陳前從吳數折與吳戰其收以楚救陳是弃盟也故於此卜戰吳名皆昭王兄大冥陳地所在未詳子閭啓也名結名子申也昭王妾越女章立爲惠王命令立君子之以分兵潛師發喪閉塗故以爲越昭王妾曹逸子名曰爲惠王蔡家之故以爲當

江漢在楚上雖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楚猶然諸侯望祀境内山川故不越望〇今存沔州沔陽南自蜀之岷山歷歸州夷陵宜都枝江公安石首東與漢合漢〇今在荊門州東九十里源白陝西漢中爲襄陽至荊山東爲滄浪水過潛江爲沔水至全今在富陽縣北出房陵縣界東卓水合流通宜城[illegible]

[illegible]

白公勝之亂

哀公十六年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

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

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

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

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建遇讒見[illegible]建奔鄭[illegible]宋華[illegible]請行而期焉[illegible]行襲鄭[illegible]吳子西以勝信[illegible]於仁[illegible]求[illegible]勇乎[illegible]所[illegible]長[illegible]言[illegible]內[illegible]

[illegible]楚賢大夫管仲之後[illegible]

[illegible]居王於內乞守其門圉公陽楚大夫穴其宮以出王[illegible]人或勸之胄或勸之勿胄[illegible]葉公之得民[illegible]

十七年秋。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illegible]

十八年春。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

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巴今四川重慶府有巴子城[illegible]

楚滅陳

襄公三十年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

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以陳之亡形已備不可始好）

昭公八年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招過皆哀公弟哀公先愛留屬招過立之既見殺大子而立留知人心不附復畏書罪自殺干徵師帥大夫以哀公死赴于楚而招殺大子楚遂殺干徵師）秋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置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袁克哀公嬖人欲以馬玉葬哀公示不忘舊也楚人將殺之袁克請置馬玉不用而私於幄中加絰以喪公義不臣楚故逃）

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陳顓頊之後顓頊以水德王天下故為水屬火畏水故為之妃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治火火心星心星見而陳火是陳以水得火為之妃而與陳相楚去故曰逐楚建陳火出於周五月而以四月者陳以長曆推之年嬖賈閭故也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五歲而陳得封是歲歲在星紀五及鶉火凡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而陳亡）

十三年　平王即位　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

哀公元年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懷公之從楚與吳爭陳之人在公右者多也謂吳所勝如莽所出之地也訓楚使懼而改圖何日之有無幾日也）

六年春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卽吳故也

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illegible]

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

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illegible]

十七年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旣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illegible]

從子西子期伐陳習陳事諸梁言二帥官賤民不用

其令穀又言先王武文皆用俘因有功雖賤可使

之於汝陽封疆北至汝水子高即諸梁又以天命於之陳寫子西所惡而其子必有功并知亡師賤而德宜舍之武城尹即朝子西子陳事見此內

句踐滅吳

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越自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今爲紹興府治國于吳之南自此之前雖遞爲小伯未嘗用大兵相加已始用兵史墨以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紀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此年歲星在星紀此星紀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伐越故受其凶

定公五年春越入吳吳在楚也吳入郢故也

十四年夏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句踐越王允常子檇李今嘉興府城東有檇李城死士敢死之士禽謂爲鳥之發至行以衝其陳吳陳堅不可動罪人以劍欲亂吳軍靈姑浮越大夫將指足大指也所取吳地大闔廬于○兩相持無所取得其財大勝矣夫差亦欲其志諸而容以亡國

哀公元年春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夫差報其父仇也東案入越國夫椒山在今無錫縣西南太湖中入越至會稽山今紹興府東南十餘里宰嚭誤入以求成子胥知句踐君臣智勇如此不取後必滅吳故以少康事爲諫澆寒浞子浞寒國之支寒令東吳東有其本國也二斟夏同姓諸侯東有過鄉東萊掖縣是也戈在宋鄭之間有仍有虞皆國名張之夜有東南后縮相妻娠懷身也牧官長惎毒也戒備也椒澆臣虞舜後綸今河南虞城

為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己害思虞君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綸虞邑十里為成伍百人為旅兆始也女艾少康臣諜候也季杼少康子后杼豷澆弟戈豷國與過俱滅舊物故業也今釋越亦必闌也又言越能施惠親得其人相親愛則不遺小勞見且必復讎報吳也違天言天與不取不可食已後雖悔而欲長之不可得矣生育聚集也教訓使陳方戰陳為沼云吳宮嬖沼池也也

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前吳入郢召陳懷公辭不往夫去既入越將是怨詐見楚戚濮楚者臣從前事還之子西亡人奉出父盡陷自亡不足患不崇壇下地作室彤丹鏤刻也不觀壇臺榭樓擇其堅陰而不雕費者分猶儲也後復於眾與馬與下同甘也與之共之也死知知身死不見驕驗易輕之也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妃嬙貴者嬪御眾者日新不已也

六年春吳伐陳復脩舊怨也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

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弃天而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

鄫故國命鄫宋啟往十闕宋日守我吳過矣以百牢禮之也晉大夫謂昔謗數有常數度過其歲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以象之兗所下孫樂綬之粘皆以十二為至半數亦知之弃天謂過其數方本用驗尉禮弃疾占放奔凶夾以兵陵我也道長長大人有路子貢云畏人敢君覲行文言仲雍嗣大伯若吳變禮以命自問於史由時遷易事以權齊不一拘於禮也及歸魯而知其不伯矣○此言制禮以象天數宛眾俱禮之大傳書制服十有二章周宗服乃九章云日月章良盡於所為足其數蓋因臧僖伯之諫云闕沒儒據之以觶周禮愚久以為叔至有楊信齋氏云周天子服亦十二章公服九章昭然甚明辨之詳霰賂章黃氏深取其說則知宇甫之廣莫必有同心者物議之以後好古君子考焉又按史大伯仲雍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而北云云竊聞大伯始以鬼習成其讓可耳若

大伯既以禮治仲雍何用自同於夷乎恐子貢一時辭說之詞未足爲據也

八年春吳爲邾故。伐我。盟而還。爲魯伐邾將執其君也詳見季康子講怨邾齊　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　秋及齊平詳見叫氏鮑牧季康子講怨邾齊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illegible]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illegible]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春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

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illegible]大夫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illegible]

季子至此年蓋九十餘矣故論之者多退疑焉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師及齊師戰于郊詳見康子[illegible]　夏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

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

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illegible]

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

[illegible]

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

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

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凡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

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祗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吳前既勝齊後與晉爭伯[illegible]杜解[illegible]黃池在今河南封丘縣[illegible]疇無餘謳陽越二大夫[illegible]水名[illegible]姑蔑越地[illegible]所殺得其旌旗[illegible]

[illegible]後勝先以弱兵誘之而以精兵繼之故遂入其國[illegible]七人以絕口也爭先爭歃血先後[illegible]故云長晉盟主故云伯寅晉大夫旰晚也大事盟也二臣趙鞅與寅也[illegible]墨氣色下[illegible]少待之[illegible]與爭也按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者也[illegible]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州牧各主一州周禮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如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也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諸侯而謂牧也[illegible]子男以見於伯也[illegible]百乘也悔謂景伯欺之[illegible]戶牖地名[illegible]之名惡名儀吳大夫有山魯大夫[illegible]舊相識[illegible]貌言上人佩服美好已獨無以繫之一盛一器也睨[illegible]褐寒賤之人言有旨酒但得視不得飲軍中不得出糧故相爲隱語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言吳

子不協丁。故亡。以宋不會黃池。欲伐之。殺其大夫以[illegible]人憚虐甚也。不能殺越與之平。子胥所謂始弱也。

十七年春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笠澤[illegible]分爲左右句卒[illegible]以此爲聲勢分吳師。而以三軍精兵[illegible]力戰[illegible]勝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誤吳使若與楚構怨。使吳不爲備[illegible]伐東夷[illegible]之[illegible]越者[illegible]吳地

二十年秋。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illegible]以分十越。○是時吳之亡形具矣。夫差猶不悟而殺諫臣[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之不若也[illegible]越計已素定而欲假臣以說之[illegible]豈忠而少智哉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illegible]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吳[illegible]甬東[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二十終

春秋左傳屬事後叙

先聖王經籍雖遭秦燬而自西漢以後千數百年名儒碩士撰述叙紀已汗牛充棟雖稱博洽者亦莫能殫閲士生今世若無庸復有所益矣然事有剴要而於古遺焉其可湧焉而任其缺乎往歲余以遷補與諸同籍聚晤京邸有謂袁仲樞通鑑紀事本末可便覽讀而上有左傳恨無有如其法而列之前者余曰某曾讀宋學士集有左傳始末叙文又近世毘陵傅荊川氏亦

有此纂時璽丞王敬文曰宋學士所叙藏諸秘府某等未之見荊川所纂事頗不全又少詮難讀余向年有志纂之未竟會將計偕以授吾同門友傅遜氏渠因更張附益之國以次叙事以國分先後相續巨細相維傳事既羅之無漏矣又將杜氏集解變其體裁而革其訛謬余詳讀一二卷及其辯誤精覈必傳無疑此真足以列紀事本末之前矣余聞而心識之惜未獲即覩其書也去歲秋杪傅君適補建昌學諭甫及紊謁余因詢得前書與王敬文所語符遂諷令鋟之板以廣所傳傳諭云雖有此志而詘於力會建昌陳令縱臾之且捐俸以資之始既巡道施公聞而贍成之余亦微有濟焉然傳諭既以此為袁氏之前又欲以宋元事繼其後并取袁氏書釐其未允而增其未備瞿瞿焉恒以不克副其志為懼余每慨近世科舉之習日趨簡便蘇子瞻所謂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者殆尤甚矣今

臺省諸公識際弘遠思挽其弊屢建白欲得窮經讀史博古通今之士以當科目之選則斯編也其可幽伏而不使之播揚耶使海内學者皆如其志豈不以通博稱而廼致夫寡昧之誚耶但人情忽於近見而慕於遠聞或誦古人遺書而追憶其人則不免有隔世之嘆設遇其人而與之處則安為故常而不見其殊異使見其異則又為衆所嫉而不容於世此古今賢豪所以多伏櫪之悲也吾於傳遜氏而深有感焉既訖工

持以請叙於余余憐其居今而學古力微而志遠不欲拒其意以　鳳洲先生既叙其前矣遂推敬文之意以繫之後萬曆乙酉秋九月朔日守匡廬松陵潘志伊撰

春秋左傳屬事後序

竊觀古今學術。其始也有自。其成也有漸。其行也有藉。必天篤生膚聖。始能超悟。先物創制。逮弱冠至京。獲師歸熙甫。有光。子建。有極。獲友周汝亨。士淹。汝允。士洵。俞仲蔚。允文。徐道潛。三省。與陳吉甫。敬純。王敬文。執禮。皆畢視時藝。交相淬礪。以博古高遠為務。中少許可。逝年輩獨後。皆推情分好。開發子蒙。今此纂輿訓註粗成。而二師四友先已徂謝。吉甫潦倒家居。敬文官

天朝。無緣一一質之。良可恨也。尚幸焉稍後獲交　今兵侍顧公觀海。刑侍王公鳳洲。與其弟學憲麟洲公。更友學憲陳霽巖公。為

內閣王公荊石。禮逮寒陋。并得交其弟學憲和石公。以歲賦至　京。復得師掌經局趙定宇公皆蒙不以凡衆鄙夷此書脫稾。即録以求正六公。繼得以首册正定宇師。幸留荊石公許最久。煩更定數條以示。擬作序。適

內召。未果。定宇師與諸公並虛加賞詡。而鳳洲公為尤。以雄作遠惠。兵書張公崌峽。公臭味也。撫浙時。疏薦云註左氏而雅　發明。又安居帥

公視吾。臨桂張公念華。連州：：公連城。俱以名
御史按浙。俱辱薦揚。有云業精三傳。有云見超
色相。有云具見淵源之學。其他監司諸公亦交
口過譽。深媿蕪謬。得當世名公指訓品隲如此。
或可藉以不磨也。猶恐無以仰荅諸公知遇。於
傳中文義。頗竭思慮。特於地理殊有遺憾焉。幼
閱天文易學地理難精。天象有常。運度躔次。亘
古不易。區域屢遭易代割據制度名號務以相
矯。并裂互錯。新故疊更。紛紛籍籍。有難殫紀。前
人偶遺。後終無證。而況所居朴野。少蓄書者。舊

所藏地志。皆不獲帶來。惟得一統志廣輿圖及
向所記憶者。與史記漢書叅考而已。然已凡案
為盈。手龣目閱。形羸神耗。而景晷易移。或旰不
得一。中焉憒憒。憶向年周汝允藏酈道元水經
皆手自點竄校訂。又云東南非其身歷。多錯。曾
會意　甫園其書室有地理圖。如席許者數十
幅。　疆里。曲直縱橫。吉甫云予數十年究意
於此。猶不能精。今此不得與二友共之。痛九原
之不起。嘆縮地之無術。不知吾涕之潸然也。因
圖付梓。遂濫叨兵憲施公。郡：潘公。邑令陳侯

腆賜。刻工一集事不容緩。其　訛舛。能必無乎。
但以西晉至今千百餘年。若不即為一更。恐後
彌遠彌難考失其真矣。故寧以疎畧取哂當世
而：：　愚前語敬文云。通鑑有何難解。吳
三：　序註為敬文曰。不然。先生云。其註地理
極可觀。愚復讀之。信。先生蓋熈甫也。今此註有
媿於吳氏弘多。如天假以緣。使遯遍蒐天下郡
邑志而精考之。復見於左氏編年本。固大願也。
此譬之築室焉。以曠野。而頓為營構也難。既有
堂室。而欲增易之也易。元凱無漢儒。不能為集

解。遯無元凱。亦不能為此註。今於元凱既有加
焉。後人欲因此而更正之。當益易矣。歐陽子曰。
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
夫既非一世之書。則豈一世之人所能定乎。
今學校科舉。皆襲宋儒一人一時之見為著令。
敢輕議。而中耿耿者難自泯也。則此書
下後世者誠殺矣。敢識之卷尾以
萬曆己酉中秋古婁後學傅遯書於江西南
康府建昌縣學宮

左氏釋二卷

（明）馮時可撰

明萬曆刻馮元成雜著九種本

左氏釋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馮時可撰。時可字敏卿、號元成、華亭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湖廣布政司參政。事蹟附見明史馮恩傳。此書皆發明左傳訓詁。中如解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謂王者事神治民有禍而無祈、有省而無禳。用鼓已末、何況於攻。董仲舒杜預之說皆誤。考周禮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說。鄭康成注謂攻說則以辭責之、如其鳴鼓。然則攻固六祈之一矣。時可所言、殊為失考。至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注孔疏皆謂冶石為鐵、用橐扇火謂之鼓。計會一鼓便足。時可則引王肅家語注云、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四石為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以鑄刑書、適給於用。則勝注疏說多矣。蓋雖閒有臆斷、而精核者多、固趙汸補註之亞也。此書舊與左氏討左氏論合為一書、總標曰元敏天池集。當時編入集內、故鈔本尚襲舊題。今惟錄此編、而所謂討與論者則別存目。故各分著其名焉。

馮元敏天池集左氏釋卷上

吳郡馮時可著

莊公寤生

寤生者言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也夫人之惡者惡其怪也惡其驚也應劭以兒墮地能開目視爲寤生是亦一說然不如前說之爲妥也或曰莊公本名忤生傳之訛耳史記所云寤生生之難夫人勿愛段生易夫人愛之是也

周鄭交質

左氏云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可謂善說詩矣但周之于鄭豈可以二國稱而云君子結二國之信乎王子出質則上陵公子入質則下悖左氏畧其犯義而重於失信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蘊藻爲聚藻杜註是也或謂蘊亦水草名據傳上文云澗谿沼沚下云筐筥錡釜皆以四物成文也然橫汙行潦豈亦四物乎古人意到爲文不必又舉一水草以足四物也

衛州吁

石錯言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寵而不驕本無於中也驕而能降强制於外也降而不憾則責人輕也憾而能眕則保身重也四者鮮爲乃爲逆矣亂臣賊子非獨其性然亦由人君之過寵啓之也降降伏其心也眕自安自重也

阻兵安忍四言曲盡州吁之爲人矣阻兵則無所憚安忍則無能反其所以自固者乃其所以自禍也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名言乎

九宗五正

左氏隱公六年春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晉舊都翼曰翼侯爲曲沃莊伯所伐奔隨故舊都之九宗五正及嘉父逆之于隨而納諸鄂以避曲沃也九宗懐氏一姓九族五正於殷時爲五行官長成王以其家族賜唐叔晉之强家也嘉父新爲

大夫未甚著見故繫之於父云嗚呼大都耦國而知晉之卒併於桓叔也強族立君而知晉之卒裂於六卿也變所由來非一日矣

先配後祖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氏歸入于鄭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古者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非禮也嗟乎鄭忽之使齊也不以師昏是不誣其君也焉有不誣其君者而誣

其祖哉其或質美而未學也左氏論禮之得失大都徵以禍福其見不遠于聖人他所引謠讖則或漢人之附會耳

無駭賜族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蓋天子於有功德之諸侯因其所生之地以賜之姓祿之土田而命之

爲氏諸侯不得賜姓但以其臣之字爲氏因以爲族如有能世其官者卽以其官爲族或食於邑卽以其邑爲族以字爲謚者誤也杜云爲謚因以爲族者非也以謚爲族亦或有之非常法也姓以統一宗氏以別旁枝姓合而氏分也氏族一也異其稱耳諸侯之臣爲卿而有功德則賜族以別之不賜族則仍其舊賜族特典也死而念其功以是報之也生而賜族者臣之援寵而預請非禮也或曰氏族之法可行于今乎曰

古者官以世而氏族明末代官不以世而氏族廢故夫氏族之不可復猶封建之不可復也氏族以輔宗也而卒以滅宗封建以藩王也而卒以叛王雖聖人其如之何嗚呼自秦以還古今判矣

滕薛爭長

羽父之請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言婉而義正可謂善于詞命矣宗盟

猶主盟主盟者列所盟之先後而後異姓周道尚親耳或以爲同宗之盟或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非也

側室貳宗

師服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言卿置側室以處衆子不得並嫡子之正室大夫有陪臣以輔貳其宗士則主其嫡而隸其庶子弟皆强本之謂也或以側室貳宗爲官名者非也或以貳宗爲大宗小宗

者非也

楚武王侵隨

季梁在隨而楚不能爲謀一賢臣之勝於十萬師也彼其能料楚之羸而又以忠於民信於神爲道是豈春秋謀臣所可及哉不疾瘯蠡言無瘯蠡之患也疥癬曰瘯瘰癧曰蠡如追蠡然也嘉栗旨酒言上下皆有善德而能敬故得具是旨酒也祝告之詞皆重在民忠於民卽信於神

季梁知本矣

丁卯子同生

接以太牢以太牢告廟言其接祖宗也杜謂以接夫人食其母使補虛氣或以爲接見太子皆非也不以隱疾鄭玄云隱疾衣中之疾如黑臀黑肱也成公之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此其名也蓋昭神之兆耳苟非有神兆者誰以是名也杜氏曰隱痛疾患辟不祥也亦非也隱痛疾患人自避矣何必戒哉愚謂隱疾者心之所疾如晉太子之名仇

鄭莊公之名寤生皆以其父母心所疾而名不善也

日官日御

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天子掌曆卽太史也下大夫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重天時也日官平定日之遲速以頒于邦國日御謹守之而已十七年冬十月日食不書日者御之日御失之也

鄭厲公入鄭

内外蛇鬬春秋不書恐以妄疑人也論衡曰凡妖者所見之物皆非物也氣也鄭厲公時内外蛇鬬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而鬬也是也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者言鄭子儀爲人所忌宜嚴翼敬恭以自防禦而乃盛氣燄燄漫不知畏以取此妖異故下文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也倖瑕出禦厲公而入殺子儀何貳如之厲公殺之可謂有知數矣下云納我而無二心者此社稷之臣也以見瑕之殺子儀非忠於我原繁之附子儀非忠於子儀也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内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故曰典司宗祏以宗人爲之是宗廟守臣也

六月辛未日食

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氏曰非常

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也古人以四月爲正月謂正陽之月也周六月夏四月也四月建巳純陽用事人情愛陽而惡陰故謂陰爲慝未作謂陰氣未起也案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從彼推之則六月辛未非有差錯左氏所謂非常者言鼓用牲于社之非常也諸侯伐鼓于朝用幣于社其常也

令尹子元

子元激婦人之言以興師因諸侯之救而自止進退無據矣爲旆先驅也軍行之次旆最在先耳鄭急而不發門以疑楚楚去而不徹幕以疑鄭以詐遇詐所以無雌雄也

水昏正而栽

北方之宿爲水星水昏正者夜之初昏水星有正中者爾非北方七宿皆正中也杜氏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也營室謂之定魯於十二月城諸及防得其時矣

雩講于梁氏

雩講將雩而講也肄祭天之禮也祀爲大事而
肄於梁氏苟簡甚矣

圉人犖投蓋稷門

稷門魯南城門也犖能投而自覆其上勁捷之
甚也夫此力臣也善御之則爲衛不善御之則
爲佐魯莊不委政慶父而愼於擇嗣即百犖何
爲哉

兩社

季友之生也楚丘之父卜之曰閒于兩社爲公

室輔外朝之位設於雉門之外乃議事之處執
政所在也其地左有亳社右有周社故云閒于
兩社魯所以存者季友也所以替者季氏也豈
天存之而天替之耶春秋譏世卿以此爾

祭服五稱

衣有裳爲稱言相稱也衣裳之制廢而改稱爲
襲矣

申生伐皐落

晉公偏衣金玦之賜其意亦欲太子之去也羊
舌之言合於正梁餘子養先丹木之言近於權
先友欲以兵遠災非至論也衣身之章也佩衷
之旗也其語甚工然知爲衰世之文矣服其身
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服言近也世子瑜
王所謂度也金玦非度矣命以時卒閟其事也
言命于十二月閟盡之時也晉侯受讒畏惡太
子速欲其遠不待春夏耳今目之曰閟毋乃過
於猜乎是服也狂夫阻之韋昭謂方相氏之士
用以詛其盡敵非疑阻也

晉公假道

荀息假道之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
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鄍非虞邑也晉邑也
服虔助晉之說是也晉之伐虢其道非必定由
于虞而必以賂假者欲其合勢而孤敵耳觀下
文虢爲不道保於逆旅則虞虢皆晉鄰也分師
二道其以全策制之哉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
客乃近郊之處而虢保聚于茲以挑大國之釁
其滅亡宜爾所謂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

筮短龜長

筮短龜長出于卜人術家自神其說也而杜以爲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然象數非有先後則筮龜曷有短長耶繇者卜兆辭也專之渝攘公之羭者言變生于專信能損人美善之德也羭羊名美善之辭皆從羊故羭爲美也薰猶並陳而十年猶臭善易消惡難除也

晉侯伐虢

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兩頰爲輔牙根爲車或引詩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然車輔有大小於鄭國之義似未協耳均服振振戎事上下同服所以疑敵而防帥也或曰均作袀黑衣也既云黑衣則何取於振振哉天策星名在尾之末焞焞光微也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杜云十月之朔日月合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爾公以時問迂矣而卜偃荅之抑何灼然大都左氏所稱引謠詞皆後人竄入益漢時人主尚讖故治左氏之儒附會其說以阿世爾未必實然也

圍新密

杜云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也桓本責鄭之逃盟而以不時興役爲言所以結新密之民心而自託於方伯之義也

齊人伐鄭

鄭孔叔所言心則不競何憚於病言已無爭競

之心則人不得而害之故不憚於病蓋欲其下齊耳杜以競爲強非也

官受方物

諸侯官受方物言班示所當貢天子之物於諸侯令諸侯備而貢天子也嗚呼周室之有藉也而受之於齊王道其替哉

荀息傳奚齊

荀息荅獻公之言曰不濟則以死繼之是明知有三怨之作矣君命不正宜露齒裂齦以死爭

之而甘受亂命豈所謂知無不爲耶君子引白圭之詩言荀息之玷于言也夫荀息之死于後者忠也言于前者非忠也後正前從寧相掩乎以是窺諸孤言夷齊之弱小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言兩者皆無恨於心也

狐突見太子

狐突至上國而太子見焉抑何靈爽乃爾此或當時怨晉侯之忌克而遂神其事託爲共太子無禮之言以責之也不然以一許滅晉復以一

請存晉天果易瀆者耶國巳之祀而滅晉之祀以申生之恭其誰有此逆德不經之語君子所不信矣

七輿大夫

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旁車一大夫主之七輿大夫皆不鄭之黨殺丕鄭故及之耳討貳而及其黨則一國之衆孰不疑阻是宜其不終也或云上軍之七帥者非也

晉惠公閉糴

虢射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言棄大信而惜小利則不能有其利也信爲立身之根本無信不立虢射之言正論也杜謂秦怨以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恐非是意

晉侯秦伯戰于韓

涉河侯車敗者秦斥侯之車壞也故以之詰卜徒父耳三敗及韓者秦敗晉之守戍而及於韓故下文晉侯曰寇深矣三敗則其深可知矣千乘三去承上三敗而言也巽異下艮上爲蠱故曰

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内卦爲貞外卦爲悔在内則居中故爲正在外則將亢故爲悔巽爲風秦象艮爲山晉象時正九月故曰歲云秋矣落其實而取其材風之克山也反首相招也拔舍草宿也登臺履薪欲自焚也爰田易田也唐氏所謂讓肥取磽是也

宋公楚人戰于泓

子魚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金鼓以聲其

氣倡士卒之勇也志不能盡致於三軍假鼓以致之故聲盛致志儳巖爲隘敵所不能整陳也

楚子過鄭

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釜女子所御之物戎士近之則怠志而損武况可以俘馘示女哉

策名委質

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杜註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正義曰質形體也屈膝而委身體于地也或云質贄也

姜氏殺蠶妾

齊秦之納惠而含文利愚而忌賢也故於公子之來也妻以女富以馬陽曰厚之而陰縻之耳從者桑下之謀恐失時也姜氏之殺蠶妾其知大計乎

紀綱之僕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綱爲大繩紀爲細縷三千人則秦數教之卒知大小事故謂紀綱之僕或曰諸門戶僕隷之事皆使秦卒共之與晉人爲紀綱非也

室如縣罄

凡物縣則罄盡室如縣罄言其盡也或以爲有桷無穫如縣罄然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杜註以百爲勸而或云魏犨以傷病之人不可爲六百跳故以意解耳然距躍曲踊非見使之狀也犨自陳其平日從君周旋先後奔驁之不寧有如此耳三百言其多也

大旆左旃

大旆大旗所以統前軍也旗大難展故設左右旃於其旁以便指揮或以旃爲旆上之一物或云左軍所建非也

衛侯與元咺訟

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坐也大士治獄官也士榮爲衛大士曉獄情能對獄故亦攜之以求折元咺也寗子職納槖饘主君之服食也槖饘非輔臣所親而莊子以君囚於深室不辭卑褻杜氏所謂忠至而慮深信矣

公壻池

公壻池人名晉舊以衛匡戚之田與鄭今使鄭歸之衛而復以所封公壻池者致之鄭也自申至于虎牢之竟皆公壻池之封地即鄭之舊地也

右孟左孟

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田獵陳名也楚主諸侯而驅之以田張而失道矣

兩甄

楚之獵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杜云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其右司馬一人則當中央兩甄之張所以統左右孟也軍翼曰甄晉書周訪傳亦有兩甄之名梁書裴邃壽陽之戰爲四甄以待之蓋甄以護中軍猶墻之護屋也故取義焉

耏門

宋之禦鄋瞞也皇父之二子死焉古本有皇父及二子死者疑是也皇父穀甥牛父皆死獨耏班收其功故受賞耳耏班皇父之御也御不可以加爵故宋公以門賞使食其征謂之耏門左氏志之見賞之不以賤遺也

襄仲辭玉

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襄仲之辭玉也不敢助伐晉耳魯與晉同姓而衽席乎晉席爲主盟秦雖强大其龍盾虎帳豈能越國而耀乎沂泗之間則非畏也西乞術得其情矣故終始不言及晉而但云徼福于周公魯公結二國之好而已蓋雖不冀其伐晉亦可止其不救也二子皆可謂不辱

君命哉

交綏

羈馬之戰秦晉交綏司馬法云將軍死綏舊說軍郤將當死綏必是退軍之名綏訓爲安也兵務進取恥言其退故以綏爲名也愚謂綏者收軍之名非退軍之謂也

鹿死不擇音

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註云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以音爲廕者非也鋌而走

險急何能擇言以鋌鋌麗而鹿之走險也急則何能擇音此以喻其事之迫急而詞不能遜順也

趙盾爲旄車之族

旄車公行之官主公車行列賤官也盾以異母弟屏季爲宗統其族人使嗣已位而以其所出嫡子反爲旄車之族報君姬氏也君姬氏能下狄女而趙宣子能先庶弟以德報德賢矣

盈貫

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以繩穿物爲之貫言其惡之多如物之滿於貫也杜以爲習者非也

軍行右轅左追蓐

杜云在車之右者挾轅爲備在車之左者追求蓐草爲宿衛此是在道時指一車之左右言也或以爲左軍右軍則其相去亦遠豈五軍之中獨有一軍爲戰備耶

前茅慮無

茅昧中之明也在前者明慮其非常之變也杜氏曰前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此行師所必有而楚用得其人能不失命耳

二廣

傳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廣楚乘車名十五乘爲一廣楚王以兵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

人爲兩一廣每乘用百人而四分之以其一爲承副令番休以備不虞耳偏猶挑也

摩旌靡壘

摩敵人之旌而靡敵人之壘也靡切比之謂也言敢進也

兩馬掉鞅

傳文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菆矢之善者兩飾也車左射畢則代御執轡御下飾馬而左於此時掉鞅示閒暇也

脫扃拔旆

傳文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旋惎之拔旆投衡乃出夫楚人之教晉人脫扃拔旆只欲其遁而已不欲盡敵也楚師既老晉卒猶盛追奔太急或反戰而致死於我將若之何是楚所慮也或以惎爲毒言楚人惎毒而殺害之故晉人脫扃以免夫既被毒殺而又何能脫扃拔旆乎不如前說之爲當也惎教也扃車上兵闌也還便旋不進也拔旗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乃得出耳

知莊子抽矢菆

知莊子以其子知罃之囚于楚也故以其族還戰每戰必抽善矢而納之房恐傷人太多益楚之怨不能得其子也厨子以爲蒲之愛則不得其情矣

齊高固桀石

杜云桀擔也令人擔石於車入晉師則用以投人也繫桑本者以所禽之人繫桑本也固雖有

勇而氣張志滿不整以暇可以見齊師之無節制矣宜其敗哉若晉師左輪朱殷而不言病至不見丘緩之推車何其嚴翼一志乃爾此所以能克齊也

蜃炭

杜云燒蜃爲炭是也大蛤爲蜃燒之成炭可以禦濕劉炫以爲用蜃復用炭以生蜃爲殯此恐無當於用

郤瑕氏

郇瑕氏河東解縣其惡易覯言水淺而垢穢易見也墊隘委頓也沉溺濕疾重腿足腫以隘爲鹽惟河東獨然餘鹽不多隘也

膏肓

心在上鬲在下心下有微脂爲膏鬲上有薄膜爲肓二豎居膏肓之上下則於腑臟畧無所係爲至虛之處非經絡穴道所關以故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也醫緩以術見禮而桑田巫以術見殺術固有幸不幸耶

金奏作於下

鄭玄燕禮註云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作樂先擊鐘是金爲奏節之初也樂以和賓而置之地室示不欲和也郤至不入亦幾有伏姦耳而子反又稱一矢以恐之所以引詩之武夫爲對蓋以譏楚也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之謂哉

能者養之以福

劉歆引傳云能者養之以福師古曰之往也往以就福正是合下文敗以取禍而或有以福爲德云君子之不徼福是腐儒之說也聖人何嘗不言禍福中庸稱舜之大孝而引假樂之詩及易所言餘慶餘殃皆是也聖賢立教爲凡民而設語禍福何愆哉

孫文子

衛孫文子與魯君齊登穆叔讓之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過君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

衡而委蛇必折從順也衡橫也委蛇自得之貌順道而自得則可貴橫不順道而妄爲自得必毀折矣

火正

傳宋既災而士弱對晉侯之問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内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杜註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内火禁放火

陸浚明云此獨於鶉火言見大火言伏於義未盡漢書五行註說曰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是二火俱有出納也劉用熈曰食于心食于咮者猶食邑之食謂封火正于火之分野使掌出內之正令非謂死而配食也夫火正而冠以火則當火正之身矣何配食之有云出內火則必非既死之後矣然傳所謂食心食咮者固爲當時食邑之食而後代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其當祭火星者則必以火正配食下文閼伯相土是也

宗祧

季武子對晉侯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魏了翁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爲義鄭玄釋祧爲超而以爲始祖廟者非也

縣門發

傳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見門開已有入者縣門乃發郰人紇以木撅抉縣門使舉令諸侯之士出也此仲尼父叔梁紇也

堇父登布

傳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堇父三隊則悶絕屢矣而復欲上是以死爲戲孔子所爲馮河之勇也卽登而上不足以克又何取焉以其斷徇軍其無法哉

桑林

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殷禱桑林以得雨遂以名其樂也賓用禘樂魯之失禮荀偃士匄引過謬之事以諂晉侯其不知禮乎及晉侯駭于旌夏而得疾乃又欲以罪加之宋欺君誣神二子之失大矣

騂旄之盟

騂赤牛旄其牡也此重盟所用也盟以結信先

王所不禁而先王無有盟也春秋之世要質鬼神以行其私久矣辭施之盟其託先王而言也

合要

范宣子平王叔氏與伯輿故令書契以爲要約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者志不在要故若不能舉而隊之耳或以爲伯輿辭直王叔無以應之非也

叔老會鄭伯伐許

左氏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此緣諸國皆大夫而鄭獨以君當時列國之諸侯屈於伯國之大夫君臣名分陵夷甚矣故齊子本會荀偃而經特以會鄭伯爲文列之諸臣之上不使夷於諸大夫也

衿甲面縛

衿結也以繩并其甲結之而縛手於後則惟見其人之面也

南風不競

魚陵之役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云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師曠唯歌南北二風聽晉楚之強弱服虔以爲卯酉以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不如杜說之長也

莊公爲勇爵

杜註所謂設爵位以命勇士也或謂以爵觴勇士者非也平陰之役殖綽郭最巳皆衿甲面縛坐於晉中軍之鼓下矣未見其復歸於齊也即

歸於齊以亡虜之游魂桑榆之效曾莫之收何得言雄而又何敢以請勇爵也此蓋記載者之誤可以知非丘明筆矣

齊侯伐衛

前鋒軍曰先驅次前軍曰申驅公副車曰貳廣左翼曰啓右翼曰胠後軍曰大殿凡左右以左爲先詩曰以先啓行故啓爲左也胠爲掖下在旁之軍也

陳侯免擁社

杜云喪服而抱社主以示降服也嗚呼陳之不兢甚矣而子展執縶而見子美數俘而出鄭其有禮哉是子産之教也

表淳鹵數疆潦

賈逵云淳鹹也鹵西方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淳鹹地薄收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税愚謂淳厚也分別其厚薄也數疆潦意亦同數選也選其爲疆爲潦以高下其賦也

單斃其死

單獨也言匹夫一爲不信猶尚不可彼豈能死人徒自踣而死爾食言者不病言食言之人何足爲病此正以應夫單斃其死之文也

鳥帑

二十八年春梓慎曰今兹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枵星紀在丑淫於玄枵過丑而子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而出虛危之下爲蛇所乘故曰蛇乘龍也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是占也主歲所次而言也裨竈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按鳥尾曰帑妻子曰帑皆以後也是占也主歲所衝而言也歲星漸西衝則漸東故衝其身而及其尾也歲躔次則不禍故民遭其饑歲見衝則有禍故君當其斃二子之言其事俱驗然吉凶在人歲何與焉

桃茢祓殯

茢苕也以苕爲帚桃爲柄也襚衣所以衣尸也既殯而使公襚者所以結恩好其衣不必充用魯既朝楚又何有於親襚桃茢祓殯其亦過矣

夏肄是屛

晉平公以杞出而城杞子太叔尤之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屛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肄枿餘也杞爲夏後滅而復存猶木之枿生小栽也故謂之夏肄平公崇私報而勤諸侯重母族而輕宗姓其何以爲盟主齊魯肥杞抑又

甚矣

射者三耦

魯公享范獻子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燕而射常也左氏何志焉以見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重替政也

象箾南籥

象象其功德也箾則舞者所執之竿即詩序所謂維清奏象舞武舞也南籥二南之籥文舞也以籥舞也美哉猶有憾者言文王事殷之心雖忠而視民如傷之意尤至何忍殷民之困於紂亂必有憾焉者矣

取我衣冠而褚之

褚衣之囊也衣冠之不法者藏之于囊不敢服也

三易衰衰衽如故衰

此言莊公嬉戲無度衣裳易垢所謂猶有童心也左氏可謂善狀矣

設服離衛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言其設僚服列侍衛儼然有爲君之心非遂爲君服也

蒲宮有前

蒲宮楚君之離宮也執戈在前蒲宮之衛也子圍之僭擬於離宮尚未同於公宮也杜註緝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非也

秦后子舍車

十里舍車傍車於十里之郊自雍及絳者皆止於此也其設享之幣去絳不過十里使之相續而來每獻皆到以示已之豪富也

五降

醫和之對晉侯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蓋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其相生大小之次皆有節焉先王所以成樂而用以節百事遲速本末皆有倫序以及於中也五聲本以黃

鐘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爲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入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復正音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也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是也事之有則也猶樂之有節也失節而至於煩煩而不舍必生疾

矣

女陽物而晦時

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爲火夜爲陰則女以晦爲時也淫於女所謂陽淫晦淫也

懿伯之忌

叔弓如滕會葬公子服椒爲介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服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受館敬子從之杜言叔弓禮椒爲之避仇也正義曰服椒之叔父爲人所殺及滕郊而逢其仇故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仇也陸云忌謂忌日也或曰父母之亡日爲忌日未聞於叔父而有忌日也雖然禮以義起忌日爲哀也服椒之叔父以是日被殺則爲猶子者於忌日能不哀乎不入可也杜氏所以稱叔弓之有禮也

西陸朝覿

西陸與朝覿二時皆爲出氷候也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虫出而用氷此言西陸也春分之中奎

星朝見東方此言朝覿也

左氏釋卷之下

吳郡馮時可著

葬鮮

季孫受叔仲子之言而命杜洩曰葬鮮者自西門杜洩爭之以爲卿喪自朝魯禮也杜云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也自朝從生存朝覲之正路也杜洩爲穆子之宰不能止丙之誅不能止壬之逐不能救豹之死不能討牛之罪而徒兩爭于殯葬之禮欲以此謝責是何足以

謝哉牛之謀叔孫也陰承季孫之謀也不然一豎耳何能以肆然無忌若是耶葬鮮之語其情見矣

始化曰魄

魂神也陽也氣也魄精也陰也形也人始生先有魄既成魄而後神附之形可以言魄而魄不可以言形也

用物精多

權勢之所聚精物之所聚也一國之衆仰威福於執政精神耳目日暮屬之鬼神亦隨而相焉故乘權藉勢則意氣日盛精爽日著至於神明所謂心開於中尉勇見於大敵其斯之謂哉孔疏以爲有權勢則能備物是未盡也

史趙言陳亡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言顓頊以水德王其滅也歲在鶉火火盛而水滅也陳出顓頊若國亡之

歲復值鶉火則滅不興矣今在析木之津水木相滋猶當復耳析木之津於十二次爲位在寅卽漢津也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木以箕星爲隔陸氏以爲復經由鶉火之次乃亡非也

弁髦

弁髦弁加於髦也古童子垂髦凡加冠之禮先用緇布之冠斂括垂髦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緇布之冠可去

也弁髦不可廢也王自言已處於尊如弁髦然而若乃因以敝之乎責晉之眛於大分也

子卯疾日

左氏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漢書翼奉傳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古之所謂疾日者言惡是日也舉事尚剛子爲陰水卯爲陰木故疾之也謂紂以子喪桀以

卯亡故國君以爲忌非也

星出婺女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按顓頊水德位在北方即玄枵也玄枵有三宿女居維首星占婺女爲既嫁之女織女爲處女妖星在婺女天以告邑姜也齊守玄枵之地得歲有福故禍歸邑姜言其外孫將死也邑姜晉虞叔之妣故知禍應在晉耳二十八宿面七爲天之紀無有他星客于其舍自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死而妖星出婺女齊時未當歲星故自蒙其災也然邑姜亦成王之母而於周無災者其分尊非所敵也任姜共守其地而不及薛者其國微不足以應占也嗚呼春秋之世國非一晉也晉非一君也何獨客星之示異於斯乎誣妄不經必曆師之附會也

五大五細

賈逵云五大爲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邊懼其偪也不在庭不當使居朝廷爲政也杜以爲金木水火土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此於申無宇親不在外羈不在内之言意似不相合不若賈說之近理也

子產不毀司墓之室

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産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按司墓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也其室當殯所由之道毀之則路徑而可速至故塴以朝期弗毀則路迂而緩至故塴以日中期塴是既下棺而掩之以土也毀民室以爲除先君所不安也子産全民之室而成君之

德君子哉子太叔不忍於游氏之廟也而忍於人之室抑何度量之相越也

九扈

正義曰春扈鳻鶞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冬扈竊黃趣民葢藏者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者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者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扈有九種令九農正依此諸扈

而動作也或以其多置官方爲疑此以辭害志者也九扈非九人也設一人爲九農正而責以數事令隨其宜以教民使民自爲動作也左氏又曰扈民無淫者也止民使不淫放即持木鐸者之類也

執氷而踞

櫝丸箭箙也氷其葢也可以取飲或曰公之帥徒也豈其伐人而釋甲踞笮葢以平子之請誤之耳平子之請欲以緩攻而待救也當時季氏

之徒衆矣其植本也深矣魯君欲爲之所則宜藉齊晉之力待昭子之歸合孟懿氏而攻之其何有於不克不知出此卒然以讒人僥倖及季氏之請又蘊畜不决始失於謀終失於斷宜其亡也或以踞爲游㷗見後章有執氷以游之語然所游者是游衍不急之謂釋甲踞坐非游衍而何不當以游釋踞也

鄀君子

楚師之在潜也左司馬沈尹戌帥鄀君子與王

馬之屬以濟師杜云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孔云此人或別有功勞或曲蒙恩澤平常免其徭役事急乃使之耳非也都君子蓋楚選知方之士以屏衛王居不用以使伐司馬急吳故借以濟師越有君子之卒六千人亦即此也

一鼓鐵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杜云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爲

之故言遂也服虔云鼓采者操量鼓鼓可操之以將命非大器也唯用一鼓則不足以成鼎家賦一鼓而鐵又太多且金鐵之物寧可以鼓量哉冶石爲鐵用橐以扇火動橐謂之鼓似此辨解終爲費辭按家語載此事王肅註云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四石爲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矣以此鑄刑書遂給於用子產宣子之刑書皆變周制而爲之故君子以爲病

三師以肄

伍大夫伐楚之策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始病數來數往謂之肄杜以勞爲釋未盡也嘗觀隋高熲取陳之策曰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此即三

師以肄之故智也

句卑

司馬聃臣闔廬欲免其首以語句卑句卑猶不忍也至于三戰皆傷則終廢矣句卑乃布裳以效其意司馬自剄而因裹之也司馬既剄句卑卒繼其身而以其首免嗚呼司馬壯矣句卑不食言於死者亦傑士哉

改步改玉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

步改玉註疏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玉不同也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或謂季孫未必佩璵璠以祭也仲梁懷之言猶曰季孫人臣未改君步則不宜佩玉爾吁季氏忍於逐君也而獨不忍於佩玉乎陽貨雖悖狡則有餘焉有以季孫所不忍者而遽為之歛乎抑季氏之威舉魯國無敢與抗者仲其家臣耳何乃侃侃持議不畏强禦若此蓋非但稱

魯君之守臣抑亦季氏之良臣矣不然生無能改其德而死又益其罪寧不中陽貨之數哉陽虎以璵璠歛平子非厚季氏也欲發其瑕釁以叢恨於季氏爾仲梁懷一言折其謀矣仲梁懷不逐桓子必不因此有國家者不可一日無爭臣也

東郭書歛甲

齊侯夷儀之役東郭書讓衆使後而先登既下與王猛共止息以待戰猛曰我先登欲攘書之

功也書歛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歛甲示畢遜之意言曩者之難故後于子今又難焉復將後子矣推其功以與猛而猛遂心服乃笑曰吾從子如驂馬之當服耳豈能先哉靳乃服馬當胷之皮也杜註謂書歛甲起欲擊猛者非也

晳幘

晳幘而衣貍製言白幘在首其衣以貍為製也杜云幘齒上下相值也或曰軍中所見言其面貌冠服止矣何服細及其口中齒乎此足以規

杜之失矣杜又以帥為東郭書然白晳貍衣非帥服也

衛侯貞卜

衛侯正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竀赤色魚勞則尾赤言衛侯出國反國其勞苦無異魚之赤尾矣自宜安靜以固其位乃縱恣無憚若魚之不能潛伏以息其勞橫流方羊游于水裔其必為繙綸所及矣故下文遂承以大

國滅之將亡也杜註本明以其文簡故解者不
達有異說耳

彌甥

季康子使冉有弔宋景曹曰以肥之得備彌甥
也杜曰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或謂
康子自稱不應云遠以自疎于宋孔疏云彌者
增益之義故爲遠也卽稱遠亦非過也

旌繁

康子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

宰其可以稱旌繁乎旌繁馬飾也言不腆之
馬不知能稱旌繁之飾否謙其不能當也杜以
稱爲舉非也

躗言

晉伐齊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
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
躗言也役將班矣杜曰躗過也其言越於實情
也服云僞不信言也字林云夢言意不慧也夢
言不慧於義無當政不必引耳

公戟其手

杜云屈肘非也伸其手如執戟然指撝之狀也

正考父鼎銘

左氏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
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莊子正考父一命
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
二家之文稍異左氏之註曰俯共於傴傴共於
僂莊子之註曰曲背曰傴曲腰曰僂身伏曰俯
以愚考之僂爲小傴似左氏之文爲是也至亦

莫余敢侮則不若莊義矣君子之恭以爲則也
豈欲人之莫侮哉莊子下文又有一命而呂鉅
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則
非正考父之言也正考父恭人也自鳴其謙而
已苟如莊子下文則以謙自律而以侈加人惡
得爲恭哉

宰上之木

左氏傳秦繆公襲鄭師出蹇叔哭之公使謂之
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公羊傳曰秦伯

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宰冢也唐人誄詞常用宰樹葢本於此

盜殺蔡侯甲

左氏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杜以翩爲蔡大夫也公羊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罪人也疑公孫翩蓋

大夫之有罪而被刑者耳申之被弑變起倉卒春秋書盜見其失道而不能衛身也鍇之殺翩也不書以爲不足討也穀梁傳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盜殺陳夏區夫是也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陽虎取寶玉大弓是也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齊豹殺衛侯之兄縶是也公孫翩其微者[illegible]蘇子由謂翩不名而不得是律之齊豹也[illegible]殺公族而欲以得鉏疆之名也彼殺君者之惡甚誰甚心於是名哉子由之說失左氏之義矣

暴尫

尫亦巫類葢選其瘠而怪者以像鬼神也舊註謂瘠病之人其面向上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其語亦甚俚矣